

〔民国〕马邑县志 四卷  
陈廷章修 霍殿鳌纂  
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  
二册

原件收藏

湖北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地 513

原件状况

原件完好

本部书共摄制 1 卷 卷首~卷4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 馬邑縣志序

馬邑吾晉古名郡也縣治始於秦地據北方形要兩漢以來雖易名移治分置復舊史不絕書未有不視爲雁門藩衛雲中層齒卽如顧景范所謂屹然北峙爲全晉之鉅防也而地方疆域沿革及古蹟險要人物風俗物產應有記載之書固矣自元及清五百有餘年始聞裁併其間志乘未付決如又彰彰矣泊乎晚清專治惡燄愈演愈激地方興革要政馬邑以鄉之名義不克自專種種受人支配動涉牽掣無異周末之附傭小邦東西各國之保護屬土官民俯首聽從坐視成敗無可如何其情殊可傷也辛亥起義共和告成越二年而馬邑地方紳民趁此言論自由以改鄉歸縣請於中央冀地方要政煥然維新是邑人所願也馬邑於中國猶太倉梯米抑馬邑治卽中國之一部分治也旣而中央果允所請矣紳民苦心孤詣慘澹經營卒如願以償矣於是地方財力所及人力所至汲汲於自治教育不及三年而自治已樹其基學校驟增其數人民望治者久之孰意縣治不久復廢人力囿於壓迫不復任其所之財力被其限制反成不資之况譬之治田力不瞻或惰其力者田園荒蕪未有力瞻而不能自恃其力致田

園荒蕪者馬邑之廢縣歸鄉有如斯也惟願後起有人思復縣之意踵其跡而成之勿使後人而復思後人實邑人將來之幸也馬邑固有縣志此次恢復縣治時雖未幾而事不可沒姑志之以待來者

中華民國七年清師範科舉人中書中書銜現充模範小學校主講兼農業專門學校教員

河津景珊劉清泰

序

邑之有志尤國之有史所以彰善瘴惡勸前啟後以樹風聲也吾邑自裁縣後學宮凌夷士風日降邑志卽有無形消滅之憂雖吾先君壽山公有重修之舉惜未竟其功迨民國告成馬邑分治誠千載一時之際遇也然邑志殘缺重修實不容緩欲將此志質諸同學諸公共襄其志以繼將絕之功以竟先君之志又值闔邑士紳咸來雅囑余不揣愚

昧毅然獨任以爲今之修續之補之無所謂纂與編所難者舊志修於前清康熙迄今而治亂興衰又增二百年矣雍正乾隆間官斯土者無姓字之留則其事之遺亡失傳

者不知凡幾縣既裁社已屋矣又何論乎文獻今雖儘力蒐羅難稽什一於千百夫官師人物藝文固以表麗山川增輝下邑有則爲重而當書無則因方而從決有長必錄所以存其地存其事存其人也至沿革山川古蹟舊志文簡而該詞質而核今於太簡太質之中徵以事實有一事一物一名必載其源流綜其始終尋其顛末蓋惟生長斯地者乃能攷據詳明言以信而有徵知山河風景無今昔之殊城郭人民有盛衰之異粵稽元魏肇其雄踞是邑其建置廢興尤足多者且靄山鍾秀桑乾效靈人物之生不必衡以上下千古由明及清而論列忠節者有人列事功者有人列文行者有人擢巍科位躋卿貳蔚蔚彬彬于蒸蒸日盛裁縣後百年來寂無聞焉吾深幸邑之有官掌同教化能造士能作人也顧或者曰縣併州州豈無賢父母乎孰知裁縣爲鄉我以鄉人自居人卽以鄉人待我親近薰灸得月者先在近水樓台民國紀元縣治恢復知事陳公廷璋下車後卽以除暴安良爲宗旨牛公凌霄常以興利除弊爲先務若王若郝若陳亦皆政簡刑清吾邑大有起色雖當人才凋謝物力消耗風俗頹敗之餘挈其要而振新之披輿圖功思保障鑑人物動思規箴按風俗化贍有極政與時爲變通教化

而大行矣余自壬子以至甲寅訓蒙之暇輒爲鈔胥自愧枵腹歲事才學識一無所長志官師攬撫史冊志人物收錄者善或妄加品評信筆粧染沿革雖詳古蹟亦夥或疑指鹿而爲馬山川有評藝文有辯自信狗尾之續貂買怨叢謗必至之情新修者或不如仍舊幾欲付之煨燼又以勞心者業歷年所年近七旬合不成而功弛繼述梓而存之以俟後之博雅高明大加筆削爲一邑之信史吾先君壽山之志有成余小子差堪告慰也是爲序

民國四年正月八日清恩貢生邑人冠英霍殿齋薰沐鞠躬撰

總理

署理 馬 邑 縣 知 事 靈 邱 陳 廷 章

鑒定

清 師 範 科 舉 人 河 津 劉 清 漳

承修紳士

清 恩 貢 生 霍 殿 齋

校訂士紳

清 歲 貢 生 句 明 德

清 師 範 科 舉 業 生 季 體 元

清 廩 生 盧 表

參閱紳士

大 學 堂 畢 業 舉 人 徐 東 源

前 清 拔 貢 生 段 連 璧

前 清 府 學 歲 貢 生 季 鳳 儀

前 清 府 學 歲 貢 生 元 爾 殿

大 學 堂 畢 業 優 貢 生 張 繼 業

田 渠 清

校對紳士

中 學 堂 畢 業 生 郝 秉 鈞





始惟旦夕冰兢以不克勝任贖前愆是懼卽欲存事於補綴未能也今茲負者以完忘者稍振而他務亦頗次第舉行方擬編修原志而巡撫山西都臺李公會同巡按山西直指康公移檄通省郡縣今各采輯刪定以成一方文獻余卽踴躍奉行因延請宿學博綜王君繼文崔君鈿孝廉霍君鎮邑庠生霍子鏘王君道純霍子鉦霍子鑛李子如榛吳子應舉徐子三變元子體震若而人者蒐羅正各效其長近事未載者增入舊蹟散佚者考訂余亦以已意時加品藻故不諛旬而成帙以付剞劂氏而鏡往詔來庶垂永久卽以是呈之當路者將未及面陳而俗已貢未及躬曆而風已觀舉一邑之事實昭然在目矣倘令茲土者撫輿圖則期保障之功鑑人品則動法戒之念按風俗則思移易之方而綜理民物導利剔蠹俾守不墜而無玷官箴其於斯志也或無負已是又所望於同志者

明萬曆二十六年歲在戊申季月文林郎知馬邑縣事東萊芙蓉宋子質拜手書  
舊序

邑必有志者紀其實也誌必重刻者通其變也蓋國家採風貢俗程物此事惟志是據

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前者有作後者繼焉所從來矣第其事欲核核則信詞欲直直則公非公且信總之于志無當已馬邑在古爲寰州前時志未有作者作之自邑進士武公文始歲月旣久闕失漸多曩邑候寧海王君曾董弟子員校讐而壽之梓已彬彬稱完錄矣迨自萬曆乙未而後迄今又一紀有餘其山川疆理之跡物產土俗之宜卽今昔不殊而氣化之灾祥民生之利病營建之鉛華與夫循吏之政科貢之名不無與時運相爲盛衰而變遷者倘闕逸靡紀後將何述歲乙巳邑侯宋君以齊魯之英奉命而來下車後卽詢邑志咨故實閱人文輒慨然欲重修之願以爲政未遑也越今已三載課績矣諸凡利者興弊者剔訟者平賦者均載在士民所爲實政錄中者若陽之善殖圓中規方中矩匠之善木曲中鉤直應繩於治可稱有成矣會戊申夏承當路者檄俾重刻邑志遂屬諸士而告之曰若生于斯長于斯其耳目之所覩記罔不詳悉間有所宜增減者當與衆商確以成信史不然而傳者安于習述者狃于聾是土羹也志之核焉用文之諸生日唯唯退而謀諸野得之耆舊濟以傳聞事有該于原本者則因之而不革事有未經紀載者則益之而不泥視曩者所志尤加詳焉余唯晉乘甲天下使

經聖筆當與春秋等馬邑雖其一隅乎得侯之修而志愈重且使後之君子繼此而興者得有所考則斯志也其永光晉乘哉余因嘉侯造馬邑之意甚盛而又樂侯之有成也因僭而序之用垂不朽云

明萬曆戊申季秋之吉邑治下舉人晚生霍鏌頓首拜

馬邑鄉志

舊序

康熙庚辰之夏余奉簡命來令馬邑邑古寰州地也其形勝爲雲中肘腋漢魏以來唐宋而後代有豪俊爰及國朝亦復不少謬誇特行之士余昔流覽篇什記誦傳言久矣聞其畧而未晰其詳茲取舊志閱之噫異矣百里之邑猶古百里之國也邑有志猶夫國有史也史所載政治興革品物臧否與夫言德立言之要罔不按年具悉郡邑有志亦如之何至是邑之志而顧約畧草率荒鄙無文將何以稽古籌今耶詢其故或舊典尙存而無端刪削或新緒現在而莫爲補錄倘遲之又久不幾將古今之功列章程盡皆湮沒無傳乎用是召諸父老揖諸紳士謀所以修輯之訪其人咸推邑士現任長子

廣文霍君諱燦字震生者故銀臺韵衢公之曾孫中翰韞齋先生之冢子也聞見博洽考訂精詳克當是舉敬修尺一以請蒐擷者越二年於茲矣壬午之秋震生以應試入省暫假歸里隨出行笥所携以示余曰是集也承父臺命不敢不勉而先大人平生未了之志卒以遺之小子小子殫數年心力幸得成書余受而卒讀見其分門別類列款標目彷彿之古史庶幾近之所誌與圖則歷代之廢興可攷焉所誌賦役則先後之因革可稽焉若官師若人物若藝文其間賢否之異盛衰之殊得失之辨可鑑焉文獻足徵較之舊編秩然可觀余以告通邑人士曰志者邑之公器也務期不吝參閱而實哀之無諱無偏各抒所見衆曰唯唯歲終告成遂授劄使繼此而有修明之令茲土一者補遺增闕後之視今不異今之視昔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志也夫

清康熙四十一年歲次壬午十有二月朔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馬邑縣事曲梁秦擴撰

舊序

馬邑蕞爾地逼處荒徼滿自蕭條久不成百里規模矣然稽之往史自秦漢以來迄于

今不廢中間爲縣爲郡爲賓州固州漢高帝六年韓王信請治馬邑許之豈非以其肘腋雲西襟帶塞北固亦雁門關外憑險扼要之所哉元宋而前莫考有明三百年間啟禎之季無勞問矣其先猶不失爲富庶之區蓋其時以宣大爲重鎮特推督撫大臣節制諸道金戈鐵馬碁布星羅又爲代藩封國天潢繁衍其麗不憶凡兵餉之所供宗祿之所貢率中腹裏而輸邊方食貨充聚負販者不絕於路相傳其時民間麥一斛可易白蠟數兩所以額賦易辦而貪箱仍有餘蓄百室盈止職是故也我朝定鼎不第朱氏子孫臣服而中外一統烽燧無警因而歸馬放牛撤邊兵十之八九斯固小民沐浴歌咏之會乎而無如下里僻壤獨苦于粟賤不售嗣罹姜攘之亂兼頻年水旱之災遂致地蕪丁逃貧困之狀相沿而日甚一日此其前後景象之大相逕庭者有由來矣獨是山川依然城廓如故否泰剝復氣運循環桑田滄海之變何代何地無之而奈何積弛之久百務皆墮生斯土者苦供憶之疲而遂懶事乎耕耘官斯地者懼考成之累而每無心於教養曩在國初卯午丑戌之交歌鹿鳴題雁塔者猶與諸名邦相頡頏至今日而弛誦之聲亦寂寂無聞矣豈真地喪其靈哉仰亦人懈其志使然則邑志之修得毋

出補救之一策歟然而難言也志創於邑先達武公文刊於邑侯王公日新重修於宋公子質屈指而數距今九十有八更無人焉崛起而修之者其始也亦弗免因陋就簡或以壤地褊小文獻不足之故其後乃茫無紀載甚又刪削舊章毀棄楮板魚魯豕亥之訛莫可辨証今欲使百年以後之人而纂百年以前之事捕風捉影掛一遍萬微論無以爲訓也某亦何自而爲屬草載筆之據或傳會傳疑失遷固之旨矣先君子林居十年日夕念此不置不意癸亥有地震之變乙巳遭異常之荒惟修城救饑二事苦應焦思血氣衰而精神耗力不復勝鉛槧之勞矣一旦溘然長往臨終檢篋中舊志二冊示小子曰若謹藏之他日必有賢父母來徐圖修舉用酬吾願小子唯唯受命噫嘻前人待之後人後人更待何人此余小子每不禁展卷咨嗟而弗能已於筆墨之役者也自戊寅秋補鐸樂陽携諸行筒課士之暇博求故實追憶遺聞稍涉猶疑者則寄語家人訪諸故老與二三衣冠同志之士必得其梗概然後舉而書之計殫數年心力始得漸次成帙願一己之公斷非一家所敢私幸遇曲梁四知秦侯下車一切與民更始起衰扶數布置從容觀舊乘之殘缺荒陋而以纂補之事千里相訂余小子接讀來教乃

馬邑縣志  
手額稱慶曰先君子之所待賢父母者亦既親止我心則懌矣壬午秋闈之便暫假歸里爰持所編集繕稿請於侯裁定侯披閱一再過目是余之志也夫是余之志也夫急延邑紳士長者參考互訂衆謀僉同卑付剗劑而邊地苦無梓人復議侵於樂陽之冰署棗築工價之費恐非寒氈力所能措侯首倡募衆邑人士之老成好義者莫不樂從而無奈瘠士民貧僅得三十餘金曷克完此一段公案家慈聞之呼小子前曰余夙稔爾父之行於綢繆桑土之計不憚拾据茲一役也了先人未了之志爾官清苦力弗瞻余當脫簪珥以七十金相佐家弟侄輩感之亦各效綿力於今又三易寒暑厥事始竣厥書始成而余小子適以序及推轉報遷天成教授行有日矣卽當携此簡策籍作雨袖清風歸而遺之國人還之公家而迴念先君子臨終叮囑之言與邑大夫推獎之力嘔心血者七年得就編者五卷則可能不爲一語告厥成功以痛哭古人留贈後人耶嗚呼余小子才疎學淺原不足當史氏之選猶憶戊辰承乏樂陽縣志之役賈謗叢怨何所不有其後事久論定於今十有八年而人無異說直道自存敝邑固凋殘然人情樂善而不阿先曾大父疏豁通糧至二千石先君子補築頽垣數賑饑饉曾有公德於

邑人者故邑人迄今猶尸而祝之小子混跡銅臭潦倒半生倘不及此勉力搜輯將一邑之人文典故聽其與寒煙衰草同消沉於無何有之鄉負桑梓而辱祖父不義亦孝矣此又余小子所由未揚筆而先墮淚者也矧今聖天子文教覃敷治化翔洽一統志之纂應不遺夫山陬海澨秦侯秦宣德意政簡刑清則又彈丸黑子千載一時之際遇也雖不敢潤色鴻猷黼黻太平而考故徵新編次粗備披輿圖而審風土建置之宜核賦役而識盈虛消長之數溯官師而辨法度紀綱之詳覽人物而見忠孝節義之備流連往復循名責實當必有感憤與起慨然於中者問何以培元脉而雷山之風氣復古問何以甦涸澗而俾灑水之滋息不窮問何以礪官方而遣洪濤甘棠之愛問何以砥儒行而垂桑乾鄉曲之名以至徵諸傳記形諸歌咏者莫非此物此志卽云爾或瑕瑜不掩音律欠協亦第取其言有關於邑之景物之興衰邑之財力之登耗邑之召父杜母之經濟邑之學士文人之性情者而採入之總或嫌於少文諒無妨於率質而於中舉要者若節義之表則必準以月旦之定評加以父師之確勘其他歷叙諸人物於累朝則有舊史之可按於近代亦惟彷彿其人之生平志附不朽者謹摻觚而樂從意或



妬美者亦平心而靜聽要之善善長而惡惡短志與史之稍不同者其理其勢振古如斯矣至若御製 聖賢道統之贊欽頒訓飭士子之文煌煌令謨炳耀千古不敢不拜手稽首颺言於篇而聖諭十六條則講約案內秦檄行令通省於修志之時一體編入者再如撫臺噶大中丞之留心教化飭建義學學臺汪少伯之矢志澄清題改分中事並關乎風教惠不遺於斗城例得直書用備太史之採匪曰邀寵妄希上位之援倘謂着意紛飾信筆粧染或指鹿而爲馬或舍沙而射影詡己之長形人之短則有 先師告子路之言可述也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

清康熙四十有四年乙酉三月路安府長子縣儒學教諭今陞天城鎮遠衛儒學教授邑人霍燦震生氏薰沐謹撰併書於學署之敬寬堂中

脩志凡例

一去創藁始於有明弘治時進士邑人武公文嘉靖間邑侯王公一鳴萬曆初年邑侯趙公承芳均有志授梓而未逮萬曆二十三年邑侯王公日新始付剞劂三十六年邑侯宋公子質重脩自此而後由戊申迄今乙酉凡曆年九十有八遺忘失傳之事不知

凡幾雖極力搜輯而掛漏已多第取其聞見之有據者悉登於篇

一家藏舊志二册宋公子質重修之本雖一切崇尚簡樸而綱舉目張不失作者之意後之好事者無端刪削止留一册寥寥數葉而捏作序文冠諸簡端曰重脩重脩云噫此誰欺欺天乎細考其故但欲人一請豁荒田未允之詳與一二地丁增損之數意非不善也而不合割裂舊編以致楮板模糊次序舛錯又裁去藝文何以成志今悉從舊本更正共爲五卷宋脩序文二首仍錄梓卷首以備參考誕不訓者則有關文之例

一諸志體式不一聲本標目曰輿圖建置學校祀典官師選舉人物雜附藝文共九條今按志先輿圖宜也而輿圖所統星野爲重災詳應之山川之延袤城池之沿革壇壝橋樑形勝古蹟風景之所由來總不出輿圖外耳則一以輿圖爲斷建置學校祀典皆是官師之所有事也一以官師爲斷選舉應歸人物之中雜附彙人災祥之內事以類從義取條貫而賦役二者國課民命攸關舊本附建置而書之故多未詳今獨爲一編其內若村堡舖舍之廢存里甲戶口之消長田賦支解之源流驛地額稅

之征派以及土產市集均小民輸將之所出力也固當備著始末爲留心民瘼者所採擇藝文則前之所取後之所棄而今復搜入之者爰總其目曰輿圖曰賦役曰官師曰人物曰藝文仍各弁數語於篇首覽者幸垂鑒焉

一舊本誌歷代官師人物有僅列其名者有書其略於名之次者而行實總弗詳今無分遠近但有芳規之可儀者必詳書之所以彰往而勸來也否則何取於志獨是蕞爾斗邑藏書者少卽寒家亦無全史列傳可讀其人之在元明以前者雖各爲之傳而其家世後裔終未免於疎漏比余於甲申代庖黎庠乃得從李東鄉先生家借觀廿一史而後知編纂之所遺者不少也鏤板已就勢難補綴徒爲三歎而已不揣綿力欲集吾郡雲中自漢唐以來之人物而悉依史編列傳備錄之名曰一雲人物考以就正有道固有志而未逮焉

一忠孝節義最爲風化之關吾邑若張兵備之死難與其子婦之守節久已膾炙久口余童時卽習聞之不有今日之舉何以克登瓊瑛光垂奕世哉卷中所載見諸舊乘者有明三百年間止節婦五人我朝六十餘年已得七人是皆公論昭彰不可得而

湮沒然而所遺者已多矣若張兩公太學嘗爲余言昔年西關廂桑水瀑漲漂沒民居人皆裸體奔竄男女無別有婦人焉羣呼之不去獨正襟歛衽危坐樓頭甘心陷溺而死此庸非節烈者哉而奈其姓氏不可復識矣遂無憑以傳由此而推則志士仁人烈女貞媛之與草木同腐而湮沒無聞者不知凡幾故今編及人物尤不憚盡心訪求若僑徒若賤封若坊表若墳墓皆舊所不載今補之者蓋嘗考諸異地郡國之志皆有是數端敝邑何獨不然表前徵乃所以勵後賢也

一藝文卷中於舊本所載者仍備錄之而今所續梓欲求名公大人之作不可多得間出先曾大父及愚父子之筆者錄其二三此非敢曰纂次出余之手及剽竊之費出之余家者十之七八而遂以私意攘衆美也亦惟是言雖無文意或有取貽笑大方固所不免而傳諸梓里猶可爲後賢討論之助耳其大者若先曾大父蘭臺奏議久已登諸晉乘徵諸明史前輩所云持意重於河山存心朗如日月一讀一快者也况雲鎮兵荒一疏得請豁本鄉通糧二千石則又邑之人所從食德於千秋而俎豆不忌者哉錄之適以愜輿情焉他如記傳銘表詩歌近體凡吾儕之所傳誦與所著撰



郵寄相訂第有關於斯邑之風景人物者並入集中罔敢或遺否則無捉徵求而不得故也仁人君子諒所共鑒

一志經數十年而一修如今者且百年而後修人以世傳事以日增先修者於楮板行間不留隙地後之人勢不得不毀舊更新剗工料之費雖勝地名邦亦弗免於沿門持鉢而人情異尚奢儉不齊一呼百諾料必不多得之數也賢令長之遭世不偶近或簿書叢脞之不遑而又其清俸無幾心與力違以是上下相沿悠忽歲月坐令老成彫謝文獻無徵者往往而然矣况彈丸貧瘠之區物力艱難較諸州邑有不啻什伯倍蓰者乎是編規模租其標目列款每事各為一條即各餘棗梨半幅于捐篇之終以待後有作者不但案款添註可無事乎從頭翻刻且得隨時補入自不至于年遠遺忌費不奢而事易舉最便之道也雖不敢云良工苦心然亦竊費鄙人之躊躇矣惟後之君子留意焉

邑人霍燦謹識

馬邑縣志目錄

卷之一

輿圖志

星野占驗圖說

沿革

延袤

山川

形勝

城池

渠道

壇壝

橋梁

古蹟

八景

風俗

災祥

賦役志

村堡東北

馬邑東北

所歸併西南

本縣

西北

舖舍

里甲

田賦

屯田

戶口

屯丁

徵收

起運

存留

馬政

課程

匠價

土產

卷之二

官師志

名宦

職官令

知事

巡警

巡官

公署縣治

巡官

接官廳

學校 至聖廟 啓聖祠 魁星樓 文昌祠 名宦祠 鄉賢祠  
學田 社學 教諭宅 書籍 祭器 土額

廟祀

人物志

先賢

選舉 進士 舉人 恩拔歲副優貢士 例貢 監生 行伍

僑徒 節婦 坊表 貽封 墓塚

卷之三

藝文上

記傳 奏疏 募引 詳呈 誌銘 祭文

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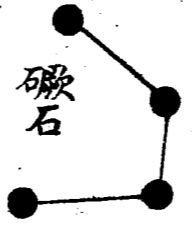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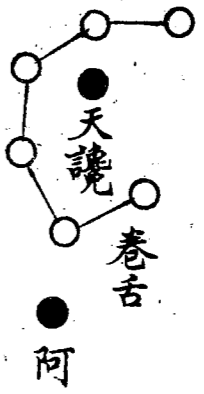
藝文下

序 箴 賦 詩歌 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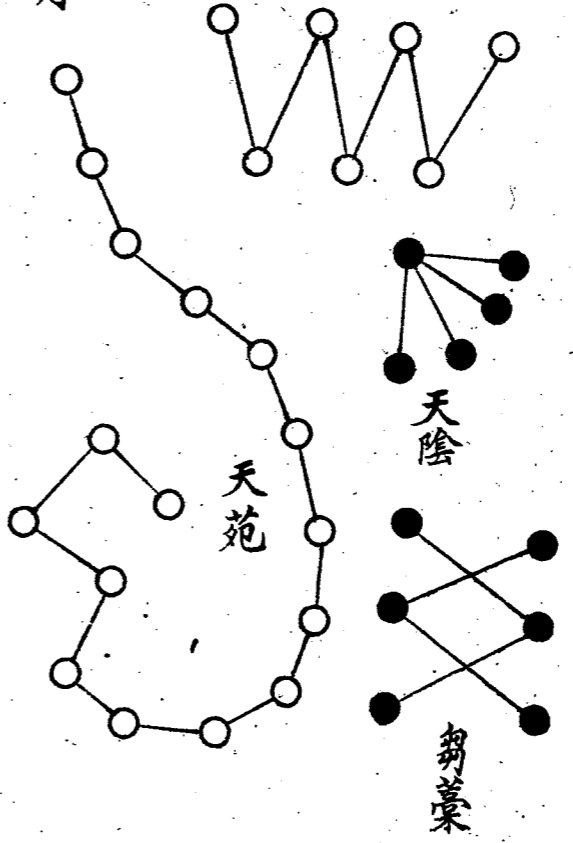
續藝文

辯 詩賦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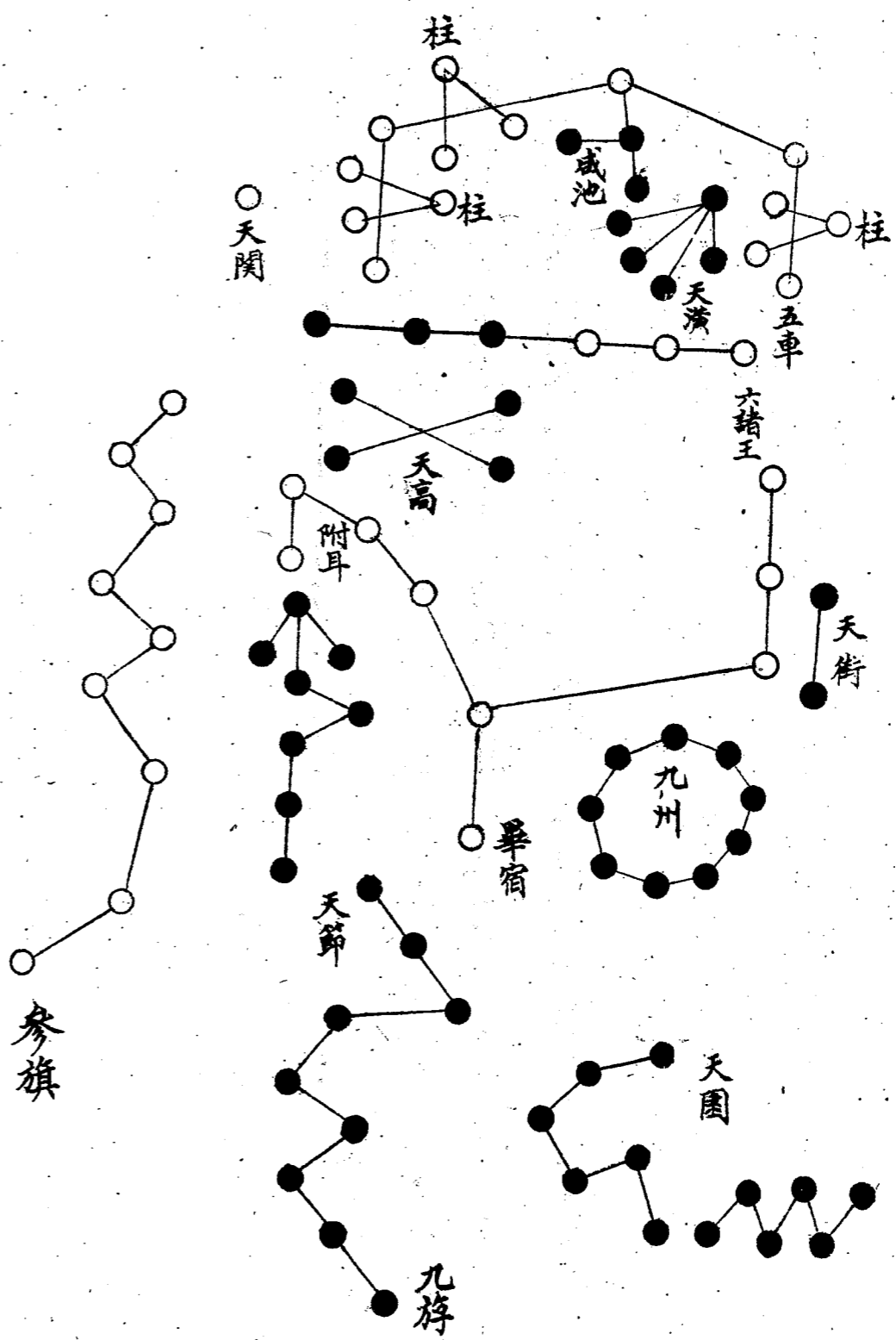
未黃鼎管窺一集乃有星野更變之議夫更變亦何易言也星之運行各有其度惟柳度無零數餘每多寡不一經緯之間廣狹以分晉天文志曰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唐天文志曰東井十一度自漢之河東及上黨太原盡西河之地設險以限秦晉上應天關又曰東井輿鬼鶉者也南曲之陰在晉地衆山之陽南曲之陽在秦地衆山之陰陰陽之氣並故與東井通河東河北及河曲皆東井之分而雲中不與馬史記白趙魏昂畢之分班固漢書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趙分屬冀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魏分屬并州考雲中爲禹貢冀州之域固屬并州而曆代皇輿考皆白大同星躔昂畢分野其云入東井一度者雲中肆太原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則雲中入東井一度非無所見而云然也乃星躔正度大同昂爲畢之分朔州同之馬邑距朔州僅四十里而星野從昂畢者其說近是要之天地甚大馬邑之于天地不啻毳之浮一粟于其中也于大同猶不及室之一隅耳一隅而測天地之無窮不綦難乎姑志之以候博雅君子細心考証云昂宿圖占說



月



西方七宿之一屬申宮又名實沈之次孟夏日月會于此實沈者參神也昴七宿兩層相聚又為旄頭所屬卷舌六星其形如鈎在昴北河中天譏一黑星在卷舌鈎中天阿一黑星在昴西月星一黑星在昴東礪石四黑星斜在卷舌之東五車之西北天陰五黃星在畢柄西天阿之下天苑十六星在昴東南如環狀東缺似口芻藁六星在苑西史記曰昴曰髦頭白衣會註云昴七星主獄事占明則天下訟獄平通志略曰昴十一度為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西方主獄史記註云芻藁六星在天苑西主積藁草者天文錄曰芻藁主積藁之屬赤氣入防大史記註云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天子養禽獸之所占宜明天文錄曰天苑主主天苑養禽獸之苑白氣入禽獸多死黃氣入牛馬蕃息



沿革論

縣始于秦在戰國為趙之代地北魏與隋馬邑即稱代郡邑之為郡有二為州有二城之移置有三陁南陁北分合有四考之輿圖猶能指數獨是為郡為州領縣三次越二千年十屬分隸雖詳加考訂終難吻合古之代郡在蔚州西盡平城北魏之代郡居馬邑北包新興定襄史有代人代北人記事者撮其大要如侯景者通志云代人梁書云懷朔人府志云馬邑人蓋邊地寥觀難為分明也古有大同川在吳喇武旗元置大同路為今大同府唐有大同軍在灤水之陽附郭馬邑攷古者知此地形凡遇大同事實不徇名求合也一北魏改懷朔鎮為朔州在吳喇武北北齊徙朔州于馬邑在沙河新城地之相去三百餘里漢至北齊世之相後五百餘年漢有王黨周黨邑志云馬邑人通志云廣武人府志誤以為朔郡人隋之馬邑領州領縣大業未為定楊可汗竊據唐武德六年復朔州貞觀元年復馬邑三年置大同軍于豐樂城開元五年移馬邑縣於新平城移朔州於馬邑城邑之改朔州權輿於此朔與馬未嘗混而為一也夫志乘之要莫先於地理攷地理猶當辨鄰封必明於古今之形勢而後名稱有所述必詳於郡

邑之變遷而後文獻有足徵郡之在馬邑地者七而北齊之廣安不與漢雁門郡治廣武今古城村後漢雁門郡治陰館即魏之平齊郡隋改桑乾鎮也皆今之下館城與曹魏之新興郡南北相去四十餘里北魏改桑乾都為代郡即隋之馬邑郡地與唐大同軍東西相去四十餘里北魏之神武郡即北齊之太平郡地今神武村也魏郡有四多先後之名惟馬邑神武戶不盈千而二郡分領此北魏多僑置之郡縣也新興郡領馬邑東至靈邱僑置也廣安郡領馬邑四越神池數年耳自唐改大同軍而此地不設郡焉漢縣之屬雁門者陞北有四曰陰館曰樓煩今寧武曰馬邑廣武為郡治焉台縣之屬雁門者陞北有七曰崞曰繁峙曰涇陶今山陰岱岳鎮曰葭人正義云界在繁峙曰平原馬邑有東西二平原曰馬邑曰平城後劉琨徒樓煩於懷北徙繁峙陰館馬邑於陞南邑之分隸者丁而朔州四次漢屬雁門郡魏屬新興郡北齊屬廣安郡北周屬朔州隋開皇四年至大業初年屬朔州唐貞觀六年至開十年屬朔州開元十一年屬大同軍遼屬雲州金屬順義軍州知朔元屬大同路明因之清雍正三年屬朔平府邑之領州縣者四北魏領四縣隋初領一州一鎮一縣大業初領四縣實州領一縣晉劉琨徙五縣民於陞南地歸北魏豐榮

平城乃猗廬之新築也晉敬塘割十六州於山後仍名實州廣武固州乃遼金之復設也劉琨之與也為公敬塘之與也為私六朝遷徙靡定邑之名見南兗州五季戰鬪時聞邑之地稱古戰場白石晉至宋淪沒者四百三十二年人物之生由金迄元特出者僅五六人元之混一也人民寥落千百頃之土田卒成汗萊明之有天下也扶衰拯弊六八里之殘黎半屬兵屯以後不遭兵革之慘稍享安樂之慶也雖北虜時常告警而地方禦戎有策明目中葉清兵入關侵擾馬邑僻處邊隅實受其福至崇禎末年吾邑饑饉薦臻戍馬生郊矣李闖賊率眾橫行邑之供應者有童子霍之瑄闖賊雖殘忍尙能越城而過清之興也睿親王大兵西指邑之奉迎者有賢宰徐明弼姜逆無干涉編為順義之里從此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上之恩德涵煦於數百年之深也明清兩代文教頗興士風亦蒸蒸日上蟬聯科第蔚起此都彈丸之地世有哲人若霍直指若張兵備若田閣學偏邑小邦人才與三晉頡頏焉何其盛也清高宗五十七年忽有裁縣併州之議至嘉慶二年而已覆水難收盛極而衰氣數使然耶

民國成立省議會以興滅之意請於上官越百餘年而設官分治吾邑之幸福抑民國



之幸福也

邑人冠英霍殿鼈再識

地理志沿革

沿革 縣肇於秦遡沿革可自秦始以地理之書沿革乎漢也

秦始皇并天下分三十六郡始置縣屬雁門郡通鑑始皇三十二年遣將軍蒙恬北伐匈奴始建城旋築旋奔忽有馬馳走其旁周旋反覆父老異之依馬迹築之立就遂名曰馬邑三十六年分雁門郡置馬邑縣

舊志云屬雲中郡蓋指大同之雲中也秦之雲中郡在歸化城外大同地屬代郡雁門郡在今古城村不能舍近而屬遠漢雲中地在今河套內自唐始移而漸近

漢高帝六年為韓國屬太原郡後仍屬雁門郡

通鑑高帝六年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徒韓王信王之都晉陽信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許之九月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和七年帝自將討信於代降下霍人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又以少子如意為代王代相陳豨反帝自將討之周勃道太原屠馬邑 見史記周勃世家傳 定雁門十七郡漢地理志雁門郡統十四縣有中陵樓煩善無陰館霍人馬邑崞繁峙平原平城涇陶廣武案中陵地近平魯河東記云



始皇移樓煩郡治善無王莽曾改善無為陰館後漢徒治陰館而改善無屬定襄今右縣玉正義云霍人即後人在繁峙界內晉以前與崞定襄皆在勾注山北寰宇記云陰館故城在馬邑今名下關城崞繁峙在應州東渾源北皆桑乾水所經也平城今大同平原地形志廣武有東西二平原漢馬邑仍屬雁門郡建安年屬新興郡

太平寰宇記

郡國志後漢雁門郡十四城縣治陰館

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

領縣有馬邑躡道元水經注灤

水東流經陰館縣西故樓煩鄉景帝後二年置漢末匈奴擾亂城邑荒蕪建安十三年立新興郡於太原北界以處塞下遺民陘嶺以北皆棄之

魏文帝七年馬邑仍屬雁門郡

黃初元年移雁門郡於陘南七年右中郎將招牽

字子經安平觀津人

出為雁門太守繕治陘

北故下關城郡所治廣武

今縣南下關坡村

井水苦鹹民皆遠汲流水擔贖往返七里招望

地勢因山林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領縣八天安一年此地立為平齊

郡水經注謂之灤水平齊郡魏書崔道固傳謂在勾注山北故陰館城之西與酈注略同代州志云以山川地望考之則陰館故城當在今馬邑鄉東南雁門關北口之西去代州約七十里

案黃初元年移雁門郡南度勾注山則知前此雁門廣武在勾注山北矣文帝又移而北治下關城至明帝詔又移勾注山南自此不在勾注北矣代州志以兩漢之雁門廣武皆在陘南誤矣且下關城井水苦鹹所謂改邑不改井也若陘南之下關城絕無苦鹹之水

晉文帝分天下為十九州仍置雁門郡領陘北之縣馬邑隸焉太和二年入於後魏

通鑑懷帝永嘉四年封猗廬於馬邑初猗廬以封邑去國懸遠乃率部落萬餘家自

雲中

歸化城北

入雁門徒劉琨求陘北之地琨欲琦以為援乃移樓煩馬邑繁峙崞陰館

五縣民於陘南以其地與之北史云代公猗廬築成於桑乾之陽居焉曰豐樂城

在縣

東南三里府置大同軍

通鑑集覽愍帝元年代公猗廬城盛樂為北都

今歸化城

故平城為南都又

作新平城

在縣西南五里唐置馬邑後唐寰州

於灤水之陽使長子左賢王六修居之統領南部通

馬邑縣志

志云灤水出大同府馬邑縣一十里洪濤山下桑乾河源也案新平城晉人曰小平城見文獻通考北魏又稱南平城稱新以別舊稱小以別大也

考晉自永嘉末中原喪亂國士虜裂流民遠徙多成聚落為僑置治郡縣之始其見於南宋州志者南兗州有雁門郡領樓煩陰館廣武崞馬邑五縣地在盱眙為永和時所橋立元嘉中改屬南徐州大抵北人隨南渡者流寓木無定憩至劉宋時猶未土著

北魏道武帝置桑乾郡孝文帝改稱代郡領縣四後分屬東魏府志云元郡桑乾郡即漢定襄縣隋馬邑郡地領縣無明文案漢定襄今之平魯即前漢之中陵縣據文獻通考定襄之名始於歸化城先移平魯又移勾注南猶雲中之徙平城朔州徙馬邑雲中朔州一徙也定襄再徙也○猗廬封代公傳國七世至珪稱帝號曰魏至孝文遷洛更姓元寧武志引北史云北魏恒州領代郡凡四縣曰平城原注云都縣縣也案是不知有南平城故加都縣以別之平城為帝都其首縣必不遠屬於二百八十里之馬邑曰太平縣原注云今左雲縣地曰武周原注云即漢魯曰永固原注云今神池縣偏關議地也案恒州本恒安鎮孝文置恒州唐改北恒州又曰恒陽見朔

平府志恒州注且四縣居代之東西南北則北魏之馬邑稱代郡無疑孝文置代郡知桑乾郡在前也西漢之桑乾郡在今西寧府皆因何得名

北齊文宣帝纂東魏馬邑屬廣安郡

府志云天保六年復置朔州在今城南四十七里之新城八年徙馬邑置朔州北道行台即今城置廣安郡領招遠縣朔州志云領廣安郡招遠縣案二志不符馬邑改朔州新城又置廣安郡馬邑無地可指通鑑高洋纂東魏二十八年至承光元年而北齊亡史於是年十二月書北齊范陽王高紹義至馬邑稱帝於北邊此時著無馬邑史當云至朔州不云至馬邑是北齊無廢馬邑之確證如果移州於馬邑馬邑又移何處如以一城而有朔州又置馬邑何以馬邑不隸朔州而遠屬廣安也由北齊以迄隋唐朔馬事迹屢見史策全不濛混無一時合而為一府志又云北周於馬邑置朔州總管府情初亦置總管馬邑移在何處後改馬邑郡領四縣此時之朔州又移在何處證之文獻通考蔚州志情初馬邑絕無置總管府一事馬邑如置朔州總管府新城即無廣安郡不待開皇罷郡而知廣安郡不在新城也如果廣安郡在新

朔城州總管府在馬邑北齊之太平郡確又神武州地望相去四五十里有一府二郡北齊多僑置亦不在情理中矣是因北齊書八年徒馬邑一語之含糊使府志朔志不符也朔志於高祖下注云北齊廣安郡地有紫河發源於此文獻通考平魯有紫河又於天德山下注云北齊廣安郡非州境也此可辨府志之惑凡縣先書者郡所治也招遠縣在州西八十里則廣安郡亦在州西無疑與馬邑屬廣安亦符廣安郡不在新城新城即朔州也

總之北齊置朔州北道行臺仍東魏之舊在今五原縣通鑑謂之吳喇武旗外八年徙馬邑始在馬邑之新城對吳喇武旗言新城即通志魏後不列北齊魏志則有北齊則宋兼列五代夫割據一時州郡紛易無關沿革之要通志勿列是也今沿舊志耳

隋文帝開皇初置代郡領州縣二年罷郡隸朔州 帝三年復置郡領縣恭帝義寧元年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襲汾陽宮取宮人賂突厥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潛號天興苑君璋又竊據其地

文獻通考隋初馬邑置郡領雲內縣恒安鉦不言領蔚州領蔚州者見蔚州志左雲

縣古稱雲西即雲內縣北魏恒安鎮北齊廢州為鎮唐武德初改北恒州又曰恒陽

今朔平府右玉縣地

蔚州志云郡有五徒原注云西漢治桑乾東漢治高柳晉治古代後魏治

平城隋初治馬邑

案桑乾今直隸西寧府高柳大同陽縣馬邑今朔州平城今大同府古代今蔚州也

縣四曰鄠陽東勝注云

金河紫河水自馬邑郡鄠陽縣流入

案隋改善無為鄠陽北近平魯西接紳池寧武府志云神池縣在隋為鄠陽縣地曰神

武即神武州後魏置神武郡北齊太平郡北周廢隋改曰開陽寧武府志云今偏關神池馬邑郡之開陽縣地遼史云神武本隋縣因北齊僑置之神武郡政設縣有桑乾水則地又當是馬邑神武軍今州南之神武村去桑乾水遠馬邑稱代郡因開皇初領蔚州也

通鑑煬帝仁壽四年漢王諒舉兵晉陽大業三年朔州刺史楊義臣率詔往救夜出西陘與檢校代州總管李景合擊大破之案新城之朔州隋以前未改也

唐高祖武德二年劉武周死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馬邑降唐高祖許以朔州總管已而突厥圍馬邑都士遠殺滿政以馬邑降突厥太宗貞觀元年突厥與和親五月苑

馬邑縣志

君璋以馬邑降唐又置大同軍節度使玄宗開元五年析鄆陽東三十里置馬邑縣為附郭德宗建中中河中節度使馬燧徙州治於馬邑後復故治

案劉武周苑君璋竊據馬邑先後一十一年割朔州者六年寰宇記云高祖武德元年置代州總管府領羈縻之州督代忻蔚三州六年督代忻蔚朔四州六年前朔州未隸唐也貞觀三年突厥頡利可汗入朝李靖率驍騎二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分突厥地置縣

唐書云代州北有大同軍通志云朔州東析大同軍置領鄆陽馬邑二縣方輿紀要馬邑有大同軍本名大武軍調露二年曰神武軍天授二年曰平狄軍大足二年復更名西有天安軍唐書方鎮表僖宗二年更大同軍節度使為雁門節度使開元五年移馬邑縣於新平城遂移朔州於馬邑城新平城之朔州廢此馬邑改朔州始突厥傳武德五年代州總管李大恩上言馬邑可圖詔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朔州突厥與劉黑達共大恩戰沒六年新城歸唐舊志云馬邑屬大同郡通鑑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道不設郡蓋以唐大同軍為今

之大同郡朔州志云或為馬邑郡領馬邑鄆陽二縣亦不知有大同軍領二縣也

後唐莊宗復置大同軍明宗天承三年陞馬邑為寰州

石敬瑭事明宗總管大同等軍敬瑭求援於契丹父事耶律德光借兵滅唐立為皇

帝割幽薊法莫涿檀順新十六州以賂契丹歷漢及周論沒者四百三十二年軍城記於

河水故改馬邑為寰州

宋太祖開寶三年命防禦使馬仁瑤略山後地太宗雍熙三年取寰州後復陷於契丹

徽宗宣和四年約金滅遼以其地歸宋置寧朔軍七年金人復奪

宋史三年正月田進重潘美自西陲入太和嶺口與契丹兵遇進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

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皆克之五月曹彬與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契丹復陷寰州蔚州殺其守吏千餘

遼太祖仍置寰州領廣武縣隸雲州

舊志云遼罷寰州復為馬邑縣案宋遼構兵在遼穆宗景宗之間去遼太宗已六十年尚有寰州刺史趙彥章至遼聖宗景福年去遼太宗已一百二十年災異志云寰

州地震則前此未改縣也朔州志引遼史云太宗於朔州置順義軍領鄯陽馬邑寧遠三縣寧武志引遼史地理志云遼之朔州統州一曰武州二志與宋史不合聖宗時又置廣武縣矣遼之竊據北方一百七八十年改寰州為馬邑縣大約在興宗後延禧前式微時事也聖宗前朔州統州一興宗後朔州領縣三此朔志寧武志與邑志皆合朔州領馬邑非太宗時事遼史云武州神武縣魏志晉改新城

金太宗仍置馬邑縣至宣宗改築陞固州

邑有金天會年碑與廣武鄯陽俱隸朔州金史地理志云貞祐三年改馬邑為固州又云朔州郡陽縣有桑乾河太和嶺雁門關案此時鄯陽疑在鄯河村通志云金廣武縣為廣武舊站考金宣宗去太宗已九十餘年時寰州城圯於河水改築城於桑乾河故曰固州即今縣治

元世祖混一天下仍改為馬邑縣改雲中為大同路馬邑隸焉

文獻通考北魏道武帝自雲中徙都平城唐改為雲中立雲中都督府平城之改雲中始此遼初改雲中為開遠軍置代北雲朔招討使道宗清寧改雲內州遂為西京金仍為雲

內州元改大同路大英經世大典中田侍衛屯大同之平地朔州之馬邑一千人二千頃樞密院所轄

明太祖洪武七年改大同路為大同府馬邑隸焉二十八年籍太原平陽民為兵伍置衛屯田原設八里永樂十年併為六里成化十八年併為四里正統七年撥應州安中屯衛地置所立屯蓋元末荒亂地廣民稀縣設衛所以為開墾計今邑民有軍籍皆屯田兵也洪武初原額官軍一千六百三十二名屯地一千六百八十頃

清世祖順治仍明之制馬邑屬大同府十六年裁衛歸州裁所併縣文宗雍正三年改玉林衛置朔平府馬邑改屬至睿宗嘉慶裁縣併朔州今一百一十餘年

民國成立復設縣隸太原省猶漢之并州刺史三十一縣也

疆域

縣境在朔平府南二百里  
廣五十五里袤九十五里  
東至本縣羅家庄四十里交山陰縣界至山陰縣城七十里



西至本縣煙墩村一十五里交朔州界至朔州城四十里

南至本縣廣武驛五十里至雁門關交代州界八十里

北至本縣洪濤山一十五里至左雲縣城一百六十里

東南至代州城一百二十里

東北至懷仁縣城一百五十里

西南至寧武關一百二十二里

西北至平魯縣城一百四十里

北小路至臘河口二十里至威遠城一百五十里至朔平城一百里至殺虎口二百二

十里

南至太原省城四百六十里

東至北京城九百六十里

南小路至舊廣武城五十里自大利嶺口入至代州陽明堡一百里

山川

案蔡氏書傳云河北諸山其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而入黃河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於海縣境之山以桑乾分南北南有句注北有洪濤而桑乾界其中記曰兩山之間必有大川言地防之所限也人物之生山川靈秀所鍾山有成局而形帶鬼水有清漣而氣帶臭者發富貴或可而正人不產馬邑彈丸地耳雁門峙前龍堆居後桑乾雖小泉甘而水溫東達北京朝宗于海不偕江漢小臣能覲見天子也不附於諸侯自古名人輩出職此之由

一神頭山而名稱有五一桑乾水而名稱有六其見於經傳者說文云灤水出雁門陰館縣西北累頭山東流入海酈道元水經注云灤水出累頭山一曰治水源發於山側上下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水沿坡曆澗東流經陰館縣故城西北即涿涓水也魏書道武帝如馬邑觀灤水注即紫河出雁門補頭山師古注云灤灤濕三字同音水出雁門合而證之則古濕水音楊今灤水音累二音相通案補頭即累頭亦曰雷山音之訛也一曰龍堆唐詩云馬邑龍堆路幾千據長安而言也且山以頭名者三山自

西向東層累而高圓如佛頭今稱神頭亦猶雷頭累頭補頭之方音耳

洪濤山在縣西北十五里高三里綿五十餘里與朔州元姬山相連上有六峯

案稱洪濤者因

臘河之波濤洪大得名昔以爲雷山神頭者殊混

雷山曰龍堆曰累頭曰補頭俗名神頭在縣北十里洪濤山側周圍數里下有七泉湧出卽灤水也西有桑乾廟元魏至今碑刻尙存

馬頭山在縣東北一十五里高三里盤距十餘里西連洪濤山上有三峯中峰最高形勢有似馬頭因以名山

紫金山在縣南五十里高二十里縣與筆架山鹿峰山相連東西俱接代州青峰瘦削高閣凌雲綿亘數十里相續不絕寺中有萬曆二年碑記云康有智隱居於此成道之後一人一驢不知所往俗傳有早種晚熟之地亦仙境也

鹿峯山在縣南六十里高二十餘里至八叉口村中澗而上陰陽向背皆似螺文進者自西而南而東盤旋到頂則反子午焉地形前伸後縮廟貌粧點班斲睨而視之儼若叮嚀一鹿焉且對面高崗勢如奔鹿又見松柏交加宛然鹿角峰之得名以此人之建

寺於峯者亦以此或謂山爲代州有也不知在某地者爲某處山南接代州北近馬邑山猶有口當亦爲人辯治矣

雁門關山明所開之關也縣東南八十里兩山壁立中通一路宋楊將軍曾扼險於此關下廣武營卽馬邑界

太和嶺元以前之關也在縣南六十里一名惡陽嶺唐貞觀四年李靖率勁兵自馬邑進屯惡陽嶺

案唐以前之雁門皆指郡縣而言其關則謂之句注陘嶺陘口西陘卽太和嶺關名雁門者僅魏書禮志及劉沔傳再見而已自宋遼於此畫界猶設雁門縣元並裁倚郭之縣而關名獨著今人遂不知大朔寧三府之地於古皆爲雁門矣

北齊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帝親御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也乃還至陘嶺凍滑鋪毡以渡胡馬寥瘦膝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北史趙郡王高深傳

宋靖康二年金人劫欽宗帝后至代度太和嶺在句注之顛所謂陘嶺之險者



馬邑縣志

金貞祐二年副統李飛鵬提控太和嶺興定二年八月元木華黎帥步騎數萬自太和嶺徇河東

元大德五年興屯田於太和嶺之間分山陰雁門馬邑鄠陽洪濟金城寧武七屯

元史食貨

志成宗九年四月甲辰樞密院臣言太和嶺屯田舊置屯儲總管府專督其程人給地五十畝歲輸糧三十石或他役不及耕作者悉如數征之人致重困

英宗至治二年五月大同路雁門屯田早屯朔州之馬邑一千人二千頃樞密院所轄致和元年八月指揮使幹都蠻將兵屯太和嶺

雙化嶺在縣西七十里界連朔州世傳有得道二僧圓寂於此洪濤峪在縣東北十五里北達左雲縣

臘河口在縣西北十五里去殺虎口二百一十里隋唐時突厥犯馬邑朝發夕至皆由此道明史世宗本紀嘉靖二十一年達韃吉囊掠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汾沁皆殘破復從忻崞代而北入玉林衛三十九年九月俺答犯朔州廣武蓋此道明以前為南北通衢矣

桑乾河發源於縣境洪濤山下黃道泉金龍池二水合流夏則喇河口洪水來會經縣之西南東三面朔州之恢河亦入案水經注其河源自太原汾陽燕京山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雷山之陽匯為七泉曰上泉曰玉泉曰三泉曰司馬洪濤曰金龍池曰小蘆曰小蒲七泉合而為一是為桑乾河及雁門關之常溪水壓水自南而北者悉歸之過山陰應州即渾塌水自東來又沿弘州之襄山至順聖則葫蘆河水注之經廣靈靈仙安定而西以至灤陽之楊河懷來之瀉河又滑石之水自東北來者及山西東流之水皆合是為合河至宛平縣分而為二一從葫蘆溝橋東流為永定河東南入海一從金口絡都城東合白河入海

恢河一曰渾河在南五里發源寧武山口北流經紅崖村伏流十五里至塔底村復出由朔州界東南流而里折入桑乾河令流而東

黃水河在縣二十縣

鄠河在縣東三十里

泥河在縣東四十里

濕水卽桑乾之源也漢書謂之治水水經注謂之濼涓水又謂之濕水

黃道泉在洪濤山下其水淵深俗傳與寧武天池水脈相通昔有人乘車遇風飄墜池中後獲車輪於桑乾源北魏孝文帝以金珠穿七魚放池中後於桑乾得所穿魚又以金縷箭射池之巨鯨亦於桑乾得所射之箭隨開皇中建祠池上禱雨輒應在今靜樂縣界

金龍池在縣西北數里其水一望深洄波湧天際北魏時池有二龍時化爲馬一驪一黃遇天陰晦輒出民間牝馬遇之生駒神駿或有角如鹿茸然唐尉遲敬德收而乘之馬奔欲入池公抱池邊柳挽之柳紋爲之旋轉其跡尙存今池南有鄂國公忠武祠與池北崔鄭國公忠肅故宅相對俗傳池與懷仁縣金龍山泉水相通

小蒲泉卽小泊泉在縣西北五里其水淵深源出不竭周圍蒲葦茂盛村之得名以此細蘆灣泉在縣西北與金龍池水實同一脈俗傳有龍相戲於此又曰戲龍灣玉泉上建龍王廟旱禱多應

三泉一在縣南五十里俱平地湧出澄清不濁隆冬甚寒亦不結凍

常谿水卽雁門川漢韓安國曰孝文帝嘗擁天下之精兵聚於廣武之常谿郡國志雁門有常谿水案太和嶺北名曰草口古之雁門川也

溫水亦曰溫湯通鑑在大同府大同縣西南水經注桑乾城西有溫湯卽此北齊楊愔嘗就雁門溫湯泉療疾常爽設館於溫水之右

交河恢河桑乾合流處唐太宗飲長城窟行交河冰已結宋楊將軍兵敗潘美軍士緣交河行西南二十里

馬跑泉在舊廣武西南山上俗傳馬跑石上出泉圓徑尺許其水不流天大旱亦不涸足供數人之飲是亦奇觀俗傳李三娘担水於此時代無稽形勝

舊誌曰東護雲中西擁朔郡洪濤山層障於後雁門關疊峙於前河出桑乾遠九曲而南渡流接恢水障百川而東之誠爲北邊鎖鑰然嚴保甲謹斥埃慎封守勤偵探又責任守禦者焉

舊史氏曰東鞏宣雲西控寧朔南捍忻代北拱平坪洪濤屏翰於後紫金保障於

前河出龍池滾滾煙波繞九曲山聳雁岫層層雉堞鎖千尋雖彈丸黑子之封亦扼險制勝之地籌邊固圉者慎勿以僻小而忽視之庶幾關外金湯確乎塞上砥柱

城池

秦

始皇帝時建土城周圍九里有餘相傳初建時屢築不就因馬蹄跡築之此古馬邑城詳見沿革中

金今縣城太宗初築周圍三百七十五丈

明

洪武甲辰守朔指揮孫昭奉命更築宣德九年展築北城之半以居所官屯丁自櫓臺與縣治後墻而北正統二年武安侯鄭亨展拓其基隆慶六年巡撫大同都御史劉公應箕巡按宣大御史劉公良弼會疏以築邊城上請報可乃命知縣岳公汴守備時公爾直分督厥工經始於隆慶六年三月落成於萬曆元年八月四

面皆以石為基高五尺上用磚砌高三丈四尺女墻高六尺周圍共七百四十丈角樓四座四而舖舍各三座東西二門各有重樓月城二座甕城二座壕墻敵臺以捍其外詳見修城碑記中

清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冬十月地震非常東城半面與四圍女墻一概搖倒當民窮財盡之秋修復甚難邑紳中書霍公之瑄慨然念之走字商於侍郎田公喜霖各捐已資數百金邑人稍有力者亦各黽勉輸助霍公乃約戚友中之老成練達者數輩日於城頭親督工匠始乙丑夏終丙寅春補修城墻堦口完好如故不擾鄉間貧民一夫一錢而大工以集惟樓櫓舖舍以力繼而止

舊史氏曰邑城當磚包之後門樓更舖一時鼎建巍然煥然非所稱雲西保障哉及歷年既久而加之以癸亥地震之所撼損自不復舊日壯觀矣乙丑之修僅得補砌垣梁門樓更舖紕於力然而物料木植固猶存也乃今未幾而蕩然一空棟椽戶板非戍卒之竊投爨下郎猾胥之取用他所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有官守

者謂之何歟是則庀材鳩工固有需乎歲和年稔而修廢舉墜尤重望之仁人君子云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春西甕城頽知縣秦公擴捐俸倡修故紳中書霍公妻盧孺人復脫簪珥助之命第三子監生霍焯董其役焉

壇壝

社稷壇

在西門外迤北有司歲以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

風雲雷雨境內山川壇

在城南大河岸有司歲以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配以本縣城隍之神

先農壇在東關外

厲壇

在城北有司歲以清明中元及十日朔日致祭主以本縣城隍之神

橋梁

石橋

在東門外久廢

吊橋

東西二門俱有之然不成規制

桑乾河橋

春冬暫設夏秋水漲即撤舊本官司掌之後久廢民乃病涉康熙丁巳待封張公志詠糾衆募建大橋一座至今雖木植間有損壞散失而後之善信曆年以來得以募修增補作普濟之慈航者皆公首倡之力也有碑記見藝文中

恢河橋

河水入冬即凍至於春冰開合之際往往陷溺人畜莖魚腹中舊時亦有小橋然不堪負重水塊激流而下橋為撞損人尚可問渡乎康熙三十七年春介休商人郝光辰首倡捐二十金鄉民鄧英張有福輩廣募於衆西路同知唐公凱偶經過本縣慨捐十金於是購來木料建橋與桑乾河橋同利濟之功實嘉賴之然欲圖

久遠尤須請究云

黃水河橋

滋潤河橋

霍家營橋

以上三橋俱其鄉之人量時募建舉廢不常

古蹟

長城在城外西南土邱蔓延直達朔州神地口父老傳謂秦始皇所築以禦邊者係內邊有飲馬長城窟

今縣城 金固州城金宣宗時築

古馬邑城 北魏稱桑乾郡 代郡 隋馬邑郡 唐改今朔州

案元右丞李羅帖木爾鎮朔州因兵少城空改築東南一隅土功甫就而元亡至明永樂初功始完今稱西北隅爲古城府志以西北隅爲秦馬邑縣地北齊廣安郡招遠縣地隋之鄠陽縣地天隋之馬邑郡鄠陽縣爲附郭本在一城特所管之地北近

平魯西接神池時未改築不分東隅西隅朔州志於北齊沿革下明革言廣安郡領招遠縣在州西八十里不在古城西北隅矣

凌靡縣城漢以前也今無考通鑑集覽注云灑水出雁門凌靡縣一通志云灑水出大同府馬邑縣西北一十里洪濤山下

唐大同軍城 卽北魏豐樂城 在縣東南三里桑乾河南岸北史云 代公築城於桑乾之陽居焉名豐樂城

後唐寰州城 北魏置新平縣城 唐改馬邑縣城 在縣西南五里廢址猶存考明戶耕三平城考謂古平城有三一在大同漢祖所登者一新平城代猗盧築一曰小平城亦古城秦秦蒙騫之所拔夫史記明云蒙明拔孟狼新城等二十七城定太原郡絕無小平城者以新城爲卽小平城蓋諸家之誤樂氏括地志亦勿能辨而承其說耕遂謂爲信然不知拓跋氏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是不一也魏志有兩平城而訊耕所論之失則又不然古固有二平城其一隋置屬太原郡耕特未之知也雁門廢縣城 在縣東南四十五里通志云纍頭山在雁門廢縣西北六十里今古城



馬邑縣志

村前漢之廢縣也隱士王霸故里

下關城 前漢陰館縣城 後漢雁門郡治 魏平齊郡城 隋改桑乾鎮 又曰下

關城 在縣南四十五里有土堡今名趙家新庄者堡東有城周八里基址尙存漢

書景帝後三年築想其命名之義蓋在關之下以下關名城云寰宇記云陰館故城

今名下關城前漢爲雁門屬絲後漢爲雁門郡治魏天安二年改置平齊郡崔道固

傳謂在句注山北故陰館城之西水經注灑水東北流經陰館縣謂之灑水平齊郡

新興郡城 晉改新昌城 在縣東四十里與山陰代州界太平寰宇記後漢書云建

安二年冒操立新興郡于太原北界居塞下遺民陁嶺以北皆棄之此僑置之始至

晉盧諶就漢新興郡改新昌遷五縣之民實之撥牛馬萬餘開荒種地案北方之新

興郡有三一在石嶺關南北漢劉聰築一在廣平府北燕慕容築

舊廣武城 在縣南五十里磚包今尙完固古城村前漢之廣武今廢此廣武遼金之

縣也金地理志西京道云貞祐三年七月割朔州之廣武隸代州明洪武中於東開

大關別置廣武營建雁門守禦所土人名新廣武而以金故縣爲舊廣武

樓煩城在 縣西南三十里廢址猶存寰宇記引河東記云秦始皇十三年移數煩郡

於善無縣今在句注山北通志云漢景帝改樓煩鄉爲陰館地在朔州

寰州寺在縣西南五里久廢止存石香亭柱刻乾統二年寺中僧人二百餘名共四百

餘字晚霞落照憑吊者取焉

桑乾鎮 隋書王智辨討劉武周圍桑乾鎮陳孝意傳云戰於下關城代州志云下關

卽桑乾鎮

安樂鎮 渾河川案恢河亦曰渾河唐大順初幽州帥李匡威引蕃漢兵攻雁門北鄙

遮虜軍李克用遣李存信等擊之營於恢河川之田村戰於安樂鎮幽州兵皆潰

白楊門 通鑑明太祖二年八月李文忠出雁門敗元遊兵於馬邑擒其平章劉特穆

爾進至白楊門注在朔州府馬邑縣北天雨雪已駐營文忠引數騎入山觀察疑有伏遽令移前

五里阻水自固元兵果乘夜來劫文忠令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珠死

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奮敵大破之擒其將圖魯卜俘戮萬餘人宋楊將軍進戰

亦至馬邑白楊門

余都谷 舊志云金主執遼延禧處案宣和二年遼都統耶律余都舊作伊都叛降金則余都本人名非谷名六年遼延禧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七年正月金兵逼遼主遺璽於桑乾河遂入來山欲奔黨項二月至應州金將洛索獲之以歸今不知谷所在或因余都至而有是名耶

漢武帝元光二年將軍王恢將兵三十萬衆匿馬邑傍谷中今亦不知所在蓋邑之南北多高山深澗可屯衆兵

和戎里在縣西七里有唐張宗諫墓清光緒十五年里陷一穴內有志銘一石云張宗諫字伯謙河南修武人也晉司徒華公九世孫缺祖爲憲府間俗平城遂爲馬邑也缺父缺 運糧河缺 時衝炎熱缺 葬於軍城西北隅五里馬邑縣缺

鄉缺 和戎里 天祐十三年共三百餘字 餘皆忘記

銀洞溝在縣南六十里馬邑糧地溝中之石有色微紅者上有白銀一縷聞西人取石于他處冶之本村人不知也洞深數丈

神婆遺跡在雷頭山頂俗傳有神嫗携子遊山上留跡於此手足及梳篋皆印石八寸

許

古峯台在莊頭村台高四丈中空可容百人厥土堅實

古戰場在縣東泥河榆林之間營壘故迹猶可彷彿清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車駕西征卽於此駐蹕焉

青塚在縣西南三十里闊四五畝高三丈餘俗傳漢王昭君墓考明妃塚在豐州茲其訛傳云

櫓台在城內西北隅高四丈餘父老傳謂李衛公所築以觀星者又形家者言桑乾水環流城如舟形此爲櫓也元人建眞武廟于其頂張調元構精舍一間于其後田侍郎爲孝廉時讀書其中與學博九霄高公中書韞齋霍公文學懷潤陸公諸先輩結筆山社以課文有隆慶六年碑記

馬跳莊在城北十里舊傳鄂國公於金龍池得馬乘之至此馬復跳躍又策而東至西河底村溝橫列馬一躍而過者因名三跳澗

元鄭國公故宅在司馬泊村相傳崔斌崔或之故里宅門石獅至今猶存村之始建卽



余都谷 舊志云金主執遼延禧處案宣和二年遼都統耶律余都舊作伊都叛降金則余都本人名非谷名六年遼延禧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七年正月金兵逼遼主遺璽於桑乾河遂入來山欲奔黨項二月至應州金將洛索獲之以歸今不知谷所在或因余都至而有是名耶

漢武帝元光二年將軍王恢將兵二十萬衆匿馬邑傍谷中今亦不知所在蓋邑之南北多高山深澗可屯衆兵

和戎里在縣西七里有唐張宗諫墓清光緒十五年里陷一穴內有志銘一石云張宗諫字伯謙河南修武人也晉司徒華公九世孫缺祖爲憲府間俗平城遂爲馬邑也缺父缺 運糧河缺 時衝炎熱缺 葬於軍城西北隅五里馬邑縣缺

鄉缺 和戎里 天祐十三年共三百餘字餘皆忘記

銀洞溝在縣南六十里馬邑糧地溝中之石有色微紅者上有白銀一縷聞西人取石于他處冶之本村人不知也洞深數丈

神婆遺跡在雷頭山頂俗傳有神嫗携子遊山上留跡於此手足及梳篋皆印石八寸

許

古峯台在莊頭村台高四丈中空可容百人厥土堅實

古戰場在縣東泥河榆林之間營壘故迹猶可彷彿清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車駕西征卽於此駐蹕焉

青塚在縣西南三十里闊四五畝高三丈餘俗傳漢王昭君墓考明妃塚在豐州茲其訛傳云

櫓台在城內西北隅高四丈餘父老傳謂李衛公所築以觀星者又形家者言桑乾水環流城如舟形此爲櫓也元人建眞武廟于其頂張調元構精舍一間于其後田侍郎爲孝廉時讀書其中與學博九霄高公中書韞齋霍公文學懷潤陸公諸先輩結筆山社以課文有隆慶六年碑記

馬跳莊在城北十里舊傳鄂國公於金龍池得馬乘之至此馬復跳躍又策而東至西河底村溝橫列馬一躍而過者因名三跳澗

元鄭國公故宅在司馬泊村相傳崔斌崔或之故里宅門石獅至今猶存村之始建卽

以崔之得名今村民崔氏其二公之後歟

文明塔在城東南三里舊有軍城之土阜明萬歷三十六年知縣宋公子質因舊阜增築尖其頂以肖筆形公精青鳥家術謂桑乾水一洩而東靈氣不聚須此挽之此爲筆桑乾河爲池用以鎮水口而啟文明故又名筆峯平久十頽康熙四十年知縣秦公擴下車之始深慨地方凋殘人文寥落急捐俸補築之

灑南宮通志云北史後魏天興二年幸南平城規度灑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邑

黃糧堆本黃瓜堆俗名亂塚在廣武站村北砂土二百餘堆西起舊廣武東至夏屋田密而疏大小相間布置有方高者可五丈低亦七八尺父老相傳宋楊將軍覆米其上詐爲積貯以愚敵人者堆不自宋始也昔人有詩云聚米成山徑路斜風吹遍地起黃沙而此堆獨歷年久遠不爲大風洪水所剝削亦異徵也

莫壁谷隋書大業六年雁門人尉文通聚衆二千保于莫壁谷案開皇十六年改廣武爲雁門縣

六郎寨一曰六郎城在太和嶺北口土山上宋楊將軍屯兵之所與廣武城爲奇角之勢

長城窟今不知所在

吳佑庄山麓有石表刻云鳩茲吏隱氏題爲侍兒高氏立不著姓名年月鳩茲江蘇蕪湖縣也

紫金山口內山之陰石壁大書雁門二字每字方二尺體勢頗古

學署有碑刻龍門二字體勢相連長三尺五寸寬一尺三寸

此砥礪之石刻也天矯蟠屈若舞遊龍山陰金公一鳳於守克時摹勒學宮邑庠張君東仁遊學東魯榻而藏之念龍門爲科第嘉應矚乃任候選學博君宣勒石以公同好持榻而商之於余余曰善爰筆誌之以爲後啟者登龍門之兆云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穀旦馬邑縣訓導陽直李毓麟摹立

八景

洪濤雨霽

洪濤山名也卽俗稱神頭山有神婆遺跡者是在縣北十里每遇積雨新霽嵐光掩映泉流潺湲有燕子來時綠水人家曉之趣前進士邑人武文詩曰防佛巫峯

### 玉泉秋聲

在雁門山西隅一泓澄澈清冷之趣可滌塵襟每至秋高天朗氣爽山色泉聲令人動潘岳宋玉之思焉恨少雄才以賦秋聲前進士邑人武文詩曰直上波濤三

### 雁門從秀

在縣東南峯巒疊翠雖茂林修竹邊寒不產而一帶嵐光隱隱望之如列畫屏前進

士邑人武文詩曰少昊行秋紫塞涼雨餘頓跋雁山光虎幟旗濃墨染石壁樓臺淡粉粧紅葉飽霜揮灑醉黃花笑口欲飄香此時將凭欄日五色雲飛遠帝鄉層邑人後學霍景詩曰鬱盡疊翠接星辰外何曾後野人設險猶傳輿地誌負版並是葛天民雄通山後因聯晉臂控京西逼近秦但莫徵兵勤遠略

### 古寰落照

舊有寰州寺久廢今遺址在恢河南岸其地平坦曠衍至日將落時霞光滿地爛然奪目宿鳥投林與落霞影相上下亦幽興之可寄者前進士邑人武文詩曰浮

### 櫓臺遠眺

在城內西北隅高出雉堞丈餘登臨四望山光水色與百里煙火俱在眉睫間自下而上凡數層重樓複閣曲逕通幽令人心曠神怡飄然欲仙倘所云空中樓閣匪耶前進士邑人武文詩曰李晴行踪世已體危樓猶可縱明眸青林隱顯長城

公勳業俱湮沒只此遺踪任古寰○邑侯東牟王日新詩曰高臺百尺倚青窮登  
跳翻眼界空遠近峯總環足底縱橫斗宿列懷中波濤夜見龍池月樓閣秋凭  
雁塞風造化看來原在我願將丹拉起疲癯○邑人後學霍燦詩曰登高只此便  
樞衣複閣層樓傍紫薇一帶雲山還北向幾行鷗鷺望南飛山村寥廓人煙少野  
成蒼茫塞草肥極目長城窮萬里朔風淅淅再霏霏

龍池夜月水圍寺已廢惟鄂廟存焉前輩張浩然孝廉元善長明經陸懷潤茂才皆讀書其中

即司馬泊之金龍池也池之西北舊有水圍禪院扁曰水月如來四圍皆水中構  
蘭若迴廊曲榭為遊覽勝地每至夜月出東山徘徊於斗牛之間影落池中光搖  
檻外令人逸興遄飛霍韻衛先生被魏璫讒削時陰居林泉嘗乘夜汎舟於此  
進前

士邑人武文時曰龍沼問遭透綠燕星稀雲靜月平鋪分明塞北初懸鏡彷彿江  
南小樣湖梵宇波極沉影壁水晶盤捧夜光珠鄂公汗馬功勞大贏取凌煙古畫  
圖○御史吳禮嘉詩曰一池深碧自何年見說神龍向此卷願化雄鳴雙寶劍橫  
飛朔漠淨三邊○參政周于德詩曰野闊平池漾碧空桑乾一派近相通蕭條蒲  
柳新霜露寂寞魚龍舊諸宮秋老雁關明漢月田連馬邑盡堯封好將滿地深源  
水興作編氓溢激功○邑人後學霍燦詩曰澄潭曬出玉驄驕忠武英名萬古標  
水遶蒲團風乍起波吞桂魄影徐搖憂讒柱史藏舟楫避地文人遠市醴一自莊  
嚴毀壞從月明何處訪僧寮

知府劉士銘宛平人

龍馬曾聞躍此池當年神駿尙堪思鱗細甲風倚藻隱隱蔥花柳拂抵春煖灤迴光

綠塞月明映帶鄂公祠臨流几度慚可潤永矢臣心對此時

桑乾冬煖

桑乾河名也發源於喇河口西北至洪濤山黃道泉與金龍池二水合流至邑之  
西而南而東至鄴河三十里下流漸緩遇冬則沍結成冰其自鄴河以西至邑之  
西郭而北至於發源之處雖隆冬盛寒從不結凍每當冬月煖氣沸蒸煙霧蔽空  
有如瑞雲層層繚繞於郊原之內或自東而凍至於城東十里之河沿曠則來歲  
必荒占之屢驗故諺有大河凍到河沿曠項餓得長連顛之謠  
前進士邑人成文詩曰雲樹蒼  
蒼拂曙霞渡頭人喚渡頭家斷橋流水搖紅影寒雪飛空落髮華驚散鷗漁父  
棹吹殘星夜成樓笳山光隱隱朝曦上已映灘前紅蓼花○邑人後學霍燦詩曰  
浪拍長空不暫收滔滔直瀉到蘆溝朝宗自合歸京國利涉還須問渡頭蚊窟萍  
穿飄地錦龍池月映墜天毯狂瀾那是中流柱贏得鄉思望并州。

桑乾冬煖雍正年知府劉士銘

桑乾名在水經收喜得逢源冀北流波撼黃沙澄紫寒勢蟠恒岳人蘆溝曉光浴日蛟  
冰裂晚色蓮雲鳥色浮舊是羣雄百戰地時清濁浪自悠悠

神坡古寺

在縣南四十里遠隔城市深穩煙霞亦幽勝之區今廢毀無踪鐘聲佛號概已歸空矣前進士邑人武文前曰古寰南上詩金山山畔神坡古寺間落盡丹青閑聖壁老殘松檜擁禪關門臨蒼莽無人過閣倚巖岷峨有鳥還欲拂斷碑尋建號不堪文字染苔斑○邑人後學霍燦詩曰鍾磬會聞然上方縣南蘭苦久荒唐神姬既是在樓山頂阿女何來到寺旁老氏虛空原寂滅釋伽變化亦滄桑紫金山色依然不見當年選佛場○

風俗

舊誌曰本縣界在雲朔肘腋燕都風聲漸被彬彬興於禮教矣但民性渾樸惟事耕耘飲食衣服多尚簡易至於慷慨輕生剛毅任俠信鬼好祈猶不免西晉之故俗云

舊史氏曰風以代降俗緣世易吾邑若舊誌所稱民性渾樸斯太古之遺風也惟事耕耘其務本也勤也飲食衣服多尚簡易其儉也慷慨輕生剛毅任俠猶不失丈夫氣激之所為也信鬼好祈亦不過愚夫愚婦惑師巫之言用禳疾病若所云燒香號佛淫祀左道者概未之見耳求其俗之稍存古道而不失醇良者則惟歲時伏臘二三戚友猶以盃酒相往來無論紳士庶民事長令陪貳惟謹從不敢以

告訐犯長上婚姻喪葬量視其家衣食節序延襲其舊因歷述之而並詳其歲令於後以補舊誌之所不及載者云

歲令

立春

前一日官司具春花雜綵張樂率農夫執犁具迎芒神士牛於東郊設壇於縣治二門外傾立春時至祭之官員各執探杖環牛而擊者三所以鞭土膏使之動送寒氣而迎歲時勸農之始也舊有公費載在經制其日設宴於公堂邀紳士同觀撥演俳優樂籍男女雜陳自公費裁而樂籍亦凋凌無人宴遂廢不舉但於次日送春牛芒神而已

元日

夙興燎火於院設香斗陳牲醴焚楮幣拜神祀先長幼以次稱壽親戚隣里更相拜賀俗稱破五以彩紙剪作裙衫裝女子形於五更送之街頭曰送窮媳婦出門五日俗稱破五以彩紙剪作裙衫裝女子形於五更送之街頭曰送窮媳婦出門

上元

張燈於大門外壘土為臺架炭其上而燃之間有作烟花火樹以供神廟者武職衙門於是夜舉放火砲祭火神天倉拾遺記以正月二十日為天倉凡倉廩皆照燈又以炭灰羅布地上作大小圈日別窖倉煮窩以蕎麥為丸而空其中肖窖形也至二十五日為老天倉食煎餅亦蕎麥為之曰蓋窖

二月二日

宛署記都人呼是日為龍抬頭今俗稱同之農家於是日祭龍王會飲廟曰開廟門寒食去冬至一百五日為寒食又謂之百五節即清明是也原本晉俗哀子推之死焚火一月及周東遷并州刺史見民間不烟燾歲多死者因作吊書置子推之廟



中言殘損民命非賢者意止令斷炊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地皆寒  
迓老少不堪冷食并三日罷之此寒食之始末也俗不解此第於是日携酒脯皆寒  
掃先隴間有蒸粿為燕折新柳枝  
插之曰寒食燕與作鞦韆戲者

三月三日 於櫓台上建醮設齋祀  
真武

四月八日 於崇恩寺浴俗  
佛

端陽 俗稱端午插艾食角黍飲雄黃酒多有  
携盞治具遊郊交園林竟日而乃歸

六月六日 廣記云六日曝衣曬書籍圖畫取太陽之光盡日  
而止俗不解此但多有食饅首者曰是日宜之

七夕 穿針乞巧始於柱陽武內皆然而邑士女獨不解此  
之民間遂因以為俗海內皆然而邑士女獨不解此

中元 冥類為地官校籍之辰制典是日令天下有司舉厲祭蓋亦因民俗以均惠於  
幽冥也家家擲酒脯拜祭先隴如清明以麥粿蒸作孩提狀曰粿人互饋親戚

中秋 幼者 是夜玩月以麥粿爐餅曰月餅視常用  
者圓而且大也剖瓜設菓并獻祖先

重陽 九為陽數日月並應故曰重陽菊酒花糕  
作登高之會亦令節也而俗不甚尚之

下元 携酒脯拜墓祀祖先剪紙為衣焚之隴頭曰送寒衣以此日與清明中元為三  
鬼節程氏遺書云十月一日拜墓感霜露也夢筆錄云燒獻祝先即送寒衣也

俗為近之農家於是日祭獻  
龍王會飲廟中曰閉廟門

臘八 臘凡四日而以十二月八日為勝俗於前夜煮諸豆  
和米雜以棗核為粥黎明食之稍遲則忌之曰犯紅眼

冬至 孝經說履長之賀士大夫祀祖  
先於家廟中里黨亦間相拜賀

祀竈 歲時記臘月二十四日為交年節夢筆錄交年日以酒盃供竈門謂之醉司命  
今俗以二十三日夜初滌釜濯屢設香楮餚糖又以黑豆寸草為秣馬具祭告

竈前曰送竈君上天自二十四日設酒菓香楮迎新竈君  
舊交承陰陽無忌也至次年元旦且設酒菓香楮迎新竈君

除夕 三百六旬之盡七十二候之窮貼門神換桃符供祖先節食畢闔家聚欽守歲  
兒童爭放爆竹流民小戶無墳墓者夜焚紙錢於巷口哭泣之聲相聞清明中  
元十月朔  
日並同之

災異 侯景當列之災異志

侯景當列之災異志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雁門梁亂誅蕭氏略

盡朝野僉載梁書侯景傳侯景懷湖人或曰雁門馬邑人天監中沙門釋實誌曰握  
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

小兒果懷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覆都邑毒  
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日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洲景敗奔處其言皆驗梁武帝殺

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侯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梁亂破建業武帝

餓而終簡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畧無子遺時人謂景是東昏  
之後  
身也

餓而終簡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畧無子遺時人謂景是東昏  
之後  
身也

右脩四人舊志劉武周苑君璋不入祀鄉賢

雜記

戰國 周繆王五年代地震圻長數里橫一百三十步壞民屋

魏太和二年護烏桓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圍於馬邑城雁門太守牽招勒兵赴救

軍到平城寇胥潰散比能復大合騎來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魏志

晉咸寧五年閏七月雨雹傷稼

元康五年九月雁門馬邑大風損禾明年氏羌叛十月青虫食禾葉殆盡

永興二年封拓跋猗盧爲代公琨乃徒馬邑樓煩陰館 五縣民于陘南以其地與之

後魏皇始元年八月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絡

繹二千餘里鼓行而前人屋皆震魏書太祖紀

大業四年八月壬辰雁門賊尉文通聚衆三千保於莫壁谷遣楊伯泉擊破之

唐武德四年帝問劉世讓以備邊策

于是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城降突厥患之

八年頡利與代州都督蘭驤戰新城即朔州沙河驤敗績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所破突厥傳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率本軍東討子儀遂收雲中馬邑開東

陘引軍下井陘唐書郭子儀傳

大中三年十月辛巳地震有聲壞民廬舍

元佑七年十月庚戌地震 淳化三年七月桑乾水溢

至治二年五月大同路雁門屯田旱損麥英宗本紀

成宗大德三年加封三大王號

明洪武 偏將軍李文忠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擒平章劉帖木李文忠傳

弘治十四年縣西有火塊自天而墜有聲如雷入地三尺化爲青石

萬歷三年七月水災 十一年三月地震 二十六年四月大風麥無苗六月大水壞

民屋宇二十七年秋大有 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三日大雨震電壞

民屋禾苗皆沒 三十五年十二月地震有聲先是南鄉大水禾皆漂沒 三十六年

秋大熟嘉穀一莖七穗 三十八年春大饑 二十九年歲大有 崇禎五年清天聰六年總

馬邑縣志

兵曾變蛟敗清兵於廣武 崇禎七年七月清兵至廣武九年八月清兵過境由朔州

毀寧武關人略代忻崞 聖武記天聰八年 十三年大饑斗米銀八錢 十七年疫大作七月李

自成過境

三月二十三日闖賊前鋒至縣盡拘縣鄉紳囚之首列餉簿者霍韞齋時年十八歲矣  
次日賊黨夾訊諸紳拷掠之酷有幾死而復甦生者賊命引霍韞齋前指諸紳示之曰  
孺子其不懼此乎不則盡爾家藏與我也對曰余生也晚何能豫知家藏第盡搜括之  
斯已耳勿驚吾祖母為也其祖母驚聞賊言逐罄家之所藏而盡畀諸賊是晚闖寇自  
朔起行逼近城千萬馬奔嘶之聲如怒濤澎湃徹夜不絕于耳魂搖搖其未定也天將  
曉闖寇繞城而過方命釋霍韞齋等去賊委一令一部總二塘馬駐城中令與部總居  
公衙塘馬居霍氏宅衣服飲食朝夕事之惟謹稍不如意而叱辱隨之矣其令與部總  
之成協又無容言者夏四日終闖寇以敗聞居人綁縛塘馬二人于大同始稍稍安枕

云霍氏家譜

李逆過境田大豐為鄉祭酒罵賊不屈死見馬世俊撰墓志銘

清順治四年歲饑

六年己丑大同姜瓖叛朔州軍應之王師西征縣令徐明府迎謁邑無侵擾 大饑疫  
作 康熙三年潦大水民飢陽和道督公韓溶詳請蠲賑後道缺裁歸時民攀臥流  
而送之

十一年十月雷有聲 秋七月桃李復花

十八年田鼠食禾苗形與倉鼠同而渺小精怪遍生田野道旁穴纍纍人過之則翹足  
而立食夏秋禾苗無數至三十年以後始滅 十九年旱歲大饑

二十二年十月地震壞民廬舍搖塌東城牆半面 二十八年大旱經年不雨粒穀不  
登

三十二年夏旱秋大水穀不登

雍正元秋大有年 九年二年初六日午時未刻五彩霞光遶日三匝歷未申猶隱隱  
焉

嘉慶二年巡撫將兆奎裁馬邑縣併朔州道巡檢司

道光十二年旱蝗 十六年七月霜人多餓死道光二十年裁巡檢司

咸豐二年大熟三年斗粟錢三十文 三年長變匪紅秀全建都南京十餘年始滅

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四大雨連十日房屋塌者十八九

光緒二年大旱三年大旱四年春夏斗粟銀一兩人死被野 四年大熟 六月西南

鄉高升庄一帶水災夏秋禾稼皆傷 十八年壬辰五月前旱後大雨派河水溢淹沒

十餘村十九年春大飢人多死二十二年正月地震六月桑乾河溢四關一村為水湮

溺死人男女老幼共三十七口

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初夜燈火遍野光炎異常自邑至大同北京大略相似民間先

有紅燈照之謠是年裁把總

二十六年夏拳匪到處惑亂至七月二十日日俄英德法國連軍陷京師董福祥奉皇

帝太后西幸長安道經廣武 以後取士不用八股文 二十七年和議成帝及太后

回京 是年裁外委 九月九日桃杏復花 二十八年七月瘟疫大行城關死人四

十餘口

宣統三年民軍起義帝改為民國 是年裁教官設學堂 民國七年正月鼠疫作路

斷人行馬邑被瘟者二三村

村堡

東

水磨頭

三家店

李磨疇

羅家疇

西寺院

李沿疇

南西河底

北西河底

霍家新墳村

東北

紅壕頭

大夫莊

榆林子

鄆河村

羊圈頭

沙家疇上下二村

泥河子

下寨村

南

新近疇

永安莊

河淋瀆

霍家營

新村兒

滋潤村

下關城故址猶存

羊十二莊

長潤村

青塚村 保存

里林莊

黃水河

高陞莊 <small>舊名史庄</small>	小寨兒	代堡村 <small>堡廢</small>	西君村
老君廟	陳家莊	里仁村 <small>舊名古城</small>	汴子疇
三泉村	寺頭村	十里墩	劉令史營
新寨村	白莊	姚家莊	白泉村
舊廣武 <small>城存</small>	白家園圖	高家莊	王東莊
西范莊	趙家新莊	察罕鋪	天圪堵
南辛寨	孫家嘴	油房村	王家園圖
喬家莊	劉家灣	石都莊	
西南			
小塗膏	西額寺	長城村	南曹村
北曹村 <small>保廢</small>	太平窰	崔家窪	馬邑所
北			
小泊村	吉家莊	馬跳莊	吳佑庄

西北

神頭村	東邵庄	北邵庄 <small>堡存</small>	司馬泊
陡溝兒	張家口	平易村	郭家窰
新磨村	祝家庄	安家庄	
馬邑所歸併本縣村庄			

陸家庄	大代堡	白家庄兒	大梁上村
西山遠庄			
九姑村	雙化嶺	中前窰子	正峪里村
龍泉村	井溝村	東庄村	頂家溝子
蓬卜峪	馬蘭峪	口前村	陽明溝
井兒村	對井溝	柴家塢	王家庄
東窰村	大羊泉	南庄村	勒馬溝
舖舍			



在城舖

西十里舖

三家店舖

羅家疇舖

新興舖

滋潤舖

汴子疇舖

察罕舖保廢

羊十二庄舖

北口舖

嶺底舖

里甲

本縣原編八里明永樂十年併為六里成化十八年併為四里前四里失傳其名現  
在六里

一在城里

二雁門里

三鄴河里

四豐樂里

五順義里清順治年設

六安益里

宣德九年馬邑所編為十百戶今無考

田賦

明民田

洪武年田地一千四百八十頃九十二畝六分

夏稅豆麥四千四百九十四石五斗五升四合零

秋糧粟米三千四百六十一石四斗八升三合零

馬草一萬六千五百一束每一束七斤折銀二分三厘

腳價銀一百一十一兩四錢六分八厘零

半俱銀四十兩四錢二分一厘零

鹽糧銀四十七兩三錢七分六厘連閻五十三兩七錢九分六厘

嘉靖年驛糧一千五百二十石

清原額民田二千一百七十二頃二十七畝五分

共徵夏稅秋糧馬草腳價地畝九釐驛糧等銀九千二百二十四兩一錢二分四釐零

雍正八年除歷年題豁不開外實在民田熟地共二千一百八十四頃七十七畝一分

實征民田折色銀錢共四千五百六十八兩二錢八分零內有牛犂銀四十一兩一錢七分一釐

屯田

明屯田

正統七年撥安東中屯衛遺留地土置所立屯共地一千六百八十頃

夏稅豆麥七百九十三石三斗二升一合零

秋糧粟米與夏稅數同

穀草二千五百七十五束

牛犂草價銀六十五兩六錢三釐零

清

雍正三年除歷年題豁不開外實在屯田熟地共三百二十九頃四十八畝一分實徵本色糧除官俸糧一十四石五斗一升折銀外實徵八百八十二石八斗九

升折征銀八百五十六兩四錢三釐零

半犂草官俸糧折銀一百一十四兩五錢五分零

額征土兵銀二百六十兩今之裁銀

額征本所協濟銀一百六十八兩八錢

額征宗產房課匠價銀二十三兩一錢四厘

額外帶征賓興銀二十兩

均徭銀一千五十兩二錢四分二厘

歸併馬邑所丁銀一百五十七兩又安東衛撥補本所尖丁不敷銀五兩六錢共

銀一百六十三兩

以上共征地丁等項銀七千三百五十五兩二錢八分五厘零

又征改折糧八百八十二石八斗二升

又征改折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二項折價總算在銀內

嘉慶二年裁縣併朔州均徭以歸田賦

三年被水沙壓坍河不能修復地一十五頃請豁銀四十一兩二錢一分三厘零  
道光二十七年清查荒地豁免無着銀四百一十五兩七錢三分三厘零

光緒六年續查荒地豁免無着銀六百三十一兩六錢四分四厘零  
實征銀四千九十二兩三錢五厘

歸併馬邑所屯田共地三百二十九頃四十八畝二分

共征折色銀四百一十一兩九錢九分六厘零

本色米一百九十石二斗六合內除本色豆一百一十六石三斗七升九合

改征銀七十一兩六錢一分二厘零

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 每束折銀二分三厘

共征銀二十九兩一錢三分七厘零

折色銀八十五兩四錢二分一厘零

戶口

明

萬曆年爲戶七百九十二男二千七百二十四丁

清

康熙元年編審行差人一千三百六十九丁共徵銀一千五十兩九錢五分九厘  
零以三門九則分派

以上上則每丁徵銀三兩

上中則每丁徵銀二兩三錢二分五厘零

上下則每丁徵銀一兩九錢一分八厘

中上則每丁徵銀一兩五錢五分三厘

中中則每丁徵銀一兩一錢二分三厘

中下則每丁徵銀七錢九分三厘

下下則每丁徵銀五錢六分三厘

下中則每丁徵銀四錢八厘

下下則每丁徵銀二錢八厘

屯丁

明

洪武初額官軍一千六百三十二名  
清

雍正三年裁併本縣原額人丁冊報本府現在行差人丁四百一十丁征銀一百  
十兩 內亦以三門九則分派

上上則每丁征銀九錢

上中則每丁征銀八錢

上下則每丁征銀七錢

中上則每丁征銀六錢

中中則每丁征銀五錢

中下則每丁征銀四錢

下上則每丁征銀三錢

下中則每丁征銀二錢

下下則每丁征銀一錢

至乾隆後丁徭歸田賦有地者不肯逃即無地者亦不輕去其鄉法良意美吾邑  
貧民始不貫郡封戶籍矣

起解

雍正六年起解司道府糧餉廳共銀五千八百三十一兩二錢二分三釐內有改

征米銀二千三百三十六兩四錢二分九釐米一倉石折銀一兩一錢五分共改

征米二千三十一石六斗七升七合零

改征豆銀八百五十四兩二錢八分一釐每倉豆一石折銀九錢七分共征豆八

百八十石七斗二合零

改征草銀一千四百九十二兩二錢二分八釐

以上各項改徵錢銀四千六百八十二兩九錢三分八釐

又起解銀一千一百四十八兩二錢八分五釐

留支

雍正三年留支驛站馬匹草料人夫工食等項銀一千二百六十四兩四錢三分二釐

留支官俸役食祭祀等項銀二百五十九兩六錢三分又從司庫支領不敷銀七百六十一兩二錢二分二厘

知縣員下每年

俸銀四十五兩

門子二名快手八名皂隸十六名傘扇夫三名轎夫四名燈夫四名庫子四名斗級四名看監禁卒八名舖司兵一十名

以上每名工食銀六兩

更夫五名每名工食銀五兩

吹鼓手四名每名工食銀三兩六錢

看守察院門子一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

民壯兵五十名每名工食銀四兩共銀二百兩皆給以地後民壯兵裁去地歸民間是為裁銀

典史員下每年

俸銀三十二兩五錢二分

門子一名皂隸四名馬夫一名

以上共工食銀六兩

儒學教諭訓導員下每年

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二官分食

門斗三名齋夫三名膳夫二名

以上每名工食銀六兩

廩生二十名每名銀糧銀四兩

文廟香燭銀三兩

本縣經費公支項下



春秋二祭壇廟八十兩

清明中元十月朔日三祭孤魂銀一十五兩

迎春神牛銀二兩

印刷曆日銀三兩

鄉飲酒禮銀八兩

歲貢花紅銀六兩

祭馬火神銀三兩

光緒六年後共征地丁賓興房課匠價土兵裁減等銀四千三百五十五兩二錢

額征米折銀一千四百五十八兩六錢九分二厘

額征豆折銀一百一十七兩四錢三分六厘

額征草折銀六百五十三兩四錢一分九厘

起運

戶部項下銀二千四百七十七兩四錢九分九厘

批解藩庫銀一千五百六十二兩四錢九分五厘九毫

衛所歸併起運藩庫銀七百二十八兩三錢三分一厘四毫

穀之屬

稻 近河地有之然天寒霜早多不能熟故墾種者少

梁 爾雅曰梁今之高梁是也

菽 即豆也有莞豆春種夏熟黑豆匾豆大豆江豆俱秋熟

麥 有小大二種俱春分前種之又油麥性耐寒不畏霜故近山之地播種最多俗呼油麥為莠麥者非莠  
田芻切調去聲非油也

穀 即梁也今直名為穀脫殼則為粟米亦曰小米李時珍曰今之粟在古但呼為梁自漢以後始以穗大而毛長粒粗者為梁穗小而毛短粒細者為粟故唐孟詵本草言人不識粟而近世皆不識梁也爾雅亦云梁今之粟類即穀是也有早晚大小及紫白之異種

黍 有青白黃紅四種與早晚大小之分

稷 有青紅白黑四種與早晚大小之分似今之糜

葫麻 種者極多取其籽以磨油

麻 取籽磨油取皮製繩

菜之屬

山藥 古名薯蕷但蕷薯形長而此形圓本名芋色有黃紅紫數種清嘉慶年其種來自福建盛行於今三四月下種七八月收每畝多至二千餘斤製粉麵多於豆粉藕粉者邊地貧寒賴此為養命之源

黃花蕪菜 出於本縣北山

芥 取其子為末水調食之可以疏風導氣

芹

葱

蒜 紫白二種

菠菜

小蒜 出田野間

白菜

蘑菇 生於下地味不美

韭菜 說文云一種而久不須再種也四月中乃有之

蒿苳

苦苳

甜苳 出田野間

莧

蕘蓬

蔓菁 一名蕪菁一名諸葛菜

藤蒿

蘿葡 紅黃白數種

苜蓿 又名玉蔓菁結實如碗大

地皮菜 似木耳而小生於野地

芫萎 一名胡萎發表之物小兒患痘症用水煮熬取其氣以疏風散邪

豆角 茄

瓜之屬

西瓜 五代時邵陽令胡瞻征回紇得此種歸故名西瓜喇嘛瓜黃穰黑子最香美

王瓜

菜瓜 青黃二種

葫蘆 二種青而長有稜者曰西葫蘆白而尖圓者曰白葫蘆即匏也

甜瓜

苦瓜 即香瓜

絲瓜

木瓜

菓之屬

杏

桃

李

棗

葡萄

藥之屬 依舊誌備載其名

苦參

管仲

沙參

麻黃

柴胡

防風

三棱

川芎

細辛

遠志

桔梗

蒼朮

大黃

葶藶

荊芥

地黃

芍藥

枸杞

地榆

黃芩

野菊

石膏

知母

車前

豬苓

紫蘇

薄荷

甘草

黃耆

牽牛

益母

御米

五味子

郁李仁

威靈仙

欵冬花

蕁麻子

瞿麥 即石竹

貨之屬

葦 可編席惟下濕之地始生不過三五村有之

炭 離城十餘里及三四十里北山一帶皆有礦俗雨之煤密

鹽 邊民寒苦無力食河東言監擇沙鹵廢地不成田者起土而煎之曰小鹽計鍋數以納官課自民國計斤徵稅

馬邑縣志

城與鹽同起地之鹵土熬而成之然無多也官課亦計鍋數催納

畜之屬

牛

馬

騾

驢

豕

羊

犬

貓

鵝

鴨

雞

花之屬

邊鄙異寒諸凡花卉地既不能生之人亦不樂購之如牡丹石榴薔薇無花果等間有自代州買來者皆栽植盆內冬即藏之地窖而猶不能生活云邑產則誣矣葵萱之類則雖寒地亦生

菊

葵

石竹

草花一種非竹也易生之物即覆麥

山丹

牽牛

早荷花

玉梅

即御米非梅也

金盞 黃色花開宛如盞形

丁香 花香易植

雞冠

粉團

芍藥

刺梅

萱草

十樣錦

百般嬌

海納 即鳳仙易生

拳丹

漫陀羅

牡丹

水紅花

珍珠花

玉簪 婉肖其形

薔薇

石榴

無花果

鼓子花

木之屬

槭棘 北山一帶有之

榆

柳

桑

槐

椿

松

栢

楊

檜

林檎

草之屬

蒲

萍

蘆

艾

蒿

馬蘭

蒼耳

莎草 能燻疝氣

禽之屬

雀

鴉

鳩

鸛

鷺

雁

鷓

燕

雉

鷹準

出寧化西山雖有之非邑產也

牛翅

鶉鴿

石雞

鶉鴿

青鶉

水鴨 羣飛水際

鴟鴞

鷓

馴狐

鵲

鴛鴦

時游泳於河中文鳥也每徘徊波際上下和鳴令人動關睢思之焉

獸之屬

野猪 出南山大為田害得之者有重至二百餘斤肉味遜於家畜

狼

鹿

麀

麋

狐

狸

獾

兔

鼠

田野有黃鼠一種比倉鼠稍大而毛黃其味香肥美比於閩南之竹鼠土人掘穴而得之每對可貨錢數百

蟲之屬

蝨斯

蝴蝶

促織

螻蛄

蚯蚓

蚯蚓

蛙

壁蝨

蟬

蟻

蛇

蝸牛

土鼈

蚱蟬

鱗之屬

魚

桑乾上流處有之粗如指長二三寸六七寸不等所謂鰕也土人編柳為罟於河中取碎石子砌為兩壁由寬而狹安罟罟口每月明夜魚順流而下取之如寄其有大重數觔者則鐔也味不亞保德州之

石花然在淵泉最深之處尋常人不能見不可以餌釣邊人不習網罟取之無術惟入夏以後遇雷雨漲漲為洪水所衝激而出或有於河岸拾得者則盛暑之際逾時則餒

蝦 金龍池黃道泉細蘆灣小泊水草茂密處皆有之然細纖不堪食

蛇魚 長至二三尺徑圓寸許不能長有

馬邑縣志卷二

官師志

舊志曰師者民之宰士之宗也政治之得失教化之淳漓係焉馬邑官師古籍剝落無從述矣有明定員定職咸正罔缺而題名久無記石中間類次年紀多有差訛姓名湮沒失傳者亦有焉至於守禦諸司職司戎馬則於例宣並載云

舊史氏曰輿圖備賦均設官分職以次及之其有治行高等俎豆千秋若名宦所載斯表表者已用風有位取冠篇首其他歷述其名遇有善政可書者則書之無可書者第述其名而已惟是有官則必有署攸躋之堂體統森然而後可以條分縷析事上潔賓寓之館恤下籌積貯之所學校以揆文武備以奮武要之治民事神其大端焉惟留心經濟者為能樽節愛養修廢舉墜生前去思歿後廟食為名宦是不獨萬姓之所瞻依而實亦百神之所妥侑也故名宦始廟寺終作第三卷

官績

府志

方略

戰功

忠節

政績

蒙恬 方略

馬邑縣志

蒙恬其先齊人蒙驁之孫為秦大將軍始皇二十三年恬將兵三十萬北擊匈奴畧取河南地築城始置馬邑縣累土為山植榆為塞因地置險威振朔漠

見朔志邑志缺石寨一人

灌纓

婁敬 府志方略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上說上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即日車駕西都關中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敬復往視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脊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以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解高帝回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日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

史記列傳漢廣武城今縣南

四十里古城村建安廢

案漢兵已踰句注械敬廣武此廣武當在馬邑代志以為陘南之廣武則誤邑之祀公亦以在廣武故也舊志云止列其名於宦祠之中宦蹟不載今奉祀有年而未審其宦於馬邑者曾居何官又云漢高帝六年九月冒頓入馬邑圍韓王信信使于北求解帝疑其有二心乃賜信書讓之信懼遂叛入北七年帝自將討信于馬邑將軍周勃樊噲夏侯嬰灌纓等皆從征至白登之圍以陳平計解始罷兵其行師以不殺為武邑人感之故俎豆至今不輟云

樊噲沛人累功封武陽侯 府志名宦戰功

夏侯嬰沛人 府志名宦戰功

周勃 府志名宦戰功

周勃沛人從高帝以功遷太尉又與樊噲同討韓王信陳絺攻下馬邑降下蠶人收復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代郡九縣別將斬信于參合豨奔靈邱擊斬之封絳侯益州馬邑

馬邑縣志



按益封馬邑句見通鑑信爲馬邑名宦矣

右西漢三人

牽招方略 前志無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魏文帝踐祚拜右中郎將出爲雁門太守郡在邊隅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送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直羅侯及判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招遂自出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下關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判亡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苦鹹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林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和二年獲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

於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檄到豫軍踴躍虜卽恐佈種類雜離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兵以比能狡猾議使守新興雁門二牙門牙門官名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豐征討未及施行會疾卒魏志本傳

案漢陰館故城一名下館城寰宇記云朔州有陰館城是也去廣武舊站十餘里地本秦樓煩鄉前漢爲雁門屬縣後漢爲雁門郡治後魏於此立平齊郡隋置桑乾鎮隋書王智辯討劉武固圍桑乾鉅陳孝意傳云戰于下關城下是一地也方輿紀要陰館城在雁門北續通典後漢雁門

雁門郡治陰館今句注山北下館城是此通井水苦鹹所謂改邑不改井也如代志謂在陘南之古城村絕無苦鹹之水漢末匈奴擾亂城邑荒蕪建安十八年曹操鳩集塞下遺民立新興郡陘嶺以北之縣並移而南方輿紀要云僑置魏志招牽傳仍繕治陘北故下館城後魏明帝詔又移置廣武于陘南金史地理志貞祐三年割朔州之廣武隸代州

古雁門關卽太和嶺亦曰惡陽嶺宋靖康二年金人劫欽宗帝后自鄭州面北至代度太和嶺卽其地也在句注由嶺所謂陘嶺之險者方輿紀要雁門關舊名句注亦曰西

陘在今關西數里案元史百官志太和嶺設千戶所後廢通志今廣武舊站卽魏所  
徒郡治金故縣也一廣武營今名新廣武明所建雁門守禦所也隋改廣武爲雁門  
縣右魏一人

盧謏 方略

盧謏太原刺史劉琨從事中郎琨爲太原刺事每逢秋提兵防馬邑以城小難聚兵命  
謏廓其城就漢新興郡改爲新昌遷五縣之民發牛馬萬餘開荒種地後琨兵敗王敦  
誣以賣國奪官謏從海道上疏辨琨寃至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宰相賀循奏還琨官封  
謏次子羣爲司馬郎中謏爲行營尙書屯兵鎮新昌世襲其爵子孫遂家焉  
右晉一人

趙璞 政績

趙璞大業十三年馬邑縣丞御賜俳魚袋見古馬邑清陽鍾造字

楊廓 政績

楊廓馬邑太守也大業二年帝至雲州發河北十郡男丁鑿太行通道達於并州過雁

門邱和獻食甚精以和爲博陵太守至馬邑廓獨無所獻帝不悅由是觀之則廓之廉  
靜宜民不以諂諛媚主可概見矣

王仁恭 政績

王仁恭上邽人煬帝大業九年突厥數苦邊乃出恭以光祿大夫領馬邑太守會始畢  
可汗寇馬邑令三部長勒兵而南時郡兵不及三千仁恭簡精銳設奇擊破之後又寇  
定襄仁恭復破之其校尉劉武周素蓄異志乃殺仁恭以判

右隋三人

李靖 戰功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偉具文武才幼有大志仕隋爲殿內直大業末爲馬邑丞  
多惠政及民唐高祖擊突厥樹功塞外靖察有異志上急變于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  
已定京師將斬靖靖大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亂乃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壯而請釋  
之過太原以劉文靖援引始仕唐武德初上平蕭詵大策上命從李孝恭討平之度嶺  
招撫馮盎等詔受嶺南撫慰大使檢校得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率兵南下所過關侯

苦延見長老示以禮義宣布恩威遠近悅服貞觀四年二月突厥部種離叛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克汗脫身遁磧口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防絕漠然卒以降靖以三千取定襄古未之有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進封衛國公圖像凌煙閣出人將相可謂大行其志者矣先是在隋爲內直時楊素附其床曰卿當坐此素之識靖過于紅拂女遠甚年七十九薨諡曰景武

王忠嗣 方略

王忠嗣華州人大同節度使父海濱官至天安軍使叱蕃人寇以先鋒殺賊戰死時忠嗣年九歲名訓入見玄宗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將稍也賜名忠嗣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屢從征代累功拜京金吾衛將軍河東大同朔方節度使北討奚怒階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北進軍磧城營木刺蘭山談虛實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于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徒清塞精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寒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能持重拜河西

隴右節度權朔方大同河東佩四將印勁兵重鎮控制萬里當世號爲名將

李克用大同軍節度其先本西突厥別種世居沙陀姓朱邪氏父赤心憲宗時歸唐居五原後以五原近回鶻徙居定襄神武川之新城懿宗時赤心以討龐勛功拜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成蔚州禧宗時會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克用爲留後表求勅印朝廷不許因克用據雲中以昌國爲大同節度使令克用無以拒國昌不奉詔入雁門寇忻代逼晉陽詔河東詔義合兵討沙陀皆爲所敗復以李琢爲朔蔚等州招討討國昌幽州節度使季可舉討克用大破父子走亡韃靼居陰山克用與達旦置酒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國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雖能老死沙磧耶會其叔季友金從陳景思入援京師說景思遣使詣行在召國昌父子爲帥以牛代北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于是國昌守代州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討黃巢大破之收復長安功第一時克用方二十八歲于諸將年最少兵勢最強諸將畏之一目微眇人謂之獨眼龍兵皆黑衣每征討賊憚之曰鷓軍至矣輒避之中和

四年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鉅晉陽昭宗時封晉王子存勗滅梁有天下爲後唐追贈太祖

右唐二八

案平城之稱大同始于元而定于明以前並無此稱自唐至遼凡大同人物事實爲今之大同者誤矣

張敬達 忠節 前志無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子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徒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譟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徒敬瑭鎮天下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馬步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帝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瑭將馬邑安元信朔州安審信爲敬瑭齊太原 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

暴至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耶律德光自雁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呼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遠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子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轡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至追至汾而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萬餘人敬達收軍柵者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趙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塞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崗阜四面互以毛案掛鈴爲警縱火往來敬達軍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節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日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耶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靖達死哀其忠遣人葬之 五代史死事傳

後唐一人

右秦漢至後唐名宦一十五人

齊壽

齊壽蠡縣人由監生弘治四年授知縣事禁職凶徒撫安善類蓋令之才守兼優者民到於今稱之

張文燧

張文燧懷安縣人由監生知縣事嚴毅忠誠故吏畏而民懷之致政而歸士民思其澤不衰

王一鳴

王一鳴齊東縣人由舉人嘉靖間知縣事性秉溫厚政尚寬利訓生徒以振士風開河渠以固城郭士民賴之感頌不忘

王嘉

王嘉霸州人由監生知縣事蒞任清動政尚嚴明訓誨生儒士多其賴裁成者

岳汴

岳汴延安縣人由舉人知縣事善政民愛之包砌城垣厥功尤天為建生祠於西甕城

內石碑尚存

宋子質

宋子質山東昌邑舉人萬曆二十三年以左遷知縣事重修邑乘表彰前賢築文峯台以啟文明建龍王廟以藏風氣留心民社加意致養蓋良吏之罕其儔者

邱澄清

邱澄清字依山蓋屋舉人天啟五年知縣事為政以德居上不驕士民翕然尊之而風流淹雅逸致翩翩簿書之暇酷嗜吟咏與朔州牧伯翁兆吉鄭翀羽山陰大戶劉澹之更唱迭和哀集成帙曰雪朔草三雲唱和集騷壇旗鼓齊驅並駕所著芸窗類編更極天性之奧侍御霍韻衢先生為序而行之於世

右明七人

劉克望

劉克望直隸永平貢生順治元年知縣事當鼎之初留心民瘼以朴實率下不事煩苛邑人至今感之



張汝濬

張汝濬北直昌平州人萬曆二十九年知縣事雅重文學作育士類邑自嘉靖戊子而後凡數科鄉舉無人萬曆癸卯侍御霍公以麟獲書霍方爲諸生時家窶甚恒舌耕于外間報之日公爲捐俸助建贈台三楹以鼓勵讀書者之志氣云

徐明弼

徐明弼蕪湖進士順治四年知縣事少年精敏探莢課士造就功多己丑姜逆之變朔馬以鼓惑煽禍弼挺身扣壘爲和碩親王所優禮大兵西指先朔州而不卽攻下馬邑者弼於中有以調停而挽迴之也故邑免於屠戮之慘皆由弼保全之力也以卓異行取戶部主事累官陝西督學道

上官任

上官任陝西人順治九年知縣事安靜慈良於民無擾

趙映斗

趙映斗直隸遷安進士十五年知縣事秉心塞淵以勤儉率俗布袍革履淡如也至若

嚴猾胥侵相之禁却園戶日疏之供寬猛得宜故民不擾而事以集因註誤去士民惜之

王日新

王日新寧海人由拔貢康熙三十六年知縣事政尙嚴明士民懷之則建預備倉傲

佟毓秀

佟毓秀奉天旗舉人康熙十八年知縣事靜而不擾嚴而有體士民德之未幾以迴避西路同知之同宗者改補河南園始去

杜如銅

杜如銅號又篁浙江會稽縣人由卓異學博擢知馬邑康熙二十八年初下車歲大饑錫念切民瘼自倡勸賑供兵雲中事事爲下里裁省雖上檄嚴督不爲動但曰馬邑百姓官窮實穹而已未幾以例捐陞戶部福建司主事

劉世朝

劉世朝奉天旗人康熙三十三年由山東萊陽縣丞擢理馬邑縣下車之始值錢糧改

征米豆草束朝稔知邑有逋糧痼弊乃集五里父老千庭逐口而清釐之能完與否俾自供承能者勒限連納其曰不能者藉其田令戶族甲里之人種地認糧是年考成竟得如額次年春有乘糧完而欲復其業者以嘗朝朝不惟不許且痛創之由是正賦無虧以久廢無烟大之墟茲日漸成洞落者惟朝清釐之力也至於剛毅不阿御諸胥吏法不少克尤得爲政人體體乎爲政未久未及期而遽以憂歸

### 秦擴

秦擴直隸曲周進士康熙三十九年以大同知縣丁憂服闋補馬邑下車之始見井里蕭一念切痾據綏催科而急撫字喂養驛馬草料俱公平採貢老不虧價日用新炭舊例取之科歛者擴獨發銀平價而衣服飲食崇尚節儉大有布素之風其遇奸猾乃復裁抑之不少俊借長以政平訟簡民獲安堵越二年捐捧舊修文廟又纂邑志

### 董命

董命字伯謨介休縣人康熙三十五年任訓導按命定囊素封也不慕通顯屈就一毡于首藉滋味甘之如飴履任之後時以大義勗諸生道重師嚴挑達者望而歛迹或同

列中有偶相齟齬者命一以平心處之人無能復犯爲念馬邑舊稱發科之地比年士風頹惰人文不振于是重捐已囊鼎新 文昌神祠又同秦邑候倡修 文廟捐助多金毫無吝色將所云樂與人爲善者非斯人歟余深服公之制行剛方面又能輕財尙義足重使世之擁厚貨竊榮名硜硜於緇銖之較而不知名教綱常伊誰之責者聞公之風宜汗流浹背故於編纂之次聊紀其梗概如此卽以質之公論雖曰不然

### 宗秉彝

宗秉彝縣丞于洪武八年創建察院規制井如亦佐貳之才而且賢者也第未審承缺裁于何時舊志略其官因沒其名今附錄于此以見官之崇卑不一而但有一行之善一事之勤討論之下必常表而出之以傳示後來不忍聽其泯沒云

### 訓導

杜翰藻

太谷縣人光緒二年署捐俸助修文廟復慨縣誌殘毀不全加意釐訂思欲捐貲重修因振篆未久而不果士論惜之

馬振海

稷山縣舉人光緒五年署甫接篆即捐貲倡者修理學署至課士有法尤不惜勸勉焉邑之聖人廟鐘鼓俎豆蓋闕如也更欲捐廉增仙云

右清十四人

案舊志馬邑名宦漢至唐五人照府志添秦之蒙恬漢之周勃唐之王嗣忠三人若趙  
 樸見之殘鐘若漢樊噲夏侯嬰晉劉琨唐郭子儀石雄宋楊業明李文忠徐一范八人  
 雖有馬邑事實而官非馬邑者不敢以府之名宦為邑之名宦也可列僑居又閱前史  
 有本馬邑名宦而府志不載者亦錄之若後魏牽招晉盧諶唐李克用張敬達四人牽  
 招雁門太守在邑之下館城虛誣提兵防馬邑同守土之吏李克用張敬達官於馬邑  
 之大同軍也又有馬邑事實而府志亦不載者亦錄之若漢杜茂郭涼隋陳孝意唐元  
 普李大恩劉世讓宋潘美薛超八人可列僑居以上共名宦二十二名  
 舊志明至清名宦止六人而無宋子質邱澄清徐明弼張汝濬上官任趙映斗王日新  
 佟毓秀杜如錫劉朝世泰擴董命一十三人者邑志止於康熙府志成於雍正康熙四  
 十年至乾隆官斯土者皆失傳如訓導有杜瀚澡馬振海亦入名宦乃當時之公論共  
 名宦二十一人  
 以上秦至今共名宦三十六人  
 僑居

杜茂寓賢

杜茂字諸公南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建武二年封苦陘侯七年詔  
 茂屯田廣武以備胡寇後漢書本傳

郭涼寓賢

郭涼建武九年雁門太守守公文右北平人身長八尺氣力雄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  
 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擊彭寵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邑便封修後漢書  
 杜茂傳

案漢雁門太守本馬邑之官但舊志不書今列之僑居

右後漢二人

劉琨琨府志戰功

拓拔猗盧封代公以封邑去國懸遠從劉琨求旬注陘北之地琨乃徙馬邑陰館樓煩  
 繁峙崞五縣之民於陘南以其地與之魏書穆帝紀

右晉一人

陳孝意客將

大業十三年劉武周友雁門郡丞陳孝意與虎賁郎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關城敗績俄而武周來攻孤城無援糧盡孝意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隋書陳孝意傳

右隋一人

元普 使臣

元普雁門人突厥攻馬邑馬邑豪苑君璋返保恒安請降高祖遣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君璋執普送突厥 唐書苑君璋

劉世讓 客將

劉世讓字元欽克兆醴泉人唐武德初召授廣州總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侍有馬邑為之地耳如使勇將屯郭外厚犒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降城下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經畧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城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汪為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識無逆謀乃厚其妻子 唐書列傳

郭子儀 府志方略

郭子儀華州人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充朔方節度使遂收雲中馬邑引軍下井陘

李大恩 客將

李大恩代州總管武德四年頡利與苑君璋合寇雁門大恩擊卻之明年大恩上言突厥饑馬邑可圖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盛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戰沒 唐書突厥傳案新城在沙河魏置

石雄 志戰功

石雄徐州人少為牙校敢毅善戰氣蓋軍中累功除壁州刺史兼朔州刺史雄選沙陀李國呂及契苾拓拔雜虜二千夜發馬邑旦登振武直搗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迫至殺虎山 今殺虎口

右唐五人

楊業 客將

楊業太原人初名劉繼業太宗賜姓楊幼倜儻任俠善騎射事北漢割崇至建雄軍節

度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為無敵劉繼元降太宗召見業大喜授代州刺史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陁出由小徑至雁門北口南向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仍判代州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雍熙三年大軍北征為雲應路副都部署運拔雲應寰朔四州遷其民於內地會契丹復陷寰州業力戰陳家谷口被執不食三日死 宋史本傳

潘美 客將

雍熙三年二月以忠武節度使潘美為雲應路行營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出雁門三月潘美自西陁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遷刺使趙彥章 或作辛 以城降進圍朔州應州並降之四月辛丑克雲州五月曹彬師大敗于岐溝關召史闕命潘美還代州徒雲應寰朔吏民分置河東京西會契丹復陷寰州楊業護送遷民遇之苦戰力盡為所擒守節而死 宋史太宗本紀楊樂傳契丹十餘萬復陷應州業謂美曰今遼兵密告雲朔守將俊大軍離氏州日令雲州之衆我師次應州梁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壯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騎士援于中路則三州之民保萬全矣王侁沮其議曰傾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劉文裕亦贊之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勞也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逼撓不戰得非有他志

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將行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子此張步兵張終為左右翼以援僕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之不然而無遷類矣美知其與性領麾下矣陣于谷口自寅至巳住佳人行託邏台望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為即領兵離谷口矣不能致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卻光象力戰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率帳下士力戰馬重倡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不食死長不延至亦歿焉

薛超 客將

薛超遼州平城人乾德初應募為虎捷卒從伐蜀錄功補虞侯累遷神衛軍都校雍熙三年從潘美北征至雁門西陁路與契丹遇力戰敗之追至寰州斬首五百餘級超連被創流血濡甲縷部分軍士白若乘盛抵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還加馬步軍頭領澄州承練使卒 宋史本傳

右宋三人

李文忠 府志

李文忠盱眙人曹國長公主之子太祖之甥洪武二年八月李文忠出雁門敗元遊兵于馬邑擒其平章劉牲穆爾進至白楊門 注白楊門住花平府馬邑縣北 天雨雪已駐營文忠引數騎入山觀察欵有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日固元兵果乘夜來却文忠令堅壁不動實明



馬邑縣志

敵大至以二營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擒其將圖魯卜俘戮萬餘人窮追孟克桑而還

徐一范府志忠節

江南蕪湖進士由禮部郎中遷左衛兵備道受命時已知姜送之變猶必兼程入境者因任徐明弼令馬邑蓋志切匪躬欲藉此以圖恢復耳乃事出非常比至馬邑城下竟為亂挺擊傷乃賊所密布也

右漢至明僑居共一十六人

曹變蛟

崇禎七年七月清兵侵人山西曹變蛟北援遇於馬邑之廣武與戰大敗之見明史漢宋皆然唐增尉元增達魯赤花改令曰尉尹如故增置典史儒學各置教諭訓導本縣文獻無徵自漢至元職官俱無可考所不沒者名宦灌婁王李數人而已今據府志補錄之明興改尹曰知縣縣丞各一員後裁丞典史一員儒學教諭訓導各一員廣武驛驛丞一員後裁老家營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後裁把總馬邑所幸印一員鎮撫指揮

千百戶不等吏目一員清朝定制知縣一員典史一員教諭一員後裁去康熙十六年復設與訓導分食一俸訓導一員欽依守備一員康熙五年移駐朔州本縣改為把總一員馬邑所等官因裁所並裁知縣

遼

趙彥章寰州刺史見宋史 趙鈺文林郎太子校書守兼馬邑縣尉主簿二人見碑記

金

程舜卿字借紳登仕郎武騎尉馬邑知縣天會十三年任

元

尹智字仲器供俸郎馬邑縣知縣大德三年任

薛朝元馬邑縣主簿以上見碑記

已入名宦者茲不重載

季德洪武年任修學有功

吳國貢洪武八年任創修縣治

劉談直隸人

張俊正統二年任

劉經河南人

安和成化八年任

孫恩馬邑縣縣尹兼管諸軍境魯勸農事

王庭秀馬邑縣長官

張聰弘治年任

陳達遼東人

王功陝西人

劉悅河南舉人

高彤陝西舉人

吳滋陝西人

韓魯山東人

何崇信直隸人

羅輕山東人

周廷傑山東萊陽縣人

苑侃直隸人

呂應春直隸人

倪雲鶴直隸人

趙德佑邠州人嘉靖三十七年修縣治

李允中直隸人

張臻河南舉人

王濟洙直隸人

宗鏞陝西舉人

陸陽河南舉人

史策遼東人

王梅河間府人修舉社學

王道獻縣舉人

魏克頊元氏縣人監生

李英山東人

趙承芳無極縣舉人萬曆八年任建縣治牌坊增修更舍學宮

陳文獻長安縣舉人萬曆十三年

顏卓魏縣舉人十八年任

施為霖東安縣人監生十九年任

王日新寧河人拔貢十一年任建預備倉

康徵衡水人二十七任

張德山東齊河人拔貢

賈尙志北直固安人

馮橋北直保定人

季道一陝西成寧人

趙珣北直人

劉蘊河南鄭州人拔貢

李騰蛟涿州人天啓年任

孫光先陝西人崇禎年任

賀奎光陝西人

賀瑤光宣府人

劉士鄆復州人

朱勤勞河南宗室也

阮振益字節菴浙江人監生康熙三十六年任政尙嚴明

右明知縣四十八人

王之垣浙江舉人順治十二年任詩文淹雅勤子課士

楊金聲孝威縣人由學博遷陞知縣為古文詞甚富康熙元年

朱兆綱號人菴福建惠安縣舉人康熙五年任雅負才名廣于交接

許初學江陝西人以學博陞知縣事康熙十一年

陳熔河南浙安縣人由進士康熙十三年任簿書叢脞猶嫺嫺為舉業家言

白璋陝西人監生二十年任

王從儉浙江人監生二十一年

王霖福建清流縣人拔貢原任吳縣降調改補康熙三十五年任被撫台陽公劾

李申中字閩推號強菴陝西綏城進士文林郎乾隆四年任

張克緒乾隆十二年任創建東城樓內有碑記

李鵬舉乾隆元年任

勞啟鑑教習貢士浙江石門人雍正十一年

袁大選雍正五年任

右清知縣可紀者一十三人

陳廷璋字子遠民國元年任靈邱縣人

牛凌霄榮河縣舉人民國二年任

王垂統字正一民國二年任廣靈縣人

郝延禮民國拔貢民國五年任

陳開榮直隸祁縣人字少泉民國三年任

蔡壽禱字子湄浙江人

警佐

馬邑縣志

姚汝華字縉雲民國元年任

王秉公字純仁民國四年任

裁縣併州

知州姓名多遺亡

曹森進士嘉慶 年任

許昭德江南人進士道光七年陞任朔州有常生祿位神生

王恂道光 任

王炳燐字芸閣安岳舉人道光三十年任著有飲冰山房詩鈔

陳鏞字桂舫廣西臨桂縣舉人咸豐十年兩任朔州

姚官澄字鍊江順天涿州舉人同治十年兩任朔州有巧德堂常生

姚啟瑞字縵雲福建監生光緒九年兩任朔州有常生祿位生主

徐樹璟湖北孝感舉人光緒二十七年任

慶廉漢軍旗進士光緒二十九年任

盛鍾襄浙江人監生光緒三十年任

何慶珽浙江人拔貢宣統元年任

余培森字松崖安徽舉人民國四年任土匪入境有守城功

崔鎮岳字劍五汾陽人貢生民國六年任

補遺

蔣渡字樹存吳門人康熙戊戌進士以校對官選貴州慶陽令悉苗人風俗著有黔苗竹枝詞雍正 年陞朔州知州兼署馬邑知縣手書師嚴道尊縣區學宮至今猶存

典史

明

王鑑磁州人

王朝佐臨清州人

苑傑永清人

孟傑德州人

趙雄延安人

陳廷誥陝西人

梁世美蓬萊縣人

喬萬富平縣人

李僑安肅縣人

劉級徐州人

彭守教北直隸人

吉璠華陰縣人

洪道中直隸人

孟序初恩縣人

孫邦彥山東人

張宮陝西人

劉天爵陝西人

楊君望朝邑縣人萬曆二十年任

樊光圃霸州人

李惟善丹徒縣人

潘士賢通州人

程慶元合肥縣人

廉進秩平陰縣人天啓六年任

張信

清

金必典江南人

沈日盈浙江人

宋玉浙江人陞孟縣主簿

李天楨山東人

陳致中浙江人

馬應錫江南人

陸世瑞浙江人

吳屏翰浙江人

周毓傑陝西人

凌元洪浙江人康熙十三年任後卒於官

王天祚陝西同州人康熙二十年任佃儻不羈善事上官以丁憂去改補河南臨漳縣卒於官

姜繼業

字敷茲蒲州人康熙三十二年任饒有吏才上官器之奈邑小俸治糞殮不給惟佃耕民田以自應而已三十九年以沾喪去後改治河南之官陽縣王聯登字捷校山海清人康熙四十年任

馬邑縣志

右明清典史三十七人

教諭

明

李 聰 雄縣人

唐 勝 鳳陽人

謝 晏 慶都縣人

劉 璋 陽城縣人

陳 寧 海豐縣人

趙 爵 完地縣人

張 榮 臨清州人

王永裕 武功縣人

李 善 晉州人

李 玳 海豐縣人

馬尙德 萬全右衛人

俠良謨 高陵縣人

王 機 賓州人

唐 元 齊河縣人

戚世登 安州人

張克忠 閭鄉縣人

胡 璉 固城縣人

李騰霄 黍城縣人

羅廷璋 霍州人

申 道 山西人

楊思之 遼東人

張 典 南陽人

張澤民 直隸人

程鵬萬全左衛人 萬曆年任

鄭光祖 陝西人

任 貞 陝西人

馬化龍 保德州人

孟時芳 城武縣人

王繼文 曲陽縣人

韓國彥 廣平縣人

郭育才

石而瑾 蒲州人

馬呈文 漢中人

張 棟 孝義縣人

季先榮 河南人

李文秀 山陰人

賈應龍 平順縣人

裴愈顯 陝西人

季秉何 霍州人

季芳桂 太原人 甲午中式

高禮起 曲沃縣舉人 己亥中式

衛周甸 猗氏縣人 自此教教諭缺

張心錦 字裴宣 臨汾縣人 康熙十六年復設剛滅遠衛教授

張體壯

字慎庵 曲沃縣舉人 康熙二十四年任 四十一歲陞四川長壽知縣 潛心理學 探其微 與於制藝一道 允醇乎其醇 諸生之攻舉繼者皆奉為宗匠云

趙申祥

字容舒 汾陽縣人 康熙四十一年任 景象煒 字仲昭 猗氏縣人 由壬子拔貢 康熙四十四年任 按公何東名士也 家貧 學富中丞 衛爾錫先生 極禮重之 方選今職 年已七十餘矣 時奉新例

右清教諭四十六人

除遷教職官員必驗試文藝 通年力未衰者乃准給憑赴任 有說公者曰 何不於脚色中少寫十數歲 公笑曰 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 吾平生不欺寧以一毡自昧其齒耶 及藩伯而詰公 年幾何 公直以七十三歲對 其志行耿介 如此楷模 多士自見師嚴道重云

訓導

明

- |             |          |         |
|-------------|----------|---------|
| 李鼎靈石縣人      | 杜森       | 崔倫直隸人   |
| 張鑑直隸人       | 惠璧蒲城縣人   | 牛珣磁州人   |
| 王寶鉅鹿縣人      | 張仁齊東人    | 文舉寧夏衛人  |
| 苟廉陽信人       | 閻景陽高陽縣人  | 劉鼎祁州人   |
| 李棟趙州人       | 馬萬程定州人   | 許汝端東安縣人 |
| 郭廷棟平鄉縣人     | 高彥臣振武衛人  | 高冠解州人   |
| 弓邦衛寧縣人      | 翟仲爵懷來縣人  | 李萃芳忻州人  |
| 鍾邦望河曲縣人萬曆年任 | 楊時暢漢中府人  | 崔鈿安陽縣人  |
| 李應昕猗氏縣人     | 阮夢麟長子縣人  | 郭士俊絳縣人  |
| 周三讓霍州人      | 高其讓萬全右衛人 |         |
| 清           |          |         |
| 楊大觀曲沃縣人     | 楊復初安邑縣人  | 張騰輝河曲縣人 |

時逢泰清源縣人

張令聞

譚所毓翼城縣人

董駿烈太谷縣人

李因侶孟縣人

王鼎祚洪洞縣人

程迺績武鄉縣人

李世振趙城縣人卒於官

李連元陽州人

董命字伯謨介休縣人康熙三十五年任按公定陽素封也

曲就一詆於首藉滋味甘之如飴履任之後詩以大義勗諸生道重師嚴狹達者望而斂跡或同列中有偶相齟齬者公一以平心正氣處之無能復犯焉念馬邑舊稱發科之地比年士志頹惰人支不振於是重捐已囊鼎新文昌神祠煥乎改觀其功德絨在碑記可考既而邑侯素公倡修聖廟公捐助多金毫無者色及今誌之修公復首倡慨捐五金以佐剏爾之費將所云樂與人為善者匪斯人耶

右明清訓導共五十九人

訓導自康熙四十年後曆雍正乾隆嘉慶無一知之者

- |                                  |                               |                                   |
|----------------------------------|-------------------------------|-----------------------------------|
| 衛鍾元 <small>道光二十年任損壞馬邑縣志版</small> | 王兆昌 <small>太原人道光二十八年任</small> | 李春榮 <small>太原舉人咸豐年任著有風土絕句</small> |
| 頡賡揚 <small>祁縣人同治年任</small>       | 靳良臣 <small>夏縣舉人</small>       | 榮全義                               |
| 季戊辰 <small>同治十年任霍州人歲貢</small>    | 史紀 <small>武鄉舉人光緒元年任</small>   | 馬振海 <small>稷山舉人見鄉賢</small>        |
| 吳觀亨 <small>介休舉人重修明倫堂陸教諭</small>  | 杜翰藻 <small>太谷人拔貢見鄉賢</small>   | 阮高揚 <small>稟貢</small>             |



馬邑縣志

守備

張鳴舉 絳州舉人司鐸馬邑三次先後一十六年士被甄字立臣

張鳴桂 汾陽舉人光緒二十八年任以潞訓導裁缺

元

谷琳鎮守使至正年任

明

袁增鎮撫使弘治年任

張鑑本所千戶

季淮大同指揮

周勇左衛指揮

郭琳右衛指揮

吳鎮大同指揮

許鎮大同指揮

馬芳大同指揮

王輔大同指揮

銘大同指揮

王招大同指揮

陳恭右衛指揮

朱璋天成指揮

張璽平魯指揮

韓鎮大同指揮

董璽大同指揮

孫安靈丘指揮

王浩大同指揮

王貫大同指揮

蔣譚真定指揮

李璋大同指揮

薛桂保定指揮

李世爵偏頭所指揮

邊大振山陰千戶

張世英 寧武指揮

時爾直 沁州指揮包修城池著有賢勞

楊培 應州指揮

楊一名偏頭所指揮

閻金臯直隸武進士

莫如德宣府武進士

席仲仁左衛百戶

聶蘭右衛指揮

馬紀宣府武進士

孫承賜陽和千戶

宗世相右衛千戶

鄭國珍陝西綏德州武進士

王之都寧山指揮

季國忠右衛指揮

王國綱大同人

陳大亨北直指揮

王士俊右衛指揮

張文憲定邊人

趙文質右衛人

徐鎮都朔州人

劉復戎山陰人

張于魏大同人

宋德隆大同人

林祐北直人

朱國英大同人

陳大同人

郭朝輔濟陽人

尹繼甫鎮西人

白養貴榆林人

清

王佐宛平縣人順治二年任

季廷樞定州人

羅君詔陝西人陞九江遊擊

劉熊江西人

楊於鼎 北直武進士康熙二年任嫌馬邑僻小營幹移駐朔州尋以尅餉被鎮臺趙公良棟刻去營制之磨楊作備史自此敢為把總

馬邑縣志

右明清守備共五十七人

把總

清

徐

浙江人康熙五年任山朔州改任

侯登鳳

陝西籍大同人行伍

王思理

應州人行伍以病解職歸

陳

志

江南人以武舉署職卒於官

艾勇義

陝西人字常侯由辛酉科武舉人委署康熙三十九年任教諭有方兵民相安

所官掌印

明

陳國謨千戶

鄭建邦千戶

揚金千戶

張勳鎮撫

袁至忠鎮撫

陸甲鎮撫

沈廷章百戶

顏綱百戶

夏天臣百戶

鄭承勳百戶

方勳百戶

所吏目

明

蕭大經霸州人

王一忠直隸人

李瑾山東人

孟萬倉直隸人

萬世庫臨清州人

潘謨浙江人

馬豸陝西人

李齊東山東人

韓東藩河南人

周承儒三原縣人

公署

縣治

在城中大街土迤西南向明洪武八年知縣吳公國貢創修前堂三間東西庫房二間吏舍六間儀門一座退堂五間東西耳房各二間西廂房二間退堂後住宅三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廚房三間寅賓舖三間在儀門外東土地祠一間在賓館西圍園一所在儀門外西大門一座嘉靖壬子知縣王公嘉巳未知縣趙公德祐相繼重修萬曆九年知縣趙公承芳建牌坊一座於大門外匾曰古賓州增修吏舍為十六間又建大堂簷厦三間戒石坊一座豎甬道上  
康熙七年知縣朱公兆綱建書舍三間於退堂之東移牌坊於大南臨街康熙二

十年知縣白公璋改建住宅為五間康熙二十七年知縣王公從儉重修堂厦工未畢三十四年知縣王公霖乃覆以瓦久廢

典史衙

在治東贊政廳三間東西皂舍各二間大門一座廳後住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二間東書房二間

康熙二十年典史王君天祚建南書房二間二十六年典史姜君繼業改建為三間久廢

察院康熙五十年改建文昌祠

在治東明洪武八年縣丞宗公秉彛創建大門三間儀門一座東西角門二座大堂五間東西皂隸房各三間退堂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牌房一座在大門外東廂曰肅寢貞度萬曆二年冬十月灾署縣事本縣教諭胡公璉重建三十二年知縣宋公子質建正廳一所於院大門外之稍西道南以備迎侯祇謁內正廳一間有半小南房三間門樓一座以上兵據舊誌書之今俱塌毀雖片瓦寸水鮮有存者按清

順治年間其規制猶如故為巡方使者與兵巡諸道按部駐節之所故有司歲加修葺自巡與道臣奉裁而察院遂漸就傾圮矣然而木石磚瓦猶在也迫康熙三四年間乃盡取察院木植為各衙門馬棚皂舍桿橙爨新之用今止餘一石碑豎荒土之上間有使客經臨非假館於佛寺旅店即逼奪乎紳第民房噫典廢之際感慨因之矣康熙癸未知縣事秦公擴日擊邑中財用艱難不能遽興大工故惟倡捐清俸先修

聖廟而於諸公廨姑緩之以待民力稍舒漸圖修復但恐地之久而因廢以至於沒也爰命吏丈量舊基詳諸廣狹四至各誌於其左

察院坐落大街道北自大門至儀門長七丈闊四丈東至廩生霍維城西至監生霍邵南至大街自儀門至後堂長一十八丈五尺闊一十大北至與史衙東西至與上同

官廳又名小分司坐落院南稍西長六丈闊二丈五尺北至官街東至廩生田邵模西南俱至貢生田邵機

分司

在治東大門一間儀門一間前堂退寢各二間皂舍廚房各二間明萬歷二年知縣趙公承芳增大門儀門各為三間皂舍廚房各二間今俱廢為瓦礫之場

康熙癸未春知縣事秦公擴量記舊基記一十五丈闊六丈南至官街北至縣治之寅賓館東至監生霍炸西至縣治

接官廳

在縣西門外大河岸南大門三門二門一間正廳五間廚房二間萬曆三年署縣事本縣教諭胡公璉因邑人棗府儀賓張一貴捐瓦房八間場地三畝初巡後於天啟二年為河水浸壞今俱廢

廣武驛

在西門外大門上為樓房三間二門一間正廳五間退堂三間左右廂房各二間馬神廟一間徒舍三間今俱廢並地基無考

草場

在治西北空地而已康熙癸未春知縣事秦公擴量記舊基長二十六丈五尺闊二十丈西北俱至城牆東至馬邑民霍烜南至監生田郃相民間認墾間種年久

養濟院北房三間據舊誌書之久廢

倉儲

預備倉此正縣倉也萬曆年知縣王公日新建今廢

民國四年委員鄧出售矣

軍儲食此所倉也在治東北大門一間東廩七間西廩十間北廩十間倉鄉廟一間創建無考今止存東廩六間南廩三間本縣一切征政積貯糧石俱在此內

學校

舊志曰學校關十習而世道否秦因之故學之不可以不興也學興則才育才育則化敦化敦而治亦隆矣馬邑雖當邊鄙而士子近多携髻當必有待其所藉於學者匪淺鮮也可弗誌乎至于蒙養始教亦聖功之不可缺者故隋于後

聖廟

在治西創建無考正殿三間明弘治辛酉冀北道陳公寬命縣令增而爲五東西廡各五間戟門三間卽大成門門之南十數武爲櫺星門三間外爲照牆其泮池與省牲齋宿之所碑箴之亭概未有也遵制于春秋仲月上丁日祭

先師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先儒清康熙十六年知縣阮公振益畧加修葺康熙二十四年頒御書萬世師表扁額于正殿之猶二十九年奉旨立下馬牌子櫺星門外東西各一而三十三年頒發御製

清聖祖

至聖先師孔子贊 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緩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邇前徵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之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禹湯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道斯之失傳也久又後之人

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關里景企滋深敬擗筆而爲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推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玉振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繁亦巖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羹墻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懿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邇涼洙泗景躅居虞載曆庭除式觀禮器擗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端高萬仞夫子之堂敦窺其藩敦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顏子贊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應萬德來卒能化而齊其樂一  
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資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與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康熙四十一年知縣秦公擴以 聖廟年久漸圯捐俸倡修訓導董公命極力贊勸之闔縣紳士亦量有捐助修理正殿兩廡戟門外而至於櫺星門照牆並經補修於是一時煥然改觀庶幾美富可藏焉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當大比士於鄉知縣事秦公擴深慨邑人文不振捐俸創建

泮池一座於櫺星門內鑿地深入八尺闊倍之長四丈以石爲成磚砌其上共用石百車磚一萬有奇經始於春二月落成於夏四月圓橋疊樂風氣一開盛舉哉博士弟子員應知所鼓舞而憤發矣

同治十年大雨牆垣盡圯邑紳霍百齡姚璉勸捐重修越五年而工始竣啟聖名宦鄉賢三祠規模皆大于舊牆垣悉易以甃

啟聖祠

舊在儒學儀門東久廢明崇禎六年邑人太學生霍公毓芳捐貲於正殿之後建祠三楹周圍繚以垣門額一座今漸圯避制於丁祭日教諭先時致祭

康熙四十一年知縣秦公擴日觀場毀不堪修理

聖殿門墻畢物力已不繼乃復行倡捐補修躬親督理工料之費雖則重修而實同創建焉

魁星樓在櫓臺上遵制於丁祭日致祭

文昌祠

一在城上東南角樓一在聖廟之西正殿三間東西翼以廊二門一座門外東西房各三間大門一座樂樓一座在大門外近南遵制於丁祭日致祭清順治戊戌辛丑園中書霍公之瑄侍郎田公喜霽因禮園得第各有所增修康熙二十八年邑庠生田喜霽霍炯因 聖廟西祠年久漸圯倡捐督修有碑記見藝文中 康熙四十年訓導董公命因 聖廟西祠爲雨水所浸損祠內廊房并圍牆半已崩毀公獨力捐修復稱完美有碑記見藝文中後移之察院

名宦祠三間

在聖廟戟門外東遵制於丁祭日致祭從祀神位拜官師卷首  
康熙四十一年知縣秦公擴倡捐重修因舊牆四面皆土坯壘砌故易損塌乃易之以磚庶幾堅而可久

鄉賢祠三間

在聖廟戟門外西遵制於丁祭日致祭從祀神位詳人物卷首

康熙四十一年邑紳雷燦暨弟貢監霍焯霍炯霍焯侄廩生霍維域公同捐資助

修 聖殿外因鄉賢一祠其父中者公於戊午年曾一修補今復漸圯念此祠爲鄉先達諸公血食之地而又其家累世祖考俱在從祀之列於是獨力認修易土壁爲磚墻期於堅實可久時燦在長子學博任於往來家書中力主其事諸弟侄亦克有同心而辦料監工則焯身任其勞云

儒學

在縣治西聖廟之東元至元間建明洪武二十四年知縣李公德重修正統二年知縣張俊成化八年知縣安和俱有增葺明倫堂三間東賢房三間曰博文西齋房三間曰約禮弘治辛酉冀北道陳公寬令以東南空地兌民間址開學門大路創建號舍十四間庖廩各三間萬歷十年知縣趙公承芳因廟學中爲民居所隔請動贖銀五十金俾民他徙買其地聯廟學於一處重修大門三間增東西齋房爲十間敬一亭三間在明倫堂後藏御製四箴等碑儀門一座左右角門各一座大門一間萬曆二十二年知縣王公日新爲砌甬道

康熙十七年知縣阮公振益重修東西齋房仍各五間西齋房與廟東廡背向相

聯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地震大門儀門俱塌毀不堪

教諭宅 久廢

在明倫堂西正房三間康熙十七年間教諭張公心錦改敬一亭為住宅康熙二十年教諭張公體壯建書舍二間於明倫堂之西北

訓導宅

在博文齋後正房三間年久破損不堪樓遲康熙三十五年訓導董公命於學外賃屋而居光緒五年馬振海創建敬一亭三間正房三間東西配房各二間內外整齊民國元年馬邑分治縣署權駐於此

書籍裁訓導後無一存

易經十二本

書經九本

詩經十一本

禮記九本

春秋七本

性理三十本

四書九本

誥律二本

勸善書八本

五倫書四十八本以上失毀無考

孝經衍義一部共五套三十本康熙三十年教諭張公體壯捐置至四十二年陞任時交代存學

十三經注疏前後漢書晉書南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後周書隋書

南史北史唐書五代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共二十六套朔州學堂借去

祭器

錫邊十四

錫爵十七

銅爵二十以上惟銅爵存係進士武公文捐造上各鑄武名

士額

明

洪武初制廩膳二十人宣德二年制增廣二十人

治間始設附學不限數廩膳每人給廩食月米六斗洪武十五年定日米一石折銀一兩優免地糧二石人二丁增廣附學無月米優免與廩生同

清

順治十三四年康熙二年廩糧優免俱奉裁扣止存廩生膳夫銀一十二兩零康熙二十四年間四川巡撫姚公締虞具題部復奉

旨准復間糧三分之一儒童允附舊額歲科兩案每案取一十二人順治十八年後以歲兼科止進八人康熙十二年復行科考進取如歲考例兩案共進一十六人武生原進不拘名數進無定額

前清文武並重自順治十八年以後新進之數與文生同惟科考不與焉

康熙四十一年頒御製訓飭士子文令募石學宮其文曰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殺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帥儒加意庠序近復慎問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樸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田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學功源委有序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墻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經之談取友親師悉化橋

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凌孤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脫褫樸濫竊章縫返之於哀能無媿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二年登造東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祖爲具文玩愒勿傲毀方躍治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

之責者並宣傳集諸生多方重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 學田

本縣學田坐落鄆河等里

共地三頃四十七畝五分

共租銀四兩一錢六分

以前奉文起解充餉康熙二十二年部復科臣許公承宣具題奉旨免解准酌給廩生與士之貧者

又按其地屬鄆河里坐落城村地名不等城西老圪塔地十五畝城北壩外等地九十畝李沿疇河漕地六十畝新村兒南北角等地一頃八十二畝五分此外另有額地三十五畝坐落城西十五畝城南二十畝因邑小士貧學書一役每招募不前則書寫無人公事不辦議給此地以充辦寫文移紙張筆墨之費

### 社學

舊誌云在治後久廢知縣王公梅於萬曆五年買治西民間隙地建廳房三間東西房各二間大門一座今亦廢地基在文廟西牆外

康熙四十年十月內奉 巡撫噶公諱禮檄行通省爲特飭廣建義學以敦治化之本等事內云義學卽古社學 朝廷念民間俊秀子弟不能延師讀書者詔有司廣行教化以作育人材山右民多椎魯各有司酌量州邑之大小村落之多寡設立義學若干處印官會同教官選擇品行端方文理明通者延爲社師凡童蒙到學令其識字讀書教以跪拜揖讓洒掃應對之節又必先讀小學講明義理俾知長幼之序孝弟之本忠信篤敬之言行不得以故事空文塞責其營建館舍支給餼廩雖無正項經費然鄉村多寺廟旁屋添置購葺費不甚奢卽館穀之需亦歲不過十數金惟良有司加之意而已蒙此知縣秦公擴竭力奉行因縣小民貧物力艱難乃苦心籌畫查出久荒無主田地招墾租種以充社學廩餼之用期於永遠可行共地四頃設立義學共四處

在城



三官廟義學一處

給地一頃坐落城南地五十畝 城北地五十畝

在鄉

霍家營龍王廟義學一處

給地一頃 坐落本村地二段每段三十畝  
坐落北曹村地一段四十畝

新磨村河神廟義學一處

給地一頃坐落吉家庄地一段十畝 一段六十畝 一段三十畝

陳家庄龍王廟義學一處

給地一頃俱坐落富家院一段四十畝紅岸地一段六十畝

續纂邑史氏曰社學久廢撫軍噶公飭行之可謂留心教化矣秦侯委曲籌畫謂非能奉宣德意者哉先是檄下郡邑時余不肖方司鐸漳源不揣非才冒具條議一詳與宣講鄉約款日徑達之撫軍台憲其畧曰義學之建已奉憲牌飭行而其所難者惟生儒之不得其人與廩餼之並無其項耳夫生儒匪人則以奔競者流或

借社師之名以為結交官府串通衙門之地廩餼無項則以有司官既不便額外科歛又不敢那移虧空每奉上行大抵以虛文塞責者居多如鄉約所故事但懸數扁於道口寺廟之門額曰東路義學西路義學而已及按其實而絃誦之聲寂無聞也間有延一學究老生充社師者而終年不給館穀以致舌耕寒儒慨俯仰之無資嗟進退之兩難者往往然矣義學廢弛職此之故然事窮思變豈遂無策而處此誠如憲牌所云第一要緊在生儒之選必州縣官於明倫堂同教官紳矜選擇老成端方公論僉孚者當面保舉議定每年束修若干按季從實支給然後隆其禮貌延之西席至於開館之後再責令各該管教官承下鄉講約之便親詣各鄉社學查看幼童共幾人寫過字模何如讀過小學幾篇拜跪揖讓之節有無習曉按月稽查勤惰分別勸懲如此則不患生儒之不勉力教讀矣若夫廩餼所出查各學俱有廩糧學田此二項錢糧從前均裁解充餉於康熙二十四年荷蒙皇恩浩蕩准復支給廩糧以給廩生自無庸置議學田奉文分給廩生貧士查廩生既有廩糧將學田似不必再行分給而專以給之貧士貧士似亦不必濫給

而專以給之義學教讀之貧士飭行各地方官清釐學田租課勿聽民間欺隱或租課有屬教職經收者嚴飭教官不許侵漁將學田一項作永遠義學之用庶不致以朝廷有用之租賦而置之無用之地惟是無學田之州縣或查取無主荒地招募開墾成正官率同寮屬首先倡捐募衆置買以實心行實政在賢令長仰體憲意奉行之善耳是否允協伏撫上裁申呈撫軍去後蒙批藩臬兩司檄行通省議復而泰侯之所委曲區畫者乃卽余詳中墾荒之說可見秉懿之好人有同心天下事於偶難措手之時雖芻蕘工瞽亦不無一得之見也敢錄此以爲後之有心世道擔當名教者敬效他山之助

### 鄉約

舊史氏曰社學之設用以教民鄉約之講所以化俗均有司者責耳教化之意同故鄉約宜附載於社學之次先正云鄉約於保甲相表裏保甲弭盜之善策也然鄉約實行則盜不用弭何也先有所化之也我皇上煌煌令諭十有六條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百姓者至矣盡矣有司以月朔望日宣講久已著爲令典康熙四十

年冬巡撫噶公諱禮檄行以印官在城講解鄉村不能遍及責令州縣衛教職官員沿村遍講每員頒給新鐫鄉約全書裝訂整齊各一冊俾隨地選用諸生內聲音洪亮詞氣懇切者率領於本屬四境村庄遍行講說務期家喻戶曉每講一週教官仍卽具文徑報本院以憑稽查勤惰分別獎戒等因備仰各儒學遵行余不肖時備鐸漳庠奉行恐後因冒具條議八款徑羣撫軍蒙憲批獎檄行藩臬兩司會同糧道議復通行闔省內一欵請照職康熙二十八年纂修長子縣誌書規式將聖諭並講約事宜檄令通省遇修誌時一體紀入以重王言以廣王化蒙此允行在案今編纂次及固宜拜手稽首而特書之

### 聖諭十六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和鄉黨以息爭訟  
尙節儉以惜財用  
黜異端以崇正學

篤宗族以昭雍睦  
重農桑以足衣食  
隆學校以端士習  
講法律以儆愚頑

馬邑縣志

明禮讓以厚風俗

務本業以定民志

訓子弟以禁非為

息誣告以全良善

誠窩逃以免株連

完錢糧以省催科

聯來甲以弭盜賊

解讐忿以重身命

本縣約所共六處

在城二處

崇恩寺 西關龍王廟

每朔望日知縣率眾會講 秦公擴奉行尤力

在鄉四處

東羊圈頭

西新磨村

南霍家營

北吉家庄

每月每鄉教諭導分行赴講二次

武備

守府民國四年委員鄧

出買

近東門大街南向大門三間儀門一間左右角門一座正廳三間東西椽房各五間東西書房二間又東書房三間廳後住房五間東西廂房六間原老家營守備官衙門今奉裁為把總駐劄焉

守禦千戶所

所守府西大門一間二門樓一座正廳三間所裁久廢

吏目廳

在治東北大門一間正廳三間後廳三間東西廂房二間所裁久廢

旗纛廟

在守府東大門一間廟廳三間

演武場光緒年廢

在東門外稍北正廳三間牌坊一座東為將臺康熙初年猶存今廢並木植磚瓦一概消亡非司戎者責而誰之責耶

乾隆甲申千總陳諱全體天鎮人也仍踵舊址建箭廳三楹其人勤慎明敏值營







崇 聖 祠 祀 位 圖

昌聖王伯夏公  
裕聖王祈父公  
肇聖王木金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啟聖王叔梁公

先賢孔氏

先賢顏氏

先賢孔氏

先儒周氏

先儒程氏

先儒蔡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孟孫氏

先儒張氏

先儒朱氏

先師祭文惟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屬文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辟雍鐘鼓咸恪薦於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籩豆茲當仲春秋祇率彝章肅展微忱聿將祀事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春秋卿

崇聖祠祭文惟王奕葉鐘祥光開聖緒盛德之德積久彌昌凡聲教所覃敷率循源而溯本宜肅明禋之典用中守土之忱茲屆仲春秋聿修祀事配以先賢顏氏先賢曾氏先賢孔氏先賢孟孫氏尙饗

樂譜

迎神昭平之章

大哉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萬世之師祥徵麟紱韻答金絲日月既揭乾坤清夷奠帛初獻宣平之章 子懷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載其香斯升

亞獻秩平之章 式禮莫愆升堂再獻嚮協鼓鏞誠孚疊獻肅肅雍雍譽髦斯彥禮

陶樂淑相觀而善

終獻叙平之章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思樂惟天牖民惟聖時若彛倫攸叙至今木鐸

徹饌懿平之章 送神德平之章

社稷壇在西門外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久廢

風雲雷雨壇在縣南河岸春秋仲月致祭久廢

先農壇在縣城東郊雍正五年知縣袁大選創建廢

厲壇在縣城北

玉皇廟在北城上久廢

城隍廟在城南街規制頗備有司朔望行香土人以三月二十五日祭賽

北嶽廟在東門外光緒年廢

三官廟在城東南隅久廢

真武廟在檣台上土人歲以三月三日建醮

關帝廟在東門內大街之西有司歲以二八月五月十三日致祭

二八月祭文

祭文惟神星日英靈乾坤正氣允文允武紹聖學於千秋至大至剛顯神威於六合仰

鑒觀之有赫示明德之維馨茲當仲春秋謹以牲帛庶品用申祀祭尙 饗

民國立袁大總統改爲

關合祀廟

拓跋三大王廟 在神頭村西洪濤山之下舊廟中元魏至遼之碑修廟者作柱下之礎余知有四碑而不能取金天會十三年重修元封爲王明改今稱按台愍帝建興三年封代公拓跋猗盧爲代王

至拓跋珪改國號魏因傳有拓跋公主飲金龍池之水而生三男其次者能伏桑乾之龍又能與雲雨弭風電水旱之灾故建廟肖像而祀之祈禱屢應邑令程舜卿勸民重修元封王爵曰廣濟曰溥濟曰洪濟大德三年詔加封廣濟曰靈應廣濟王溥濟曰孚應溥濟王獨洪濟無所加相傳至今有司歲以二月十八六月十三日致祭鄉民亦有獻物醴者祭告者多爲祈免于雹灾云

祭文惟神拓跋肇基桑乾效靈鍾山之秀得地之靈興雲茂績施雨宏功潤民之髓

代天之能禦災捍患順甫調風某等欽承帝命謹牲帛庶品用申祀虔祭尙饗

蒼山大王廟 在青塚村

龍王廟 一在西關今廢一在東門外南桑峽二水合襟處北岸上明萬曆三十六年知縣宋公子質建公通地理家言與建文筆峯同一意也和傳其時年屢豐登文風亦彬彬乎稱盛

高龍王廟在沙家疇俗傳王姓高

馬王廟一在東門甕內一在馬廠內

聖母廟在縣治西北每四月八日香火雲集爲邑人所祠之所

鄂國公廟

一在東城上久廢一在司馬泊金龍池之西岸規模壯麗往年巡方使者歲一按臨必詣廟祭告隨巡道廳諸公一時雲集故廟中碑碣題咏甲於一色有司歲以九月十七日致祭

祭文云惟神碧波鐘秀桑乾效靈龍池降馬

勇絕羣三翻奪一稍義辭婚呆等 欽承

帝命謹以牲醴庶品用申虔祭尙 饗

龍祿寺卽水圍寺在司馬泊

崇聖寺在治東大街北

增禪在洪濤頭村西南

白雲寺在鹿峯山俗名第六峯山在縣南五十里朔州進士姚師錫修白雲寺碑記

恆嶽之南雁關以北有數峯綿互其間峯峯接連俱占勝概而鹿峯尤據諸峯之勝中有古寺號曰白雲向北面佛殿三間十王殿二間東關帝觀音龍母殿二間南韋陀殿一間口中鐘樓禪室俱備寺外兼圖山神土地祠曆康熙乾隆兩次重修建造未詳憶

創修之始或以地僻人稀之境不可無梵宇往來之應歟抑以雲山縹緲等于閭曠必有神祠以肅觀瞻使人無往不生其畏敬與特歷年已久漸就傾圮爲可惜耳夫事之肇造在數百年以前者卽一邱一壑片屋數椽苟有所關皆不可廢况茲山與恆嶽雁關相表裏而寺以白雲名又于煙霞浩邈之地爲諸靈爽所式憑顧可任其頽而不爲之所也爰是峰之環列左右者于道光辛丑年公議重修煩工庀材始于三月初六落成于五月十三殿宇神像俱較美備莊嚴外又親設龍王四位斯誠可以繼創修之志而足生後人之慕效無已矣抑人更有取焉山各有主主各有屬或謂是山隸于代郡修之者宜惟代人茲乃令寧武朔州馬邑代郡之人而共襄厥事斯固山之名勝足繫人思抑非託諸神呵護之靈足感人敬畏之心亦安能遠近居民羣焉竭資以成功于勿替哉至于喬木參天清泉濬地凡與寺迴令映帶者每足供人清興而修之者志不在此卽余所取而記之者亦不贅及也是爲記

馬邑縣志卷之二

人物誌

舊誌曰夫繩劍不必其莫邪銛鋒也繩人不必其紆朱拖紫也馬邑多賢豪隱顯不同其負異懷奇有足多者故自漢唐宋以來或勳業之著或德行之淳或節義之全雖其任質蹈志各以彙別然僉足以勵世云

舊史曰氏賢材不擇地而生邑雖蕞爾聞人達士間世一出文信國曰歿不俎豆其間者非夫也則鄉賢重己乃有當時未及公舉後人不敢私人若漢之周黨以隱德高唐之尉遲恭以功烈顯明之張名世以死節著之數公者詎不足側宮墻之一席分俎豆之餘饗乎鄂國幸有專祠明太祖錄入祀典而周與張二人猶未也則所藉以傳者惟典策之存討論之下舉鄉賢不及祀之賢統名曰先賢應歷述之以並傳不朽耳若乃發策抉科處爲名士出爲名臣士君子誰不有志而奈遭遇之異時因顯晦之異致帷夫行己有道進身有階者概以次列諸簡編雖行伍吏員既登仕籍亦附之用以表前徽勵後進也顧名思義亦存乎其人焉僑寓

遷徙人雖易地而文學事功其源流固未可以理沒若方伎羽流舊所闕者仍闕之至於貞婦節女從層層霜雪中煉出一段堅貞至性維綱扶頽功不在名卿鉅輔下又烏可聽其湮沒而不彰與嗚呼燕趙之間多悲歌慷慨之士山高風猛地氣所鍾由來久矣丈夫生而克自振拔或立德或立功於鄉為仁人孝子於國為忠臣賢士將使綸綍褒之棹楔榮之雖當百世一杯之土馬鬣久封面猶令人追想慨慕於不忘也豈不美哉豈不美哉故以鄉賢始墳墓終作第四卷

府志云歷覽郡矣志其志人物恒以入祠從祀者則名之曰鄉賢其不入祠者則另標名目而不敢以賢稱不知祀典之失實也久矣鄉之賢將以其人而賢之乎抑僅以其祀乎如以祀者為賢則未祀者舉皆不賢乎要未可為定論也朔郡所屬朔州馬邑舊志所列鄉賢頗多遺漏總之局於從祀也故余編次人物不論入祠與否而總區為三首忠孝立德也次事功立功也次文行立言而兼立德也三不朽備即不言鄉賢而鄉賢於是乎畢該矣且其人曾列名史策不應與草木同腐然或乘時竊位而片善無稱或才本雄豪而大節有虧則名之曰散材猶大水之

不中繩墨也而未殿之以列女者蓋巾幗而鬚眉固人物閏餘而亦無成代終義云爾今以時代先後紀之分注忠孝事功文行於其下

漢

荀彘事功

荀彘馬邑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衛青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前漢書本傳事迹載朝鮮傳茲不備錄

案明一通志荀彘列遼東名宦府志並劉武周聶壹苑君璋輩俱列之馬邑散材傳則不倫矣當列事功

聶壹散材

聶壹馬邑豪士也武帝元光二年六月將屯將軍大行令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不可帝卒從恢議使韓安國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約單于入馬邑斬死囚頭懸城上示之俟其不疑然後縱兵急擊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擊其輜重於是先遣壹為間亡人匈奴曰吾能斬馬邑令



不以城降財物可盡得也單于信之將十萬餘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怪之及攻亭得雁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以漢謀告單于單于大驚引兵出塞曰吾得尉史天也以爲天王漢兵追至塞勿及王恢等以便宜罷兵帝怒下廷尉恢自殺漢書本傳

王霸文行

王霸字儒仲邑之廣武人少有清節王莽篡漢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尙書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漢書逸民

傳唐書宰相世系表霸長子殷中山太守食邑祈縣其後爲烏九王氏之祖次子成九世孫澤字季道雁門太守生親爲太原氏之祖

王霸

王霸字元伯爲漢戶部尙書避王莽之亂棄官歸後從光武起兵至卜曲陽傳聞王郎兵躡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津吏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光武使霸往視霸恐衆驚散乃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果合因獲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後追斬王郎於散

鄆爲騎都尉討虜將軍建武四年七月奉詔同捕虜將軍馬武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蘇茂救之馬武爲茂建所敗犇過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捕虜無救其戰自倍賊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謂軍吏曰茂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邀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茂建不得戰乃引還建於道死茂奔下邳九年詔遷上谷太守備匈奴明帝五年追論中興功臣以公爲第十三人圖像雲臺

漢書本傳

周黨譚賢府志文行

周黨字伯况家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禮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於宗族悉免遣奴婢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及讀春秋聞復讐之義遂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尅鬥日既交刃而黨爲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與歸養之數日方甦既悟而去避王莽之亂徙居太原與同郡譚賢伯升雁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託疾杜門賊暴縱橫滅殘郡邑惟至廣武過城不入以黨賢人

之里也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去澠池復被徵不得已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省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之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夷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延黨不以禮屈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採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帝以示公卿曰自古聖王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放歸嗚乎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成黨之高者光武也自後終隱澠池著書上下篇與會稽嚴子陵齊名後漢書逸行傳

荀恁文行

荀恁字君大少修清節資貯千萬父越卒悉散財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縣光武聞恁名節相率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

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後漢書申屠列傳序

右西漢二人東漢四人而益以周黨傳中同郡之譚賢爲五人案山西一通志載廣武有隱逸王霸而無雲臺功臣之王霸考之通鑑系潁川人邑志錄隱逸而類及之府志沿襲其誤久矣雖不刪去知元伯非馬邑人也

府志云王霸周黨二人似當爲朔郡人物案漢之寧朔鎮在甘肅懷朔鎮在吳喇忒旗此地無朔郡不當云朔郡人

三國魏

張遼事功子虎 統

張遼字文遠少爲郡吏并州刺史丁原召爲從事繼以兵屬董卓卓屬呂布曹操破布於下邳遼被縛操釋而將之數戰有功遷裨將軍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乃說豨降遷盪寇將軍遣屯長社操征張魯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以備吳先是操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者函邊曰賊至乃發已而權發兵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孫權

至張遼李典二將軍出戰樂將軍進守護軍勿得輕動諸將疑衆寡不敵遼曰我遠征在外此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氣乃可守也乃夜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明旦披甲持戟陷陣殺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直衝入權麾下權大驚望見遼所將兵少復聚衆圍之數重遼直前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出權軍披靡遂奪氣乃撤軍退走至逍遙津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凌統扶權出圍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權持鞍緩控親近監谷利於後着鞭遂得超渡賀齊率兵迎權歸入船合肥圍解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有也拜征東將軍進爵都侯官丕嗣位轉前將軍封晉陽侯卒於江都諡曰綱侯子虎嗣爲偏將軍卒子統嗣

案府志云公爲聶壹之後以避怨改姓今城東十五里之大夫庄其故里也鄉人張氏者卽其苗裔歟

右二人

北魏

朱 瑞事功 父惠行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父惠行爲太原太守多惠政敦厚質直爾宋榮引爲大行臺郎中除侍中瑞雖爲爾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魏主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歸封樂陵郡公卒諡恭穆

北史邑志缺見朔州志府志此時馬邑稱代郡

乞伏周事功

乞伏周爲魏銀青光祿大夫

右二人益以惠行爲三人

隋

乞伏貴和事功

乞伏貴和乞伏周之孫慧之兄也聲望亞於慧以軍功封王爵一門二王時稱貴顯

乞伏慧事功

乞伏慧少慷慨有大節文襄時累遷右衛大將軍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兄貴和又以軍功封王一時貴顯無與爲儔周平齊授開府畿同大將軍拜攸飛右旅下大夫及平尉回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拜曹州刺史曹

民舊多奸猾隱匿戶口簿籍恒不以實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突厥屢冠慧嚴烽燧謹斥埃蕃族憚其名不敢犯境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隋書集傳 府志云父將軍與此異 節文襄時累遷右衛大

劉武周 散材

劉武周本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母趙嘗夜坐見若雄雞光爛地飛投其懷感而娘生武周驍勇善騎射初為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愛遇令總虞侯直閣下盜仁恭侍兒懼覺伏誅因隋末天下亂乃椎牛縱酒大言煽眾與其徒張萬歲等斬仁恭擁眾作亂北附突厥封為定楊可汗僭號帝建元大興上谷賊宋金剛為竇健德所敗率眾來歸兵威大振遂取晉陽拔滄州關中大震後為秦王世民所敗武周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等皆降世民武周走死

案通鑑大書劉武周起兵者與義也隋書集傳武周奔突厥為突厥所殺書劉武周走死者不與突厥以殺也

苑君璋 散材

苑君璋唐書本傳曰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初從劉武周武周武兵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撥取三關所向風靡此迨天命非人謀不可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來甲深入無鍾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縱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朔州引眾內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即與共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為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唐高祖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滿政勸君璋曰突厥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眾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眾不忍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唐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克敵贖罪高祖遣雁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眾携不即決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反之召眾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強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怒投書於門



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見  
頡利歸知將亡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邑五百  
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隋書集傳夫君璋歷職  
所在未詳何  
地何官乃有惠稱何不以惠異地者惠桑梓耶芮國之封其於自取富貴則得矣因突厥攻陷馬邑然則馬邑亦  
安賴有此人哉

苑言揚 單雄信

舊志云皆馬邑豪也其事迹一無所述今按苑言揚史不數見事實未詳單雄信據通  
鑑所載隋大業十三年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論事當斬出亡於瓦崗爲盜同郡單雄  
信徐世勣往從之韋城在直隸滑縣東南有韋津隋書單雄信本傳爲曹州濟蔭人其  
文互異然鈞非邑人也考大逆不道之侯景叛奔石晉之安元省亦皆馬邑人也討逆誅叛自有國史正  
宜無取乎邑乘之瑣瑣爾彼三人者舊志既列其名未便輕於刪去故著此何仍  
附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折衷而論定焉

右隋四人

唐

尉遲敬德 事功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公赤虬颯颯勇絕倫隋大業末初與尋相等屬劉武周將宋  
金剛秦王世民與戰屢破之金剛食盡比走世民追及於呂州敬德與尋相舉介休永  
安降世民得敬德大喜以爲右一府統軍將其衆八千與諸營相參武德二年尋相等  
復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山告世民曰敬德勇甚今既囚之心必怨  
望不如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後耶立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  
義氣相許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人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  
表一時共事之情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率騎萬餘猝至圍  
之單雄信世充驍將也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  
德翼世民出圍會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  
報之速也賜以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擒王充平劉黑闥敬德戰功尤多敬德善  
避稍每單騎入敵陣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反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  
稍目負忌敬德之能謀與較勝負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九年建成  
元吉密謀殺世民以金銀一車贈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



積金如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敬德與長孫無忌高士廉皆世民腹心於是互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喋血之變坐二府者百餘家將盡沒人敬德曰爲惡者止二人今已伏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乃普原之貞觀六年上人慶善宮宴羣臣敬德時以同州刺史預宴有班在上者敬德怒叱曰汝何功位吾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嘗非之故與卿等共保富貴俾子孫不絕鄉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沮醜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目修飭無致後悔敬德由是知懼十三年二月以敬德爲鄜州都督上曰人每言卿反何也敬德對曰臣從陛下身經百戰今之存者鋒鏑之餘耳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癩瘡上流涕撫之一日上謂敬德曰朕將嫁女於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貧賤久矣亦不失夫婦情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上嘉之而止以征突厥功授涇州道行軍總管曆鄜夏二州都督普封鄂國公圖像凌煙閣晚年益自晦戢謝賓客關觀沼奏清商之樂餌雲母之粉間居十六年至顯慶三年而

後卒年七十四贈司徒諡忠武陪藏昭陵

案王會新編公會爲徐州牧水患方愍公因勢利導免陷溺徐人逮祠至今猶祀之其他州邑所在祀公者亦多馬邑之有公祠也則以獲馬於金龍池之故又先邊烽多驚之秋公屢示神威以捍牧圉雲郡士子數科皆點額歸明神宗己酉分校楊憲幕中恍覩公像是科獲雋各二人英靈赫濯見之碑碣者曆曆可考而其實公鄜陽人也昭陵在今陝西醴泉縣俗稱朔州木家寨石碣峪下無忌村爲公之居處邱壠者蓋訛傳云

後唐

周德威 忠孝子光輔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事晉王李克用爲遊騎勇而多智能望塵知敵衆寡夾寨之戰李嗣昭被圍於潞州梁遣康懷正築壘穿蚰蜒塹內外斷絕晉王以德威爲行營指揮使救之梁遣李思安代懷正更築重城號夾寨德威日以輕騎抄其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攻之晝夜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閉壘不出

未幾晉王薨莊宗嗣位思安攻路州益急莊宗親征帥德威等發晉陽時五月乘大霧進兵直抵夾寨鼓譟而前梁兵大潰南走失亡將卒以萬計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臨終呼嗣昭旭小名語莊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以吾此意諭之若昭圍不解吾死不瞑目莊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永甚力既克與嗣昭相見懽好如初論功拜振或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事德威老將知兵其狀貌雄偉而笑不改容人見之者皆凜凜如也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先是梁軍圍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官刺史曉將陳章號夜叉乘白馬披朱甲出入陣中聲言必欲生致周陽五莊宗戒德威曰陳夜叉欲得汝以易刺史宜謹備之德威曰彼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將戰德威微服雜卒伍中戒部下見白馬宋中者佯走避之陳章挑戰兵姑交德威兵故退陳章奮稍來追德威伺其過揮鐵鎚中之因生擒章以獻德威雖已爲大將而常與士卒同馳騁於矢石之間方劉守光之僭號於煎也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嶺守光饒將軍珪將兵萬人與德威遇於龍頭崗珪珪於陣中望見撫威曰此周陽五也乃挺鎗馳騁追之德威佯走度珪珪垂及側身

少却珪馬方馳不可止德威縱其稍過奮擣一擊而珪墜馬遂擒之如擒陳夜叉焉其臨敵決幾善戰類如此每勸莊宗無輕敵急門王景仁之敗至橫尸數十里非德威抑馬力諫未必能取勝也至天祐十五年莊宗合幽滄邢洛之兵大舉伐梁十二月朔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已聞梁殺其排陣使謝彥章別將孟時澄侯溫裕復以謀叛聞莊宗喜謂一戰可勝遂毀營而進夜宿護柳陂德威曰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勿輕發王宜按兵不戰德威請先以騎兵擾之使不得休息至暮乘其疲困可一舉滅也莊宗以爲怯遂引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遂與梁戰梁軍小敗犯晉之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俱戰死莊宗還營與諸將相持而泣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令父子至此哭之甚慟及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響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爲燕王其子戰死外仍有名光輔者累官至刺史云

唐書集傳

今城東十里之紅河頭公故里也

右唐至後唐二人益以德威子光輔爲三人

宋

黨進 事功

黨進幼給事魏帥杜重威愛其淳厚宋初轉本軍都校進出戎行形貌魁岸每環甲冑毛髮皆翬開寶二年從征太原九年以侍衛都指揮使與潘美等復率兵伐北漢北漢主念求救契丹乃還師宋制掌禁兵者悉書其數於挺上記焉太宗問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挺以示之曰盡在是矣帝以其樸實愈益重之累功擢中武節度卒贈侍中宋書集傳

案進本馬邑人而舊志誤入名宦中今改錄於此又考宋史太平興國二年起居舍人辛仲甫奉使報遼遼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不可勝數味斯言也得毋以其未學而少之歟抑故作人言以壯聲勢耶然而進之威名亦既著聞敵國如此其為太宗所重愛宜矣

右宋一人

金

李完 府志列事功

李完以經童出身登詞賦進士第調澄州主簿有遺愛民為立祠遷定襄今召補尚書省令史以縣令缺人廉問世宗選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年為監察御史故事臺令史以六部令史久者補吏同類皆莫肯舉劾完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史張浩奏請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為當今乞以三品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後改北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尋授南京路案察使卒完長於吏治所至奸惡屏迹民皆便之

李淵 府志列文行

李淵完之子也登重寧進士累官翰林修撰文喜新奇常為御史巡行河南豪猾望風遁去後歸元以文章稱

右金二人

元

李膺 府志列文行子肇順孫豫

李膺完之孫也生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士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與其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薦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徵拜集賢學士卒諡文穆其子肇順爲總管府判官孫豫爲南陽府穰縣尹

崔 彧 事功

崔彧字文卿據通鑑本未紀要載彧代州人下注今之蔚州隋之馬邑領蔚州稱代郡而舊志與郡志俱稱馬邑人按公於至元二十一年爲御史中丞以極言盧世榮不可相下吏罷之而其先建言糾彈如安撫遷徙之民增益百官之俸罷征日本之兵停止女子之採裁抑阿里海涯之威權摘發阿合馬桑哥之奸賄侃侃正論朝議躓之皆得旨俞允故於其卒也諡以忠肅云

二十八年彧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百姓鮮有不以賄而得者親舊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脗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核凡入其黨者並除爲民從之遂詔下僧格獄三十一年彧得傳國玉璽獻之成宗元年御史烏遜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帝乃罷烏遜通鑑

崔 斌 事功

崔斌字仲文魁岸雄偉優於學問兼善騎射先爲湖南行中書左丞威惠並著潭人至今稱頌之至元十五年被召入覲因上書劾阿合馬奸蠹言阿合馬身爲平章子姪或爲尙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有虧公道世祖雖終不以爲阿合馬罪而因斌之言罷其子姪等官海內稱快後調斌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筭江淮行省錢穀誣搆斌與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木帖兒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竟置之死斌有學達政術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止之不及天下寃之年五十六至大初道封鄭國公諡忠毅

清高宗批云阿合馬特蠹國病民罪狀顯著前此崔斌劾奏世祖不爲窮治已屬失刑及至阿合馬特設謀搆陷苟推二人結釁之由詳加體訪眞僞更可立辨况所云盜糧至四十萬易官至八百員不同曖昧隱微之事何難核察乃案獄弗具輒聽奸黨雜治鍛鍊枉殺直臣世祖於政事尙稱精明何竟任其蒙蔽至此耶通鑑

馬邑縣志

右元三人益以李膺子肇順孫豫為五人

明

曹泌 文行

曹泌以歲貢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行事清介致仕後避迹林泉不入城市鄉評高之

田彭 文行

田彭成化甲辰進士歷官陝西左布使司居家孝友服官清忠致政而歸行不就與邑人多感慕焉

霍朝重 文行

霍朝重字南峯處鄉敬恕居家孝友事繼母能得其權心讓產於異母弟而撫育同母弟雖環堵瀟然恬如也以歲貢三仕學博所至羅子弟員讎校文藝務求其真得暇則與大夫選勝賦詩一觴一咏絕無塵俗掛胸次倦歸鄉人問其所有曰吾欲教子一經耳何事阿堵物自喪其寶哉有子四人錄錢礦鏤並負才名歿之日茅屋數椽不蔽風雨里黨重之

霍錢 文行

霍錢南峯公次子以副榜拔貢除鳳陽別駕遷知涇州尋擢臨洮郡丞於公署屏上題云開簾歸乳燕穴牖放癘蟲為鼠留餘米因蛾不點燈之句所至以潔已奉公稱年甫五十值逆璫煽禍中原騷動遂掛冠歸急流勇退人景林下高風焉

霍鏤 事功

霍鏤字中明號韻衢南峯公四子為諸生時才名籍甚馬邑自嘉靖戊子後七十餘年科目無人或有惑風水之說者曰邑無南門故耳議闕之請於御史台黃公吉士黃曰關南門霍生某決中不關亦決中盍少須以驗吾言已而癸卯果以麟經售後屢計偕不利至丙辰始釋褐授任邱縣令撫綏善良剪除兇暴竟邑任薦剡幾滿公車以循良異等蒙褒賚者三行取江西道監察御史所建白皆關國計民生言人所不政言出按甘肅奉勅兼督學政暨大閱公殫厥蓋摑揆女奮武邊政肅然比復命以叙功不及廠臣一字乃為楊左諸賢上與論定於持平國史期於傳信一疏大忤逆璫魏忠賢意遂矯旨削公秩遮議三案語中之惡味醜詆至謂公不辦菽麥大司馬孫公傳庭時在銓

馬邑縣志

卷之二 人物志

一一一



曹扼腕語同列曰霍公不辨菽麥耶公聞之笑曰彼但還我初服行將歸而辨之崇禎嗣位首錄直臣起補公廣東道御史提督北直學政急上正人心端士習凡七款疏得俞旨嘉納檄下鄉邑博士力爲奉行巡歷八郡探莢命題手丹鉛甲乙畿輔士胥翕然嚮風焉報竣擢京兆丞再擢銀台時懷宗綜覈名實台省非勞績茂著不得需次卿寺主爵者或以序及世轉十九不報獨公之一再擢朝啟事而夕報可方駸駸大用而公以積勞竟不起卒於官得年五十有二歲時論惜之當在台中題豁本邑無從荒糧千餘石雲中歲饑再上重鎮取民交困疏請發帑金二萬賑濟民賴以生所著有虞邱案牘兩河憲檄蘭古督學諸奏議兩河畿輔造士錄校士氣先錄韻衢集年譜藏於家事蹟見通志

田彭 文行

田彭成化甲辰進士歷官陝西左布政妻子不免飢寒陝西通志云仁慈正直取予一介不苟惠政在民爲秦人所思

武文 文行

武文正德戊辰進士任陝西韓城縣繼知浙江旌德縣有高操博學能文教授生徒五經備具在燕邸所交多名士每自砥礪以力崇所道一時四方能文之士皆就正焉又捐置文廟銅爵二十以供祭祀邑志蓋其創藁云

焦昇 文行

焦昇正德辛未進士仕至温州府知府當爲諸生時讀書城樓上夜有妖魅往來阿道之聲漸近云拜焦進士公叱之去毫不能動及鄉試榜放急以詩報乃翁曰泥金喜信急忙修傳報家君解夙憂始信癡兒舒驥足方知阿子占鰲頭寒門自古生賢象白屋從來出素侯壯志每期高百尺定教五馬遞鄉遊後果得位黃堂詩若爲之讖焉舊志人物中不列公名何也特補之於此

覃應元 事功

覃應元馬邑百戶所人也嘉靖乙丑進士授山東歷城知縣多善政恥趨事上宜失巡撫某意奏最當徵某從中阻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考績轉戶部員外郎又薦調兵部郎中出爲河南知府勅諭屬縣汰冗役禁株訟勸農興學儲粟賑飢屬吏奉行不嚴而

化擒妖民許天官又擒嵩山巨賊八人餘黨皆散百姓安堵陞四川副使未幾移陝西兵備延綏巒神木鎮羌諸城堡開永清等處荒田禁私役裁冗餉以河東鹽院取贖金故失意糾於朝調長沙兵備轉陝西苑馬寺卿巡平涼值歲稔牧卒馬死不能償逃者過半部使者下令追之甚疾應元曰馬與人孰貴乃欲驅生人而償死馬耶部使者以寬緩不任事奏致仕歸喜曰失一言而活數千人歸可矣未幾以疾卒人仕二十餘年所至以清操聞在河南常人覲庫吏橐羨金數千謁曰此舊例也叱而卻之籍其金於官沒之日所遺惟圖書而已見陝西通志

賈冲 文行

賈冲性甘恬退應例貢不出仕

元傑 文行

元傑性聰敏於諸載籍無不窮究優遊田園談經教子無宦情蓋儒林之逸品也

李從心馬邑人田南樂中進士萬歷間岢嵐兵備道嚴禁州縣饋遺重懲刁惡待軍民以心收羅才勇以備時用人人奮敵愾之思吏治民情無一不悉

見岢嵐州名宦

張名世 忠孝

張名世字經宇幼聰穎不凡為諸生有聲壇坫以拔貢選授棗強縣丞遷知白水尋擢府同知才名赫赫為督師經略洪公承疇所器重與諸督撫爭題薦請為監紀參其軍事後陞薊州兵備道強敵壓境左右請出走名世曰吾以身許國義當與城存亡耳敵至率衆固守力竭城陷乃躬環甲胄衝鋒力戰歿於亂軍中季子啟元亦死之伯子體元仲子調元聞難匍匐赴之獲其屍以歸見山西通志崇祀陝西名宦見陝西通志

張浩

張浩字浩然康熙癸卯科舉人幼而岐嶷塾師授之章句輒能旁悟應童子試早見知於學使者取其卷以冠軍既而與窗友懷潤陸公善長元公諸名宿讀書於司馬泊之唐將軍廟康熙癸卯得登賢書屢上公車不第齏鹽自甘不干戶以外事持身醇謹與物冲和在鄉黨中從不見有疾言遽色除署榆次教諭以文章道義與諸生相砥礪繼

補猗氏亦如之而無奈素秉清弱在猗氏不及兩年竟以夙疾卒於官寒毡冷席返襯力艱其子廩生諱以寧者拮据哀號猗紳中丞衛公既齊學使邵公嗣堯兩先生公同年友也乃倡衆致賻並贈之誌銘而以寧得扶柩歸葬於隴焉

季維翰 文行

季維翰字四藩順治七年貢任榮河縣訓導裁缺改補定襄丰神閒雅衣履修潔生平一行不苟但好指摘人過失故里中有病其訐以爲直者而不知其心術無他伎求兩忘雖徑情直遂究不失爲正人君子當爲諸生時關館授徒師嚴道重侍郎田公子湄其門下士也其他貢於延廩於庠者尙濟濟多才焉致仕後定襄弟子員不憚間關跋涉而來修舊好其教澤之及人可知矣年七十餘猶作小楷書陰隲成殺等文以勸世惜乎乏嗣眞令人有伯道之悲也歿之日門人爲治喪樹碑隨道表曰廣文李公之墓

霍之瑄 事功

霍之瑄字蒼璧號韞齋韻衢公冢孫也幼失怙恃終鮮兄弟遭闖寇李自成之亂家門中落風雨飄搖公與祖母陸太恭人相依爲命內而承顏外而禦侮拮据於兵戈患難

之中幾二十年而壯志不磨刻苦力學順治甲午舉於鄉戊戌登進士第司李柳州多所平反改知范縣節用愛人報遷之日范民攀號祖送有直抵馬邑而猶依依不捨者在中書四年以病乞歸日惟閉戶讀史焚香彈琴地方官欲一見之不得自釋褐後至倦遊還嚴禁子弟從無敢以非義加諸里黨者生平淡泊寡營纖塵不染性恥干利故人不能以利干之與國人交未嘗不平易可親而寬和中饒有剛毅少年場間行舉動或乖於方者惟恐爲公所知聞嚴氣正性屹如也至其好善樂施則尤出之天性者獨厚馬邑殘瘠之士叠遘凶荒公累次出粟減價平糶傾囊賑恤所全活無算癸亥地震城崩復捐金數百補築之不以勞民動衆以是盛德所感人無間然歿之日里中無男婦老少莫不相向流涕於是糾衆伐石爲感德碑三通豎諸道周碑陰刊名以萬計雖乞兒丐婦龔瞽殘疾之人恥以碑上無名爲忘恩負義已復爲請於當路准從祀廟庭血食千秋所著有粵季按牘征日紀積疑草家乘年譜等集藏於家

田喜霽 事功

田喜霽字子湄號望西方伯公第九世孫也生而豐神俊滿體度閒雅年十九舉於鄉

順治辛丑成進士甫與館選忽丁父憂閉門讀禮以父不逮祿養爲憾申辰再入詞林於庶常曆檢討司業洗馬侍讀詹事以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皆循資曆俸以次而登恥爲逢迎躁進纂修實錄等書侍講經筵著有勞績天子嘉其才守擢置禁祕金甌之卜祇須且暮而其母梁淑人太君之訃又至矣哀毀骨立如喪其父時服除再補前官忽遭疾危篤因上疏祈歸延醫調理而不料竟以不起臨終於枕上嗚咽作遺表以謝恩上聞震悼詔下宗伯議卹典子與祭葬如制丁丑車駕西征路經馬邑官紳士庶跪迎道旁上至勒馬而問曰若爲田學士某之子乎兄弟共幾人有無授職諸子以次奏對上聆之回顧語侍衛曰若面龐何遍肖其父乃爾由此觀之公荷主寵眷久而不忘君恩臣節均可想見吾邑彈丸之地科目雖間世而一出而求其位躋卿貳褒封及乎高曾憫綸賁於身後稱三台八座之尊者自有明以迄於今四百年來惟公一人而已雖公立朝之日多處鄉之日少然當爲孝廉時與諸窗友戚屬交情最爲隆厚及居翰苑間以省侍太淑人假旋接見鄉舊執手道故雍雍如也毫無貴盛驕倨態比歲不登不吝解囊以活昔年貧賤之交里人有以饑荒鬻身他鄉者公捐金贖出復贈之資金

遺歸樂昌破鏡藉公重圓者可屈指而癸亥地震城崩慨捐清俸用佐版築之役得告成功噫考公生平位望降朝宇謙德重閭黨使天假數年其事業當與山陰之文端蔚溪之敏果後先輝映於雲中也矣

霍燦 文行

霍燦字震牛之瑄之長子以廩生援例兩任長子教諭陞天城衛教授纂修長子縣志邑志之修成於公之一手著有雪窗冷嘯

霍儀泰 文行

霍儀泰字魯瞻號東山乾隆辛巳進士任廣東高明知縣性侃直忤上官致仕歸詔後進必以禮法覃精研思一以致知力行爲務士子經其指授者多所知名至丁亥赴京卒於京邸之 寺檢以青緞道人衣冠越五月柩始歸啟視而如生所著有幼學二編存 選舉

舊誌曰鄉會之制所以掄一省之秀萃天下之英也卽周禮賓興升於大司徒遺意

我明名卿碩輔率由是途以出馬邑奮蹟科甲者前亦有人迨嘉靖戊子而後寥寥矣謹誌之用儆後學以自勵云

舊史氏曰余聞之丘瓊山云三代盛時士有由鄉學而升者有由國學而升者鄉學升其秀者王制謂之選士今之貢士也士不安於小成又入國學國學升其秀者王制謂之造士今之孝廉也士又不安於二者司馬掄其秀額以告於王王制曰進士以其成材進而用之同一士也選造之異卽才有攸分聖人因其分而分之自然之序非意爲域也唐宋以來雖取士之法不同莫不准此以別其等元有天下四十年始議科舉明洪武四年開科十六年復議定天下府州縣歲貢士各一人其後又有恩貢拔貢副車准貢及我朝康熙年間以用兵修河之費一時告匱又令天下廩增附生員捐資充歲貢作正途用其以列入太學者均得與銓次亦貢之流亞也然而科目爲重攀月窟之桂看上林之花固讀書人性天中樂事而沉酣於典籍者久則展布於經濟者大故國制吏禮兩部缺員非進士出身者例不與選其用意良深遠也邑自癸卯而後科目寂無人矣果貧困之所迫不暇

攻制舉業乎抑亦厭棄詩書樂於苟就使然誌選舉也歟哉誌慨也

又曰邑屬雲郡自昔相沿每鄉試編門字號分中二名國初辛卯甲午之間惟蔚州與邑之人文稱盛癸卯而後寢以衰矣說者病分中之例疑主司或吐棄邊荒閱薦不公然限於定額雖主司亦無可如何所最不者制科之額屢蒙

上恩推廣獨雲屬拘成例不獲均霑化雨康熙壬午恭遇臨清汪公諱灌字文瀾乙丑進士初以翰林侍讀提督山右學政據諸生之請其題請除其例得

旨俞允是科雲屬仍售二人朔馬雖脫榜而隣境井坪之郭壩已擬中第二名因二場筆誤不得收主司作數日惡汪公批其落卷曰舊例大同士子分門字號限中二卷予特疏請除之與通省一體校文取中秋榜發雖獲雋者廣靈右衛仍二人而北雍中一人此卷已冠本房又大同府學生辛可敬縣學生張鳳翮張灝等余閱其文皆堪入彀亦俱格二場豈數尙未轉耶抑蓄極而發衰衰聯鑣在後此耶多士勉之吁科名本自讀書中得來而顧亦不無風氣所阻方域所限者汪公特疏入告起衰救弊之盛心自足以鼓動生儒而公之學問淵深品節嶷峙自持衡三



晉以來於情面苞苴一切痛絕之諸生心悅誠服真不啻七十子之於孔子闡事竣例得報代諸生投呈撫軍囑公題留復任三年癸未冬十有一月聖駕延幸晉陽面加褒獎賜以參貂旋復晉秩少宗伯兼督秦省學政如公者始爲不負科名可以儀型百代而破雲屬分中之例實自公始繼此土之登賢書而以及於服官從政者並當念所從來勉自樹立勿飲水而昧其源也故附誌之先是朔州戊午學人署高平縣教諭王諱炳日者與余會詳爲請改雲屬分中之例等事今同公題疏俱載之藝文目次俾後人得有所考云

進士

以前無考

李完以經童出身登詞賦進士第

季淵重寧進士累官翰林修撰完之子

清

薦辟

張秉彝雍正己酉科舉人八年太守劉士銘保舉送部引見奉旨以江西州縣試用署大庚縣知縣

田珍威遠籍歲貢雍正六年知縣袁大選保舉送部引見奉旨以直隸佐雜等官用任深州吏目陞昌平州知州

明

田彭成化甲辰科李旻榜

焦昇正德辛未科楊慎榜

王察言嘉靖癸丑科陳謹榜申大同籍中式

覃應元萬曆乙丑科范應期榜百戶所人由大同籍中式官陝西兵備道晉苑馬寺正卿

王策言萬曆癸未科朱國祚榜由大同籍中式見通志雲中志馬邑舊志與通志互異

季從心萬曆壬辰科翁正春榜由北直南樂縣中式後官至河道總督

霍鏤萬曆丙辰科錢士升榜

清

崔華順治戊戌科縣承恩榜由北直平山縣中式官至陝西涼莊道

霍之瑄順治己亥科徐文元榜戊戌中式己亥殿試

田喜霽 順治辛丑科馬世俊榜

霍儀泰 乾隆辛巳科舉人

郭 泮 永樂庚子科

張 敬 永樂庚子科仕至直隸真定府

王 佑 成化戊子科官密雲縣知縣

孫 雄 成化戊子科官直隸定州州判

陳 靈 成化丙午科

田 彭 成化十七年庚子科進士

武 文 弘治甲子科

焦 昇 正德丁卯科

王策言 嘉靖庚子科

張元相 嘉靖戊子科

譚應元 嘉靖戊午科由大同中士進式

王察言

崔崇元 萬曆己卯科由平山縣中式

李從心 萬曆辛卯科由南樂縣中式進士

霍 鏌 萬曆癸卯進士

清

田喜霽 順治辛卯科進士

崔 華 順治丁酉科見進士

霍之瑄 順治甲午科見進士

張 浩 康熙癸卯科

張秉彝 字子良 雍正己酉科中式第七名 府誌薦辟劉太守保 舉送部引見以江西州縣官試用委署大庾縣知縣

霍儀泰 字魯瞻 號東山 乾後西科舉人 辛巳進士 任 賈來復 乾隆乙卯科舉人 任平陸縣訓導

田實粟 道光己酉科舉人 徐東原 字子平 宣統元年山西師範選科畢業 終人 禮部注冊貢士

明

霍仲表 任提舉司提舉 霍氏登仕籍實自公也 曹 泌 任江西道監察御史 見鄉賢

田 疇 任常熟縣知縣 宋 亮 任漢陰縣主簿

張 諄 任岑溪縣知縣 張 顯 任照磨

趙亮任獲鹿縣主簿  
 趙郁任朝邑縣訓導  
 翟昶任萊無縣丞  
 武鑑任盧氏縣主簿  
 王佐任江寧縣主簿  
 段春任廣平府知事  
 趙寧任商城縣知縣  
 句典  
 張禮任固始縣丞  
 尹鑑飭杭州府知事  
 孔鑑  
 張璞任山陽縣丞  
 吳琮任夏津縣訓導

魏茂任靜海縣主簿  
 孫志任新城縣知縣  
 田貢任四川布政司理問  
 張端任夏津縣丞  
 王宗任延安府照磨  
 吳麟任白水縣知縣  
 王弼  
 霍仲舉任縣丞  
 王瑄任延津縣丞  
 元恕任寶慶府推官  
 吳英任定興縣丞  
 霍洪任夏津縣訓導  
 張聰任容城縣丞

段鳳任肥城縣丞  
 張尊爵任廣平府知事  
 李文林任陝西經歷  
 吳鑣任永昌衛經歷  
 吳邦相任藁城縣丞  
 季舜民任杭州府理事  
 白和任咸寧縣丞  
 季漢民任遼貢衛經歷  
 白廷臣任元城縣主簿  
 陸希贊  
 焦是任武清縣訓導  
 陳漢任應天府經歷  
 季崇仁任萬全右衛訓導

段鵬任玉田縣經歷  
 焦昱任魏縣主簿  
 季琇任環縣知縣  
 孔暘任河內縣丞  
 袁綱任鳳翔縣教諭  
 趙珍任葉縣訓導  
 金昌任寶坻縣教諭  
 趙雲鵬任鞏昌府通判  
 焦星任武清縣主簿  
 王汝相任宜君縣教諭  
 張梔任扶溝縣訓導  
 霍自新鄉賢朝重之父鑱之祖任五台縣教諭陞天津衛教授  
 沈廷相任交城縣訓導

焦承儒任夏津縣訓導

張四衛任澄城縣知縣

解龍任陽穀縣丞

張拱端

霍朝重

鍊之父任交城縣訓導陞陵川縣教諭潘府教授未仕以老告林見鄉賢

霍朝綱任壺關縣訓導

王陳言任太原府訓導

張廷棟任淄川縣主簿

焦諤任永寧州訓導

段會龍

元袞

陸宗任知縣

趙汝華任嵐州訓導

顏學書任陽曲縣訓導

劉憲任彰德府經歷

焦承熙

田世芳太谷縣教諭

王導中任臨縣教諭

趙之屏任大寧縣訓導

霍錢拔貢朝車之子任南京鳳陽府判陞陝西涇州知州臨洮知府同知致仕見鄉賢

沈煥文任太原縣訓導

張謀訓

霍鏘任大寧都司教授

徐三變任樂平縣訓導

段上章

元體振

季如臻任湖廣永明縣知縣陞陝西耀州知州 賈漢卿任代川訓導

劉進美

霍鈺副榜拔貢

吳應舉任平陽府訓導

霍紹芳字蘭亭任遵化縣丞陞河間府經歷奉其職上官器之先以遵化承歸至龍華店忽遇暴客盡攫其行李而去其婿憤欲追之公戒勿前時公從叔以御史督學按部在易州逆旅主人曰此距易州不遠公但告際完盜可立獲即不然地方官懼罪必當賠償公曰塞翁之失馬知非福吾何忍無端累及良有司也竟策蹇而歸養親教子宗黨稱其孝與慈焉

張名世拔貢任武強縣丞陞白水縣知縣同知兵備道光曆見鄉賢

謝宗文任米脂縣教諭

蔣時中任主簿

霍騰芳任浙江拔察司經歷錢之子字邵蘭

霍萃芳字蘭暉任永平府通判駐山海關嘗用兵之際餽運糧餉以資

騰飽勞績頗著解綬而歸清風兩袖傳家

一經次子璉孫煜並以能文善書稱於邑

焦承基任訓導

田繼功任主簿

霍之璽字天壁拔貢

鄭九州

符震寰

田世蓼

康銓

顏溥

孔律時 任平遙縣訓導

田大豐 為鄉祭酒祭順未李闖犯境罵賊不屈死見狀元馬世俊選墓誌銘

清

項元福 任無極縣知縣

田美種 任山陰縣訓導

李業 任臨朐縣知縣陞河澗府竊村通判

王惺 任靈壽縣知縣

程典周 順治三年貢

霍之瑄 順治五年拔貢後中式見鄉賢

郭計 五年貢

李維翰 順治七年貢見鄉賢

項登朝 九年恩貢

符印 字毅一順治九年貢曆任屯留縣左衛訓導

張啟學 字開先九年拔貢仕浙江山陰縣丞陞縣山石衛經歷貪而好學至老弗倦罷歸後猶沾沾為舉業家言登仕籍幾二十年清俸之積盡飽糟廩年八十餘卒

霍振芳 字奕蘭錢之子順治十一年貢以字與詩負名

田泌 號青野十一年拔貢少年精敏銳志功名以科考首卷應貢候騰銓部長安名公大人皆樂與之遊除授孟津縣尹惠政宜民孟多故家世旌無弗與之善者為建生祠判宰政實錄傳之天中後以存巡監使者意解綬而歸養母教子終其天年

徐至高 順治十三年貢

閻文泰 順治十五年貢

李永弘 字恢寬順治十七年貢授寧武所訓導未任而卒餘鬚貌矯矯不羣為中書韞齊霍公之業師當李日所以報之者亦極厚嘗語人曰吾與李先生詣則師友而情同父子焉

賈完真 號了初康熙元年恩貢精於子平家言

張洪 號景恢康熙元年貢任榮河縣訓導居鄉循循人以忠厚目之

徐自拔 號挺然自康熙元以後奉文停貢至九年復貢舊典新膺自公始也動儉治家詩禮教子胸中不作城府口頭常念彌陀任終縣訓導為長令所親信未幾卒於官囊橐一空長公子諸生啓竭力扶襯歸葬焉

季苞 康熙十一年貢

田大有 號瑞應康熙十三年貢任交城縣訓導捆幅無華力務耕讀故得以明經起家交城士子多感慕之若其處都則猶兢兢自守不失先輩典型云

李濬英 號衷一康熙十五年恩貢見僑居

段國秀 康熙十五年貢

張名印 號碧天康熙十七年貢任長治縣訓導動儉性成能成其家至訓長治詩年已七十齒髮堅黑精明強固宜壽徵也諸生休德教者爭為製錦稱觥而不料竟以疾卒於官

謝淑昌 字陶軒十九貢

張霄 字銀漢二十一貢

元良 字善長二十三年貢生有異質早青其矜志行卓然慷慨豪爽至老弗衰已選授終縣訓導而忽以病卒年七十有奇

田邵苗 字俊臣霽次子二十四年拔貢

陸瑤 字含輝二十五年貢篤信謹守矯然自好從不千戶以外事

陸瑜 字懷潤陸瑤之弟也更為刻苦力學居名下侍郎子淵田公延之西席相從於京邸者凡數年人品學問為名公大人所推重而一第維艱資志而致



蕭志呂 二十七年貢任芮城縣訓導

鄭昌會 字淑先 二十九年貢

田喜靈 字子沛 大有之子 三十一年貢 力耕勤讀 克紹父志 未及杜而卒 士林惜之

李起鳳 字鳴岐 三十三年貢

張 溶 字導九 浩之從弟 三十五年貢 幼孤 克自振拔 喜讀書 善屬文 問為詩詞 自娛而品節矯矯 尤不屑與俗士伍

季展基 三十七年貢

張鍾奇 三十七年拔貢

張 珩 字楚璧 三十九年貢

霍之珠 字隨璧 四十一年貢

霍象麟 字兆謙 四十三年貢

毛 榮 大同府學貢 任榆社縣訓導

陸

蘭 字仙根 廩生 既作之長子 四十五年貢 雍正四年任榆次縣訓導 幼與叔廩生陸既治 庠生陸既潤 受業於祖 增生奇計 家學淵源 皆奇計孝友之報也

張 瀚 字驚濤 四十七年恩貢

蕭九成 字舜夫 四十七年貢

沈光斗 字斗南 四十九年貢

陸鴻翔 字漢升 五十一年貢 選絳縣訓導

徐 琛 字夢符 五十三年貢

張以寧 字地一 五十五年貢 浩之子

李 銘 字孟如 五十七年貢

張自明 字我召 五十九年貢

鄭典周 字東來 五十八年貢

田京吉 康熙六十一年貢

例貢舊志

田喜靈 字子溝 喜靈子弟 以廩生援例任汾陽縣訓導 丁憂後補 琦氏

陳名正 字維綱

田邵機 字臣喜 靈之子 任沁水縣教諭

霍 炯 字皇生 之瑄之五子 廩生 援例選訓導

霍維坤 懷之子 字子固 以附生援例

霍遇隆 錢之曾孫 字際享 以附在援例

陳敬修 名正之子 以附生援例 選教諭

張 容 字作聖 以附生採例

段光祖 以附生援例

李 汾 以附生援例

霍維域 字子厚 康熙四十三年 以廩生援例 品行正直 德孚鄉評 雍正七年 鄉飲正賓

自康熙以後例貢皆不另寫

張秉彝 雍正元年 拔貢 後中式

季 秩 二年貢

霍 煜 四年歲貢

田邵樸 字爾極 六年貢 任陵川縣訓導

徐致中 六年 拔貢 任黎城縣教諭

陳 珽 八年貢 任屯留縣訓導

田君錫 壬子歲 貢 任永和縣訓導

田 珍 六年歲貢 見薦辟

張以容 字个臣 雍正甲寅歲貢

霍維垣 字左煉 雍正 恩貢 任太原縣教諭

霍位喬

字嵩南 雍正己酉 拔貢 任江南無錫縣丞 曆署上元 高崇嘉定知縣 田逢歲 霍嵩南 墓表云 公以拔貢 選江南州判 曆置知縣 印事 宦遊幾三十年 清風兩袖 卒于官 篋有藏書 囊無私在 清蘇久稱 幹練之

員而性不好諛故凡難措之差務必委辦理並不惟辭亦不憚瘁是在外辦差之日多在署居官之日少然忙裏偷閒猶不廢澹嘗站筆所作詩文甚多其家什襲而藏之節錄

田逢稔 乾隆元年貢任太平縣訓導

霍霖 字德昭乾隆十八年拔貢任廣東布政司昭

王良臣 字擬周歲貢任訓導

田逢歲 字盈川乾隆辛酉授貢丙寅科副榜

沈瀚 字迺西 恩貢

李杲 乾隆壬戌歲貢任虞鄉縣訓導

壬良卿 字擬召歲貢

符徵旌 乾隆辛丑歲貢

陳王經 字子通歲貢

程奇珍 戊辰歲貢

陳王經 歲貢

石碧 而寅歲貢任靜樂縣訓導

陸岱 己巳 歲貢

符徵旌 辛丑貢

陳王經 字子通甲子貢

程奇珍 戊辰貢

石碧 丙寅貢任靜樂縣訓導

陳王統 己巳貢

鄭元仁 字伯菴恩貢

田逢秋 歲貢任太谷縣訓導

郝維屏 恩貢

陸亞美 字鳴謙歲貢

霍鄆 字繡園廩貢舉孝廉方正乾隆丙寅邑知縣李鵬舉贈詩并序云余館繡園西齋把酒論文以消積悶或索潑墨遇仿沈石田筆意繫之以詩以志別懷並屬望他日云云大塊馳浮雲變態殊不極碧水何

悠悠屹然山崩男霍生負奇黃古今藏胸臆汪洋十頃波直峙峯嶽逼我來幸寰州風塵獨賞心貯玉壺冰曠懷絕荆棘南溟有天池鯤飛六月息勉旒豐毛羽厚積扶搖力

張越 歲貢

田 字樞臣長寧縣知縣乾隆年

田天祚 字允錫江南宜興縣巡檢

田 姪副榜

霍 雖字漢階增貢任蘇陽湖縣主簿

張辰樞 丁丑

李奮 戊寅廩貢

張宣 字汝為二十二年貢

符其升 二十二年貢

田 堵字厚生己卯癸

徐坦 字怡齋癸未貢

趙鵬 癸未癸

賈贊 甲申貢

霍觀 字尚賓乙酉增貢補遣庫大使

賈清 字子亮丙戌貢

符旭 字東陸丙戌廩貢

劉瑒 丁亥貢

賈賡 壬辰恩貢

賈周冕 壬辰貢

田天錫 年申之癸己貢與其肥姪田霽任乾隆二十三年間詩支淹雅望重疊宮同膺學憲褒獎

趙步瀛 丙辰

賈來復 丙辰拔貢後中式

符昶 戊戌

鄭元復 字見心乙未貢

徐堂壬寅

田金章癸卯

賈質乙巳

符瑛丁未

田茂廩貢

元之超字軼倫甲寅貢

田天祿五十九年

陸可遠庚戌

周運泰字大來

陸可奠字吉安嘉慶丙辰恩貢

李映桂字步蟾丁巳

段大受字容重任戌

徐克毅字任遠丙寅輕財好義里有貧不能婚娶者竭力助之

田成毅庚子貢

霍秉鈞癸酉廩貢

霍汝安字敬菴癸卯優貢

田略字淑南四十八年廩貢

田命式乙巳歲貢

田成五十三歲貢

句誠辛亥

郝郊字凌霄丁丑寅

田芝字馥菴附字任祁縣丞借補河南懷慶府溫縣典史

李維翰字屏臣

元之佳字俊卿庚申任長子縣訓導

符特達字俊選乙丑貢任汾西縣訓導

徐廉字介生庚午恩貢

段祥雲庚午

賈天樞字星垣甲戌

元鼐字和用四年廩貢

田昀字信南四年廩貢

鄒崇禮歲貢

田霽字雨齋恩貢任右玉縣教諭

元培字魯甲恩貢

焦卓廩貢捐授吏目分發四川改掣陝西候補

田鳴球十八年拔貢

符先達字可亭歲貢

田實包道光二年恩貢

句和中字調元四年恩貢

元琅字朝品八年貢

段廷棟壬申

元建中丙子

何城字成齋五年恩貢

元端字正陽歲貢

王儀歲貢

張招字迺溪恩貢

元之杰廩貢分發貴州布政司經歷

符先立廩貢

元綸字玉絃丙子增貢捐表布政司理問

賈振新字介亭

焦含春四年拔貢

賈來宣四年貢

王維城字懷德

馬邑縣志

霍三成字用之十年歲貢

符鵬 廩貢

張 淳字鶴有十二年歲貢年百歲而卒見五世孫

李升崇 十一年歲貢

李景復 恩貢

霍鳳德字九包號瑞齋歲字道光十三年

元榮奎字懷章十六年拔貢銓州判

霍鳳岐字兆西十六歲貢

元步青 二十年歲貢

霍宜振字衍祥 廩貢

張止孝字文景二十三年歲貢

句含章字真卿 增貢軍功議叙翰林院待詔

元 循 恩貢

田 蔚字文波 增貢

張世爵 十八年歲貢

姚 瑞字輯五 附貢軍功隨叙布政司經歷

霍兆奎 二十年歲貢

張麟書二十五年歲貢

元克明字靜軒二十六年拔貢任武鄉縣教諭

段履和字泰天二十六年歲貢

賈桂仁字明德九年歲貢

元 瑞字輯五 四年歲貢

元 越字鋒試三年歲貢

王執中字精一五年歲貢

元 純字希文五年歲貢

田 鐸字化源 七年歲貢

王嵩齡字維嶽 恩貢

符 鑑字玉成 十年歲貢

張勵修字自亭十年恩貢

李 蔭字恩榮 辛酉拔貢

霍延齡字彭年 十一年歲貢

霍百齡字壽山 號嶽淵同治二年歲貢

張止明字目成 二年歲貢

王九齡字帝夢 歲貢

元宗周三年 恩貢

元步嶠字聞仙 五年歲貢

賈士元字冠三 歲貢

霍鶴齡字祝子 歲貢

李權中 恩貢

霍兆封 歲貢

李資默字城青 拔貢

李滋潤 歲貢

張 房字東宿 號祥農恩貢

符 鏡 歲貢

張述孔字新傳 歲貢

賈士魁 歲貢

張世耀 廩貢

元樂善 廩貢

張世煥 歲貢

元得善 附貢

李盈青歲貢歷任猗氏介休訓導

甄 沛

霍毓瑾字靜安

歲貢

張愨

增貢

句含藻字耀彩光緒十九年恩貢

祁懷仁

歲貢

元

麟字玉符光緒乙酉拔貢肄業省垣令德重朔縣王向甫

元克敬

恩貢

元

鵬字飛卿光緒丙申歲貢家業貧寒以舌代耕蒙教澤者

張叙字九功歲貢

孔瑞麟

歲貢

霍殿鼈字冠英號凌滄二十五年恩貢

田甫霖

歲貢

元克慎二十三年

張士厚

元豫四年歲貢

符淑章

恩貢

元豐五年歲貢

段鳳文

李麓字鹿森光緒丁酉拔貢

張懿字德齋號樂天歲貢三十一年

句卓字立齋光緒戊申恩貢

李鳳儀己虞廷己酉科拔貢

符淑昌字景伯恩貢

姚寅達字新齋己酉科拔貢

元爾殿字恍三府學歲貢

句明德字敬堂光緒甲辰歲貢

趙鳳翔歲貢

蕭蓼

附貢

姚士修

恩貢

田峻

歲貢

句增

附貢

句誦

附貢

張孝友

字歲貢生堂弟孝辟天以事叔父母如事父母送終之禮視所生不少遜胞弟分產則忍讓堂侄破產則周全處世最重師友人有武救助以財傾囊不可也究心岐黃之術時以醫藥濟人

句含文

附貢生

王璽

廩貢

田桂枝

附貢

陳銳

附貢

趙堯天字則臣

廩貢

張繼業字精一大學校畢業優貢

李體元字子良法政專門學校畢業

監生

明

賈守貞選授四川慶符縣典史

齊尙卿

賈冲見人物

賈正明任益都縣丞

段世勛

齊宗良任陽湖典史



齊 鈞任揚州府照磨

田玉種

霍揚芳號芝亭以廩生援例

霍呈芳錢三子任鴻臚等序班

霍毓芳次子以廩生援例性慷慨而行不苟孝親敬田大成

田 浩鄉祭酒

霍之瑾字玉田以廩生援例

季 蒨

霍濟芳字續蘭以廩生援例

季節躬任平山縣吏目

季自友考授吏員

陳 誥選授吏員

清

田喜雲字子淑喜霖弟以增生援例阿任江西南豐縣丞

霍 烜字郎生之瑄次子以增生援例考授縣丞循循謹守士也自少迄壯無一行成乖於方者年僅三十六而以疾殞里人重惜之

齊應春字秀亭以附生援例

田邨禎字樹臣喜霖長子以廩生援例考授州同知父疾革時侍湯藥凡八閱月無一夕或懈及逝遣僕賚遺表告於朝得邀恩褒卹子始葬三年之中憂或毀骨立足未嘗履戶外其孝行良足多云

霍 焯字頁宅之瑄三子以增生援例考授縣丞性行純良與物無忤而尤究心岐黃之術鄉人生病者或來就診與之方立見效其母慮孺人晚年多君尤藉其藥餌調護色侯秦公攢深禮重之

田邨相以附生援例考授縣丞

霍 燿字元亮以附生援例考授縣丞

張名史字則魚以附生援例以生援例考授縣丞

田邨掄以附生援例

張 沛字雨公以附生援例事繼母克孝性秉剛直編不為以利所撓

張名煥字廣寰以武生援例

盧生彩字寰字朔州籍入縣學以武生援例

白用中

張 琦字崑石

張 琚字水蒼多聞人也子平地理岐黃家言無不留心研究所交王公大人終年被聘家因漸饒而年甫五十遽以病殞遺一子在襁褓中里人皆衷而惜之皓贈儒林郎

金育國字澤民

符 炯

白應中

張素蘊字鴻基馬邑所人考授縣丞

王俊士字秀昇

李 泰字際春

武 彩進士武文之裔

李 燦字光享

王永康字久豐

李邦光字耀祖

田 越人久公

王 官字廷璧

姚國杜

李郁文

姚國模

金瀚

元之緒字重統

武敏字來修

元仁字懿德

陳璿字佩玉

季富

句淮字子池營田水利

季進德

季敦化字大

季時化字如雨

王永發字久隆

元文慮字先安

段克緒字崇業

元旻

孟希麟

張守

姚肇祿字子陞

武光中

元之和字太璞

焦聘林字三舉

句誠中

元鳴字賓陽

季桂馥

王廷棟字朝夫

元之芳

元昇字清高

王藩字建俟

元寵字君愛

姚肇海字崇仁

李森字茂林

張霞字瑞祥

田富國字廣資

元炳

白猷琳字玉山選授吏員鄉人以譽重尉仙旌之

胡映奎光緒十年援例

王培賢字同治九年援例

王培義字好善樂施每遇荒年出粟以賑濟村人且施藥餌不責其償本族和以舉火者累累也年皆逾八十而卒古稱二難在是人歟

李桐

徐常光緒二十八九援例

句偉字同治五年援例

段不元選授吏員

徐和光緒二十九年援例

陳欽字敬軒好善樂施每歲饑捐輸賑濟上憲以急公赴義旌其門

祈鴻儒字大文

張映字臙初選授吏員

尹兆奎光緒五年同捐賑援例

季士俊賑捐局援例

張應

白俊

田耕疆

段如昇光緒十九年援例

郝楹字有覺賑捐同援例

季桂復

米光賑捐同援例

趙崇益光緒十九年援例

米生金

鄉耆

張志孟雍正三年

季藩字雍盛字正七年

季友文

季自貴

季紹基

季敬持

元之芳字升英庠生

孟貴

郝崇泰庠生乾隆丙午

解支

孔榮隆庠生字正字

元之標字道成嘉慶丙辰

王水康字八豐庠生

陸都

張玉成字琢菴庠生

趙良輔

張見龍

元愷

張著字加顯嘉慶丙辰

元仁

閻儒字宋賢庠生

寧有富

霍騰霄字創業庠生嘉慶廿五年邑訓導

馮保舉孝廉方正

尹廷棟嘉慶

郝鄴

孔兆麟字聖端邑庠生家貧舌耕度日尤精醫通九診病不計貧富故遠近延醫者踵相接也設館于陸家庄濟人不求利四十年如一日年八十五而終頌功德者勒石道旁以為紀念

張瓊字玉潤世業農性教撲應世推衣解食光緒四年大饑施錢二十吊賑濟貧民年八十九而終邑人以鄉閭雅望旌之

季宜字義菴少孤事母以孝聞入庠後惟務農輕財好義族中有貧不能自結者多調濟不責其償光緒二年歲凶以工代賑焉

霍富齡字文山邑庠生七歲失怙事霜母先意水志母怒長跪請罪有成人所不逮者與兄百齡尤友愛 田稔年世業農性行端正年九十五而卒

金世顯 徐純仁字心德隆秋介取子不苟居家適世無疾言遽色年八十而卒鄉人以寬厚可風旌之子孫亦能書香繼世

買闊字以寬嘉慶十八年於路拾金一囊歸而藏諸櫥訪遺金者年餘矣失金者係南陽劉某細問物色皆符取囊界之不失原物客酬以金不受者客以拾金不昧製匾旌其門

張師孔字仰聖咸豐十年邑訓導以品行正直旌之 馬不和光緒二十八年提學使寶以風隆尚齒旌之

李 楊 字遂初平生仗義輸財其戒殺放生尤見其 季 恕 仁民而愛物

金有榮 字光甫邑訓導吳以王國耆英旌之年八十 郭有財 五歲卒

霍毓球 字仿癡邑諸生少聰穎初入塾讀書見鳥雀即寫真一筆而就入庠後一意丹青受知於龍君元僖諸 名士以故繪山水漸涉仙境有吳道子之稱繼領毛妙人秋毫有顧虎頭之譽分寺其書石視爲布世 之珍龍名道光二十八年山西學政陳君湖州知州

馮 彥 字美士 餘孝友處鄉嘗善氣迎人 姚 璉 字 邑庠生性至孝口不言人是非修 文廟修節 咸豐初年邑訓導李齒德兼優旌之

句 錦 字俊玉耕讀傳家嘗以學吃虧教後輩種地讓畔而耕遇肩挑貿易尤不忍尅苦山西提學使以風隆 尚齒旌之

霍鳳堂 字望西性至孝自一美味母不嘗不忍入口 焦 燧 邑諸生 年九十九而卒

孫世立 張 玳 字 邑庠生公平正直鄉人以口角相爭公 常以笑而和解

霍丕業 字隆基年八十九卒在堂見五世孫焉 霍汝翼 字永發不喜華靡雖謀生不取非義之財欲 食衣服率真在性而已年八十三而卒

季 秀 字華實性寬後以孝弟教家 霍永泰 光緒五年邑訓導史舉以齒德兼優 年至期頤任堂見世孫焉

段懷珍 字 邑諸生 蕭錦春

尹 巍 霍 甫

薛汝彥 邑增生人品正直年九十三歲卒 王寶珠

郝繼信 孝友傳家居闈閨之中豪無市井氣習子 謝天昌 孫洵洵如也

季 桂 字秋香自少好學家務叢未博一矜年近八 徐步鼈 字一峯性忠直雖貿易義然後取居鄉排難 十提學使取進伶生以爲暮年好學者勸

霍永茂 谷 金 字南珍性慈悲嘗靜室焚香口念彌陀而已 邑訓導張以一塵不染旌之

符 杲 邑庠生 尹吉善

季 娟 字彙征前清增生居家孝友應世公正無私鄉 尹占元 字首善治家以嚴應世和村人化之 人以長者自之

武 科 清以前無考 田 圻 康熙丁酉科由廩生中武魁

元宗周 嘉慶戊寅科武舉 齊 光 道光丙午科武舉

張占元 同治丁卯科武舉歷任天鎮陽高縣都司 賈明遠 字映川光緒任太原府城守千總

季鳳鳴 丙午科 賈麟瑞 字玉堂丙午科

行伍 明

霍林芳 任寧武關兵備道標中軍守備 張 溥 任老家營把總

張輔世字濟字授都司

任 惠字子元雍正七年任本營外委把總

薛顯堯

字玉山清初從提鎮征討雲貴福建等處功給遊擊劉村題授石塘路中軍千總未幾解組歸老成待重鄉惟長者舉鄉飲大賢享年七十餘壽終

王永富

字久寧授衛千總

盧應

字四隣邑武庠生少負不羈有天志年二十從成值成豐同治間賊氛未靖隨從鎮征塞營直像四省以功授朔州營把總層隨神池守備署寧武府都司官蹟所至軍民頌績

田祥滋

由大同營署靜樂縣把總

田沛滋由大同營任朔州營把總

田貴春任新疆省把總

盧維藩字應之子由行伍任北樓營千總

徐桂枝考授本營外委把總

僑徒

舊史氏曰嘗閱海內諸郡邑乘標自有僑徒僑以志他鄉之客此土者徒以志此土之客他鄉者成遊學或避地希世之珍不蹙而走四方况於人乎馬邑壤地褊小風土僻陋往來名碩宜不數見乃搜閱舊志科自內若李公從心王公策言崔公華貢士內若李公藩英為僑為徒曆世不遠昭昭在人耳目不明志之渾入其中將傳之後世或子孫尋祖父之源流或鄉黨問氏族之繼絕必有茫然莫辨且

以是志為無徵弗信者已則與其傳疑不若傳信故取而分類書之所以溯淵原計久長也

張冠諫字伯謙河南修武人也普司徒華公九世孫祖為憲府問俗平城遂為馬

邑人唐張宗諫墓誌銘

李濬英興縣人以避亂至馬邑初來時傭於市明經華應五見而物色之乃為之

關館授徒文名鵠起巡方使者奇其才入邑庠充康熙十五年貢見府志流寓

察罕怙木爾字廷瑞穎州沈邱人居北庭今察罕舖村其故居也

遷徒

李從心本邑之豐樂里人父老傳聞吉家庄大槐樹院其故居也明時有出遊者至大名之南樂而占籍焉歷世數葉至公於萬曆辛卯鄉試中式壬辰登進士累官至陝西河道總督其宦蹟應詳見明史中常督秦時適霍侍御以巡方至臨鞏相與講鄉誼甚篤後侍御之孫韞齋公知范縣距南樂僅百有二十里公之子孫有過范修舊好者談及兩氏先人當年問答之手扎猶各藏諸司云



王策言明萬曆壬辰科進士原馬邑人也先世有託籍於大同者至公而以甲科顯焉

崔崇元萬曆己卯科舉人其九世祖諱峻者自馬邑流寓於真定之平山縣因家焉五傳而至公博學有文名屢上春官不第遂閉戶著書教子孫自是而崔之家聲始大顯於畿輔云

崔華字蓮生崇元五世孫也順治己亥科進士與中書韞齋霍公同榜初釋褐爲浙江開化令值耿王之叛勢猖獗城陷公移保十六都招集義勇擊賊於石門大破之已退保遂安帥兵士擒斬渠魁出遂安恢復開化賊平論功優擢揚州太守隨遷兩淮運使再遷陝西涼莊道叅政歷任皆潔己愛民有清官第一之稱當守揚州時中書公因視其門入巡鹽使者張侍御至揚公招之飲席次叙及譜牒世系公曰人知吾與君同年而不知更同里吾先上世固亦馬邑之李林庄人也自九世祖乃徒於平山云中書公歸以告其族人因有赴維揚投問者公慰勞賜給之情文備至不忘所本

北齊

楊愔字遵彥華陰人魏永安初年十八拜通直散騎侍郎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邢邵隱於嵩山齊神武署爲行台郎中徵赴晉陽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貢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間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神武後知其有令搜訪以禮發遣天保中累官尙書令封開封王愔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所著詩賦表啓書論甚多北史本傳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崑山人明季諸生國變後改名焉嘗自負用世畧編贍四方耿耿心未下往來邊塞最久墾田於雁門之北每以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江南不足懷也乃經營創始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性耿介絕俗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每出必載書隨所至阨塞時呼老兵退卒詢曲折或於平日所聞不合即旅舍中發書勘之後卒於華陰所著亭林

十種日知錄知諸書皆行世先正事略

索敞字巨根敦煌人元魏大延五年時魏方尙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于誘導肅而有禮多所成就

常爽字 明河內人亦置館於温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父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通鑒通鑒注温水在大同府大同縣西水經注桑乾城西灑水曰温湯卽此

列女傳

尉遲敬德之妻梅氏見唐書

王霸妻不知何氏之女霸少立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人臥不起妻怪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曾逢首曆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

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後漢書列女傳

壽婦

劉王氏光緒二十五年年一百零三歲尙不扶杖而行崔家窰劉八哥之母

節婦

明

韓氏馬邑所舍人張祥妻年二十九喪夫守節後四十五年而乃卒冰慘凜凜終始如一

趙氏馬邑所人陳廷貴妻年二十四喪夫一子甫三歲氏強活撫孤家貧力女紅以自給十指爲穿萬曆三十四年有司以聞 詔旌其閭

張氏山陽縣丞張璞之女庠生元天瑞之妻也天瑞早亡氏方少艾誓不再醮撫遺孤教以義方大節凜凜皎如秋霜奉 勅建坊以表其門

陸氏知縣陸宗女庠生元勳之妻也勳卽天瑞遺孤不幸亦早喪氏堅勵霜摻與

姑同志之死靡他一門雙節應并垂不朽云

杜氏庠生李寵妻年二十歲喪夫守節至老無異志王氏廩生霍鉉妻鉉早逝遺子紹芳在孩提中氏撫之教訓成立由明經爲河間經歷冰霜苦節久而益堅享壽九十以上奉勅建坊旌表後其坊年久漸圯其曾孫監生燿爲補葺之

清

盧氏侍御霍公仲子太學生毓芳之妻朔州進士給諫公諱時泰之女也給諫公與侍御公同丙辰榜因講朱陳之好旣而侍御公卒於官太學公扶柩歸亦不久卽世氏年三十有一子女五人皆相繼而亡當闖寇焚掠之後霍氏家門中落資產消耗人多以改適諷之者氏力却弗從堅守冰霜行年七十有四而以壽終方氏之嫠處也己之子女旣皆夭折伯有子卽韞齋公甫垂髻家政仍摻於氏俟其成立乃歸之韞齋公先後娶室皆給諫公之孫氏之姪女也氏與韞齋公繼配盧孺人姑姪朝夕相依者幾四十餘年韞齋公念氏苦節共患難數欲請旌以宦遊不果至臨終時猶倦倦念之不置云

鄭氏廩膳生張調元之妻也調元父兵備公死難冀州調元與其兄體元同奔難所覓父屍歸葬復號泣而請於朝求卹廕值明祚將終遂不果 未幾調元以悲憤致疾卒遺氏在室方少艾氏仰天大慟曰吾翁死於忠夫死於孝吾婦人也雖智識短綫獨不能死於節乎數欲投繯飲藥爲家人所救解乃屏去膏沐砥志栢舟幾四十餘年歷任長令均贈扁旌之邑史氏曰忠孝節義之行世不少慨見而欲兼是數者萃於一門更難矣若兵備公之死難忠臣也廩膳公兄弟先後皆從父死孝子也鄭氏守一而終節婦也何其父子之濟美夫合德如是乎君子曰難哉忠孝節義萃於一門可以風矣

陳氏邑人應虎之女增廣生陸奇謨妻謨之父閣亦增廣生有子二長曰奇計謨其次也氏年十六歸於謨事繼姑張氏惟謹相夫子篝燈佐讀至丙夜弗倦越二三年而謨病忽不起遺孤旣治生甫週歲氏如荼撫之稍長俾與伯兄奇旣子旣作同受教於奇計一堂絃誦雍雍如也未幾奇計妻張氏亡氏疾首慟心曰姪今無母猶吾子之無父耳撫之與己子同及奇計再娶於白而氏終不以作已有母衣

服飲食之間遂少岐視之也已而治與作皆補博士弟子員尋以優等食廩氏蠲之心於是稍慰謂可報夫於地下矣乃既治忽又以病亡治妻改嫁遺子苞方四歲氏抱幼孫晝夜啼泣時奇計亦先朝露既作與弟既潤協謀迎養陳氏祖孫於其家作妻李氏奉陳氏起居甚勤作教苞讀書如其父之教既治者焉作之二子曰蘭曰蕙亦朝夕左右之不懈惠爲苞聘安氏之女以爲室氏喜曰吾爲陸氏失死靡他將不得之於其子者而或得之於其孫乎無何而既作既潤及惠皆相繼卽世獨蘭與其母李氏在堂氏與蘭母相依爲命垂二十年至康熙庚辰氏以老疾弗瘳李氏侍湯藥七十餘日臨終謂李氏曰吾初不遽以死狗夫爲有子也子死復爲孫今而幸延吾夫三世之脉於其藐若孤者豈區區老寡婦之力哉惟爾一門祖孫伯叔兄弟夫婦扶持保護之功吾今死無憾矣言畢一痛西絕其得年蓋七十有九云邑史氏曰陳氏守節曆六十年之久苦矣難矣所云松伯之姿經霜愈茂蕙桂之性愈老愈探者也彼既治之婦胡弗沫乃姑之高風而感慨興起也乎君子於此姑置勿論而獨悲夫奇謨之得不斬其嗣者飲之食之陳氏力也

教之誨之卵異而保全之則惟既作昆仲父子篤於天倫克有同心而蘭母李氏能與之共晨夕而保殘年其賢淑尤世所罕見焉摻筆者於此特書大書爲紀其詳夫亦以陳氏之守節與陸氏諸子婦之敦本好義實相須以有成書之者所以愧世之爲人婦而不能從一以終與夫人之賦性狼戾而骨肉手足之間自相殘賊者云爾

郭氏諸生維翰之女廩膳生鄭九成妻也年十六歸於九成生子昌會甫五閱月九成以病亡先是鄭於邑中稱巨室蓋明指揮使裔之也太祖錄勳臣後予世襲及明之季季自成寇雲中所過掠民財搜括縉紳世胄之家鄭氏家財因被劫無餘值歲頻荒氏於饑饉亂離之際而矢死靡他九成死氏年纔二十撫棺而泣曰吾不惜以身殉夫地下奈此藐若孤何於是謝絕鉛華飲淚茹荼嚴如也及昌會七歲穎悟有異質氏延師教之督責不少寬假故會年十五而遂責其矜已而益自憤於發肆力學屢爲學使者所獎藉比登明經第而氏已溘先朝露矣昌會念父之遺已於襁褓中而其母冰霜苦節得年僅四十而卒居常慟悼不置每與諸

親故言及則唏噓泣數行下及今誌之纂爰以其情曰諸鄉人維鄉之人皆相與咨嗟感慕之難已乃投牒而公舉於學之博士以轉告之邑大夫學博張公董公會勸曰二十少孀柏舟終身一日五月弱息卵翼慈母嚴君保孤兒於兵火之秋甘冰蘖於饑饉之際蓋棺論定輿情協孚卒之子賦書生孫蜚聲序洵節婦之堪表抑母儀之可風者也邑大夫素公勸曰靜正天植淑慎性成撫五月之孤兒金石不渝其志歷一生之艱苦松筠可比其摻洵坤儀之不忒信內則之堪表載之琬琰垂諸奕禩蓋其詞均非溢美云邑史氏曰余讀劉子正烈女傳及諸郡國編載見夫女子之有大節者多躋上壽豈造物盈虛嗇彼豐此理固然歟夫何郭孺人之二十而喪夫四十而殞生也耶其孤明經公慟悼不已且引爲終身之憾也抑獨謂之何哉聞諸古云激烈蹈死易從容守義難蓋巾幗中之最不幸者而後乃以節著必也需之歲月以至於三四十年或五六十之久中門夏之日冬之夜悲衾影之相吊嗟樵瘁於空閨人孰無情寧堪鬱鬱久居此乎紫陽說偕老之詩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是則有死之安無生之樂飲水茹蘖非易易事

也而况乎有子成立瓜瓞綿綿明經公既列籍銓曹嗣君復以英年食餼未可限量其慟悼不已者特明經公仁人孝子之存心也而以語於孺人則有子有孫可含笑而從其夫於九原矣抑又何憾

白氏廩膳生李公承基之妻也承基篤信謹守學使者嘗旌之而性稍固執每作杞人之憂先是其父亦廩膳生好孤疑誤猜鄉人有謀己者遂出亡往依南樂同宗之中丞公中丞公曰此莫須有也百方寬之疑終不能解乃乘間投死魚池中時承基在家年尙幼與其母兄相依爲命稍長能讀書爲諸生有聲壇坫而貧不能給以舌耕糊口年將三十而後娶於白白氏自于歸後侍奉孀姑克致其孝相夫子必敬必戒以是承基得專心授徒多所成就積贄修之餘辦裝赴南樂取其父襯以歸可謂孝矣未幾而承基復以多疑致疾竟不起憂鬱嘔血而卒年僅四十有七氏之年于時甫二十耳遺孤五人皆未滿三尺氏苦守撫之諸子漸長亦皆能讀書各青其衿而四秩五稔尤有慧質並食餼於庠因居無恒產兄弟皆以遊學隨所適而巨徒訓蒙氏從之東西就養迄年六十餘乃從其仲子歸於邑以



終老焉邑史氏曰凡爲貧士之妻者非有桓少君之志行鮮不厭薄其夫家李公貧士也當壯年受室而舌耕之獲惜之甚力故聞其內政頗嚴氏但以其身得從儒者爲幸而於中饋之道仰事俯育之宜皆能曲體良人意雖間有阿責處之恬如也及夫亾而氏能撫詔孤皆至成立中間奔走流離艱苦備嘗逾百折而不磨則氏之節與其處室之賢均足爲閨闈表云

段氏太學生世勳之女廩膳生李肯堂妻也堂之父卽僑賢明經哀一先生段於邑族以素封稱因慕衷一先生之能讀書善裁成後進而乃以女妻其子焉于歸時氏年甫十五至二十五歲肯堂遘疾竟不起遺孤三人長釗十歲次鎮次統俱在孩抱中氏慟夫之亡誓不改適延師訓釗越六年而釗遊於庠嗣以家漸落不能更延師督釗教其弟鎮銳均以次入泮哀一先生之書香弗墜者氏之力也至若肯堂死而尙有繼母在韓齒衰病劇兩目喪明氏每手進飲食奉養周至其節與孝僉足以風世勸俗云

張氏監生霍煜之繼妻大同縣明經子禧公之女也煜篤信謹守其父中書公極珍愛之先娶於盧不數年盧氏以產疾亡無子中書公與張之伯父辛丑進士國子博士諱干德者同官京師因訂秦晉之好而以氏續委禽焉氏自于歸後克修婦職大同距馬邑二百餘里氏凡數年而間一歸寧不以遠違父母數數往來歲丁卯煜病忽不起氏生一子曰維城甫離襁褓中呱呱而泣中書公慟之盧氏年方少艾而其幼孫靡所瞻將復靡所依也慟轉甚氏語其姑盧孺人告中書公曰妾名家女獲爲名家子歸不幸天奪良人惟此藐孤故不能卽相從泉下愧已而密復以再醮爲兩下父母養耶之死矢靡他中書公聞之乃稍恩於是憲師教雖域讀書維城從家塾歸中書公每夜必課之以經傳大義維城奉教唯謹越癸酉中書公捐館氏撫維城大慟曰吾比一塊肉旣喪厥考又不能依乃祖以希成立天乎人耶於是請命於姑盧孺人不令維城親家政一切聽域李父焯爲之經理而俾城得專力於文學未幾域入泮尋以優等食廩廩今誌之纂域以其母之苦節涕泣而告諸公學博董公勸曰張氏二十少孀栢舟自誓冰玉持身以茹蘖而砥勁節義方教子以慈母而兼嚴君雖未至論定之期茲適逢風化之會紀載以

永淑德先詩亦非過舉邑大夫泰公勸曰張氏青年守節撫孤有成跡其既往甘念載之茶蘖如飴下其將來砥軍世之名節無貳公論已定於此日坊表宜俟之蓋棺載之琬璞用廣風化云

張氏邑民武世元之妻太學生光中之母也年二十七歲喪夫守節有子二人長卽光中尙在提携其次光慶未離襁褓又兼家道蕭條遇人不淑而氏飲冰茹蘖大節不爲境遇所奪繼而撫孤持家至乾隆十年本縣令李鵬舉曾贈扁以旌十一年奉旨旌表建坊于本里二子三孫雍雍如也享壽八十一歲而終孫仁等經理入祠用垂不朽

節婦曹氏元聯之妻守節三十年十三歲卒

乾隆

節婦李氏李茂妻二十五歲而寡七十三歲卒

節婦張氏元沛妻張翰勸女二十歲守節七十歲卒

節婦林氏符明妻十八歲守節八十歲卒

節婦張氏元模妻二十三歲守節五十八歲卒

嘉慶

節婦張氏楊珠妻十九歲守節七十三歲卒

節婦趙氏霍文觀妻二十九歲守節八十三歲卒

節婦白氏姚國寶妻二十五歲守節七十七歲卒

節婦王氏李相妻氏二十四歲守節六十歲卒

節婦尹氏王滿庫妻氏年二十二歲守節七十五歲卒

節婦

胡氏廩生霍裕謙之妻二十一歲夫死守節奉事舅姑終始如一享壽七十有二歲乾隆四十年有司以聞詔旌其門

李氏盧斌之嫡妻十六歲于歸翁姑辭世助夫襄贊大事二十歲夫故遺子鴻英備歷艱苦延師訓子讀書子後入泮嘗戒曰勿自棄當勉焉以副吾志享壽六十有一歲

段歲增姚生肇元妻也夫歿氏年二十八歲遺孤二長嶽三歲次璉方八月氏念孀姑年遭奉養無人乃以婦代子職克盡孝道次子延師訓讀髫年入泮得年四十八歲

劉氏姚肇昌之妻道光戊子氏年二十六歲夫歿遺孤瑾甫二歲氏撫孤守節栢操松心始終如一計守節三十年

咸豐

節婦劉氏徐宗妻年二十一歲守節七十歲卒

節婦田氏句敏中妻二十歲守節八十歲卒

節婦賈氏蕭銀妻二十八歲守節六十八歲卒

節婦張氏李滋深妻二十歲守節六十歲卒

節婦徐氏句才祖母二十三歲守節五十一歲卒

節婦左氏徐克旺妻二十一歲守節六十八歲卒

節婦徐氏段克紅妻二十八歲守節七十三歲卒

節婦朱氏句會中妻十九歲守節六十歲卒

節婦苗氏盧有智妻二十一歲守節八十一歲卒

節婦李氏句本中妻二十歲守節七十三歲卒

節婦張氏李珠妻二十五歲守節五十七歲卒

節婦尹氏李柱妻二十八歲守節九十三歲卒

節婦李氏句慎修妻二十五歲守年七十二歲卒

節婦田氏句寅妻二十八歲守節六十八歲卒

同治

節婦賈氏李清德妻二十五歲守節八十七歲卒

節婦尹氏孔樂仁妻二十八歲守節九十歲卒

節婦趙氏句循禮妻二十八歲守節六十歲卒

節婦甄氏句克昌妻二十四歲守節年八十一歲卒

節婦趙氏句誥妻二十八歲守節年七十八歲卒

節婦雷氏甄誥妻二十五歲守節年六十七歲

光緒

節婦龐氏蕭定妻二十九歲守節年八十歲卒

節婦霍氏元步青妻十九歲守節年九十歲卒

節婦高氏金有明妻二十五歲守節年八十歲卒

節婦王氏元重明妻山陰王文端公九世孫女貢生五品銜王一善女年二十七歲喪夫守節膝下無子過嗣姪子鏞訓讀耕寒暑不倦事奉翁姑克盡婦道矢栢舟之志勵冰霜之操數十年如一日其孫爾殿幼食廩餼瓜瓞綿嬖氏心頗覺稍慰光緒七年令邑恭舉節孝奉 旨旌表享壽七十有五而終

節婦宮氏元妻甫節婦宮氏神池縣貢生宮墪之女元甫之妻氏年十九夫亡雖當少艾誓不再醮冰操凜凜始終如一光緒四年奉 旨旌以彰其大節云

節婦謝氏蕭榮春妻氏年二十歲守節年六十歲卒

節婦卒氏金悅妻年二十八守節八十九歲而卒

節婦謝氏李繼美妻氏年二十三而夫死服闋氏仰藥卒

節婦張氏胡文章妻氏年二十五守節八十一歲而卒

節婦落氏李恒青妻氏年二十歲守節八十三歲而卒

節婦李氏句明倫妻氏年二十八歲守節孝養舅姑過嗣長門子今六十九歲

節婦赫氏趙秉鈞妻二十守節七十八歲卒

節婦仁氏陳寬妻二十八歲守節孝養舅姑年八十三歲而卒

節婦白氏十六歲于歸薛戎章爲妻年二十四成章夭亡舅姑年老氏以婦道兼子道養老送終過嗣族子以承宗嗣年五十三歲卒

節婦劉氏李秉祿妻氏二十九歲守節七十五歲卒

節婦施氏句允中妻氏二十五歲守節八十歲卒

節婦韓氏句迺毅妻氏二十八歲守節六十六歲卒

節婦吳氏陳亮妻氏二十九歲守節七十歲卒

節婦曾氏田樞妻氏二十二歲守節六十歲卒

節婦東氏陳洪妻十八歲守節現年六十歲卒

節婦姚氏馬玉妻氏二十歲守節年七十三歲卒

節婦安氏元煒妻十九歲守節六十五歲卒

節婦焦氏煜妻二十三歲守節六十歲卒

節婦安氏商人安汝國之姊元天順之妻夫從軍歿于疆場氏年二十五歲只有

一女家業蕭條立志守節以針指度日飲冰如蘖艱苦備嘗於光緒四年奉旨

旌表誠國闡中之卓卓者

貽封萬曆以前無考

明

霍朝重以次子錢封承德郎南京鳳陽府通判妻趙氏封宜人以四子鏐改封文

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妻孔氏封孺人加封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妻趙氏孔氏

俱封贈恭人

霍鏘以次子萃芳封承德郎直隸永平府通判妻李氏繼鄭氏俱封宜人

清

田嘉種以孫喜囊封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妻張氏封淑人

田大稔以子喜囊誥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妻梁氏封淑人

霍鍾芳以子子瑄封徵仕郎中書村中書舍人妻王氏封孺人王氏山陰大學士少保文端公之孫也

清貽封

霍之玉以長孫位喬贈檄仕郎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縣丞妻段氏劉氏覃恩贈孺

人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霍遇隆以長子位喬勅贈徵仕郎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縣丞妻朱氏覃恩贈孺人

霍維垣以子霖覃恩勅贈徵仕郎廣東布政司照應妻李氏贈孺人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貽封

盧廷猷以長子應封昭武都尉妻姚氏封恭人

賈俊字秀卿輕財好義歲饑村人有鬻妻濟荒者俊捐已貲留之門繼大河河冰開合之際在來過客皆頌公以救濟頌功德者口碑載道以子明遠貴封昭武品尉妻郭氏句氏封恭人

坊表



古寰州坊在縣治前現存

肅寮貞度坊在察院東現存

進士坊三一為成化甲辰科田彭立 一為弘治戊辰科武文立一為正德辛巳焦昇江

雲程坊為成化十五年舉人陳憲立存

月桂坊為成化十七年舉人田彭立存

經元坊為弘治甲子科舉人武文立存

亞魁坊為嘉靖戊子科舉人張元相立今存

龍章世錫坊為臨姚府同知霍錢立在三官廟街今廢

奕世鳥臺坊為江西道監察御史霍鏐正在大街觀音閣對正今存

貞節坊一一為生員元天瑞妻張氏立在大街 一為廩生霍錢妻王氏立在關王廟前今俱存

墓塚

漢隱士周黨墓在祁縣東南一十四里北和郡縣志

後唐周燕王墓在沁州沁水東斷柳坡

後唐張憲府墓在縣西五里第二截有墓志銘

張宗諫墓全上

元閻丞相在吳佑庄西北石羊尚存據舊志書之○不悉其為何人官於何代惟傳其姓而不傳其名  
文獻之無徵也惜夫

明田方伯墓在河南沙嶺灣

明武進士墓在西君村

明焦太守墓在太平窰子村

明霍贈公墓右通政鏐之父也在劉令史營有誥命碑

明霍通政墓在城東十里有石柱石坊公卒於京邸次子太學生毓方援人臣以處勤事者例得邀  
思祭墓上章復請值明懷宗多事之秋不果僅得馳驛仗襯歸以四品制造葬

明張兵備墓在城西

明霍同知墓在小泊村北

清張孝廉墓在城西

清霍中書墓在城東十里通政墓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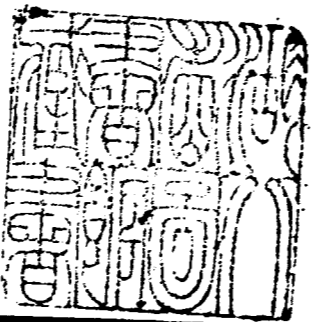
清田侍郎墓在司馬泊村西康熙二十六年奉勅葬建

清承德郎霍崧南墓在王家嶺南

清清文林郎霍魯瞻墓在王家嶺北

清盧都司墓在城東

清賈孝廉墓在沙家疃



### 馬邑縣志卷之三

#### 藝文誌

舊誌曰文以貫道彰往而詔來者也馬邑文藝屢經兵燹僅存什一於千百或著爲傳記或形爲詩歌雖言人人殊要皆茹英吐華一本於道中文藝無足取者不錄舊史氏曰藝文之誌諸誌皆有之非獨侈揆藻爲工也凡以關乎民生政事風俗人物者雖遭世不侔所見互異而惟留心經濟之君子爲能因時補救然後載之傳記發爲吟咏盛衰之故理亂之源俾千百世下流連篇章而得之感慨興起志所由以有功也邑誌舊有藝文雖爲什不多然率出名公大人之筆用以繼往開來何乃至於甲辰年後當事者并一切刪去文獻無徵誰執其咎耶考求故帙仍錄梓之其舊所未備者亦以次搜入

碑記

#### 修馬邑縣學記

王從鼎 僉事

皇明大一統郡縣徧設學校以道德淑人心秦漢唐宋以來未有盛於今日也凡有官

守者以崇文教飭祀典隆廟貌爲知所先而不忘道之所自否則君子不錄焉邑學興創無可考前人之爲何其苟簡而所以處吾夫子何其薄哉正殿聖賢神靈所棲制宜宏敞今止三間而風雨不蔽餘皆歲久故構摧落頽垣敗壁幾爲草莽之鄉過者瞻之孰知夫子宮墻之所在也我新河陳公寬以憲副按察冀北適蒞茲邑謁夫子廟喟然嘆曰吾夫子道德高厚與天地同運一廟之崇卑在夫子固不足以爲損益但教化之地古今同仰鄙儒俗吏不知所先乃爲夫子吝財若是乎隘且陋也因召宰邑者咎之答曰四里小邑彫瘵久矣烏能舉大役屢曾申請上司不曰仍舊貫則曰俟歲豐登不曰工費浩則曰事非急務非令罪也因按縣藏果無餘積適有犯侵察院舊趾者悉復之而以東南一區對民間趾以闢學門大路又措置銀二百餘兩委典史張信召工飭材以司出納增正殿二間而新其塑像隆其雕飾餘悉撤其舊而新之曰明倫堂戟門曰櫺星門曰庖曰廡各爲間者三曰號舍爲間者十四殿廡之上黝堊丹漆煥然維新堂門以下皆中矩度經始於弘治辛酉三月落成於十月知縣張文燧教諭唐盛訓導杜森與諸生謀曰邊方小邑學校久廢今輪奐一新而士氣倍增儒風不振大爲茲邑

之光足役也烏可不書諸石以昭示永永因具始末狀求予記予謂有天地則有吾道有吾道則知有夫子大而三綱五常小至一事一物道無不在吾夫子揭道之的以詔萬世徵夫子孰知爲臣而忠爲子而孝乎我陳公以儒起家由進士拜監察御史摧僉事副使所至聲迹赫然皆由夫子之道而顯也茲學之修其知所先而不忘所自者歟昔李鄴侯新處州孔子廟韓昌黎稱之曰鄴侯尙文故其爲政知所先後今馬邑之功何愧於處州惜無昌黎之文以掄揚之如予之愚淺烏足以當紀載之任聊以塞二三子之求耳然陳公之功亦非予文所能盡也是爲記

修馬邑縣城記

張克忠教諭

馬邑城巔末沿革見諸前誌然形勢雖雄不過屹然土壙而已以之屈羣醜捍強敵非所宜也時隆慶六年巡撫大同地方劉公應箕按宣大史劉公良弼因款貢雖講猶匱內憂乃協謀貝疏上請凡應山懷馬悉請磚之蓋欲爲未雨綢繆之謀以奠國家無疆之基也於時上允其奏財發於帑工出於兵以厥任責成於知縣事岳汴守備時爾直比三年之內務覘成效二公夙夜勤勞罔敢暇逸公賞罰以勵工匠均勞逸以平役使

不二載而大功告成紀其時經隆慶六年暮春之朔落成於萬曆元年中秋之望夫厥功既成乃要其支費括其出納度其規模以紀其盛大墻敵臺所以雄保障也周圍共六百四十丈高三丈甕城二座所以樹重關也周圍共六十丈各高三丈四尺女牆一圍所以捍矢石也通長高四丈月城二座所以聯抱掩也周圍共五十丈高二丈東西二門如制三重縵以鉄葉固以鋼釘鏗乎其堅也東西起大樓二座四面鋪樓各三座四角敵樓一座危乎其崇也城之基奠之以石共用石條四千五百丈石之上積之以磚共用磚三百五十六萬四千個聯磚石而一之者灰也共用灰一萬八千四十五石造磚石而成之者夫也共用軍民夫匠七百餘名夫役非糧則疲共食口糧四百八十石四斗七升工匠非賞則惰共用工價銀四百四十兩八錢四分鹽菜所以佐食也共用鹽菜銀五百五十二兩九錢石炭所以煉坯也共用工價銀二千五十三兩二錢夫出納明則支費足支費足則規模定此大功之成所以有可紀也嗚呼是工也匪才則孰與治匪關則孰與成吾岳時二公有能爲之才而又適撫按二公倡可成之機才與機宜而治與成會此邊城之固足以爲天下托而二載之勞有以爲萬世之利

予安能文之雖然公之勛業載在青史者則不可不勒諸貞珉以告於世予謹按史稽首言曰嗟嗟鄂國其真古豪傑士哉方其崛起兜鍪中遭際英主乘時奮翥嘗先登陷陣擐甲而擒世充攘臂而平黑闥擐旗而降建德奪梨而墜雄信一時智勇如衛公褒公皆自謂莫及則公勳烈豈不巍然出諸將之上哉然世人皆知公雄勇冠軍至論公人品世未必盡知也予嘗究公爲人大類關雲長云赤虬飄颻卽髯絕倫逸羣也所向披靡羣雄膽落卽羽威震敵國也躍馬突陣而脫秦王其視解圍古城者無愧也擒王琬禹人中叢刺莫傷其視馳刺顏良者何惡也羽於昭烈投以肝膽公事太宗據以赤心尋相之誘不去建元之賄不八其精忠大節相符契也羽乘赤兔公得驪駒類皆龍種蓋天所默賚以彌成雄奇卓絕之蹟者又相膺合也雖羽不幸歿國事公幸而興唐其大都實等埒焉然此特論公人品耳至其心術之微世又未必盡知也是故席次憤毆人謂公爲非禮不知公忠義不容姦邪乃其天性視誤國之許敬宗懷奸之徐世勣不啻犬豕肯甘與爲伍哉富不易妻人謂公守己介特不知公因是悟主使當時知此義則才人不選貞觀無養虎之愆昭儀不立永徽無牝雞之患又安致顯慶以後紛紛



哉噫此公處心積慮之微世莫能知者予叙公勳業因白其心如此俾後爲將者知先立根本毋徒視勇畧爲也嗚呼方今邊郵多警安得如公者坐鎮帥閫叱咤風雲使敵人不敢南牧以抒當寧西顧之憂哉予聞朔俗好勝負氣慷慨磊落士多生其地庸知不有繼公而出者哉文信國曰歿不俎豆其間者非夫也今廟貌赫奕人心敬仰又庸知不有興起奮勵思接武俎豆者哉予願公靈當默佑於斯也范君諱大儒山東霑化人庚戌進士周君諱斯盛陝西寧州人癸丑進士吳子諱國貢登州府人貢士於茲籌義殫力克襄成事例得書云

重修唐鄂國公廟記

王一鳴知縣

馬邑城西北十里許舊有唐鄂國公廟創造罔稽何時重修於弘治辛亥歲有碑文可徵按公姓尉遲字敬德諡忠武族居鄯陽避稍以勇稱辭婚以義聞除亂輔德以忠貞著固宜凌煙昭一代之名馬邑享百世之祀者泊嘉靖辛丑歲兵燹之後殿宇神像焚毀幾於丘墟迺今戊申歲春欽差鎮守總戎周公築長城萬里修廣廈千間大庇塞士因武事之少寧乘農工之未作捐俸集財量功命日遣旗牌官劉勳同本城守備王貫

董其役督千戶陳國謀趨其事且倡邑士及鄰境文紳武弁富者助以財貧者効以力暨本職率典史孟傑謀諸儒學教諭李善訓導苟廉亦各贊襄於其間踰月苟完再月苟美正殿三間鄂公居之兩廊六間副將居之左右房六間以供春秋之祀內外門二像以嚴出入之防甬道周旋以便行禮垣墉繚繞以蔽窺藝煥然廟宇之一新儼然神座之兼備碧水帶環於前後青山屏列於左右天草鋪茵喬林設幕對景可以樂天真閒鷗浮藻遊魚穿蒲觀物可以形自得向日景物荒涼之區遂成登臨佳勝之地矣夫工不成於成之日必有所由起事不樂於樂之時亦必有所由兆即今天子端穆穆之容大臣廣休休之度軍門隆韓范之譽元戎擅頗牧之威烽烟不警於邊隅黎元樂業於畎畝道路之間諜之往來晝夜無萑苻之驚懼周公之力居多所以有落成之美也昔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匪直爲衛君告所以爲世道惜今而襲英雄之威望際世道之昇平報往昔之功勳舉廢墜之典禮予何幸而見俎豆之敦崇而不見軍旅之擾攘夫不見軍旅之擾攘周公匿武之功而見俎豆之敦崇周公觀文之力邊陲有此中原可知固可以慶幸太平樂舉祀事不然奔走禦侮之不

暇吾輩得以優遊此境乎嗚呼若周公者畫策護民而安九邊之赤子盡心報國而鞏萬載之皇圖其勇義忠貞視鄂公諒不多讓則夫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也績繼凌煙祀享世廟不可立而待歟不可立而待歟茲我輩所以樂觀厥成而欲銘功於不朽也遂演以爲記

重修唐鄂國公廟記

孟周同知

桑乾冀北名川也發源龍池遡地會西山之脉撼洪濤之根通天池之絡放桑乾之瀾瀟瀟淵淵洞洞汨汨真魚龍居也志載池內獲馬之異及閱宋濂應制撰鬼羅國獻白龍馬記迹於志載符節相合迺知天啟明良川澤効靈非常也非誕也朔人尉遲敬德獲之屢收戰績土人奇其神也築廟池側及我太祖出三百神錄入祀典弘治間巡按侯公一恢拓矣歲久風雨震凌將爲漁牧地矣嘉靖甲申夏侍御寧夏王公按朔道謁將軍真在此哉久而噴蹟謂少參王公僉憲田公曰忍是廢哉國家昭忠勸義之典可廢耶職祀典者卽是而可占矣復謂守朔太監閻公曰君奇心腹此典祖宗有天下首意也計果偕此不其克寄耶閻亟唯之明日鳩工運材樹頽易腐補弊繪落不踰夏於

也久安長治之道端有賴於此矣是爲記

新建唐鄂國尉遲廟記

自昔豪傑之生鍾天地剛大磅礴之氣豈特揚耀吐精樹勳業於當時已哉雖其歿也而是氣流通於天地間與日星並明與陰陽並運不隨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每有感觸輒形諸夢兆若桴鼓影響然嗚呼烈哉予昔閱唐書嘗壯尉遲恭之爲人嘆其真豪傑士非特將畧之雄也每讀其傳歛襟起敬久之而公則朔產也嘉靜丙寅歲予奉命按治宜雲夏四月巡歷至馬邑一夕夢金甲神英姿環侍直立馬上馬蹀躞若龍金戈翠旗導從前後謁予若其所訴者予覺大驚異其事翌日出至龍泉寺見唐鄂國公遺像在焉叩其所自邑尹吳子進曰鄂國舊有祠去此僅二里許熱於燹火有年矣棟宇灰燼惟神與馬巋然獨存居民不狎於棲神之無所權奉於此以存尸祝遂卽其遺趾觀焉草莽丘墟陔言懷感予曰異哉向夕予夢金甲之神非與祠前有金龍池卽桑乾河源也清漂澄澈嚴冬不凝邑尹復進曰舊傳池有龍時化爲馬一驪一黃人莫敢御唯鄂國驍勇絕倫能跨而制之予又曰異哉予向夢金甲之龍駒非與夫鄂國輔唐昌運

其所樹立固雄爲不常而臨陣決勝指麾馳驟無能當之者蓋得於馬力居多然則馬之爲龍昭昭也乃千有餘載予夢中歷歷見之一何奇哉於是諸武士踴而言曰惟我鄂公生此朔方靈憑於茲凡軍旅所向咸有陰助吾人藉神威久矣廟貌不稱何以振揚士氣乎於是諸耆民踴而言曰惟我鄂公併幪茲土民有寧宇歲時禱祀應靡弗預患爲之馱而災爲之禦吾人蒙庇久矣祀典不修何以慰愜人心乎予曰噫哉夫有功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兼焉矧赫厥靈於夢寐是精之冀也民之望也而亦觀風者之責也盍祀哉盍祀哉乃語冀北分守范君暨邑尹謀新之乃爲正祠三間臺如也爲左右廊房六間耳房六間櫺如也爲二門三間大門三間翼如也圍以堡墻周六十四丈一尺有奇曠如也戢如也地仍於舊紀芳觸也費出於公杜私擾也經始於去秋七月十日落成於今春三月念日周綜理也復買近地一頃以給守祠之役圖久遠也聲以鐘鼓樹以千旌俾民耳目有觀聽也祠宇旣成廟貌攸妥瓣香瞻拜宛若夢中見者於是士氣奮揚人心孚悅適范君擢口北分巡周君以山西督學來代暨吳尹復言予曰鄂國見夢於公豈惟其祠祀是崇哉亦將賴公文以垂不朽予曰有是哉顧

侯有光矣第見礎繡枕龍塢之勝飛薨跨馮夷之宮洪濤納翠舒卷煙霞海日朝紅浮沉金碧襟明月蘆花之渚掖青蓮碧水之禪清泉萬寶鏡撒輪旋池影星旗龜吞蛟吐草煙點白鷺之幽柳衙浸琉璃之冷儲是清奇物有不異廟有不神人有不景哉昔朱文公爲浙東常平使按黃巖首表溫節徐先生墓朱伯賢嘉其勳風化也王公當人心震懾之際倉卒而倡此舉聞樂施已有夙夜祇承駿圖上答高廟駕馭豪傑之意下慰九泉忠義之望中作陞陴歆羨奮勵之氣不刑賞而風勸能心文公心矣然不請而令出役舉而人趨水村野廟動多繡之物色頽垣破厦煥丹雘之層光綠忠義之在人心千古不壞故翕應一機耳宋儒謂神不神於神神於人心之誠此類耳或以武人目之不知公之武根於義盡於忠觀解衣出癥許婚面違可謂侃侃丈夫矣故諡曰忠武將軍名姓垂凌煙勳業悉許敬宗應制之碑文厚葬陪昭陵其廟貌迭新殆與水光山色爭明於無窮矣廟西五里周之別業也少嘗藏修於是休日徜徉於是日其廢也特起立都之慨感其興也遂忘讀貂之陋以塞請

重建鄂國祠碑記

嚴從簡給事中

馬邑之西北十里許有鄂國公祠故唐尉遲敬德所血食也其南卽爲金龍池界迫窮廬邊警匪測祠之蕩於兵燹也有年矣歲丙寅柱史蒙翁近野奉命按治茲鎮政成令治百廢咸秩迺以其餘力聿新厥祠蓋鄂公朔產邦人仰止如淮陰之廟韓信解州之廟關羽所以崇遐勳倡雄氣而於邊壤爲尤要焉先是近翁涖馬邑一夕夢金甲神來謁英氣凜凜直立馬上馬遵如龍歷可紀莫知何祥惟謹秘之翼日聞金龍之池卽桑乾河源也因達觀焉得祠遺址荒烟宿草方爲太息縣令吳進曰此池後魏以來相傳有二龍時化爲馬一驪一黃天陰輒出人間牝馬遇之生駒神俊或有角若鹿茸然未有參之者鄂國生而驍勇思收爲騎每潛伺池傍果有神駒遊焉卽飛跨其上駒欲入池鄂國力制驅迴嗣是出入兵革多藉其力後人因建祠於茲蓋謂天以授公存歿所憑也近翁悟曰異哉昨宵之兆豈鄂國以冥棲無據乘龍而告我乎且其豐功偉誼足表朔方祠非淫瀆久圯不葺政媿幽格其何以鼓舞士氣乎乃命縣令聚材鳩工邑中子來煥焉美完予適以使至雲中近翁爲道其詳屬予記之予讀唐史見唐太宗之於鄂國惟以一言作合曰大丈夫意氣相期嘗深味斯語謂豈特一時君臣之會爲爾哉

凡我志士達人雖曠百世且有相感者亦惟此意氣耳蓋氣在天地浩然流行其鍾於人也或爲忠節或爲政事或爲武績或爲文章雖樹立不同同於至大至剛之發越焉不以生有不以死亡不以古有不以今無固有通千載爲一息者是故孔子見周公於几席其經綸康泰之氣通也陶潛見羲皇於北窗其淡泊真純之氣通也今夫鄂國從太宗討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戰旣高出諸將上然方其初附唐幕大分未定不隨尋相等叛去而傾心太宗及建成元吉誘以金銀一車不爲動太宗有心如山嶽之許忠節武績鄂國之表見於昔者何剛大也近翁學冠天人才宏黼黻由進士拜大行采風四方燭乎不辱今聽馬行邊以春陽惠民以秋霜摧奸以時雨造士以明鑑肅僚則文章政事近翁之顯燦於今者何剛大也且鄂國固北隅名將旣佐武德之勳及於貞觀弼成太平善政能以富不易妻辭尙帝女晚年自戢不通賓客克保令終尤文士知幾之所不及是又非鄂國之所以俯俟不惑者耶近翁固南海名儒立朝正色風節獨擊繡斧攸屈接文奮武寓折衝於樽俎誠可謂壯猷允武是又非近翁之所以仰契不謬者耶意氣夙浹精神默孚夢寐之見亦豈偶哉且龍馬之說明證志冊固可覘乾陽之



馬邑縣志  
氣變化不拘而鄂國收之雖不史載然稱鄂國嘗以單騎蹈萬軍中叢刺莫傷雄信之圍太宗幾陷鄂國躍馬大呼翼之出使其乘非龍種烏能若是捷足哉人傳當爲不誣况祭法所載像奉爲宜非特妥鄂國之靈亦以秩正殷禮教人有勇知方也自今伊始香火駢嚴芳芬暢達觸處洋洋將使星輝狐嶺月朗鳳山其公委身英主之明見歟浪翻威海風鼓滄河其公決策秦府之雄斷歟雷轟雁塞虎嘯榆林其公三奪利稍之叱咤歟氛消恒嶽烽息白登其公翌贊皇靈之立威歟頗牧踵生韓劉輩出其公式穀後進之毓秀歟鄂國之氣瀰漫宇宙形著於西北而寄寓於一祠非鄂國之精爽不能妙感通於異代非近翁之卓越不能起積毀於煙莽其奇跡宏制皆可述也予故特闡其微以昭後人尙珍重厥祀時加敬護共培浩然者使龍驤之士應運名世以不負近翁相期無窮之意氣云

建金龍池捲棚記

王日新知縣

萬歷癸巳之正月余奉命令馬邑未就道時有客燕臺者謂余曰馬邑於古爲賓州治之乾方十里許有池名金龍舊傳二龍出化爲馬馬以龍故騰驥莫能制尉遲敬德氏

跨之崛起山後爲李唐名將譚雲中勝蹟必首稱焉比蒞任前大參汴京周公過金龍余往候之計時尙早因先謁尉遲公廟廟兩廊多繪事肖尉遲公像於其中凜凜有生氣當時單鞭奪稍之威可得於想像間出途徒步行小憩於今金龍池則見烟柳垂金春波漾玉恍若西湖激澗殊不似邊地春暮猶苦寒也凭欄矚池中水清澈可鑑眉睫池水東流稍折而南約二射卽產龍馬處深莫得其底池上有寺寺四圍皆水環繞之因額曰水圍西畔有公署堂阿門塾稍深邃乃寺之前止敞廳三楹基址隘不能避風雨諸使者行部至多臨流具壺觴以暢幽懷預期必構棚棚用布彩嘗以時促不能具居民供應頗苦之一日父老謂余曰安得建捲棚三楹則一勞永逸也顧余以初至轍興土木又民苦貧村木瓦甕惟艱未敢議迨今歲春三月侍御林公至有期諸公署當重葺池之廳有圯狀時示寂僧名圓行者頗持戒爲邑之人重有曰募萬人緣修舍利院尙餘金若干余聞而喜曰東天卽西天之佛也此獨非舍利處乎迺以其意白之少參盛公遂易房三楹撤而運之池之上爲建捲棚計因以葺池之廳費頗饒不足則又益以公帑之羨命丞廣武驛張子介與住持僧明月督其事甫旬日棚翼然煥然而廳



前有棚後有屏兩傍有櫺斯昔之隘且陋不復同矣或曰王子侈遊觀乎余曰案牘旁午催科無暇日安能杯酒流連光景也然則王子其先憂後樂者與余曰樗腐之材謬典疲邑土瘠而賦重民貧而役繁且也路當三晉之衝冠蓋時或相望受事以來日夜焦勞頭上髮星星白乃若所憂誠有之樂則吾不知也僧明月以棚成當有記紀歲月余因次前說以爲之記

新增重修鄂國公廟記

西北去馬邑郭之十里其山曰洪濤蜿蜒蒼翠如列屏山之陽爲司馬泊舊有地挾黃道泉東南流卽桑乾之源也產龍馬尉遲敬德氏得之佐李唐百戰而有天下後因其地建廟在池之右邑有司歲時奉祀惟謹廼時久風雨震憾棟幹摧撓遇上官按部每展謁頽伏拜草莽中噫其何以風後人余今歲春欲捐俸庀材鼎新廟貌而守戎鄭君愆慮之議遂決諸簪紳與四民之向義者亦各樂於輸貲以襄茲舉因屬儀賓李宦董其事甫三越月堂宇門廡煥然改觀又於正殿之東創禪房一區命僧元錦居之以旦晚供奉香火蓋公無詘私無擾而厥功成焉礪石紀事不可無文以詔來者余惟公朔

產也讀唐史想見其爲人慷慨沉毅磊磊賢豪間叱叱而風雲集指顧而彊宇駭蓋人無敢櫻其鋒者泊晉陽首義公從文皇擒黑闥戮蕭銑走建德降王世克摧堅破銳賈勇先登一時天策諸將無不人人推轂公鴻猷駿閣超軼當世而流風餘韻傳播千古所繇食我國家之報於無窮也實固我公粉楡之邦廟食之區邊塞寧謐士庶帖安孰非公之英風靈赫陰爲之福庇矣乎夫當世矯箭控弦之士非乏也高牙大纛橫戈而談司馬法者又未嘗不如林如彪也儻有如公其人者起而制閫專征戢氛寧圍出死力爲縣官擊賊則聖天子何至厪宵旰拊髀思頗牧哉嗚呼公往矣公不獨虎臣冠卽其賜金同榻尙主辭婚君臣夫婦之大誼行且與天壤共炳高山仰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矣所稱毅然大丈夫者非耶公產於朔而祀於寔祀於寔而廟在池之後者何後人卽龍馬事以神公也神公者亦因以風後之人也此作廟意也余遂不辭謏陋以記之

新三龍王廟記

焦昇邑進士

馬邑龍池之澗有三龍神祠能興雲致雨弭風雹水旱之災濱地毛以資民用人共神

馬邑縣志  
之久矣稽之縣誌以爲拓跋公主飲池水生三男次者能伏桑乾之龍舊廟尙有龍俯伏之壯及其母子儀像繪於壁間神之大概可想也漢史名大會處爲龍城在上谷郡北遼應歷四年新厥廟今斷碑猶載神名拓跋廟號桑乾然未有王號也保大三年金吞遼兵燹廟廢天會十三年縣令程舜卿勸民重修亦曰桑乾神云爾猶未有王號也其曰廣濟王曰溥濟王曰洪濟王北元之制也元大德二年詔加封廣濟王爲協應廣濟王溥濟王爲孚應溥濟王獨洪濟所加不傳蓋闕典也故有龍震帝闕討祭之說相傳抵今不然三王之號加封之詔夫豈無故而頒哉所以廟貌衣冠盡肖王者龍之有王自元始也迨我皇明制作之初雖革嶽瀆淫封各稱本號而此則相沿如昔似亦無害於義者故事縣令春秋祀以少牢旱則禱災則祈每每應驗如響其有功於斯民甚大正德間巡撫謝公以爲淫祠而革官祭邇來風旱冰雹時作民多困徙耆老李翥致仕官郝澄省祭官李天祐輩倡衆招貲更新廟貌而共享賽之亦周禮荒政索鬼神之一端也廟成請載其事於石以垂永永余爲惟池乃桑乾之源桑乾實龍池之委遂莫可測遙莫可臆固宜宅龍爲水之靈有王爲龍之宗雖其雲行雨施造化至公而神之

福禍一方焉可誣也記曰龍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又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則此祀未可爲淫也噫未可爲淫而從俗以祀要亦觀其會通行其典禮而以義起之者云胡不記

### 鄂廟感夢記

吳亮 御史

大同爲晉轄而校士乃屬宣大往歲晉闈簾官偶絀大同士無解額余力主復舊制簾內外辟三人焉按部至大同則郡庠鄉賢多缺檄府議最著者合祀以光大典鄂國公故鄴陽人專祠馬邑府議入祀尙持兩端余謂世民雖有慚德鄂國委身盡忠且於邊地有保障功祀之可此八月初旬事也比入闈分校憲幕楊君閱卷時恍見尉遲恭蒞簾內問其意欲中大同人已而放榜獲隽者果二詔以爲奇太守高君諱第者謂余追崇鄉哲作興人材意甚拳切神之格思凡以云報也余烏敢當乃其顯靈默相時與事會亦足徵神之如在吾人一動念間靡不陟降上下不可不慎因爲文祭之復紀其事以誌異云

### 補修鄂廟神馬記

王日新

馬邑縣志  
余蒞任甫浹旬吏請備牲醴祀鄂公循故典也是夜余夢有馬露處大有悲鳴不堪狀  
夢既覺悚而異之且有事於廟見鄂公遺像凜凜如生惟神馬控立之所楹簷崩頽風  
雨不蔽馬有斷其脊裂其首缺其足者宛然夢中境也於是命匠增修煥然一新蓋鄂  
公汗馬之勞追風逐電所向無敵固其勇畧絕人亦豈非神馬之力哉新之者所以妥  
神之靈而存馬之跡以不沒金龍池一段佳話云

重建漢壽亭侯廟記

霍 鏌 邑人

縣治東門內數十武故有關聖廟一楹附贅南北通衢中一面東向當門之衝冠蓋輿  
馬自東而來者入門則與廟貌相對不能避抗然倨侮逼走神趾下始折而南北非其  
人之敢卽於抗而相與倨侮也廟處孔道無屏蔽勢不能舍此而他適曷足怪焉且也  
塵囂湫隘市兒買豎皆得喧填雜沓其中恬不知畏以神明威赫赫而令規制狹小冥  
頑媒慢至此其奚以妥靈爽而昭奏格歲戍邑人符登科劉雲鵬程希曾徐經盧官  
思恢拓而崇大之謀諸邑官長士庶相與輸金市廟後民房一區以僧真金董其役庀  
材鳩工擇吉肇建經始於萬曆二十六年之夏四月至二十八年之冬十月落成焉而

後乃今正殿三楹壯麗爽塏擴如也圍以兩廊繚繞縈隩翼如也爲門三楹通其中置  
甬道分左右之半住僧以奉香火殖如也門外樹楔視原坊夾道而峙者高闊有加煥  
如也迥如也雖當城門之衝猶故哉然較疇昔巋然贅通衢中爲居者行者侮慢不侔  
彼時圖剽石紀其事會有他故不果歲月旣久風雨摧殘丹青剝落邑庠生段世勳等  
捐資增飾不數月而竣事丹堊金碧煥然一新時天啟五年冬十有一月也邑人徐漸  
明承父經志以圖不朽於是始屬愚文結前局愚惟神之精忠大節業已昭垂宇宙無  
庸置喙惟是開闢以來神聖豪傑非不問世挺生然有當年烜赫後世則否中國尊崇  
外番則否學士大夫稱頌顛蒙頑梗則否王公縉紳祇奉輿台厮隸則否孰有英靈昭  
察合今古中外賢愚貴賤之人心欽仰傾慕不謀而同至今讀漢史傳至破強敵威震  
諸夏則人人懽呼稱快及其以身殉國賚志而終則又人人悲憤唏噓不知涕之無從  
也如神之感動人心淪浹洋溢至此極者竊嘗深維其故矣炎祚將灰羣雄角逐材人  
策士苟且就功名不復知有共主獨神矢志心漢室歷始終生死不渝其節蓋其精誠結  
聚可以塞天地凌日月貫金石凡有血氣心知冥感靈應千載之下欽仰傾慕不謀而

同至誠動物理固然歟理固然歟然則今茲廟宇創建增修後先同志亦精誠流貫於人心不能自己者耳嗟乎百代之人心可通三分之事業未竟豈非神之所能者人而所不能者天耶上下古今疇能不興起感慨將有歷萬世而合符者矣是烏可無記

新建桑乾河永濟橋記

霍之瑄 邑人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固王政之所必講者然而屢廢屢興行者病而居者亦病矣勢曷能以永濟古邑桑乾河發源於城西北黃道泉金龍池合喇河口諸水遶城之西南而東直達蘆溝蓋以源流泓深噴薄澎湃其勢建瓴而下每夏秋水漲之際一望怒濤驚天奔雷殷地此洪濤山之所以名也但夏秋水漲不常可以舉裳而渡惟初冬以及方春塞上風霜凜冽倍甚凡西成之所穫東作之所需靡不大車負載亂流而涉水擁沙陷人畜俱徘徊中流甫登彼岸而已墮指裂膚矣舊城西有一橋例應官司督修歲修歲壞徒費民間物力且可以通行人而不可以負重載與無橋等待封張公日擊茲苦輒欲慈航普濟捐貲勸修同善士徐自立等廣爲募化得木長一丈一尺闊一尺者五十二根爲柱入水五尺上豎以梁梁長二丈闊一尺共二十四根梁上橫

鋪以木長一丈二尺闊六寸共五百一十四根爲橋於城之西南隅橋成長二十四丈闊一丈二尺重載往來馳驅如履平地矣又建 河神廟一楹于橋岸廟旁別建禪房二楹爲收貯橋木之所募僧守之而問記於余余以爲吾邑之風氣洪濤登時於後雁門拱翠於前雁龍池黃道諸泉而成河兩山并落一水中分未必非鍾靈毓秀之區也但萬丈驚濤聳來乾脈自西而南而東直瀉千里雖儲之有本而洩之不幾太盡乎幸城東有杜家樓文筆峰俯嚙河水可以稍砥頽波而中流得此一橋如長虹飲澗重重關鎖風氣不更爲融聚哉是舉也不動官帑不費民力橋可永濟而無壞且又有關於吾邑之風氣誠足記也張公諱志詠號樂天邑庠生爲癸卯孝廉諱浩公之父徐諱自立號養吾石諱介俱本縣人具官師姓諱并捐貲助工者例勒於碑陰

韞齋霍公茫縣生祠碑記

海曲李胤豸

康熙十有四年范邑侯霍公奉旨以中行評博用邑人沐候之化佩候之德釀金建生祠於舊縣治之旁貞候德政於石適余承乏來署庠篆因而徵言於余余則何能言雖然竊聞之矣夫德政碑至今日濫矣官而遷則碑遷而得美秩則愈碑官遷而其人好



爲名高也又不敢不碑反是者例不得碑夫固碑以官不碑以人其實固不可問是不能不爲侯辨也先是范經兵燹蓬蒿滿目幾無人烟侯至則多方招徠墾闢相繼定以三年起科之例官吏不擾鄰民入境者踵相接也邑自土寇蜂起後鼠偷勢難革面侯則嚴律令滌煩文犯者必治以法因是皆胆寒化爲良民幾於不閉戶不拾遺侯見事明決不苛察有質者率朝投牒暮輒得是非去無拖逗無罰緩公庭寂如也所尤難者范雖以縣名而城垣頽敗日久基址纔可辨識侯下車則與邑人謀率皆誦於力侯毅然捐貲六百餘金不坐乘不張蓋櫛風沐雨經營指顧不兩越月而城成役民每夫纔五日也歲乙卯以滇黔之變郡縣例轉輸草豆供大師人心苦煩擾侯乃捐已貲殫心力辦之事已集而范人不知也至若纂邑乘以垂法戒修學宮以動仰止優士紳以隆教澤賑卹起溝中之瘠虔禱感靈雨之零又美不勝書者雖然此其略也侯大約性淡樸深沉廉靜坦易遇事敢爲而不矜名不騁氣以故蒞范七年來率皆以實心任實政蓋得之涵養者裕也茲入其境向之汗萊者今芊芊被野矣向之不聊生者今歌樂郊矣向之轉徙靡定者今安土重遷矣然侯則殫志竭慮心血爲枯以健偉強幹之軀而

今且鬢鬢蒼蒼霜雪強半也余寓范僅旬日習見范人士爲余言吾范故凋殘已極得侯來氣民大甦今遷矣嗣後蒞茲土者稍能繼武范元氣可復也語畢輒歎歎色動噫有君如此固宜膺不次之擢爲海內治行勸且范人之瞻依召杜者莫不切切若怙恃而乃遷耶且僅以中行評博遷耶然以今日有司之累文法之嚴循資按序陞轉之不易而侯獨以脫然去行將爲朝廷柱石霖雨億兆皆由此發軔則又烏得謂非天相吉人哉且福及范人與福及天下皆若范之佩德沐化而瞻依召杜其廣狹何如哉邑人欲爲是舉也侯立止之蓋實盛德自下之心亦深疾夫近日德政碑之濫然而莫能止也余實不文而重違范人意且自慰此碑之無溢詞而操觚者之不失於諛於是乎不能不言也侯姓霍氏諱之瑄字蒼璧山西大同府馬邑縣人爲直隸學院萬歷丙辰科進士霍公諱鏐之長孫由戊戌己亥科進士初授廣西柳州府推官後因裁缺改補蒞范云

按李公撰此碑文時方以孝廉爲臨清州學正署范縣教諭其後丙辰登進士第官至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直隸學正歿賜祭葬云

重修文昌祠碑記

張 浩邑人孝廉

文昌有祠普天同之以爲司文衡察善惡神之德也故祠之今夫乾道不言而五順四



時布日月星辰之燦陳風雲雨露之煥發豈非文之麗于天者耶坤德無爲而萬山峙百川流九垓八極之通道水火土石之錯出豈非文之彰于地者耶孰主宰是孰綱維是非帝君乎寧僅文衡善惡之司察已耶若其列宿則與奎壁聯輝而爲盛世佑文明之治所謂司察者亦以其象之顯而可憑者言耳况其文運代有明徵凡士之託於其籍者莫不戴之爲宗主祀之又烏容已耶邑舊有文昌閣在城頭東南隅地處峻極瞻拜維艱順治八年辛卯始改建于縣治之西密邇文廟宜爲神棲祀甫建而科第連綿人文蔚起一時士氣文風翕然丕變人以爲神之默佑使然今經三十餘載歲月既久風雨傾圮廟貌既已非昔而士之克自振興見于鄉會兩闈者遂亦寥寥無聞焉然則是祠也非與邑之文運爲盛衰與時則有邑庠田生諱喜霍生諱炯等覩殿壁之傾頽歎風氣之未振怒焉憂之于是廣募于衆量力捐貲庀材鳩工傾者扶之缺者補之樸斲既勤丹雘隨施俾頽傾之地煥然改觀而二生督率匠作晝夜維勤工將告成欲勒石以誌顛末而囑余爲言余曰勒石以記功也今以數十年之傾圮頓爾重新非有功于茲祠者哉可以記矣况建祠之始原無碑記亦缺典也因補記之今而後邑士子

爭自琢磨力振頽風將見發而爲文奪川岳之精吐煙霞之秀可以昭回雲漢黼黻太平庶不負維新之意也夫

重修文昌祠碑記

秦 擴知縣曲周人

康熙庚辰余承乏宰寰州夏六月抵任越次日謁文昌祠觀其基址墻垣以及殿庭廊廡規模煥然蓋舊廟重新者詢諸父老攷之載籍知是祠之建始于順治初年寰州雖處邊塞而士子頗知崇文教故自城頭改建於此歷今數十載自田子喜霍子炯諸士募修而後未之葺理墻垣傾圮基址窪陷非苑囿也而鳥獸已入其中非池沼也而波流常淤其內比年以來饑饉薦臻賦役繁重邑之人誰復過而問焉而文風亦爲之不振矣識者傷之歲丙子定陽董公諱命者司鐸是邑興文教鼓士氣其素志也觀此而感慨久之至戊寅之冬慨捐己貲擇吉興工命諸生霍子之璉田子喜霍張子璋張子之祥相與督理其事版築以俾傾圮者峻聳壘砌以令窪陷者高阜而且增建東西廊廡棧櫓門無不鼎新煌煌盛舉踰年而成猗歟董公若非篤志力行之君子亦豈能于寒氈冷席中慷慨而興修明之思哉通庠士子莫不懽躍鼓舞而欲誌公之功于

不朽爰伐石而請序于余余謝之曰雲漢之章不借絲于野繭是舉也有裨於教化文風者不淺其必蒐擷琳瑯然後可以昭來繼往余不敏弗嫻於文而衆請者至再余乃不忍固辭轉思是碑之刊將使後之覽者稽其時知何代之隆也攷其人知何氏之彥也感慨興起教化文風均攸賴之焉用文遂操筆而直述其事如此其改建茲祠之初議立香火供給地七十畝懼其久而湮也並書其坐落四至于碑之陰

奏疏

重鎮軍民交困疏

霍 鏗御史邑人

題爲重鎮軍民交困邊方隱患堪憂謹據最確之見聞以揆必窮之時勢懇乞聖明速鼓士氣以壯國威急救民生以固邦本事臣惟今天下大勢無一而不可爲深長慮也九邊精銳抽調已空四海膏脂轉輸欲竭力寓之神氣元氣所留幾何而且東征西討苦戰鬥之不休左支右吾嘆搜括之無術中外焦思蒿日不啻拯溺救焚獨是宣大山西二鎮邊陲解嚴者垂五十年廟堂之上將謂可恃無恐姑置此二鎮於度外無庸過慮乎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臣以塞下書生六年縣令蒙皇上拔置西臺之末候補請

假道出宣雲經過衛所郡邑所在行伍單虛閭閻蕭索視臣筮仕之歲曾未幾何而時事又已非矣惟時軍餉缺者三月撫賞懸者七年祖宗數百年疆土邊方數十萬生靈生死安危判於呼吸按臣疾呼求濟燃眉而司農迄無以應也一時人情洶懼各廢其業宗戚士庶廢箸南徙者肩背相望幸賴當事諸臣文武將吏矢心戮力百計支持不知費多少講折擔多少利害而款局始結邊臣勞苦功高朝廷當有不次之擢以示鼓舞無容臣贅言矣獨計一款而遂足長恃從茲庚癸可以任呼痛癢可以罔念乎哉不知邊鎮自款市以來數十年間民生雖幸免鋒鏑然而嘗時識者有隱憂焉則以人情狃於晏安恃款忘備因循漸積虛內事外之套數旣一成而難移外寧內憂之情形慮不動於耳目由是軍日益弱民日益凋相沿至今時窮勢極如厝火如養癰及今不圖後且噬臍無及無奈邊臣苦心以籌而當宁或未暇深計也卽邊臣屢疏以控而當宁或未必深信也應給之額餉始猶問一愆期士卒已不勝稱貸之苦茲且缺至五月甚至七月矣此贏者軍也終歲暴露於烈日嚴霜之下守戍於黃沙白草之間曾不能博一餐以望果然之腹饑寒迫體忍死用命此從古所未有之事如之何一任呼籲而莫

之省憂乎且邊儲支匱於援兵屯田荒廢於逋戶物力既虛芻粟踴貴士得一月餉曾不足供妻孥數日之費獨怪邊軍猶能餐風宿露菜色着伍而枵腹荷戈也又復奔命衝途行伍精神半消磨於過客之絡繹修工隔境士馬膏血日侵蝕於積蠹之誅求衛所有代辦之扣除旗甲指供役而科派諸如此類未可悉數而軍困於是乎極矣致使按尺籍而逃亡者不可問數軍實而朽鈍者不可稽馬骨如柴詎是衝鋒之上駟邊防如戲僅飾當面之虛文可不爲之寒心哉至於邊方百姓原與腹裏不同恆惕恆風難望鳴條破塊鹵莽滅裂疇知水耨火耕斥鹵不毛絕無魚鹽桑棗冶鐵絲枲之販負而一切賦役加派與腹裏同歲之不易草衣木茹旦夕莫必其命而猶願須臾無死依丘壟服先疇庶幾剜肉醫瘡以完正稅而節年拖欠又苦帶徵之無了期也夫向以一年完一年之數常不及額今以一年完數年之欠豈能取盈乎于是貧者逃矣有司迫於功令無如逃者何勢不得不求於居者一里之逃亡責之一甲一戶之逋欠責之一人夫向以衆人完衆人之賦而不能辦今以一人完衆人之額而反能取足乎於是逃者衆矣嗟此遺黎愈不堪命妻兒賣盡此身如飛絮飄蓬廬舍拆空觸日是淒風苦雨而

壕上之吏胥踵至邑中之伍伯重來法未麗於三章身已囊於三水民卽稱貸上供而正項纔完包賠之令又下新糧逋結積欠之催復至重以差役叢繁相仍不已大戶之收解一歲而傾數口之家里老之管支一事而破中人之產贖緩贖穀未必盡入倉庾而擾害則已極衙官衙役誰肯禁其饕餮而脫削則日深自分終無息肩之期何如出亡可以糊口於是土箸盡化爲流移流移盡化爲盜賊始因賦急而民重困既以民困而賦愈虧竟何益哉夫以國家幅幘萬里所少者豈此區區窮邊瘠土之民而必繭絲之以求不可知之數使人心不固而日思亂非計之審也我皇上英明天縱計周海宇軍興以來數百萬之帑金慨發不吝日者畿輔加派又准寬免一年蓋紓民力以固吾圉無有遺慮矣豈其肩臂重地密邇神京顧可任其困窮凋弊幾虛無人而不速爲之所乎則近日宣大按臣之請發帑金山西撫臣之請免加派固斷宜急爲俞允不待臣辭之畢矣而又思兵馬錢糧自有定額今計二鎮兵馬不當國初額數之半而錢糧額數固自若也餉宜受其有餘而反居其不足其故安在果係省直拖欠則惟止之供京運幾何民運幾何鹽課幾何亦各有定額攷成之法固不啻五申三令有如各邊缺餉

如許之多則參罰當半天下而何寥寥也此理之不可解者也夫獨不可徹底清查以求蠹耗欺隱之源乎開中之法使鹽商輸粟於邊必且挾本力農於塞上其效使邊無隙地而軍有餘糧武備之善經也自奸商利於輕齎告改折色當事不察以爲從之便遂政流弊至今則祖宗良法獨不可力復以收士飽馬騰之效乎若夫軍政之敝皆由副參遊守以職官爲舍因仍苟且延及俸期不吝行金營求腹裏善地以去而於士卒甘苦了不相關尙安問其武備之修不修也則何如久任邊方將領以責成功果有勞績不妨就本處或近地加銜陞轉不惟職守習慣人地相宜且免歲月之稽延道路之驛騷無不便者獨不可力破時局以清積弊乎凡此皆所以恤士而鼓之氣也而又思窮民財力止有此數豐膏燄燭雖燼而火尙可傳反裘負薪皮不存而毛將安附則斟酌盈虛獨不可盡捐以前必不可完之逋賦而專責本年之額稅所得反爲多乎邊地之爲人累也非盡石田之不可耕也止緣賠糧貽害致逃民不敢復業於是地有餘力而不盡於人人有遺力而不用之地拋荒日甚而拖欠日多矣有如官招佃戶任其力之所耕而輸租如額并無他擾則力本者必衆而萊蕪可易爲新畝獨不可設法

開種以免包賠之累乎至於小民利病全恃良有司撫循而綜核吏治實安民第一義也今歲大計處分不肖似已嚴矣其有循良守令實實愛民愜悞無華勞怨罔恤部使者廉實以聞尤當特示激勸則漢之增級賜爵國初賜勅賜酒之例獨不可畧做其意以勵官常乎凡此皆所以恤民而厚其生也夫使軍有投石超距之形則元神自振而民有含哺鼓腹之象則元氣自回使國勢固於苞桑人心聯如膠膝而後款可也以款蓄戰亦可也要以揆事決策於事未見形之日則勢易而安百倍焉排難解紛於事既見形之時則勢難而危百倍焉如近日妖賊煽禍人心所在動搖保定撫臣張鳳翔先事預防以境內事爲自己家當請兵請餉惟日孳孳一旦變起倉卒飛檄道將星馳電擊不旋踵而撲滅之此不知全活閭閻幾詳生靈省却國家幾許財用豫之時義大矣哉若使當事者前此一一應其所求則振揚我武必且潛消不軌之心而鎮定之早所收效又不止此者臣尤望我皇上不忘前事重念邊方則凡所以裕其資糧而蘇其凋瘵何可一日緩圖而不爲深長計哉臣愚心憂邊計慮切民瘼故初入班行卽以及時修備之說進芻蕘之言如有可採伏乞勅下該部核軍餉之額以便速發復開中之法



以實邊儲久邊將之任以釐積弊免積欠之數以完現徵嚴包賠之禁以招開種覈循良政以清治源而又發內帑免加派一如邊臣之議將見國威日壯民生日休即以鞏固金甌於萬世可也

請昭信史疏

前人

題爲輿論定於持平國史期於傳信請昭一代之法紀共質萬世之公平事臣惟宇宙有大經雖當紛囂晦塞之日而人心直道耿耿常存霧盡煙消天光立見有世道之責者要於此際剖晰分明主持凝定以遏人欲而存天理關係良匪細故乃邇來諸臣建白愈出愈奇黑白因而混淆是非爲之倒置豈其處心積慮甘操入室之戈相激相持以犯天下所不韙無亦同此忠愛之發而情有所屬遂成水火之形亦有共此好惡之公而意有所矯乃決玄黃之戰究使言遂秦蕪世道陵夷白馬清流自貽摧折而國連隨之臣爲此懼則請得指陳其大者一爲折衷以醒當世之人心可乎夫春秋討賊之法身無存歿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卽滂豬之典偶遺於當時尤恃筆伐口誅有以褫奸雄之魄於既往此三綱之所以不墜一統之所以常尊也孰是可容寬假者而乃

有以愛君父之過遂遺誅討之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奸久已敗露人人所切齒腐心思啖其肉而不得者一旦爲之解脫盡淨凡爲臣子者中夜思之忍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借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君父臣子不忍誦言特婉其詞云爾若皇祖皇考於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方奉揚懿美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蘊於歲月之已深難發於居處之狎習情不及覺事不及防此亦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曖昧心跡難以顯示於人者則又何嫌何忌而必使兩朝實錄強爲亂賊遷就而大失其真乎如謂册立分封之後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宜不見於儲位已定之日召對宣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昇等之事宜不見於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此卽善爲諱者必不能謂治挺原未入於青宮泄補之藥原未繼女謁而亟進于御也中外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事皆苟真久而益著豈人情疑似之際虛懸而斷乎蓋至逆局屢易總此線索一條而垂簾之覬覦復欲傳曩者衣鉢乾清久據眞可寒心向非楊漣左光斗諸臣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聖明在御恩義兼隆臨機決策毫髮不爽天下事且有不可知者至今義士忠臣



驚魂未定每一追論輒致慨於亂臣賊子之猶緩天誅思一得當以巾沐浴之請乃無端而爲開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也又其甚者三王并封一揭陰陽迎合於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戎首久爲人所唾罵而不齒者亦復比之洗日浴淵之輩然則張差之挺當與擁盾排闥之壯士并爲傳奇而崔文昇李可灼之藥不又與黃歧吳越人爭祕神樓矣乎則尤臣之所大不解也夫事無與於萬古之名義情不係於一世之倫常義不關於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或猶可參以特起之見惟是非常之事臣子所疾首痛心而不能自己者斧鉞之誅從古無有二義第令此念常明而不晦則此義亘古而不磨衣冠之不化爲異類人類之不殄爲禽獸者全係於此此臣之所以反覆思維而卒不能已於言也儻執南史之簡者於此有取焉據事直書略不假借將亂賊之陰謀陰惡目著而兩朝之止慈止孝自彰國是定而世道賴之知我罪我又何恤乎伏乞聖明俯賜垂察嚴勅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庶昭代信史耀日星以常明千古綱常與乾坤爲不毀矣

信任老成疏

前人

題爲泰運方隆否形日著懇乞聖明洞晰安危之本精操用舍之權信任老成優容直戇握傾否保泰之要以維久安長治於萬年事臣惟古者明良喜起而庶事以康以熙何治天下若斯之易豈非有君有臣而政自舉泰交之盛遂爲萬世稱隆哉代而下也廉遠堂高賢良退處上下隔絕百度廢弛而否象見矣故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用舍得失之較邪正消長之機理亂循環之故不可不猛省而力圖之也我皇上乘乾御宇下濟光明納諫如流求賢若渴其自登極而後起廢錮補大僚下考選勤批答從前壅塞抑鬱之景象爲之一變可不謂有君乎於是百僚師濟衆正彙征嘉言畢集於公車直論不嫌於齒馬蹇蹇諤諤之臣鱗集輻輳可不謂有臣乎當是時鳳至河清聖作物睹天下莫不延頸企踵想望太平斯亦泰交盛際千古一時矣乃至今日凡四紀元庶績尙未其凝萬幾猶然叢脞年來兵連不已餉運不休盜賊充斥患釀腹心物怪人妖天變地震種種見告憂時者不免有有君無臣之嘆而一當有事踟躕四顧求承艱任鉅而愉快者動稱乏人此何說哉則老成去國不竟其用而抒忠報主之彥未盡顯庸也臣請得盡言而無諱夫國家獨恨不得賢人共理耳豈憂治天下

哉乃有舉朝指爲麟鳳海內仰爲斗山者或以講學歸田或以擊奸去位或嫌避點陪而飄然遠引或義不受辱而浩然以歸在籍者起用無時旣難如石之轉在朝者摧折有故復易如葉之輕大老幾何堪此擯棄日者留銓推補公論僉同乃報可久稽中外駭異甚至冢宰特請科道合詞竟不能一徼俞旨遂使老成氣阻鷗鷺盟堅斂耀含華同腐草木天地閉而賢人隱此一否象也臣謂盛以弘鄒元標王紀孫慎行鍾羽正余士衡等諸大臣斷當急爲起用以收人望而近日紛紛請告如曹于卞蕭近高李瑾饒位劉洪謨劉宗周等諸賢精力正強品才復勝亦須賜環亟下以濟時艱皆不待再計而決者若夫建言諸臣觸事貢丹各據所見夫豈不知容容多福惟是愛君父不復能愛功名爲國家豈更得爲情面卽其中懷激烈或不無靖獻糾繩之稍過而葵藿一念自可默証於語言文字之外乃甚不削籍輕者降罰雖皇上暫一示懲以動忍其心性不可謂非天地玉成至意第諸臣困衡已久磨礪已深正可資爲法家拂士之用乃先後疏請已滿公車而近日輔臣一再揭奏因事納約誠得吐握求賢以人事君之義乃皇上業已鑒其忠愛而復厭其瑣瀆無論非所以慰安輔臣而使聖明之世亦有不得

其言以去而行吟澤畔久屈長沙此非言路大通之口所宜見也且仗馬已一鳴斥去批鱗復數被譴呵朝廷之上雖無厭溥言官之意而似乎有其跡者究使忠舌日結議論紛囂釜鬻隔而耳目蔽此又一否象也臣謂毛士龍侯震陽熊德陽賈繼春江秉謙文震孟諸臣當及早寬釋召還以作士氣至於在廷之臣獻可晉否率從國家起念逆耳苦口當勝於饒指柔腸則夫止輦下詔之風尤爲聖王轉圜望也此兩者皆泰交盛事爲今日之第一當行舉朝皆知之天下皆知之卽聖明亦未嘗不知之而顧遲遲未卽渙汗其號臣愚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解矣如謂皇上慮臣下市德而姑以意矯之乎抑思所謂市德者必其知交之獨厚臭味之偶投意見之偏注或者冀其德我而爲之也乃諸臣品望固秉彝之公好輿論之同歸此非一人之私所能與也且難進易退自是君子本色諸臣通籍而後坎坷雖所時有而一生各位受享已多所甘者不在浮世之榮華而在深山之趣味所苦者在重大之責任而不在身世之逸遺奪其所甘而予之以苦原無可德何緣得市如謂用舍出自宸斷臣下不宜瑣瀆乎抑思賢人國家之楨幹舉賢天下之公典合天下之心思耳目爲一人之聖智總明善與人同祇成其爲

大而主權且因之益尊况用舍無懸而無着之理當用而不用必有不當用而用者不當舍而舍必有當舍而不舍者舉錯一亂其衡大阿將倒持而不覺固知借芻蕘以資採擇恐人言正不厭瀆耳而近奉明旨乃謂諸臣被譴未久遽難召還也夫刻印銷印聖人原自無我昔以強項犯顏而舍之今以公論僉謀而用之何難之有且今天下需人急矣善善而不能見賢而不能舉古今大戒况漢用長孺而淮南謀寢宋相司馬而遼人戒邊賢人何可一日不在位以收撥亂反治之功乎願皇上及時圖之也然臣於是而更有進焉吏部統鈞之地用舍得失之林也冢宰直亮公忠端方有執良心二字直以提醒舉世大夢蓋從名理上發皇作用自是鑑空衡平其所欲用必天下之真君子其所欲舍必天下之真小人尤望大小臣工無旁掣其肘而紛擾其權使之得行其志而皇上悉委成焉必且廣開衆正之路杜絕羣枉之門賢人進而泰運隆萬世有道之長端在於此此尤進賢退不肖之關鍵傾否保泰之要機也臣奉命往按西徼去天將遠其地方一切興命事宜未敢懸度容至彼中調奏惟是惓惓戀主樸忠願得多賢以衛社稷仰贊一時泰視之盛而鞏國祚於磐石之安則區區芹曝所不能自己於

獻耳伏乞皇上超然遠覽毅然力行將前在籍諸臣次第召用使天下謂聖明原自愛惜老成優容忠直特有待而發而茲者舉動果出尋常萬萬也如此而機務有不就理四海有不賓服人心有不熙恬災異有不消弭臣不信矣臣愚不勝激切控籲翹企待命之至爲此謹題請旨

雲鎮兵荒疏

前人

題爲雲鎮兵荒相繼時事可虞謹陳簡要一籌仰乞皇仁速行賑濟以固神京保障事竊惟臣鄉大同府實爲國家北門重鎮乃今民情邊患一時並急事在眉睫而坐視不救非計之得也去歲民間蓄聚被擄一空卽戎馬未到之區風鶴相聞又復拋棄殆盡閭閻蕭索不忍見聞然猶滿望有秋庶幾可延旦夕不意大兵之後繼以荒年嗟此遺黎豈惟不飽半菽且併草根木葉而掘取盡淨矣迨至今日則道殣相望挈男抱女而求售者充滿城市軍民動輒鼓譟盜賊所在竊發時事至此真可慟心賊目此在承平無事之日尙恐變生意外矧強敵壓境而以我六十餘年不知兵之人情不修備之邊事當之戰守兩無足恃則計不得不出於款夫爲急則治標之說誠無如款但敵志驕

矣敵願奢矣款固難成亦難恃臣以爲終不若守之一字爲着而有據也且守亦何妨於款能爲守以戰則勝以款則固臣前疏所陳守禦諸款已蒙皇上採擇當事者以物力不繼至今數月猶然未有次第則請得復申前說而約言之在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孟氏策賒不過築城鑿池與民守之如斯而已今日禦戎之計亦終無以易此戎騎縱橫突至城下則矢石火炮舉不能用其所長而乘障人心必且震潰一處有失則全鎮動搖竊恐雁關迤北非復吾有此固邊臣所當臥薪嘗膽而圖者爲今之計無若修險修險之計無若浚壕壕深二丈闊倍之土沙易頽處甃以磚或以石近河者注以水壕外掘品窖層層布置壕內築牛馬牆以環城城門設吊橋懸以鐵鍊如此敵人雖善馳驟當必不能飛度而吾因得用長技以相當但使城郭無虞則封疆必竟無恙彼進不得攻退無所掠相持三四日間必且饑疲自困乘其惰歸而擊之則萬全之道也俟其氣性而款所乃不敗臣所謂能爲守以戰則勝以款則固者此也今朝廷不惜金錢數十萬用之于未可必之款局顧乃惜數萬金不用之于確有可據之城守輕重低昂之數何懸殊也有道於此一舉兩得以荒政寓邊務以恤民寓修防爲一時浩蕩

之深仁卽爲百世永久之至計亦何憚而不爲耶皇上誠惻然動念於邊民之苦邊事之艱不拘何項錢糧湊發五六萬或三四萬責成該鎮撫按經理其事分給郡邑如不足用地方官更佐以贖錢加以勸助多方措處陸續接濟乃羣嗷嗷待哺之衆計口授殮量工命日俾官藉其力以修險而民就其食以資生賑恤之中兼修守禦不出數月而金湯可壯青黃可接元氣自倍敵慨何難此亦計之最便而不難見謂行事者臣非不知時方告匱財用維艱但事係封疆情關民命固皇上所宵旰而圖者豈得惜此小費而不爲衝鎮造無窮之福乎頃聖駕臨雍偶以風寒勞賞車士一時歡聲遂爾雷動乃邊鎮兵荒交困奚啻風寒待澤之情何分遠近如以臣言稍關長計量發帑金以救數十萬民生以壯千百年形勝則人心固結神氣張皇取效更爲直捷卽必不獲請以四海之廣全盛之際而辦此無幾何不得已之經費當亦無難更願秉國成者一動念於斯也臣言似淺似迂然當前歲被兵時邑人驚潰臣正在里門獨上孤城經理城守諸務徬徨四顧莫知所爲因念邊城修自前人尙頗可恃惟城下略無險阻殊足寒心但得一壕隔斷戎馬則心膽自壯守禦可施惟身親之是以言之切切而近有日臣鄉



來者言饑民之情狀最悉又不覺五內如焚展轉思維據此一得懇祈皇上軫念重鎮情形萬分可慮委宜早爲拯救併將近日科臣陳良訓及臣同官饒京請賑二疏槩勅該部速酌施行

杜亂萌以定國是疏

霍 鏜

題爲寺臣顯犯名義大肆誑詞闇伏機關巧圖翻案謹據屢出之私揭直發久蓄之邪謀以杜亂萌以定國是事竊惟世道人心以衆君子扶之而不足者以一小人壞之而有餘其爲小人之入以身壞之於當時而方息其機者其附小人之入又以言壞之於事後而復引其緒此天下之所以治亂相尋循環不已而從古之所以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我皇上聖神天縱臨御以來衆正彙征羣邪屏跡庶幾君子進而小人退唐虞之治且暮遇之矣獨是優禮選侍一議久以洞悉於中外彼時爲此說者固非一人皇人初分此事又復恩義曲盡及今三載業成往事乃有無端居爲奇貨突肆雌黃至蒙嚴旨切責公論同糾而猶一揭不已再揭繼之再揭不已三揭繼之如大理寺添註少卿范濟世之所爲眞有大可駭異者夫亦自知名教不容甘心一擲妄覲獲馬之後福

今且去矣似亦可以無煩白簡然臣伏思之此寧一時之進退不足爲有無也者是邪正消長之關頭也此寧一時之得失不足爲輕重也者是奸壬謀進之張本也况其揭內謂有人激之者慨慷而言若不欲南臺臣李希孔之許及臣等而此倡彼應費盡機關又以小人度君子以自獻其隱衷也則其極險極狡之情狀有不得不一爲指破以逆折其陰謀焉老夫濟世之一疏三揭無亦中有物焉自欲言之耳誰能激之使言者且而既知選侍爲先帝一寵嬪乎名位固未定也第使保全無恙已屬皇仁况乎恩禮優加天下莫不頌服聖孝盡人偏之極致此固無庸濟世贅疣爲也而必請加封請移宮之汲汲試問濟世此舉係何大典禮關何大倫常其戀戀此一題目於幾年風恬浪靜之餘是何識見言之不足而屢言意欲何爲如謂能補聖明所不逮則其再四論列固皇上之所已知所已行者以豈古人善則歸君者而今反欲攘君上之盛美爲己功乎如謂發言路之所未及則乾清既移之後言安選侍者爲爲私亦既章滿公車無俟此時不豈古人惡貪天功爲己力者而今必恥功之不自己出乎自非然者先帝之靈已妥皇上之德已全選侍之所已得何其久不宜言而必欲言之不置也何其一言之



已恃而必屢言之不忌也臣有以窺其微矣蓋濟世生平本無剛腸饒有媚骨當國家呼吸安危之際既不能明日張胆出萬死一生爲朝廷建一議決一策排難解紛於俄頃及大事已定自顧碌碌無奇而適有中罪璫之賄者倡安選侍之說以爲傾陷忠良解脫大慙之把柄於是神飛色喜急投足焉據爲安身立命之地而又不日爲首依附一素負清正之望若賈繼春者多方簧惑使入其術中而已則縮月觀望於局外徐觀成敗及繼春悔悟出疏自明義胆忠肝一朝暴白於天下而後奸人之底裏始盡敗露此其流毒善類已見一斑自是而邪說橫行是非倒置迨毛士龍一處而正人阻喪世道幾不知所終矣幸而社稷有靈聖衷天牖黃克纘邵輔忠諸大奸漸次退逐而日者劉朝再處中外快心廟堂之上漸覺清明正人君子漸覺吐氣乃濟世又於此際形影自顧殊不類也於是心口相計以爲吾不提起從前之局則不足以爭今日之衡不自別於今日衆正之途則不足以樹異日羣霄之幟而是屢奉明禁之私揭敢數抗以鴟張節次指摘之彈文敢肆辨而不服支離轉換情理不經混鬧一場踉蹌而去使異日尋僉人之線索者必將曰夫夫也是曾與異已諸人抵死方爭者也是吾曾不逞之日

當先奮袂以効前矛者也於是相與共推戴爲盟主恣報復之邪謀快羅織之夙願究必至如宋紹聖之際而後已可不爲之寒心哉彼所謂不捨人唾餘不跟人腳踪不傍人墻壁者處心積慮行徑乃是如此宜其以加封移宮爲美論而刺刺不憚煩也至被嚴旨詰問而猶謂不以其言爲非白簡直糾而猶謂以其言爲是則其立論亦已奇矣利口覆邦辨言亂政惡似而非此類是也尤可憾心駭目者其第二揭之後云異日以此加尋仲大費擺脫而結以好還之天道則又明以翻案報復之情形見諸口吻此亦足爲臣言之左券矣青天白日之下魑魅公行射工巧伺將來世道有不知其底止者至其第三揭內所云有揭帖欲優禮選侍始有聖諭責備選侍迨爭之愈急聖諭愈嚴使非有揭帖相爭則皇上相忘亦已久矣等語此一段則良心昧盡賣友欺君更可痛恨夫賈繼春之揭帖濟世所屬也已實爲主張以誑繼春及見其被譴削藉今乃盡以罪委之落井下石妨人利己此市井狙儉無賴所爲不意士大夫中見此機械蓋彼不難重選侍而輕君父又何鄉誼之顧而不爲傾陷計使繼春終無昭雪之日乎伏乞皇上洞燭奸邪將范濟世立賜褫斥以爲人臣欺枉陰險者戒仍將濟世所誤之賈繼春

立賜起用明其心跡而予以自新之路使是非邪正顯忽可知於杜絕奉枉之門永保清明之治將世道人心實嘉賴之豈特處置一寺臣之得失而已哉臣愚不勝激切控陳翹企待命之至爲此謹題請旨

正盜臣嚴酷吏疏

霍鏐

題爲國法不伸軍興益詘懇乞聖明急正盜臣之罪以清餉蠹申嚴酷吏之禁以滋餉源事臣惟今天下財賦之區非遽減於祖宗時之舊也兵興以來加派不已繼之搜括繼之捐助抽扣以及一切瑣屑事例算無遺策言利又非不析秋毫也朝廷節次發帑金以千萬計渙居益下又非不浩蕩也試觀自來軍餉之費有如此之繁多否乃援遼援蜀援黔將士從未聞滿二十萬衆也所入之數儘足以供所出卽師旅頻興猶忽不失爲富足之天下顧何以饑軍之鼓噪日聞太倉之積貯若洗甚至司農束手急下考成一日而郡守削籍者數人嚴如束濕計畫無復之者此何以故則盜臣利君父之危乘封疆之急設彌天騙局以恣攫取致國家空匱至此極也尤而效之後將何忌臣謂盜臣不誅卽窮天罄地敲骨吸髓之所入不足供奸人之谿壑於國計終未當耳何者

生財之道有四而食與用之者居半誠以不節其流其源立竭有如錙銖取之泥沙用之將滄海不能實漏卮而生之之道乃窮數年以來病全坐此而其大爲財用之蠹者安在夫非盜臣何棟如陶朗先劉國縉張我續諸人爲之崇乎臣未見諸人實實落落爲國家練得精銳一營爲疆場博得奇正一捷而其所騙之餉或以十九萬計或以六十八萬計或以八萬五千計或以八十五萬計轉相效法愈出愈奇世有假冒如許之極而欲計部之不困窮邊軍之不窘急海內之不虛耗得計此其人已經科道諸臣先後參劾推勘極確極眞臣不必更爲之擢髮以數第當此時卽宜遣緹騎逮問急付司寇立置重典使後之爲人臣而懷盜心者尙知國有三尺決非展轉支吾遷延歲月之所能倖免庶幾洗心易慮永爲鑒戒從此朝廷有用之金錢始不至爲盜資而後可徐講生財之道耳乃今竟何如耶我續雖經科臣參論其搜括河南一省州縣錢糧假招兵以入私囊者不可勝數近四川按臣溫臯謨又據督臣移會揭開其彼中冒破之數據實以聞臣未知勘問何日至何棟如陶朗先劉國縉則皆已經勘明者也朗先近雖奉旨提問臣亦不知詣詔獄何時至棟如自去年十二月奉旨提問至今且周一歲臣

馬邑縣志  
猶未知結局之所而國縉則尙未經提問也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彼曾以所盜數十萬贓私營求解脫情所必至將國賊終不可問國法終不可伸太倉之蠹耗遂成不可救藥之病根而生民之膏髓終以供封豕長蛇之吞噬已乎至此則臣以爲追盜臣之贓猶緩而正盜臣之罪實急追贓以濟目前之用猶緩而正罪以杜後日之奸更急臣猶記作令時獲一巨盜卽刻訊審使迅雷不及掩耳則其情立見但得真贓一件確証一人當卽其招擬罪申報彼知罪案已成定難展轉遂甘服罪無辭而諸盜聞風自當屏息若聽其扳報夥賊起取全贓恐脫免逝波斷無窮詰得盡之理而彼且藉爲口實多方營解無論此案必至難結而從此盜賊生心徼倖於未必卽伸之法將眚篋者且四起而不可禁故諺謂隔宿不審賊者此也今諸盜臣之發覺久矣其爲隔宿多矣勸臣矢公矢慎極慮殫精逐款磨勘彰明較著其爲確証大矣無論其多方冒破無軍有餉有名無實者盡屬贓私可坐第以棟如明明侵欺餉銀八萬二千餘兩朗先明明侵欺曠銀十萬兩皆有確據并無可疑其爲真贓亦已侈矣此而猶聽其悠遊家園逍遙道路使之延推時日左撻右扯幾幸漏網於萬一其於法紀謂何夫人而縉紳自爲則

縉紳之若其盜賊自爲則盜賊之當事者亦何惜此盜賊而不速置之法以爲後來榜樣乎今棟如果出疏揭撫辯試問棟如此一歲中當在何處今始曉曉耶此不必再爲寬假任其藤葛不了斷宜勒限究結以杜假冒之濫觴庶人心知警而近日考成之所獲有一分始得一分之實用不至如曩者問入而不問出遺害無已時也臣因是而復於考成之法有深念也方今外解沓然邊臣告急無虛日瓶罄壘耻脫巾可憂而有司玩日愒月積欠愈甚斯何時也尙循姑息之政乎特申功令嚴加考成誠當下救時第一急着然考成云者止責備於額數之內原非求多於額數之外也一方物力未嘗不足了當一方之事惟是牧民者設法催徵緩急不違其時寬嚴各中其欺而又多方激勸悉心調劑贖醵科罰不分其力量火耗添搭不脫其脂膏衙蠹里奸不肆其魚肉夫如是則民不加苦而額課可完何遽遂有參罰之慮第恐一時有司乍聞革職降罰之令其賢者功名係念不免奪其撫字之心其不肖者刻核有詞且益快其剝削之志於是凝脂之網密布閭閻苛急之條遍及雞犬甲之欠而責乙包賠前已完而責後重出兼以皂快如虎佐領若狂遂使三時之務盡荒八口之家不保又其甚者非理之刑傷

殘人肢體不經之法戮辱之妻孥煢煢小民何所控訴必且魚散野殍溝瘠猶可言也必且鳥合斬木弄兵不可言也此無謂禍亂無日竭澤而漁後將無魚卽爲生財慮亦甚非計也得矣言念及此酷吏之禁斷當與考成之法并行申飭始爲萬全耳夫當法行之始而爲此惜民命杜亂源之說似與功令相碍而孰知實與功令相成蓋嘗究心吏治有同此州縣循吏爲之課已完而民不擾酷吏爲之其法愈峻其課愈虧考成之法爲課不完者設而非爲循吏嚴也爲課完者免而非爲酷吏寬也蓋錢糧欠至六分七分以至八九分十分者非盡繇百姓之逋負中有爲奸宄隱射爲里胥侵欺爲起解沉匿爲司府那借種種弊竇儘堪究詰儘可追求一經考成水清魚見何者不是補完額賦之道豈其專恃嚴刑重法燬煉其民而斷財脉者之爲得計哉臣非敢以不肖之心盡擬天下之賢守令但恐借口考成以酷濟貪者無所顧忌究使民不堪命而財源且日竭也此時歸咎於考成豈不誣哉興言至是正所以發功令之未及而濟其窮也此必各該撫按嚴禁有司虐政以蘇窮簷務使常留不盡生機源源而急公上庶不至草菅民命而後財用可恒足乎嗟嗟貪黷風行循良政邈其有戡定大難不費帑金毫釐而尙留有餘不盡以還軍國若山東舊撫趙彥者彼獨非用餉之人哉又有苦心設處抵完遼餉徑免地畝加派以恤民窮若華亭舊令章允儒者彼獨非措餉之人哉兩臣偉畧清風超軼千古真令盜臣愧死無地酷吏望而却走者因併表而出之爲當世賢豪標幟使爲人臣者慕道義之心甚於畏法紀則又明罰勅法後不可無此一段風勵耳郊祀伊邇大典肇行而臣汲汲以申法令爲芹曝誠欲我皇上法天之健以振乾綱契天之心以立民命春溫秋肅並行不悖將昭格重立之道亦不外此如臣言微有可採乞敕該部將何棟如立正刑章仍將陶朗先刻期提至正法於劉國縉亦蚤擬以應得罪名然後將勘明贓私追完充餉至張我續費過帑金及各處那支銀八十五萬餘兩除開銷十九萬餘兩其餘速行彼處督撫按臣查勘并將河南索取過州縣庫銀行本省撫按一一稽覈確數各據確參劾一併提問正罪庶官邪警而大盜息數百萬錢糧不致付之一擲而又咨行各有直撫按綜覈吏治務以催科寓撫字無以保障易繭絲其有假公濟私虐民病國者無待年終差滿不時叅治庶海內兆姓不致困窮有民有財足用之道當無過此而國家億萬年之豐亨豫大端必繇之矣臣愚不勝激切



待命之至

時事可憂疏

霍鏜

奏爲禍亂相尋不已時事大屬可憂乞敕當事諸臣深慮蚤計痛戒前車之覆力拯累卵之急圖安攘以遏遏畧事臣惟今天下大患莫過於夷狄盜賊兩者夷狄自建酋發難以來東西交訌旋伏旋張迄無寧日以至於今且非如向者志在搶擄圖飽谿壑而已也改元建號略地攻城日中已不復知有中國盜賊自白蓮煽禍而後南北相應旋滅旋起迄無寧宇以至於今且非如何者志在貨財鼠竊狗偷而已也稱王稱帝建將設官日中已不復知有君父甚至今日貴州以截虜撫臣報長興以戕殺縣官報外患內憂一時并烈天下岌岌乎有瓦解之勢矣時事至此豈真盡繇氣數蓋亦人事不臧使然謹按逆酋安邦彥等一向誘撫臣王三善於大方使漢把陳其愚詐降同行豎標爲號遂生致撫臣以去若是乎賊謀之狡也因是而遡從前夷人所以勝我者彼無一不是用間而我無一不爲間所用彼無一不是致人而我無一不致於人撫順失陷以李永芳爲之應三路喪師以李汝栢爲之應遼左陸沉以降夷爲之應廣寧潰敗以孫

得功爲之應乃今者搗巢喪敗又以陳其愚爲之應聞其愚頗有才藝撫臣悅之言聽計從遂謂庭可犁穴可掃土地可郡縣而不知彼方巧於示弱我竟拙於用強致禍發於眉睫而不悟使前功盡棄可勝惜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臣願此後當事者用爲殷鑒也昔諸葛武侯有王佐才而出師自命不過曰謹慎而已今之人未必有加於武侯而功欲出前人之所未有已不知量况所用任又陳其愚之類乎其及也宜矣然臣於是而更嘆入幕之賓能誤人至此極也蓋此輩以縱橫捭闔之口恣陰陽閃爍之情最能以其小慧小才使人偏聽不一察而爲其所中小者市權鬻爵大者賣國通夷無所不至至於事敗而悔其始其能及乎夫人臣集思廣益兼聽并觀卽有策士奇材不妨因能授職因能課功無俟收爲私人始能盡其伎倆而必山人說客之聽以自誤誤天下也使後之人復以我爲鑒戒可不燿然悟哉臣愚以爲內外大小衙門若遇彼曹皆當嚴爲屏絕使乘機鬪捷挑激雌黃之口與夫顛倒是非翻天覆地之手段不得復售於今日庶我先無隙可乘敵自無間可投斯亦治內治外之一大機括也再按逆賊吳野樵等謀殺縣官口稱爲葉朗生餘黨時值甲子年分要據長興造反當將知縣石有



恒主簿徐可行一時殺死嗟嗟逆賊何敢兇狠至此因而備查往歲春間湖州府報稱拿獲謀叛奸徒葉朗生邱太虛等結連蘇松常鎮嘉興廣德各處奸人暗地埋伏通約同日舉事彼時期生太虛等既擒餘黨散處江湖伺釁圖逞者尙衆迨是歲冬月遂有睿鑑陳鼎相謀逆之事據僉院督臣熊明遇疏稱鼎相自招前年隨父在京有沈銘縝所薦都司二人把總四十八人同來拜我要我統領時因父親力止於本年五月南還至十月內前把總四十八人陸續南來常到我家真是奇形怪狀各色人鼎相因係故人與談武藝留飯贈金這事都是有的等語臣於是不覺大爲駭異夫沈銘縝者舊輔臣沈淮之號也何物奸宄綠林之黨乃敢詞連黃閣之臣久知此輩有所憑藉遂至植根膠固滋蔓難圖無惑乎朗生敗而鼎相之逆謀復熾鼎相獲而野樵之兇焰復張向非鄉官丁元薦倉卒應變糾合地方人等大呼赴難一鼓而擒其渠魁五人使危邑保全無失不然蘇松嘉湖之際不又繼二東而橫罹慘毒也哉今野樵等雖已拿獲逃竄者尙汝恐後之繼野樵而發難者當不少也太湖寧國之間占星望歲饒有好徒可不爲寒心哉新撫按臣業有地方之責當及蚤受事安輯鎮定以消亂源務使潛形匿跡

之兇人不復狂逞庶東南半壁不致騷動爲宗社隱憂耳至於鄉官丁元薦以先朝骨鯁兩次建白再致沉淪今廢錮之餘猶能慷慨赴義立致大戮若使得位行志其所建樹不知更何其烈烈者時方多故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此天下所以有夷狄盜賊之患臣愚目擊時事孔棘深切杞憂直抒管見如果有當一得乞勅封疆之臣力懲往事易轍改絃卽任人欲專而防奸不厭夫詳慎卽挾從罔問而勅法必嚴於主藏更將有功之臣如丁元薦者從優錄用以風臣庶如此實實密切做去而蠻夷猶夷猶然猾夏盜賊尙爾萌生至此始可委之氣數然而無是理也臣愚不勝憂危澈切罄竭誠悃之至

請改雲中鄉試分中之例疏

汪

灑侍郎學院  
臨清州人

竊惟晉省鄉試例中舉人五十三名向因大同一府地近邊方讀書人少另編同字號於五十三名之內額中二名此亦愛惜邊士不忍使之脫榜至意也臣去秋歲試大同府屬據舉貢衿監呈稱皇上深仁厚澤加意作人鄉額屢經增益山西別府均得多售獨大同仍限兩名不得均霑普惠請除分中之例與通省文卷一體校取臣以首試大

同其太原等府尙未遍歷人文未辨高下不敢遽題今五府三州俱經考較且邊士久沐皇上教澤鼓勵日新大同人文果勝於前茲臣科試復據舉人沈奎等公懇並大同府知府葉九思詳查前來臣謹援福建總督郭曾請臺灣撤去另號通省均中一疏前經部覆奉旨依議之例會同晉撫臣噶合詞具題應否將大同舊編口字號照臺灣例撤去並不限中名數總於四府三州內一體編號聽中多寡使其爭自濯磨以弘作養臣不敢擅專伏候勅部議覆施行

募建恢河橋疏

霍燦

馬邑固叢爾城耳而雁門之山桑乾之水隸焉丁丑二月今上神武北伐車駕渡河先是檄下郡邑修理橋梁道路邑侯王公竭蹶不遑及駕至扈蹕輪蹄如織一木幾不能支而幸天顏開霽允撫車大臣之請渡冰而西地方有司保無隕越者果河伯之効靈乎抑亦聖天子之鴻福哉嗣迺有鄧氏子名英者野人也其性極愚戇而好善一念孳孳勃勃於是奔走叩募購材集工而橋落成焉民不病涉矣東西客旅更便之夫無端

更渡桑乾水水之得名歷百千年况見之水經註海內人士莫不與聞而至於邑乘所載則以桑乾冬煖恢河伏流爲邑八景之二桑乾著名遠邇而恢河旁流則遠人未之知也桑乾冬煖以近水之源出黃道泉水從不結凍即使無橋亦可徒涉不過一濡足耳無陷溺之憂也恢河派出神池去邑百二十里至邑之南而東而後與桑水合流一遇嚴寒便洄結而成冰矣水堅可渡惟在隆冬則然迨夫春風鼓動之際上消而下凍外解而中凝南北往來客商與夫驛使行人之迫於公私而不得不渡者違違人折股車隕輻甚有行李乘畜俱爲馮夷之所吞噬而并驅命葬諸魚腹令人慘目傷心徒咨嗟嘆息而付之莫可如何之勢已耳考諸舊誌當勝國時今文筆峰下曾有龍王廟一座廟前卽二水匯流處駕橋其上綿亘若長空一虹不第普利濟之施據青鳥家言水病直瀉無情迎而鎖之非橋不可砥中流而障狂瀾風氣環聚人物饒裕故其時雖無素封巨室而此戶不至嗟貧窶焉自橋之廢也則人貧如洗矣夫人貧未必卽橋廢之故而亦未必非橋廢之故迺人貧以橋廢之故而究之橋廢又政以人貧之故也何也風猛土瘠丁逃地蕪至於今而軍馬之所征戍糧餉之所轉輸力役之所調撥豪蠹

之所剋削無歲不有何人不矜總燃眉剝腹何暇計及哉先君子歸林下十年乙丑偕田閣部先生捐築邑城己巳歲大饑設法賑救其後以齒漸衰不耐繁劇居閒語不肖曰余生平志願耿耿不了者一則邑誌未修一則恢河橋未建爾謹識之不肖唯唯受命三四年來苦塊之餘門衰祚薄日役役急公救過之無遑且工大費奢自慚蚊負之弗克勝也今春王正月過雁門修謁李梅崖道臺渡恢河及中流則水面汪洋而其下層冰滑脆人馬俱却步而不敢前真所云臨深淵履薄冰幾陷不測及勉強登岸而通體汗下戰栗不勝迄今神魂猶搖搖其未定也以是躊躇顧安得一發大願力者爲大衆作一普渡慈航是豈特裨益吾一邑之人而已乎居數日鄧氏子復携善信二三輩以募建恢河橋疏來請且曰有介休郝商者捐二十金爲倡惟公賜之引言余曰善乎善乎何子之以一野人而孳孳勃勃樂善不倦如是乎但是舉也欲爲石橋需數百金恐力有不能爲木橋則防雷雨瀑漲之衝激勢必春撤而秋設木植物料出入經理須得人焉昔人之所以建廟於彼岸者蓋一以奉水府之香火而一以爲住持斯廟者之卽可以看守斯橋也今日欲建橋其必先建廟且興大工動大衆不可不告之邑父母

余乃率之以趨而告諸我王侯侯曰余牧茲邑日擊窮苦萬狀每思補苴之無術而地理之書夙嘗討論毋亦桑恢二水直瀉無餘之使然滔滔日下欲求富庶何可得乎余自蒞任來卽蓄此念者二載于茲奈以俸工俱奉裁捐無米不能作巧婦之炊鄧英何人也而慨出此良足嘉己先生其匡扶之余不肖當多方鼓舞而贊成之噫侯之言固與先君子之心有不謀而合者余不禁泣然欲啼而亦但恨乎力不從心敬約家弟姪輩合輸十金聊効涓滴之助惟鄧氏子與二三善信持此以告十方貴官長者量力樂施以共成此普濟功德而吾邑之人乘今 皇恩浩蕩賦役盡蠲之秋尤當勉力慨輸以庶幾于橋之復興復覩當日殷實之象焉其視修空王之宇新老氏之宮以有用之金錢而捨之無用之地者不大相逕庭也哉是爲引

募建財神廟疏

前人

治國者重理財然財聚而民散矣作家者競謀財然財積而禍胎矣財之一字宜士君子所弗道而願欲祈神靈之貺以惑世而誣民也耶曰殆不然貨財不好老學究作假道學語耳非人情也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皆爲利逞自有生民以來資身之

策養命之源非此無以致亂亦非此無以致治者惟財爲然耳迺必假之神道設教者何居曰十萬可通從來久矣財至於極豐至多神必不吐棄之然則財之爲神也雖不必爲羶趨者滋微倖之寶而應亦爲芸生者導經營之方濬其源節其流入耶神耶盈縮消長伊誰之責耶今日者吾邑之財竭矣世族鮮百金之蓄編戶嗟一飽之艱卽二三商賈思掉臂而去者匪一日矣求其故而不得母亦爲窮鬼之所椰揄而無財神焉以啟佑之耶適有募建財神廟者來徵余言以爲引余曰斯何俟余引言之爲也求財者人有同心自奉神者人有同願苟吾邑人士與外來客商勉力樂輸俾殿廡棟楹不日成之而急繪一財神之像於其中相與駿奔而供奉焉則財神者必將高冠大輦儼然而臨吾邑也神之格思則財恒足矣而今而後請與邑人士約不必於正月五日作糜棄敝而送窮鬼第於二月二日徵歌酌醴而賽財神可也何也善求財者必藉神手而不善求財者徒爲鬼耗也是爲引

呈詳

通誌關乎國史等事詳

霍燧

竊照山西通志一書奉旨允輔臣衛 疏請纂修會五府三州之士風人物而備載之表幽闡微繼往開來甚盛典也職曾祖故明丙辰進士通政使司霍鎮已經纂入人物之條生平志節可見一斑已獨是志與史相表裏循名核實探風者必慎之職曾祖本傳中僅約畧其槩其生平居鄉立朝之大德大節未載一二恐後之讀志者疑爲敷衍之詞而難以取信將來也伏讀藝文內所紀諸名臣奏疏誌狀種種皆所謂考實以傳者職曾祖先任御史適值魏闈擅權之日曾爲楊左諸賢上輿論定于持平國史期於傳信一疏大忤時局及巡按陝西叙功疏復不及厥臣一字遂奉中旨削籍至崇禎元年方蒙賜環今其疏藁具在若平常建白之言可以弗錄而生死關頭臨大節而不奪者似難觀沒至於生平行實則見之大司馬孫公傳庭所撰誌銘中孫公身殉國難亮節精忠如梅村吳祭酒之雁門尙書行展成尤翰林之樂府雁門哀久矣流傳海內膾炙人口而孫公之椽筆遺文亦無一二見之簡策祇因修志之時職父遠宦山左職身尙在童穉前項遺藁未能呈送編纂之館一寓總裁之目以致遺落此職父子歷年以來每讀晉乘輒不禁慟哭流涕而自悔不孝之罪莫可追道者也恭遇憲臺大宗師秉



馬邑縣志  
衡三晉主持風教今當校士報竣之期正屬闡揚節孝之會謹將職曾祖奏議誌銘錄呈憲覽伏祈採擇鑒定准職自備楮板遵照刊行仍批行典守志板衙門查明叙入而第職祖孫父子存歿啣感而直道在人公論難掩俾直臣之清風勁節得傳不朽用以鼓勵人心維持風教其所關亦政匪淺鮮也

請除雲屬鄉試分中之例申詳

霍燠

竊照雲中逼處邊塞在明季爲用武之地另設督撫節制又於宣大特設巡按衙門兼督學政其一切錢穀刑名考試等事俱不隸太原版章卽武鄉試亦於宣府另設一闈惟文鄉試仍在晉省應用內外簾臚錄對讀等官並不調取大同一員試卷多不臚送內簾以致偶有脫榜因而巡按御史題明分中雖數經兵燹年限案牘無可稽考大約分中之例由此而起也我朝定鼎數年之後大同一切文武事宜俱併省會而獨鄉試分中之例猶循有明之故轍但始而分中人多卽減八十人爲四十人之時大同每科尙分中三四名不等至癸卯科猶中三名自此以後減爲二名遂成牢不可破之定規屢次鄉會廣額大同諸生不但不獲與四海文人共荷興朝之殊遇且并不獲與三晉

儔侶均霑聖主之特恩不平之事至此而極近科以來雲士苦於額限雖讀書者有人而應試者寥寥則以風聞房考每遇同字印號多推諉不肯呈薦及薦中二人後若再行呈薦雖有佳卷亦不能入主司之目隳多士刻苦之心阻邊才登進之路皆此分中之爲害也獨是文武一體武闈旣不分大同何獨於文闈而分之如以地小人少則大同一府四州七縣以及六衛共十有八學總不敢與太原平陽比衡以視汾潞之八九州縣止八九學澤遼沁之三四州縣止三四學者其數且不啻倍之矣如以邊荒乏才或科目不得其人則山陰之文端相公蔚州之敏果司寇文章事業未嘗不錚錚有聲垂光史冊卽今詞林言路中亦並非無人也遇合固有其時人才原不擇地惟是青雲之路艱於格限以致詩書之氣漸爲消磨邊隅寒儒不能扣九闈而言情者含冤已非一日蓋以提調學政屬諸道臣例不得以入告故下情無由上達耳今幸大宗師憲臺以講幄名臣視學山右體崇望重特開風氣之先鑑空衡平痛洗衰靡之習三晉士子皆得撥雲霧而覩青天口碑載道轟雷貫耳誠千載之一時也而雲屬青矜望恩尤切伏祈念邊境之荒涼憐燈窗之困阨蚤賜題請以無失諸生仰望革偏枯之舊例振重



鎮之文風既以取士開科但衡文而何必限地非曰得隴望蜀不怨天而敢於尤人倘破分中之例而從今中者果多固戴鴻恩於不朽卽較分中之數而日後中者反少亦所其心而無悔職等冷席微員原不敢冒干清嚴惟以事關文教庶幾雖秘亦公之言抑以清切桑梓願其位卑言高之罪爲此迫切合詞具申仰候酌奪施行

墓誌銘表

中憲大夫通政霍公墓誌銘

孫傳庭總督尚書  
代州人

歲在壬申故通政使司韻衢霍公卒於官公甫繇侍御擢京兆丞旋擢今官時上綜覆名實台省非勞績茂著不得需次卿寺主爵者或以序及推轉什九不報獨公之一再擢罔不朝啟事而夕報可上意將重用公計聞上怒焉致悼有旨下宗伯議卹綸且夕且至其孤太學生毓芳遵治命亟圖厝土襄事有日匍匐介王柳州狀屬余言以銘其藏余不嫻于文且方以寇警日率里人乘城殊無暇爲役然辱公交最深不可辭旣而讀柳州之言核而可傳殆惇史也余固可藉手以報公於地下因據狀志之而附以銘公諱鏐字中明號韻衢其先自鄆州徙馬邑始祖信四傳公高祖提舉公仲表曾祖

廩膳公麒祖教諭公自新父贈中憲公朝重配趙恭人繼孔恭人有四子伯氏錄叔氏錢仲氏鏞李則公也錄鏞俱廩生錢稍官臨洮郡承贈中憲公先以郡丞貴贈承德郎後以公貴加贈中憲大夫贈中憲公感異兆而生公端凝不羣兒時授書輒善記偶對多奇語纔屬文遑遑出塾師意表塾師數驚咤辭去韶年補博士弟子尋食餼會贈中憲公孔恭人繼逝公柴毀骨立拮据喪葬志力俱殫顧未嘗昕夕廢書學使者以力學明志讀禮盡哀旌其行癸卯襄然冠麟經計偕屢不利介靜自守非公事不一至官衙丙辰成進士令任丘實三輔巖邑距都門不數舍爲東南孔道供億頗難公蒞任一意與民休息日進父老於庭問所疾苦何事釐剔乃已然不喜爲苛切取目前快持政敦大有體而人自凜凜戴三尺邑多中貴人豪石憑藉爲姦私有司莫敢呵問公一切不爲意犯則裁之以法遂無敢恃權力譸張者遊士介要津干謁戒門者弗納固多快快比跡公治狀皆相與折服去吏或以疑事嘗公摘其牘中一二語曰而謂乃公不解功冒法耶吏股弁驚神君帑有羨金如許悉籍入循環不以一錢潤橐邑大俠稱天罡聚羣不逞椎埋剽劫廉得渠魁亟捕誅之繇是萑苻偃然兩奉臺檄撤鹽瀛海饒司商悉

公操罔敢循例餉遺乃於商卒無所苛時柳州治粟津門運長某謂柳州曰若鄉霍君  
眞廉吏哉竟邑任薦剡幾滿公車以循良異等蒙褒賚者三辛酉徵入選擬北台明年  
補江西道時上谷雲晉軍餉積缺有司追逋賦甚隱公首上重鎮軍民交困疏請發京  
運緩荒田徵稅得俞旨三鎮軍民咸手額荷更生癸亥巡視東城都人相戒無犯清鋪  
役戚晚勳賞無少徇甲子奉命按甘肅古酒泉張掖地也外番四面耽耽羸卒荷戈數  
呼庚癸公嚴督民連接濟又請留援黔募兵軍威以振會番八石油井迭克鬼蘆溝紅  
井諸處公約督撫道鎮部署將士屢戰屢捷一時軍功之盛爲近世未有歲應大閱公  
忠飭倍常殿最邊更甚覆兼攝學政規條嚴肅較士得潘生光祖以秦闡第一人魁禮  
乙丑報命緣累疏邊功不及媪相忌者因撫公議三案語中之遂得嚴旨削秩戊辰今  
上御極首錄直臣起原官驄馭者入益感憤發舒會雲中守吏不戒兵燹之後歲復大  
禮公再疏請以荒政寓邊務恤民寓修防語皆切中上爲慨發帑金二萬所全活無算  
邊備亦稍稍增飭尋奉特簡督北畿學政公念邦圻首善視河隍尤重益飲冰矢公慎  
條上正人心端士習疏凡七款曰獎德行安義命伸節義醒羞惡崇講學正文體重後

場上嘉嘗勅所司著爲令公嚴檄郡邑師生力行無敢以故事應者按部八郡手丹鉛  
甲乙括帖必醇正爾雅始錄午未京兆士多拔幟先登輿論皆服其藻鑑它如葺孔廟  
郵寒峻資楮墨饋粥以勗文會傾俸橐不靳也勞瘁搜疾乞骸未允尋擢京兆力疾受  
事無何復拜銀臺之命委頓彌甚竟至不起嗚呼痛哉公天性孝友少失恃事贈中憲  
公勞養備至疾侍湯藥籲禱願代歿寢苦茹荼抱恨終天事孔恭人亦如贈中憲公仲  
兄遊宦偕伯叔兩兄食貧朝夕第椅公所得館祿終不言析筋當在花封叔兄昇疾就  
醫關棣華館居之少瘳公爲具一觴不任色喜泊不諱痛欲解官厚爲含殮擇壤歸葬  
婚嫁其子女如已出族衆逋賦亡徙代完賦金俾復業然不爲祈免於主者幼遇丐而  
孺子泣者輟食食之及貴宗戚依公食者待公舉火者指不勝頰居恒冲和謙挹慎默  
寡言一持白簡激昂蹇諤言人所不敢言如關邪說崇講學爲疏大忤時局終不以斥  
逐貶節中臺兩河督學諸奏議具在也方忌者中公醜詆至謂公不辨菽麥余時溷跡  
京塵慰公逆旅笑謂公曰弟不佞生平強項少所推許獨心折吾兄吾兄不辨菽麥耶  
公爲輾然曰彼幸還我初服將歸而辨之雅量爲何如者比荷環召過雁門余舉酒屬

公期以乘時建樹相與歔噓泣下公亦不禁慷慨澄清之意故其殫竭圖報所靖獻必軍國大計秉鐸畿輔力挽頽靡闡揚文教於以光裨聖天子中興之治亦既沐寵異陟尊優台衡之業翹足可踈遽以勞隕京邸可勝惜哉贈中憲公諸生時與柳州先文端公相慕好互期以公輔贈中憲公志卒未酬公既致身通顯說者謂竟先人之未竟固在公乃公亦若有未竟也可勝惜哉然公階僅四品歿之日至動九重震惻賜兆加邊行被殊恩邑人士感德頌義爲請之御史臺崇祀鄉賢食報千秋公亦可以瞑已銘曰厥德如璧道如矢爲古循良名直指厥身出處關泰舌慍於羣小媚於天子厥用未殫胡以歿九重致悼兩楹崇祀千秋而下聞者興起

涼莊道西嶽崔公墓誌銘

趙士麟

巡撫侍郎雲南人

歲甲子上諭滿漢大臣會舉天下廉能官員以備擢用廷薦用七人推楊州太守崔公爲天下清官第一兩江總督缺公以郡守得列會推從來未有之希覲也余時撫浙聞而訝之曰此必素履潔清摻持嚴毅者也又必雄才肆應利犀斷物者也然廉者必刻律己繩人或過矯激者也才者必矜揮霍震動殆絢耀一時者也否則始終易渝改圖

易致者也常變殊施衰壯岐效者也公大不然越一載兩淮鹽法道缺人上念此歲課攸關非其人則善剝諸賈飛府庫財安得狷介如崔某者乎咨嗟久之即以公充蓋欲留公大用也公受命值商困甚行鹽引窩有棄本業而他徙者公一意撫之以寬權宜變通令先行鹽後納課數年後商本稍裕有起色矣又察鹽運之壅病在私販公嚴禁得疏通他如培課源足國賦除加耗蘇商困濬河築堤賑竈恤丁兩淮戴若慈母此皆分內事夫鹽利藪也乃纖塵不染如入郇公之庖五味全刪親太倉之粟枵腹而處此人所難越一載丙寅余調撫江蘇公來謁始識公面德盛而禮恭謙退不伐古貌樸衷訥訥然如不能出諸口望之甚平易今敬禮之且驚曰先生何以赫赫然聲稱震天下哉公歎仄遜謝乃知公固有道君子也當其守維揚也一惟潔己奉公革陋例公賑穀嚴地稅建義學掩遺骼安插災黎賑濟饑民平訟獄之冤鋤強暴之首諸政詳於行狀不可縷述若夫取與必嚴一介茹蘖飲水正己率屬其大節彰著清聲上達豈一旦夕之故哉再稽行述公釋褐後授浙江開化令開俗健訟公宣講上諭十六條委曲開導人悔悟以訟爲戒邑大旱螟蟲傷禾稼民饑公設法存活無算歲甲寅耿逆叛勢甚猖

獬邑南墾戶多閩人皆豎黑旗以應賊踞龍山源中城守千總吳正復萌異志賊魁馬朋等果聚至吳正應之遂入開化公先移保十六都集部民勇敢鄭大來等招義勇團練擊賊於石門大破之賊遁入城安輯爲固守計賊再寇再擊之死相枕籍自是賊心胆盡落無何鄰邑常山陷公念孤城無觔角乃退保遂安帥兵士由遂安恢復生擒渠魁謝某父子斬之八月王師分道並進直趨閩省公督衆搜剿鳥飛獸散爲集逃亡撫瘡痍請蠲請賑休養生聚次第舉行贖回難婦千餘口民感泣爭肖像祀公丁巳屬總督李公之芳紀叙軍功首推公上覽奏嘉悅特賜優叙擢陞揚州知府云公諱華字蓮生號西嶽直隸真定府平山縣人系出山西之馬邑九世祖諱峻遷平山下居城南王子村力耕課讀以忠厚傳家五世祖諱崇元博學有文名明萬曆己卯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遂閉戶著書高祖諱國治以明經任山東臨邑少尹多惠政曾王父昆弟四人長諱懋學文舉甲於藝林入試棟圍未售以明經終生公王父一人卽誥贈中大夫愼吾公孝友忠誠根于至性公兄弟五人公行五幼穎異甫五歲愼吾公以梨餅授之必整衣冠拜而後受愼吾公心器之常摩其頂曰異日大吾家者必此兒也戊寅之亂變

出倉卒父見背時公方七齡登第後每念及此輒泣數行下以老親不及見爲隱痛幼旣孤賴誥贈淑人母謝氏茹苦撫訓成立執業於伯父凌岳公公朗悟伯父善誘掖啟迪之已丑補弟子員丁酉領鄉薦己亥成進士公仁孝性成痛父亂中薨葬第後庀美材整殮具重葬成禮而後封植事母定省承權能以邑養居憂哀毀骨立於昆弟相友愛事伯如父禮文宗八大家喜藏書謂子弟曰吾拙宦幾三十年無以遺汝輩能讀父書足矣雖在官手不釋卷遇公暇卽肆力於詩歌古文辭所著有公餘詩畧及四書課兒講藝諸書尤慷慨好施里歲歉食草根木皮盡公盡出囷穀分給之守揚口建育嬰堂按日資以廩給活嬰兒甚多於金山險渡設救生船歲終給繫囚錢交友以信馭下以寬歷兵戈履盤錯心血爲枯積勞成瘁癸酉二月報陞陝西涼莊道參政一疾遂不起商民罷市焚香慟哭者三日非甚盛德何以感人至此公享年六十有二初令開化勅封文林郎再任揚州知府誥封中憲大夫三任兩淮鹽法道誥授中大夫涼莊未任有子三人長岱齊甲子拔貢候選主事次巒齊萬齊公莊敬弘毅不欺暗室於不潔一無所屑益以寬和爲運使諸商以羨餘若干金請致公拒弗納一商私販檄鞫懼罪暮



夜以金獻公叱之予謂公清於開化擾攘之餘易清於名郡紛華之地難又清於繁劇要衝之區易清於財利山積之日難昔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之俗尙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蓋公儉樸而寡欲糲飯敝衣處之淡如卽在仕籍亦然易簞之日無長物圖書數篋而已公資於身者薄故繫於物者輕斯能入泉流而不留甘澹薄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撻之者寡矣故能不苛不矜貞于終于終于常于豐于嗇于衰于壯而一之豈恒情所易企哉公之令嗣卜葬公有日來請銘於余余曰廉官可銘也因叙論而銘之曰古道淪亡潔者寡得車彌多舐彌下如蠅集垢撥不捨廣陵煙花都日冶鹽筴泉流湧如瀉甘山司珍盡苞苴淡然不繫惟者公衆注以金獨以瓦百年考德在茲也

仲兒霍煜墓誌銘

霍之瑄邑人

仲兒名煜字朗生行二生而氣質溫良自孩提卽寡言笑不樂與羣兒嬉戲八歲就外傳性穎悟所授書輒能口誦心維九歲能屬文甫弱冠三試皆首取補博士弟子員十七歲娶於盧卽余內子盧孺人之從姪女時康熙戊申年也已酉夏隨余赴范縣任壬

子秋隨余赴山東濟南省分校鄉闈乙卯冬余日范旋里越歲丙辰而盧氏逝冬十月殯盧氏于祖塋之次十一月省余於京邸因新例捐納諸生於丁巳再舉鄉試遂援例入監是年余告病回籍隨余在城北別墅下帷攻苦者數月八月再赴京闈竭力終場鬱鬱不得志而歸冬十一月再娶於張越三歲子維域生壬戌復省余於京邸依依愛慕之誠蓋未嘗一日釋諸懷抱者癸亥冬地震異常連數日不止所分祖宅傾壞特甚因而驚悸成疾然猶勉強拮据補葺廳舍如故肯構肯堂亦可謂克負荷者矣數年來慘淡經營樽節籌度以故田產雖薄而廩有餘粟卽一器一物靡不纖悉畢具整齊精潔其用心之縝密可知也至其生平儉以惜福謙以持躬與人周旋內直方而外柔順言訥訥若不能出口事父母和顏順志惟恐不得其懽心友兄弟未常較短長於眉睫間從容不迫舉動安詳蓋其天性然耳暇日惟彈琴飲酒屏去紛華深居簡出足未嘗輕履戶外卽事或拂意淡寧自如也惟是體弱善病自癸亥地震後日見尪羸甲子歲猶隨余訪及門張青樵使使者于維揚歸來尙經理家政一切戶庭鋪屋整頓如新迨丁卯春而唾血之症作矣三月杪偕往別墅養病至七月中漸有起色余心喜甚以爲



馬邑縣志  
可望生全也八月初因嫁女期近回城前症復作延至十月廿二月嫁女後諸感媚集忽成痰火之症醫藥罔效不數日而竟至不起于康熙丁卯十一月初八日午時卒於祖宅之正寢距生順治壬辰六月二十六日子時得年三十六歲卜於戊辰春三月十一日啟盧氏窆合葬于祖塋之東偏銘曰死者身歸於土魂魄則無所不之爾魂依白髮高堂耶抑依爾孀妻稚子耶或生寄死歸徜徉而住依祠兆耶余不得而知之悲夫  
中書舍人韞齋霍公墓誌銘

田雲霖學士侍郎邑人

皇帝二十有五年甲子夏五月內府中書科舍人韞齋霍公以爲外吏久積勞之軀不耐溽暑將請假歸余與總憲吳韞川諫垣岳振九部郎陳憲之年兄勸留不從迺與諸年友寅僚舉酒唱驪酒淚而別越辛未雖音問間通而彼此不能見者已八載余適以先太淑人之憂歸里諸凡喪葬大禮荷公之指示提携者居多至癸酉二月公冢子燧現任上黨學博以賚表之役便道來省公于家兒郜植自甥館歸述公骨肉完聚秉燭夜飲怡怡然樂也至三月廿日忽報公云亡邑人無老少男婦哭諸閭哭諸巷蓋以公之爲德於粉榆者久且厚耳余聞之驚悼倍切至四月先太淑人服除余乃過公家滌

霽潔牲奠公於幃幙之前不禁泣下霑襟肝腸摧裂嗚呼公何遽逝也耶七月余束裝北上行色匆匆筆墨之役一切謝絕長公以誌銘來請誼不獲辭謹據狀而誌之誌曰公諱之瑄字玉官號蒼璧晚號韞齋先世自豐州徙居馬邑傳至於公曾祖贈中憲公以學博起家舉子四伯錄廩生仲錢拔貢官臨洮郡丞叔鑛廩生季鏜登明丙辰進士由任丘令徵爲御史西按甘肅抗疏忤魏璫削籍崇禎改元賜環督學畿輔內陞順天府丞旋擢銀臺甫蒙命下而捐館舍迄今輿論重惜之是爲公大父也祖母陸氏得誥封恭人考諱鍾芳和平淳厚以楷書名爲銀臺公所器重先卒以公貴得贈如其官妣王氏山陰少保文端公孫女戶部主事淪初公女也柔嘉婉淑克副其家今得贈孺人亦先卒其時公年方五歲有叔三人毓芳太學亦早逝瑤芳漱芳俱諸生年幼甲申春季自成自秦中來公以冲年舊家子當之應荅從容毫無懼色第竭所有以饜之而彼亦情慊意足不復苛求公不肯貽祖母陸恭人憂者自其少時而已迺然異矣嗣後宦業蕭然瑤芳漱芳亦相繼淪歿昔所稱大家巨室者止於一六尺孤兒風雨飄飄家徒壁立公內外拮据備極艱辛雖式微時早知向學年十五遊於庠厥後試多冠軍戊子

歲校以首卷貢太學及廷試例授別駕需次銓曹而公志不欲就也歸不帷於城北之別墅戒家人常事勿復通焚膏繼晷孜孜罔輟日積月累醇乎其醇甲午果售於鄉戊戌成進士己亥殿試以二甲引見觀政刑部畢卽歸侍陸恭人膝下恭人入裘犬慶里中戚友製錦公祝公素性恬澹雅不近聲色而獨於此日極笙歌優樂之選蓋以娛陸恭人意焉公叔瑤芳遺一女於歸李生運昌公備厚奩贈之李感其誼生辰伏臘夫婦偕來問安於陸恭人焉公伯祖有孫諱之珖夫婦俱早逝遺穉子女靡託公爲撫育成立嫁其女於邑諸生段粧奩亦具焉其敦本重義皆此類也自釋褐後家食六年甲辰秋拜命司李柳州柳俗多獠獠出沒於岳穴之間動相讐殺盜案纍纍皆待決於刑官公凜持清操惟平惟允讞獄成上之臬司督撫莫不首肯或有驕卒悍弁撓三尺者率裁抑之不少貸至於良百姓與紳衿輩則皆寬和撫之率屬吏不激不撓永寧于北溟時令羅城公雅重其品後果爲名督撫云顧公念陸恭人春秋高屢請終養不獲遂而陸恭人訃音倏至萬里天南蠻烟瘴雨慟毀之極幾不保生持服歸來襄恭人大事致哀盡禮無纖微遺憾己西服除裁推官缺遂改知山左之范縣范僻壤也賦不滿萬而

夙遭 寇于七之蹂躪城郭丘墟版籍淆亂稱逃盜之藪公至惟民依務急民瘼務去樽節愛養剔弊釐奸凡可爲地方造福者靡不勞心爲之迨甲寅乙卯吳耿逆起海內震恐公乃盡捐俸糈及橐中衣物器飾爲築城費邑人士趨事赴功不兩月而成城樓櫓雉堞輪焉奐焉而公形神盡瘁年僅四旬鬚髮頓白矣范民感之於落成日建生祠以報焉宰范凡七年始內擢報代後范民依依不捨攀臥之衆絡繹於道香烟蔽天哭聲震地爲亘古所罕見者詳見長公狀中有鄉長數十人揮之不去直送至馬邑公命歎之旬日遺歸歸日復大聲而哭邑人聚觀稱異余於時正以假居里門聞之不禁咨嗟慨慕以爲治行如此卽古循吏傳中所載無逾此者亦孰謂廉吏之不可爲而民情之去古遠甚也丙辰擢授中書科中書舍人職典辭今位望清高公祝草之餘每焚香靜坐鼓琴杜門謝客相好者不數人偶一過從而已辛酉恭遇 覃恩贈公考妣如公官甲子五月忽請假言歸諸年家寮友苦勸而不肯留蓋公幼年遭逢極其危苦自登第以至於爲中翰時功名之念甚淡故以早返山林爲快也若其居鄉則深仁厚澤莫可殫述馬邑地荒而土瘠當銀臺公爲御史時請豁逋賦二千石國初戊子己丑間罹

蝗災公水田稻少穫磴米糶之視粟價猶減里人賴以不饑庚申雲中荒公那移賑貸曲圖保全己已旱甚凋殘之地重以奇凶家家懸磬公軫念民艱憂形於色乃出粟平價通糶日晨起立門計口而給有求多漁利者則叱去其極貧垂顛者慨賑之或米或糠或家園之蔓菁菜根或水磨之糝團油屑苟可以延養人命者傾囊以施其自遠而來者猶恐其枵腹下飽或傷生以次呼入煮糜粥徐徐啖之務調獲得所而後卽安所全活殆未可更僕數也至于先癸亥地震非常城東而盡圯公睹崩裂形不勝怒然以書走都門商之余相與捐貲首倡共爲義舉教度土工覓輒灰諸物仍如城范時躬率家僮指揮匠作補築復稱完封邑令長議及里下徵夫者公曰某爲此非輕財好施也深惟邑小民貧若派諸里甲恐反爲官民累當無勞賢父母過慮耳是役公也與余各捐二百金民間不擾而工竣矣庚午青樵張公來參吾晉藩卽公山左分校時所拔士也語長兄燦曰撫軍藩臬極口贊吾師盛德問之則曰己已奇荒非霍君誰活馬邑一縣人性命耿介不干謁其節尤難晉不乏顯者若此其林下一人呼吾師其調攝以副東山之望燦歸告之公曰吾志決不出山故晚號韞齋本爲逃名而名何自來耶大抵

公一生節操務實踐不務虛名愛陰隲不愛銖帛忠厚足以容衆敏瞻足以幹事和平正直靜穆溫良又足以和物濟人保身去僞蓋侃侃先民之遺範而盛世之醇儒也胡天不弔少微星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公之謂與嗚呼公與余幼同筆硯長締葦蘿以文章道義相期相勗者歷三十餘年余荷主恩不敢遽請初服星言赴闕將謂不越三五年間亦當以避賢歸休與公做白蓮之社詩酒林泉朝夕與共庶幾娛暮景而了殘年良足樂也而不料公乃着鞭之速也嗚呼悲哉是不可以無銘乃銘曰大儒篤生鳴珂言里表行坊修人紀形聲久絕是聽前歎然懷抱重闡喜繩武有孫雲漢中奏對明光實天咫南浮柳州東范縣懸魚飲冰頌盈耳喬遷西清代天言朝回桐音伴青史病臥家園十載餘利濟蒼生聞之起功成不言心昭然人羣推曰公善美存心制行用力久農夫啣結士仰止上天賦畀豈無意斯人方與賢哲齒掛一懷慚敬泐銘貽之後世永受祉

癸卯科舉人署猗氏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衛旣齊

貴州巡撫猗氏人

張之先世籍定襄其後有遊桑水而樂之者遂徙大同之馬邑數傳而至澄城令四術

起家拔貢遂爲馬邑鼎族有子曰朝遇餼於庠負僂聲朝遇生庠生志詠以文章行誼重里中嘗建橋桑水之上以利涉者配霍孺人舉丈夫子二公其長也公諱浩字浩然別號孟甫生而穎敏異凡兒甫入塾日記數千言下筆多驚人語年未冠補博士弟子員鄉先達目之曰是必大張氏之宗者張自澄城公以來四世工經術而又稱長者其發祥此子勿疑也顧公清癯善病病不廢讀讀且益病而公了不知疲歲癸卯當大比十公將試太原父難之曰若病軀寧耐棘闈苦耶公自策必售固請往遂以其年登賢書甲辰與計偕病甚不果入闈假館都門授生徒數人三年後皆登仕籍丁未入禮闈又以病不克終試事乃慨然曰拚吾身而博身外名非智也名不可必得而以病貽老親憂非孝也自是絕意名場每逢春試雖乘輿間往而場屋之跡可數矣公旣以久病不獲登進士科與清華之選又念吏事勞瘁非力所堪而性喜讀書論文乃投牒就選人格得榆次諭辛酉到官進諸生於堂爲講說經義勸免德行課試有程期士氣蒸蒸以起先是榆邑久無登科目者自公之教之若韓君鄭君相繼薦於鄉人歸公之善誘云亡何丁父憂歸里丁巳闈服補吾猗教諭其教法視榆加謹焉猗雖號文藪而士素

貧比歲不登貧且廢學公於束修母所屑意而獨不廢教糗糧薪蔬之需自奉儉而不給其貧視諸弟子無少殺壬申冬學使者按部平陽例送諸生入試而公病復作乃御板輿走風雪中往來七百里甫抵署而病大作不可起矣蓋公於余爲同年友契分最深當公秉鐸吾邑余官於外不獲一奉顏色叙平生歡然素知公性方而德厚見理真與人信貌恂恂而言呐呐無世俗骯髒態而其大節則以孝聞早歲失母卽能哀毀如成人事父備志物之養當之官戀戀不忍離膝下強而後行聞訃跣奔襄事易戚兼焉事繼母高太孺人如其母病革遣使召嗣君猶泣諭勿令太孺人知也嗚呼傷己公有二子其長廩生以寧扶襯歸里屬余爲志而且系之銘曰伊昔鳴鹿和歌初少年意氣薄雲衢蹉跎才子老公車誰薦雄文似相如傳經倡道授生徒官冷飯蔬坐甑無三十年來志未舒惟貧惟病與愁俱忽奉天期不須叟燈月黯澹總惟虛木壞山頽泣矜裾終天風樹慟雙雛銜卹扶襯返故閭牛眠兆卜桑水隅我銘幽石非墓諛山川雲物護真儒潛德昌後事不誣象賢濟美在諸孤

祭文



祭鄂國公文

吳亮御史

惟神英智絕倫勇略冠世委身有一盡心無二錫封鄂國發跡鄴陽功垂保障代享蒸嘗亮以巡方拜於祠下低回有懷馳驅靡暇緬維大節卓爾精忠庶幾文德寧詎武功議祀賢祠躋之俎豆厥伐開先其儀啟後繫神如在鑒比微誠適逢大比忽顯異徵闡棘深嚴排簾直入點頭朱衣彈指柳汁雲中諸士三年不鳴陰隲默佑二僨同升職忝衝文快觀生色豈人之能惟神之力特陳醴齊式薦明馨與文偃武永藉神靈

祭通政霍公文

季夢鯉順天訓導

崇禎五年仲夏之廿八日吾師韻翁霍老夫子卒於官其門人順天府儒學訓導李夢鯉業行哭失聲親視含殮且從京兆屬員後爲文而奠之矣顧以吾師特達之知情更有不能已者謹再匍伏陳詞以哭之曰嗚呼慟哉吾師以理學之真儒作畿輔之師表海內士望之惟恐不及憶索米長安時與聞菁莪之化恨不獲親承教育鉅意天假之緣獲拜秩都序而傳吾師之屬負每以帖括請正師輒認相許可曰夫夫是髮短而心長者迨與諸生科試而師輒取冠軍于數百之羣每逢人說項已而持闈中牘相質師

謂命中無疑無何經師見賞幾有天幸竟限于制額置之乙榜師復多方慰勉爲背水計卽得微恩量移而師不以小就爲予望也以是日與多士較文衡藝師復資以薪水重以褒旌至貳京兆而羽毛者益周且至余用是誓努力焚舟藉以少酬知遇而相胡遽逝耶牙生之絃忍復鼓響何人而痛能自己耶夫士薄感恩而厚知己若師之于余其知己又可以尋常論耶嗚呼慟哉余不及師之生破浪乘風又不能及師之逝師從地下辜恩之憾昔人所同夫獨何心能不悲耶興言及斯一字一淚故略于師之宦蹟而詳于余之受知不自覺其不文也惟吾師鑒之

祭張太翁文

翁諱志詠孝廉浩之父讀此可想見其爲人

霍之瑄

嗚呼世不乏賢豪長者有如太翁孝弟修於家而忠信行於閭里者蓋未數數見也太翁生而岐嶷矯矯乎雞羣之鶴長而奇偉侃侃乎烈士之風方乃攷捐館于兵燹之際竭力襄事不以患難而遺終天之憾胞兄繼殞于壯盛之年撫育遺孤皆能成立而與已出者同事繼母而盡孝敬孀嫂而克終斯蓋至性之醇厚而天倫之罔斃者已若夫秉心醇樸古道照人不阿世以干譽不屈已以求伸惟正直之是與匪好惡之攸徇氣



蓋一鄉而不畏乎疆禦要久平生而不忘乎終身雖紛難之迸至斯排解之惟均太翁之忠信不欺有不足以貫金石而質鬼神也哉至其見善勇爲未嘗逡巡修橋而援胥溺之患捐資而助喪葬之貧危者賴以得安死者亦沾其仁慷慨而陳荒田之害當事爲之借箸憂危而處變亂之秋明哲卒以保身此又太翁之奇節偉行非疆力有識者不能也嗚呼頽波日逝古道云亡誰挽瀉而還醇誰扶弱而抑強太翁自曾王父以名儒碩彥篤生大父選拔公爲有明廉吏聲施西秦迨至翁父而勁節彌昭直聲愈著氣象巖巖有俯視一切之襟懷某等猶得聞且見之則太翁之直心直行益亦天性然也迄今孫謀燕翼兩令器或崛起巍科或蜚聲圓橋孫枝且繩繩振振天之報施善人爲不爽矣獨是某等桑梓後進追念頻頻今且鸞馭將昇而永就窆窀也悲老成之凋卸孰典型之是遵庶饑載列牲醴具陳靈其未遠來鑒斯禋

祭中書霍公文

杜如錫 知縣

嗚呼人之生榮而死哀者其難也哉孰有如我韞齋先生者乎先生者銀臺中憲公之冢孫贈徵仕郎文學公之元子也早歲登科壯年隲仕方艾而返初服古稀而歸太空

說者謂有天祐而不知其藹之身者優厚被之世者溥且長也蓋守身莫若義濟世莫若仁先生凜躬行巖幽獨擇地而蹈選聲而言窮其身之所至無不爲直爲方其佩嚴於義者素矣若其服官也司李則民弗冤司牧則民弗擾明允之譽騰於兩粵而豈第父母則山左之古碑迄今有嘖嘖道路與泰山渤海同不朽也其涵濡於仁者深矣迨夫視草薇垣持守益篤輦下諸公莫不雅重先生願欲高林下風解組而歸睦宗黨敦古處捐囊而修城垣賑粟以蘇餓餒己已歲復罹奇荒先生與某慘淡經營先生竭私橐某罄薪俸益以稱貸計日計口分行賑救煢煢子遺不致盡填溝壑者實先生之力也非仁之至義之盡者乎一旦厭人間世主芙蓉城而里中父老無非食先生德者聞先生逝途嗟巷哭若喪考妣由是推之先生之享其年者

序

兩河造士錄序

霍 鏗 邑人御史

古今稱文章絕唱率曰先秦曰西漢然於淵源所自猶未也粵稽太昊氏剖混沌爲文明實爲萬世文字之祖是生隴右夫非西域之人乎由是觀之今天下文章雖盛於東南而其淵源乃在西北余奉命按兩河諸察吏安民事與凡巡方者同惟是贅以觀兵較士不第奮武而且揆文厥任始艱心忤忤懼無以光聖世作人之化飲冰行役至天水質爲太昊氏故里學宮博士循舊事請謁拜瞻廟貌循覽龍馬穆然有太古之思焉蓋嘗縱觀宇內地不足東南則西北其所有餘哉關中據海內西北上游兩河又據關中西北上游譬之人爲四體之頭顱譬之物爲萬彙之根本是以古來開物成務之聖多產是地今雖貌矣山川猶是爻象具存觀風此際寧無感慨興起爲斯世斯文一振起靈秀以庶幾勝任而愈快乎於是所在進諸士而與之訂曰夫士先行後文余串功令不啻至再亦既知之矣惟是文亦談何容易爾諸士其務尋千古真意勿抄陳腐務抒一己獨見勿拾餽釘務發性天灑氣勿事軋茁余且於爾乎程實效諸士悉唯唯心

肯乃數集操觚售業諸弟子員俾竟一日之長嘔心而授之楮墨於是彙閱讐較益不勝瞋目遺珠之虞蓋至七月而科考竣十二月而歲考竣諸凡濬發巧心夙稱名士皆於暗中模索得之其應甲子歲元弓旌翹然而解乎秦者潘生光祖也褒然而亞乎解者胡生有年也彬彬然而鱗次乎賢書者王生門弼李生必逾任生遠揚生純臣王生心學也則皆曩所較藝高等而極賞余日與夫曩所首肯而莫逆余言者七雋賦鹿鳴歸以所捷於闈者券余前言則意果真見果獨氣果無復陳腐餽釘軌茁之病余言效矣其以解額見置尙多憬然會悟之士豈得以其遇之拙而遂謂其文之不工耶今尺幅具在按圖索驥舍此何求爰以日所讎較彙選而授之梓題曰造士非謂巡方者能造之夫亦深造者自得之士固鍾其鄉之靈秀而挺生神聖之區其爲文章元氣渾淪識力矯健雅有秦漢遺風夫固有進乎技者若謂圓轉靈活不無少遜昆陵吳會之際然而淵源所自固已遠矣諸士勉之余將藉思皇之彥以報天子異日建鼓中原以其所造爲世經濟亦期於千古中信一已於一已中求性天且爲有用文章不作無根事業則茲刻也寧第爲蟻戰噉矢哉行將與爾諸士問太昊氏之業非迂也

兩河甲子武科墨選叙

前人

古者造士具備六德六行故士貢完養兼文武三代以下文武殊科遂畸有輕重矣明興昉古建制文武兼收碩輔鴻儒俱起家制科而武闈亦三載一舉率循故事不得卓絕瑰璋之士而用之豈其盡自菲薄亡亦上之人廣勵未盡使然今博士家言一點朱衣之額遂懸國門汗牛充棟方且牛鬼蛇神詫爲奇寶試按其行卷帖括不過鏤脂刻冰卽工如宋人玉楮其于表餌之術固已疎矣又安知夫雕虫小技壯夫不爲而聚米爲山者之非眞經濟耶歲甲子兩河武闈余奉命按閱西郵實司其事選額雖稍遜省直然所賞拔皆一時材官駿品居恒請纓志壯敵在目中異時脫穎而出固有建營平伏波之烈輝映五涼之墟者則茲者得僎士所持論策不爲之券耶又安可盡謂健兒駢枝一切芻狗棄之乎昔人云待以國士彼將國士自爲也是編之授梓不作砥砮之觀而作球琳之觀則照乘夜光且從此出詎得謂殺青氏之災也諸士勉之余日望之矣

畿輔較士錄序

前人

戊辰秋余奉命督畿輔學政三載於茲畏此簡書弗遑尋處歷諸郡邑署再進多士亦再試之心目既殫幸而竣事用是覆取其他他籍藉者選尤而登諸梓旣成余不覺穆然有深感思賦英靈勃稱人地良有味乎其言之詎非鳳彩星輝苞苴攸寄吐雲觸石環寶斯藏自昔揚權文藝固多侈譚方域原本名山也乎自余承乏茲役循覽畿內奇勝步武所及西山拱翠南則恒嶽高揭北則碣石遙連輶軒矚眺蓬鵠幽深封龍奇聳而伊祈大伾之間堯跡禹功依稀在焉於是憑軾而嘆曰嗟乎茲非神門之所窟宅圖牒之所偉麗歟意其中必多聰穎雄雋韞荆玉而凝稽箭者及較讎之際縱現諸士所爲文章炳如澤如歸於大雅而一種慷慨沉靜之致躍躍楮墨間斯固其所秀發而挺生者乎蓋扶輿磅礴之氣鍾於山嶽而其儲與扈治也細者結爲金華銀瑤草芝房其大者乃始蔚爲人文濟濟斌斌象靈奇人彰幽勝今諸士之牘具在唯山邃故其文密唯山峻故其文峭唯山逶迤故其文暢以達唯山嵯峨多者故其文磊落而英多余一再披閱而益知巖岫之蓋蘊蒸霞散綺如其不爽也傳不云乎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信然哉信然哉雖然余更有進焉詩之誦申伯也旣推極於崧高矣迺又曰柔惠且

直揉此萬邦至載讀文王之什亦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然則魁人勝彥所以爲國楨而增重名山端可思已諸士以此爲羔雁且次第歌鹿奉登文陛矣尙相與茂勉之母沾沾博士家言使人謂予實皮相而且爲畿輔山靈所笑庶幾幸得士以報天子使者其與有榮焉

竹窗類編序

前 人邑人

古稱三不朽立言其一云第言不本之德性達之事功卽形成月露祗屬筌蹄藻拔春華何關殿最然後知三不朽究竟一而已矣邑父母任侯以關右巍科歷仕齊梁三晉所在德業爛然載在口碑旣稱不朽至所著述仕隱等集沉酣六籍搜羅子史如足鷄跖集狐腋而竹窗一編則發乎性天見諸行事尤爲深切著明歲丙寅不肖抱疾里居游泳汪濊於山林野性甚適然而憂時愛國畏天憫人猶稍稍縈結不能釋耳懷抱及我侯出是編相示纔卒閱便覺一時滓穢都盡不啻出之火宅而納以清涼蓋其爲言至易簡至精微洞達光明大類我侯品格是以真精鼓盪動物最神持此範世砥俗仁人之言其利普矣尤若茲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不一以貫之耶付之剞劂與允正語錄

共垂不朽也可

邑侯王紫庵詩序

霍之瑄邑人

古今大文字皆從六經中來而詩之一道自三百篇而後其風杳矣漢魏質六朝文唐人兼而有之雖風雅足傳究竟於六經無裨宋儒崇尚理學而性情之妙又復爲理學所掩以故詩人騷客徙侈揆藻之名學士經生未免拘謹之習人蓋知詩之爲詩而不知六經之皆通於詩邑侯王公以自心獨得之靈剖千古未有之奇作詩中詩而易中亦詩書中亦詩其中奇正離合險壯坦夷靡所不備可以鼓吹風雅可以羽翼聖經可以挽易靡之人心而不流於詭可以發性天之浩氣而不嫌於激唐人有其體製而無其識力宋儒有其識力而無其風裁所謂殮性情爲道德化朽腐爲神奇者已嗚呼大哉何道而致此歟夫公以浙中碩儒起家科名迤蒐浩覽沉酣典籍者蓋有年矣牧馬三載人歌樂只返以時窮見棄不得已而以補天浴日之經綸漫托之嘯歌吟咏中故凡所著作皆具有清明廣大之象不屑與時爲偶何者水激則波風怒則鳴固其常也而公之退處誰不爲公張目而扼掌者公若以牢騷放達之懷以自洩其不平之氣雖

精神所至亦足以及後人而不過與恃才傲物徒以呶哦消歲月者等耳公殆不然也將真經綸作真學問無遠而弗窮無微而弗探一言一笑無不與古聖賢出身相對其發爲精采香光真足喚醒癡夢驚破世眼絕不類憂時憤世者之所爲此其中有大過人者矣古稱三不朽公殆一以貫之也公之詩與六經并傳可也

張慎庵先生經書三集序

霍燦

慎庵先生鐸吾邑歷十有八年遷蜀之長壽令昔人以青氈絳帳爲師儒佳話而不知官至廣文冷矣廣文至吾邑其冷狀更莫可名似先生以名孝廉稱文章宗匠而乃屈就一氈塞上風味奚啻冰蘖苦歷十八年之久而後得以百里報遷也嗚呼難哉今先生行有日矣適余不肖因秋幃之便歸省家慈得爲先生一舉酒唱驪酣飲劇談之下先生乃出其所註四書字解五經考畧及明文辨體三集相示余未及卒讀而爲涉獵其大概知先生十八年中口不絕吟手不停批一惟聖賢之精義是究而其與諸生所講求者非先生之法言法行不以矢諸口被諸筆墨也嗚呼先生之垂訓自茲遠矣吾晉號人文之藪風雅之林歷代以來彪炳史冊者實不乏人然要以河東爲最文章如



司馬公觀止矣而闡精一之源研性天之奧則惟文中子與文清公稱理學大儒先生生於其地而克紹其統茲所註解更以發前人之所未發用示後學使知精義至理不在章句之中而亦不在章句之外惟潛心體認融會貫通至於涵泳之久而文章出其中經濟亦出其中嗚呼先生之垂訓自茲遠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寧第及門二三子幸親炙之多年哉今先生行有日矣諸弟子員沐先生之德教而悵然不忍別者蓋濟濟然也而家弟乾生姪子子厚與甥田子聘侯表姪郭子從夏則尤深荷品題朝夕趨承奉先生之規矩準繩爲舉業宗而茲於其將行也均依依不能舍爲余述先生之德教歷歷余曰汝輩惟不忘先生之教身體而力行之能讀先生之書則亦猶侍先生之側也况先生宏才久屈今日者鱸脚既兆大猷允升雖百里亦未足以展驥足而以余所聞錦江玉壘之秀峨眉劍閣之雄固昔杜工部遨遊吟咏地也先生蒞止必不屑如塵俗吏日勞勞於簿書會計之中而政事之瑕方且進彼都人士與之敦詩書而悅禮樂文翁之化將再見於今日之巴蜀矣且暮間以治行高等超擢優異則先生不握銓柄必掌諫垣汝輩有克自奮發而與選賢書以上公車者乎請從長安道上

與先生投刺而修舊日之好

霍氏崇祀錄序

于漢翔督學僉事

金壇人

從古貴家大族惟世其德者世其官雖其人能自樹立則然亦天之報施不爽也余自視學山右衡文之暇每上下今古留心賢士大夫之林於凡郡之乘邑之志周知而悉攷爲其享大名顯當世者所在多有大都晉之地山高而水長其所鍾英皆樸茂醇正卓卓可風而立德立功立言各負所長以聲施後世間有爵秩尊崇而德未醇者修於家矣或未光於國卽光於國矣或未厚於鄉一傳焉家落矣再傳焉則家日益落求其詩禮綿長簪纓奕葉多不槩見蓋備德若斯之難也今考雁門霍氏爲雲中望族自南峯公正己率物起家學博有古大儒風至韻衢公讀書勵行克敦孝友其修於家如是及居官也值貂蟻蠱惑之秋亮節忠貞遭貶削而不悔問嘗從山西通志中讀其奏議如請昭信史請任老成及雲鎮兵荒諸疏皆危言讜論備載史冊其光於國如是而當在臺中時念切桑梓請蠲逋請賑饑諸凡憐人之孤恤人之寡深仁厚澤不可枚舉其厚於鄉復如是韞齋公少孤力學克繼祖志居家立朝悉如韻衢公而救荒修城二事

馬邑縣志  
尤大有造於其鄉者晚年蒔花種菊怡情泉石間則又謝東山王輞川之逸情高致也其祖若孫後先相繼俱堪師表一世邑之博士弟子員俱誦其世德不衰因合詞公請上臺俎豆聖人之側血食公家蓋三世於茲矣其鄉之父老歌思其德近復爲韻衢韞齋兩公鳩衆捐資播其善行勒之瑣珉樹諸道左誌不忘焉此以見公過之不泯於人心夫亦二公之德有以致之也余因其後裔執卷問叙於余闡揚風教表章前賢固學使者責也余固樂從其請爲述兩公之生平以表於世竊冀當世薦紳先生宜以二公爲法惟在其人能自樹立而天之報施乃不爽也書曰樹德務滋霍氏有焉

霍氏家乘全集序

張體壯教諭

憶乙丑秋余抵寰州時得晤韞齋先生端凝簡默善氣迎人蓋心知爲有道君子也嗣後貞生煌生諸公子輩晨居夕共與余頗有風雨之好而貞生煌生輩醇謹老成依稀韞齋先生家風則皆所謂能稱其家者獨生公秉鐸漳源室邇人遙輒以不得一見爲憾癸酉春以韞齋先生乘箕之變震生公家居讀禮余始望見顏色然而塞聰蔽明杜門不出三年間又復莫予云親也服闋始日相投刺把酒論文甲彼乙此震生公每出

一語余輒倒而余問出一難震生公亦未嘗不心醉也無何又爲補鐸漳源山川迢遙伊人徒切至壬午秋震生公闈試告竣便道省慈一日過余學舍手出一帙屬余爲序啟之則所爲霍氏家乘也是震生公不以余爲陋而余亦樂得震生公之帙而觀焉因爲按其譜牒覽其世系稽開先之由來察後裔之分派鏡世德之積累考家學之淵源其捷南宮者韻衢先生倡於前韞齋先生繩於後凡二世附廟食者南峯與奉政先生俎豆已久韻衢與韞齋先生几案重新凡三世衍詩禮襲衣冠者提舉先生以慮其始後嗣諸賢以繼於今凡九世其自始遷公以至於茲瓜瓞綿綿族屬蕃庶者蓋十三世載在譜牒班班可考顧此譜牒之作也草創於韻衢先生討論於韞齋先生條分縷列纂集彙成則在震生學博書成三世時幾百年蓋家乘若斯之慎也獨是震生公鴻才卓識積學邃養使稍自需待則桂林杏苑奚難與韻衢先生分輝韞齋先生濟美而願以明經鐸士揆其時年方弱冠耳余於震生公不無牛刀小試之惜抑亦占震生公之所蓄彌深而所流將彌遠矣蓋天地往來之機人物屈伸之故消息盈虛循環不易則震生公之不盡其長又安如震生公之不將大其後耶余觀宇內之士有世其爵者矣

有世其資者矣而端凝醇謹世德相承則未有如霍氏一門者語曰仁者必有後况世德哉然則世有不知霍氏之後者請以其世德卜之世有不知霍氏之世德者請以其家乘徵之

霍氏月旦考序

張 濬邑人明經

吾邑霍氏之先日豐州遷籍歷世八葉至南峯公起家學博篤生韻衡公爲有明名御史因論魏璫之奸被削懷宗御極賜環益感憤興起急上昭信史任老成及重鎮兵荒諸疏皆報可簡督畿輔學政甫報竣擢置銀臺盖上方倚以治平而奈天不作明不使愨遺一老中申之變北京之銅駝既委西來之鐵騎方橫諸縉紳舊家無不被其荼毒明允之頌東魯永甘棠之遺逮簪筆鳳池而忽動尊鱸之思怡志泉石遂以終老焉此其祖若孫清風勁節均堪楷模後進海內學士大夫咸有耳目而獨是惠我桑梓澤及子孫恐天下後世未之或知也當韻衡公在臺中時疏豁本邑無徵荒糧二千石至今吾邑之民含哺而嬉遊者皆食德之孤耳洎韞齋公退居林下值三次太荒公煮粥飼

餓減價平糶所全活無算癸亥地震城崩公捐貲修築不勞邑中一民不費邑中一錢歿之日邑人哀之如喪考妣爲請於學使者錄祀廟廷而邑人之意猶未第也迺糾衆伐石豎之道左書其累世陰隱鄉里感頌之出至今過者莫不墮涓比之峴山碑盖古今同轍云方祀典肇舉與此碑之初立也韞齋公諸子目覩鄉人踴躍從事皆泣下傷心而其冢子漳源學博君尤不勝衣裳楮楳之思先是投牒憲司續梓韻衡公之奏疏誌銘於晉省通誌中茲復纂集崇祀錄月旦考彙成家乘一書而丐余鄉人一言以冀久而可徵余謏劣無文可能發奕代之幽光而闡累世之潛德亦惟就耳目之所親聞見者聊述其梗概使他日霍氏子若孫覽茲彙編而動繼志述事之念源深者流日長德盛者報必隆是則學博君所望於後世子孫之意也夫是則余鄉人所共望於霍氏後世子孫之意也夫

箴

不動氣箴

霍 鏌

人負我已虧我我動氣又虧我是人之虧我一而我一一之也人負我何傷我我動氣始

傷我是人之傷我淺而我深之也人負我咎在人我動氣咎在我是人之專咎我分而任之也人負我我怨人我動氣人快我是人之俗情我全而收之也右不動氣之理橫逆之氣可以妄人消之古云非義相干可以理遣報復之氣可以不校消之古云寧人負我莫我負人汚蟻之氣可以知希消之古云行修謗興德高毀來俗緣之氣可以方外消之古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右不動氣之功不動氣則心靜一靜可鎮羣動以馭頑俗是持物之道也不動氣則形和一和可消百戾以却疾病是保身之道也不動氣則理得一理則制衆欲以端趨操是禔躬之道也不動氣則天定一定可當萬變以綏福履是利往之道也右不動氣之效

賦

返照賦

霍燦

一之日廣莫發發玉葉昏昏四望蕭條一寒樓楚嘆景物之都非不覺淒涼之盈日矣及夫日薄咸池雲隙中烏光射宇門簷飛赤而金屋輝煌榆際落黃而綵樹炫耀時見寒鴉鳴于古木有哈嘎聲牛馬散于平原有咆哮聲此間有真意誰道邊塞苦寒哉余

臥不復僵擁衾而起復披窗而望擊掌而歌曰返照西施兮四運終矣六騎過隙兮忽焉投矣無長繩以繫白日兮倏今朝而明夕得大福以勝青牛兮與天地而無期元會為天兮崢嶸為壽富貴非樂兮貧賤非悲寄委形於亭毒兮勞生之景假文章于大塊兮福位之梯應龍潛兮潢汙和璧藹兮荆石嘆英雄之未遇兮少年欲去撫流光之易逝兮歲不我與失時從事兮聖人不可為樂待來兮塵世為嗤春風流鶯兮語日夜雨寒蛩兮鳴時順得失以不怨天兮吾其安命矣奈歲月之不待人兮將如之何矣安得長戈千丈兮挽住天樞待著勳猷于竹帛兮長嘯而歸歌訖夕陽西下陰風栗烈怒號一聲萬噸盡發于是山嶽為之斂形星月為之隱躍余愀然而悲肅然而冷閉戶秉燭方夜讀書云

廣憎蒼蠅賦

霍燦

原夫蠅之為物也渺小精怪無處不到不識造物者何心而假之羽翼若故與斯人為讐也歐陽子憎之作憎蒼蠅賦僕讀其文而有感因廣其說昔袁中郎著廣快編覽者清怡以先生雖嘗官學博然實快人耳僕本多恨故未能廣快而聊以廣憎爰賦曰造



馬邑縣志  
化無端兮生此醜類趨炎附熱兮呼羣逐隊其多勝於出垤之螻蟻兮其聲不必聚蚊而若雷但恣已之饕餐兮弗容人以假寐高堂大廈錦屏繡幃每鑽刺而善入恒奔競以不離衣服失其素潔飲食變其芳菲翳惟爾之善點染而工蠹亂兮夫豈僅於止樊而止棘若乃時逢溽暑汗流雨滴思往逃之黑甜之鄉庶神遊於羲皇之世而爾乃薨薨揖嘍嘍趨趨若顧影而突來不轉瞬而畢集領以赤頭號曰景迹雖無蜂蠶之毒大有吞噬之意於斯時也非無拔劍而斬之者而爾不懼亦有揮塵而驅之者而爾營營不屑去也方東撲兮爾四竄及南攻兮爾北移仗酷吏之行權如狐假乎虎威惟膏脂之沾濡俾簾幙之掃地余竊怪乎爾之肖形也能飛北於鳥乃凡鳥二足而爾六之善蝕擬於虫乃凡虫一嘴而爾二之是以雖無利齒兮厥有鳥喙佯爲弱羽兮乃騁捷足以余所聞振古以來薄海之內其受爾污而被爾損迄於寤寐弗寧者蓋未可更僕數也而爾乃鼓其舌飾其詞以巧辨於人曰吾乘陽生兮聿隨陰伏惟春蠶而夏飛兮乃秋呆而冬蟄偶同齊人而之蟠間兮彼方行乞而吾已裹腹曾無妻妾之堪驕兮獨携朋儕而徒哺餒達乎大火西流萬彙瀟瑟世皆悲紈扇於秋風兮吾已藏形而息機

且夫物之剝人肝肺吸人腦髓者比比而然也而其或吮癰舐屋恬不爲怪竊潤分甘終身而不飽其慾者其貪其穢視吾將不啻乎倍蓰人第見詩人之比吾於讒夫而謂之交亂罔極兮不孰揣與吾語冰而茫乎未之或知是亦氣化之流轉而吾特率其固然兮彼廬陵者固賢人也而何獨於吾乎欲加之罪母亦虞集誅伐之虛文而張詠怒罵之故智也歟噫逞爾之技惑爾之言宜若無惡於人者而豈知奸不在才小愈多害不在顯愈微愈深便柔佞惟爾兼之耶故夫雀可憎兮止穿我屋鼠可憎兮止穿我墉寧如爾之么麼其體羶貪其性爭眉睫以毛求入幃簿而血食及乎族出蛆臣遺臭種種違恤人之掩鼻而蹙額切齒而腐心者哉歐陽子憎之今其人已遠矣僕之恨之殆未易以終窮焉不有毛穎君曷抒此憤而若欲興問罪之師以討爾於枕席之上及乎肘腋之間也則僕亦終未能效終軍之請纓而祇自附於賈太傅之一二太息

詩歌

七言古

遊神頭山

王一鳴 知縣



神頭山下黃道泉故老相傳幾百年天池飄墜車輪在金珠又見七魚穿出沒潛通真  
奇絕混混日夜崑崙泄共工觸倒不周山天柱折兮地維缺脉絡直衝尾閭開萬丈洪  
濤一滾來滄的神婆無去處携兒奔上北山隈氣喘神勞體無力手按山頭暫憩息曉  
起窮荒乏鏡臺牙梳塵滿無人拭神婆發憤氣猶龍推倒雷山一二峯東海順流千里  
去週折關河幾萬重半灘遺與幽人寓問津嘗訪桃源路白蘋紅蓼傍晴川野鷺閒鷗  
依晚渡春回淑氣正暄妍勝日尋芳述古聯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南薰  
披拂景悠哉傲暑閒將好句裁一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牢落烟霞值晚秋  
古人佳製與今謀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太呂吹殘葭管灰霸橋詩興慢  
敲推岸容待臘方舒柳雪意衝寒欲放梅遊子關山應有約四時風月休閒却翻雲覆  
雨隨浮沉海角天涯任飄泊回首長安雲路遙參差樓閣傍層霄瓊筵金縷消長日寶  
鴨龍涎俟早朝孤臣流落窮荒域風起塵沙天改色三月忘味豈聞詔數間破屋聊爲  
息故鄉遙望白雲邊雁門紫塞互相連舉目江河風景異陰陰高柳不聞蟬萍水相逢  
一二客笑談共坐三生石隔水冷冷含太虛塞風淅淅浸瑤席水哉水哉逝不窮曾悲

嘶馬飲西風而今萬里長城在仗劍崆峒氣若虹奮然一指星辰落堯天蕩蕩祥光燦  
喜逢河潤海波澄活水源頭分一勺易水寒兮沂水溫此水夏涼冬煖存浩浩七泉通  
地竅洋洋千頃接天源坎德醇良調五味造就飲食和腸胃海鹹河淡醴泉甘玄酒太  
羹天一氣君不見名川巨瀆滿中原銀漢涔涔雪浪翻勝地無人不贈句良辰有客便  
傾罇嗟爾七輪生邊邑浮光靜影乾坤翕夜闌皎月照寒潭璞石獨有卞和泣囑付山  
人莫把滄浪輕留與時賢好濯纓好濯纓奮力輔聖用一朝挽回天池水池絕邊塵萬  
古清

游金龍池擬古

東牟王日新本縣令

金龍金龍幾經年于今池上水潺湲一泓清碧可人愛凭欄欲去又依然我聞神品匹  
九逸追風逐電還稱德一朝際遇良將才長安日照黃金勒敬德梟雄軼千古車鞭奪  
稍人爭詡山後誰知烈士名池邊浴馬救英主聞難當年躍馬來雄信膽落水之隈勤  
王不用飛羽檄氣如潮吐聲如雷帳下初標虎士名解衣同榻心已傾雄圖俠骨俱銷  
歇凌烟遺跡尙轟轟池水東流波蕩漾廟貌巍巍池之上島夷年來正陸梁東征安得

如公將余家海上時方苦倭故云

過尉遲敬德廟懷古

潘榛主事

鄂公英風古無比此日過公之故里里中祠廟肖遺容血食伏臘無窮紀毛髮欲動色  
欲嗔行人瞻之肅焉起祠傍猶有金龍池人傳天馬生池裏爲龍爲怪故不馴公自伏  
之如螻螳跨來酣戰幾百場割然隋楊始定李我仰高踪一此避低徊日暮脫劍履潺  
潺池水西還東落落羣山帖與岷水流山峙古今同英雄戰骨今枯矣

慈鳥歌

霍鏤

君不見慈鳥返哺報其親大嘴鳥唇仁爲心飛來飛去故林上猶如定省力晨昏嗟嗟  
萬物誰無母不似繫繫孝道深爾念爾親恩罔極長大不忘少時恩記得伏卵劬勞日  
雌兮爲子忘其身雄兮憐雌終日貪朝朝暮暮鳴化林一朝出卵能爲食雌雄遞哺致  
懇懇懇懇已經三兩月皮毛脫盡骨無筋從前費却千般力養得翱翔羽翼成奮翅直  
冲天際表迴風舞雪上穿雲回頭時顧鞠我者舊巢憊骸尙呻吟長嘯一聲眞性發潛  
然出涕淚沾襟歸來不避勞與瘁寧饑吾腹臞吾躬從今伋伋將親報猶懼桑榆不得

伸嗚呼慈鳥兮性淳噫嘻慈鳥兮情深嗚不鳳搏非鷓一點靈機萬物讓其仁志行羞  
吳起腹內有曾參盡綱常於父子媿峰蟻之君臣嘆彼物之若此亦可愧乎吾徒之爲  
人

奉慰霍鏤衡年丈哭子過慟

劉餘佑 兵部尚書宛平人

噫嘻人生眞一夢卽有有傷心何過慟丈夫胸臆自有天肯造化小兒弄任彼風雲翻  
覆來在我確乎不爲動厄莫厄兮惟去妻悲莫悲兮家去兒夫哭妻父哭兒夫爲妻殞  
誠誤矣父因子病又何迷君不見西河之賢忽投杖而悔其過又不見路傷子無榔孔  
轡竟不輕爲佐聖賢於此衷菲契生死關頭應早破我則謂顏氏不夭好學未必專其  
名伯魚不死子思未必篤其生達人務籌夫遠大母謂情惟我輩鐘君今者桂蘭滿膝  
槐棘繁孽天或促長公爲回而牖公孫如子思使之經術興家名世救時是積慶者之  
必然豈眞運數不可知噫嘻國多難主方此勸君豎起匡王骨敢擬枚叔之發詞

楊雙峯邑候幕客黃澹山楚中俠士也以長句索和依韻答之

霍之瑄

風雨驚來煙浮紙至今猶說少陵史有客欽崎復歷落寓內再見奇男子男子何媿貧

無袴投筆期坐將軍樹人生莫爲造化苦朱門醒醒促步武端木結駟原憲貧侏儒祝  
此徒逡巡吾道精義能人神錦囊富有日有新日新雲霞燦瑤篇繡虎雄才直無前高  
峯萬仞矚北斗嘔心奇句問蒼天蒼天茫茫難細覈左圖右史擁敝席古來坎坷類如  
此赤虹一吐透肝膈丈夫七尺本不虛逢人漫歌楚江碧願借清風消溽暑竚見國士  
囊中處與君煮酒論英雄盛世安復有巢許黃金臺前堪憑眺應知日月無偏照千秋  
事業儲三湘今古雲山豈殊調感君意氣重如丘把臂風前一長嘯

紀遊和韻有引

霍燭

乙亥十月初五日攝篆山陰周明府邀同都閩趙將軍暨諸令戚貴友於金龍池網魚無獲乃登洪  
濤山問水之源已至河西小廬席地而酌抵暮方歸次辰即請先君子主人祝鄉賢又逾日其幕客  
沈君以紀遊大作索和因次韻答之並呈明府脚價免派通邑皆荷生全若先君子籍手不朽尤其  
後焉者也佩感之極不覺情見乎詞

地極邊來總不春二月東風未解凍寒潭那得有潛鱗荒山如滌堆石重人人蠅頭爭  
逐羶幾家素封能別衆去年七月飛霜來比閩虛空似懸甕輪輓若於不通舟有限民  
力無窮用賴尾何堪竭澤漁貧苦所望父母洞祇今宵旰廛深宮吏議奚當成市閩大  
賢舉事宜殊常才逢盤錯方展縱亡厚姬公久著名飛霄酒潤隨鷗輕斟酌變通肺腑

流糗儲便我自裝送惠懷四海爲一家清標五夜琴三弄祇今召杜更何人歡騰都屋  
轟雷動山馬比鄰屬舅甥正供踴躍互勸諷惟公大雅婉多風公餘覽勝屏儀從相携  
名碩玉森立釣魚賦詩飲劇痛停午聯轡過荒園野人有酒兼芹貢坐上宋室貴王孫  
細柳威名師中頌朱輪不鄙舊青氈鷗鷺無嫌側鴛鳳休文隔日郵詩來因而續貂學  
鳥哢傷心陟帖已三年先德感人勞寤夢荷公迎祀非茫茫俎豆春秋永二仲生成大  
德曷敢亡不效顰作俚誦

七言排

讀霍韞齋先生序集家乘賦贈

黃映秋 字澹山  
孝感人

涼颺驚客動單裾往事如雲過太虛早起褰檀開一卷文情移我過三閩孝思慘淡經  
營際風木悲傷感慨餘令伯陳情就至性先生侍食娛端居科名有道繩先德珥筆無  
遺起令譽祖父自斯垂實錄子孫從此得傳書始知龍德爲霖雨先遣天懷入遂初霜  
露千秋開造化鳳麟百代毓階除雕龍繡虎綿家學調鼎和羹補石渠三立參差彰世  
澤九如次第咏猗歟北堂桃實觴慈母 時先生大母陸太  
恭人八表大慶 繞膝孫枝佩賜魚細檢編年搜

世略天公福善殆徐徐

七言律

謁鄂公祠

閣頽遺像凋生色池古祠荒俯碧泉天馬千秋空渥水雲龍一代已凌煙可憐契合風塵際大羨飛騰戰陣前旗鼓倘仍懸大將於今長賀太平年  
冬日同申立野問卿李雨山兵憲

蘇天佑御史

游金龍池

郭性之參議

池裏龍飛不計年龍門雙節駐龍川池流影漾桑乾月龍馭羣空冀北天喜御仙舟還泛泛愁看鳧寫欲翩翩留君莫厭平原邑一別雲橫萬仞巔

永年馬之麟朔州守

平泉噴玉湛深池派衍桑乾古渡涓汗血浮蹤傳尙信泣珠潛室轉生疑洪濤沒石述天塹細潤與苗入野陂直向盧溝橋畔注金湯千里壯皇維  
水圍寺

前人

池塘疑碧沁漣漪中有琳宮鎖翠微四壁光涵圍夜月三冬氣煖映朝曦鐘聲斷續閤闔隔花影扶疎僧舍宜坐久塵襟渾滌盡頓忘蓬跡寄天涯

夏日遊金龍池漫成一律

一絕簡王茂宰

關中辛志登左參議

平生故有烟霞癖每到登臨便不還自向龍池來睡賞誰驅車馬去問關濯纓苦憶綸巾白把扇懸驚舞袖斑無那雙飛天外鶴致身千仞杳難攀  
立馬郵亭拂袖塵炎蒸逃暑水之濱幾回欲向臨池醉只恐清溪解笑人

文明塔次宋邑侯韻

霍 鏗邑人

五雲冉冉落毫端直上青霄俯衆山遂可擎盤承玉露也堪棲鶴耦蘭岩高揮星漢風生穎平拂煙霞月掛龕西北漫云多缺陷好將天柱九州傳

又

前人

孤標突兀倚雲端堪輿重瞻砥柱山二水潏迴情脈脈千巒擁護勢岩岩影搖劍氣連牛斗文映奎光射佛龕會是管城多變化橫飛彩色古今傳

遊水圍寺

東牟王德新前容城令

梵王宮殿敞朱扉夏日携樽八翠微地靜紅塵無處着雲深白鶴有時歸網緼嵐氣連  
千嶂漱灑波光繞四圍佛如來真境界山人留偈欲皈依

過水圍寺

漳浦楊一葵副史

夾路垂楊蔭古堤行春聊一探幽棲江天日麗羣峯霽劍戟霜明萬馬嘶檻外浴鳧紛  
共語山中稚子喜相携閒愁到此渾忘却縱飲何妨醉似泥

前題和韻二首東魯

張中鴻左布政

蒼蒼山色映芳堤爲愛池亭暫此棲翠苻牽風鳧共浴綠楊含霧馬頻嘶澄潭聞記雙  
龍化絕塞惟將一劍携漫捲湘簾飛紫燕梁間勿訝落香泥  
梵土宮殿鎖荒堤地迴偏宜高隱棲香裊博爐僧入定花迎征蓋馬長嘶環臺碧水疑  
無底襲袂白雲似可携且喜榆關烽暫息憑君重倩一丸泥

又四首海岱

張中鵠

古剎煙籠倚繡堤溶溶碧水抱禪棲上方清磬聞僧語夾道錄楊聽馬嘶世外煙霞探

便得夢中焦鹿豈堪携况逢賢主能相款適意何須羨紫泥

離披草色綠楊堤雨霽閒雲樹杪棲鐘度曉風驚梵唄泉穿石溜瀉哀嘶籌邊艾可三  
年蓄覽勝圖將五岳携清賞且拚今日醉升沉何必嘆雲泥

楊花飛雪颭香堤一水拖藍遶梵棲檻外魚遊鷗欲下池中龍去馬猶嘶山僧共話風  
幡動旅客空將書劍携家在夢中猶未至一尊聊此踏香泥

白蘋紅蓼映煙堤片片閒雲護竹棲鄂國雄姿猶盼蠻金池龍馬尙驕嘶望中煙樹思  
如結客裡鶯花酒漫携試向禪關詢老衲蓮花何日出污泥聞池中曾栽藕故及之

過馬邑宋明府要遊水圍寺

臨池泛舟二首

濱棗劉餘澤按察使

何來雁塞得龍湫行色還因地主留林水賸餘濠濮想蘭舟不減習池遊芰荷入夏紅  
芳歇明府曾種蓮未發葭莢連天碧浪浮無數白鷗窺客去應嫌車馬點滄洲

古木陰陰曲檻底石亭窈窕枕招提逢僧細問金龍事對酒閒聽翠鳥啼水月漾沙時  
上下曇雲拂樹自東西山光欲暝猶遲戀可奈紅塵促馬蹄



奉慰霍直指被削歸山

任澄清

雲暗桑乾二月寒  
颼風驟雨起波瀾  
是非論久方纔定  
毀譽由人且自寬  
噪夕寒蟬藏葉底  
朝陽鳴鳳動長安  
聖明不負蒼生望  
指日重新獬豸冠

和前韻

霍 鏜

長嘯歸來風雨寒  
中流自笑砥狂瀾  
何妨世局雲泥轉  
且喜皇恩天地寬  
蕉鹿夢回身是幻  
海鷗盟狎意相安  
承平但願長如此  
不惜孤臣早掛冠

霍直指別業觀龍池

任澄清

一派汪洋架彩橋  
水晶宮殿雨瀟瀟  
風掀浪巨浪聞吼  
月擁清波見海潮  
鷗鳥忘機眠翠柳  
樓臺壯麗薄青霄  
中流砥柱狂瀾靜  
滿目雲山景色饒

霍直指龍池別業用任令韻

鄭時舉 朔州守

清流一派下山橋  
草岸盈盈起迅颼  
萬丈洪濤驚怪剽  
雲川餘潤應江潮  
浮鷗晝夢閒青野  
古木雲蒸插碧霄  
堪羨此中多逸致  
暇來嘯傲興泉饒

次前韻

霍 鏜

水斷長堤續小橋  
激湍靈籟響森瀟  
銀河傾瀉驚風雨  
碧海依稀聽汐潮  
檢點虛舟空世界  
凭臨浩月冷雲霄  
干旄况復來仙令  
從此山林趣更饒

霍直指近水樓飲薄暮泛舟龍池

鄭時舉

高樓席罷錦帆開  
簫鼓中流亦壯哉  
薄霧平鋪溪影寂  
微風乍動水紋來  
燈明兩岸驚龍窟  
月印三秋近古臺  
慷慨主人多逸興  
何妨沉醉臥山隈

和鄭公祖九日泛舟韻

霍 鏜

登高四望笑顏開  
復盪蘭橈更快哉  
岸柳迎人分緣過  
淵魚弄月耀光來  
參差歌管催行酒  
寂寞煙波冷釣臺  
借問蓬瀛何者似  
仙舟共泛白雲隈

又

前人

卜築林泉二徑開  
水禽山鳥盡時哉  
巢居漫作羲皇想  
雲臥疑從蓬島來  
投分喜相逢鶴侶  
夢魂飛不到烏臺  
連年召杜頻懷舊  
幾度題詩傍石隈

林居漫興

前人

宜須海上訪安期  
且盡生前酒一卮  
幽壑時聞靈嘯發  
閒庭不厭好花移  
立朝昔覺孤

踪險遺世今忘多口滋却笑耦耕亦多事迷津何必問阿誰

馬邑卽事

陳瀨

榆葉參差蓋野蒿孤城超遞滯空濠河流東去川原合山勢西來劍戟高朔漠雲橫歸雁杳寰州日落野鳥巢古來忠節知多少誰向當時數轟豪

新春喜雪

任澄清

昨宵滕六駕飛輪暗送瓊花報早春庾嶺敲殘梅蕊落梁園點綴柳枝新灞橋驢背詩思遠夜棹山陰興趣真最愛陽春白雪景好將樽酒賞芳辰

前題和韻

霍鏌

風吹玉葉掩冰輪六出平鋪大地春舞絮乍驚時序改烹茶偏覺物華新藍關擁馬忠還篤瀚海吞裘節更真黍谷幸逢鄒子律敢云難和負良辰

題鄂國公祠

聶明楷富明人

太宗神武削群雄摧陷當年首屬公自是虎臣清海內豈真龍馬出池中辭婚不奪糟糠志喋血終成社稷功金輦如山何足動却教假此拜英風

春雪

霍鏌

寒胎白質自天成飛下人間作態輕玉屑舞成花世界冰葩粧就素乾坤隨風柳絮敲窗急拍地梅花映枕清三白已占今歲稔看來造化有先徵

乙丑歲杪西巡役竣北上晤吳玉麓年兄於自登道中今戊辰乃荷疏薦有感

前人

自登道上喜相逢爲問朝端有四兇報命宣綸均國是歸山捧日兩萍踪豈期正氣還千古尤羨匡時第一封拓落自從題品後蒸蒸海內慶雲龍

哭陸懷潤茂才

華存樸處士僑寓

迢迢鸞御薄青雲忠告應從地下聞莫去玉樓仍獻賦休臨泉府再修文靈心剝骨從趨溺慧業剝腸祇自焚好好把生平齊霧散任風吹蕩作閒雲

寰州卽事八律

杜如錫知縣稽會人

縣治

秦時卜築屢曾更有馬盤旋邑始成廣武猶存兩舊蹟廣武有新舊二城桑乾空遠一荒城民稀

難續逃亡籍地蕪偏餘老幼丁謾說雲中諸郡縣普天莫比此凋傾

風俗

最是賓州俗可嗔無分貧富不知勤豐時豈但惟膏食儉歲猶然只酒醺男不耕耘皆廢土女無紡績少腰裙剛纔賣得兒錢去持向街頭賭幾文

天時

四序常寒久未休每逢六月早披裘罡風括地沙穿牖紫雪凝山日上浮雪蒙沙土日色映照其色如紫甲析勾萌需夏日葵黃菊綻在冬頭年來雨澤還鮮少長使官民事禱求

丁糧

最苦丁糧民力疲丁糧說起淚堪垂家無以次多重役戶不盈千倍數追馬邑每丁納銀自一兩至二兩

三四錢不等民苦不支自髮龍鐘無脫卸黃童鵠立恁撐持可憐戶絕餘孱弱猶似從前按籍推絕戶

一丁者猶賠

包十餘丁

貧瘠

殘黎幾個困茅扉城市鄉村總尙稀戶有重糧多露處家無隔宿忍朝饑支離疑出沉疴後民皆菜色有如抱病新瘥敝垢還同乞丐非自古鶉衣猶百結而今半是赤無衣

誌荒

向道奇荒荒不如可憐赤地草無茹米珠那見盤中粒薪桂徒勞爨下餘猶幸巡行來召伯可知發粟有長孺各憲捐俸分行賑濟民賴以食余因設法留倉粟暫濟貧民數月需

避徭

馬朔隣封徭寔殊朔輕馬重避將無朔因寇亂翻新籍馬傍孤城依舊圖朔以姜變破城圖籍盡燬新編

遂稍減邑仍舊額故民多得不支其苦最不堪言地界無分誰細辨村民錯空漸忘區朔州與馬邑民地錯處并無疆界可辨堪笑一様丁糧兩様輪

造車

馬邑由來苦旱荒官民無策救蓄傷那知一曲桑乾水可濟千頃赤地殃縣境桑乾一河環遶得水車法

便可救旱輓轡須知隨上下桔槔還應度疆場山坡地勢高下不平車時尚須相度經理急將此法除前困過後殘

黎得稍康民貧乏資無力造車余欲捐俸先造十餘部本地舊無匠作須江浙吊取尙須時日

前題和韻

霍之瑄

縣治

嶺山堙谷喜紛更卜築寰州百雉成桑水濼洄秦社稷洪濤列障舊長城樓臺倒卸空  
遺跡戶口凋殘只數丁最苦川原震動後民居公廨一時傾

風俗

儂薄相尋鬻競紛田園荒盡不知勤絃歌處問聖賢業沉緬難將道德醺野乏桑麻廩  
乏穀男無襦袴女無裙漫云一擲千金易乞丐那曾有半文

天時

日日塵霾未肯休夏來猶自着冬裘飛沙迷日雲光淡積雪凝冰冷氣浮却喜薰風吹  
畝畔早憂寒露墜山頭頻年多失農人望但慰雲霓無別求關外地寒風猛無年不旱而今已已則竟歲不雨矣

丁糧

心勞撫字拯癘疲鞭撲難施空淚垂百畝荒田徒在籍一丁數雨向誰追征輸剝却心  
頭肉顆粒猶如掌上持前逋未清後逋續欣逢皇恩廣為推康熙二十九年丁地錢糧奉旨盡蠲

貧瘠

無計活生扣別扉寥寥數姓爨煙稀蓬蒿啖盡難成飽草木啣來暫救饑糲食應同犬  
彘是奔忙欲作馬牛非堪憐顧影成溝壑那討寸絲身上衣

誌荒

家家懸磬待何如米絕吹兮菜絕茹屋裏糟糠捐棄盡懷中襁褓道旁餘圖存無望三  
秋穫救饑寔鮮一粒儲天道十年應再變庚申己巳疊災居庚申旱荒人剝樹皮而食己巳更甚

避徭邑隸湖州相距止四十里杜公以朔人稍瞻公額易辨疑苦樂不均或避籍而從經然乎否耶

犬牙相錯有何殊朔日盈寧馬自無丁減銀添原晉籍差繁口絕宜更圖流移究是浮  
萍草土著那曾改舊區豁得逃亡數百去現存徭賦不難輸

造車

年年未稔又逢荒瘦骨那堪再餓傷桑水迴瀾挽得住驕陽雖烈豈能映連阡麥浪須  
車湧逐畝渠穿早築場相度經營賢宰力從今下里望豐康

前題次韻有引

霍 韵

己巳之歲太原以北皆報災而雲屬特甚經年無兩寸草不生鬻妻賣子流離死亡者不可勝計秋七

月代州學正缺員余奉檄署厥事代馬邑僅三舍公餘過里門見人人菜色啼號之聲不堪聽望家大人出粟減價平糶復煮糜粥碾油糝為麵日碌碌門頭計口而施饑民填溢里巷為苟延旦夕之計中秋前五日明府杜又寧父母下車之始目擊心傷憂勞况瘁乃出寰州雜詠八律屬家大人和之復命小子賡次如數蓋悲哀慟苦之音在賢父母不啻監門繪圖而其在編氓則正詩人所云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也鴻雁之鳴固亦情所難已云爾

縣治

井田封建迄誰更碁布星羅列成成走馬空傳訪古蹟飛鴻不度憚邊城十年生聚無多口百里版圖只數丁更是災眚頻告後不堪民物盡巔傾

風俗

傾軋相高狙詐紛農桑正業弗知勤釜懸看乏晨炊米樽盡猶涎飲夜醺術弄機關工傀儡謀專嫉妬勝釵裙呼盧鬪棄誰家子試扣底囊沒半文

天時

竟歲風霾那日休多寒八月早披裘雁門積雪由腰厚廣武屯雲嶺外浮鴻雁長鳴哀陌上梅花從不放枝頭三春更切農人慮風捲良牟沒處求

丁糧

每春狂風大作麥種布地者多為風捲與沙土齊飛

上曠民稀痼疾疲仁人覩地淚先垂逋逃難向他方索死絕寧堪鬼國追浩浩桑流波

日逝層層雁疊勢空持從頭整頓非容易撫字科仔細推

貧瘠

蔀屋踈籬早閉扉青憐鬼火影依稀幾家能保妻孥樂百室長號老幼饑故土蕭蕭棲莫定天涯落落走還非從來不識機絲巧簷布猶艱尺寸衣

誌荒

老少無分色菜如饑來涎沫吐還茹樹皮剝盡庚申歲妻子難存己已餘量減時衡資衆餒聊平市值竭吾儲活人自是平生志若道沽名斷不居

避徭

編徭成例幾曾殊漫向旁人問有無即說朔輕輕有自且如馬重重何圓

朔州古馬邑也所以田畝居室

犬牙相錯朔人有馬產者少而馬人有朔產者乃多然丁徭各有成例亦非莫可究詰者逃亡現在須分豁土著流移好畫區

前以丁徭不敷有欲僉報流民

者不知流民固可東可西之人也土著之地全藉流民租墾備作若流民畏竊而敵之去則地愈荒糧愈累愚民徒自斃耳地方相安之計正須於此處留神但得一丁着一役雲霓望慰不難輸

造事

此地非同別地荒年年憂旱稼多傷也知有水可分潤其奈無方坐受殃曲引果能來



吟畔隨流應得度田廠法輪妙轉須賢令寄語馮夷早效康

登雁門關樓

張濬明經邑人

雁峰頂上有高樓萬里長城一望收地設雄關資保障天生奇險作咽喉巖垂青石磨人面泉吐白雲鎖馬頭旅雁南來愁過此外驚何得到中州

遊五臺至菩薩頂求大喇嘛談經

霍之璉廩生邑人

仰止高峰曳步前玲瓏佛閣碧霄懸一簾化雨甘泉潤萬壑松風清嘯宣始識平橋出險渡頓從北地見西天如何正覺銖衣士囊鉢不將我輩傳

次韻李梅崖道臺雁平即事

霍燦

使節來臨叅大藩轅門鼓角夜爭喧

原詩云漏下鼓乃抵郡城

仗旄借鎮山河重上計須憐賦役繁

十景清源詩首唱

道臺先確清源十景圖詩畫

三關險隘鎖重垣祇今閭左民疲甚好把霖霖沛濕

原

讀王文端相公復宿山房集有咏頓骨轆二絕能盡物之致余慕而效之因作二

律

前人

煉石焉能去補天化身合作地行仙三台並駕經原野一日週遊遍陌阡彈壓清風來

葦屋循環妙用發新田個中一竅君知否求富何人不執鞭

推轂登壇胯下翁長驅直欲剪防風青牛合引排前隊白馬無勞執後戎動地聲來雷

貫耳平原戰罷日方中凱歌此際憑誰奏短笛橫吹有牧童

七夕過廣武

汪灝侍郎學院臨清州人

七夕重經廣武村濃陰此日不堪論山川隔斷雲中雁煙雨瀟灑客裏魂天上有情渡河漢人間無夢到關門故鄉漫道并州是惟有雙星識淚痕

再過廣武仍登前韻

時有和韻者亦書壁間

錦韉依舊解荒村壁上聯吟可共論已媿成名倖豎子且饒佳句慰征魂一官幾度臨邊塞雙印新懸過雁門

時奉勅加少宗伯銜兼督秦省學政

自是忘家難報國青衫那復染啼痕

敬和前韻二首

霍燦

雁門關外有孤村驛路題詩許共論玉尺裁雲開巨眼冰壺漾月濯清魂文章已足千秋賞道法還傳不二門更是星軺經過處龍蛇飛舞壁間痕

塞北關山老樹村郵亭佳句與誰論文壇亦幟懸週道客夜青藜繞夢魂秦鏡并刀皆

入掌蘇潮韓海悉遊門個中不盡掄才意那許旁人拾唾痕

再次前韻二首時甲申中秋余以假省親夜宿廣武觀報 國忘家之言有感漫

賦

往來僕僕度山村鞅掌風塵那足論自入鱸堂虛歲月每懷雁塞愴神魂萱幃豈少舞  
萊子官舍空張羅雀門此話逢人難共說偷將衫袖掩啼痕

客夢縈迴廣武村匆匆行色不堪論望雲來去雲中雁愛日往還日暮魂兩度談經懸  
絳帳何年獻策謁金門傷心怕對中秋月徹夜橫牕點淚痕

賦贈霍震生學博

蘭陵徐介字翔名士

肯爲卑栖腦俠腸團團首藉未全荒欄前春乞花千種硯北晴摹帖幾行人以冰心宜  
淡泊天將冷地着踈狂忘形容我高歌否相覓時裘薛荔裳

讀霍震生雪窗冷嘯有贈

蘭陵陳聶恒字曾起進士

崇宣舉舉侍同堂翰墨何人雅擅場經史飽嘗攤腹臥簿書閒笑折腰忙床頭貯酒澆  
愁壘屋角捧蘿補壞墻我愛雪窗清嘯好描摹本地得風光

讀霍氏崇祀月旦錄賦贈

賈董侶甲午舉人長子人

世掌絲綸澤故鄉于今桑梓是甘棠綿綿俎豆分廊廡奕奕豐碑勒道旁競羨張公珂  
耀里還誇郭氏笏盈狀青箱錦帙榮青史通德長流萬古芳

前題

趙及長子人明經

寰州夫子後先同三世蒸嘗列類宮豸史憂民勞白簡螭文華國染丹楓澤濡塞外流  
桑水勳著雲中聳雁峯自是名門積德厚儀型百代仰宗宗

前題

曹亮勳長子人庠生

從傳博陸起鴻名衣德相高月旦評一路豐碑連北嶽千秋鼎呂重西京流風嘗拂桑  
乾水遺澤還濡廣武城三世蒸嘗知有永欣看謨烈啟簪纓

七言絕句

龍泉寺

元好問

遠渠寒溜夜潺潺說有蛟龍在此間可惜九天霖兩物一泓何事件僧閒

過乃河望尉遲敬德故宅

周于德

戟如攢棘劍如林百戰英雄國士心共事一時投意氣結交原不問黃金

小憩水圍寺四首

湯兆京御史

菰蒲深處綠成陰水榭周遭灌木森不信滄洲在紫塞何妨攬轡便抽簪  
水圍孤寺一僧多鏡裏紅塵迴不過唯有幽禽啼白晝間持貝葉坐青莎  
觸暑馳驅亦可憐披襟蘭若水中天何人恨渡桑乾去此日臨流自爽然  
日旰驂駢又撲塵波光迴首意愈親林香冉冉花無主谷響嚶嚶鳥送人

水圍寺

任澄清

水寺湖天一徑通綠陰深處小橋東龍媒已去今何在留得清池對梵宮

前題和韻

霍鏌

盈盈一水四圍通流過寒潭古廟東夜靜禪林明月上恍疑身在水晶宮

青塚吊明妃二首

前人

琵琶彈出漢宮秋青塚千年姓字留多少紅顏承主幸名隨身世盡東流  
娥眉出塞萬家春不數將軍作虎臣但使此身能報國何妨恩寵屬人他

自范歸里途中偶成四首

霍之瑄

一官憔悴七年心兩鬢霜華已半侵回首耕桑何日慰長途匹馬自沉吟  
蠲除一切待如何民隱猶存疾痛多自顧衰顏已剝落遑爲瘠土起沉疴  
吏隱荒城頗自安壯懷漫爾盡凋殘幾年時切逃亡慮回想愈知撫子難  
何事微名羈半生從前長短任衡評於今皓首歸來日始知寒酸骨未更

吊張孝廉先生次乃弟導九韻

霍燾

誰過傳經心事遠一甌借步未全非那知不了青雲志落得孤兒輿襯歸  
一自秋風起盛名公車數上馬蹄輕黃金燕市無人問幾度窮荒啜菜羹  
淒涼半席了浮生誰作楚巫吊屈平雨字孝廉還故我山埋骨不希榮  
一樹荆花次第開風吹干落不勝哀今年八月和風起不見鴻歸自北來

哭田子沛盟兄

張濬

風雨晦明四十年相期白首共歸泉而今盟約明明在何故先加祖逖鞭  
孤館挑燈檢大文讀來字字堪傷神買生未見賦成鵬何遽尼山

日日看君病漸顛稜稜瘦骨一絲牽妬才造物應難問多少庸人享大年  
生死交情不敢虧傷心難禁淚雙垂九泉若赴修文詔應薦人間有舊知

郊行見霍韞齋先生賑荒碑感賦

前人

寰州中翰霍先生出粟曾將活萬民留得道旁片石在至今人過動哀聲

寄懷霍震生學博

前人

翩翩公子信陵流宜騁青春賦壯遊雞助那堪掛齒後一蹲時對夕陽愁

于章雲學憲賜教送母太夫人南歸詩八絕續之感懷家慈因次其韵

霍燦

每思愛日晦從前金倒青毡二十年幾度求歸歸未得徒勞眼望白雲邊

清白家傳兩袖風雁門回首日飛鴻邇來病骨支離甚己卯秋試之便得一省問別後抵署病大作報中不敢與聞隻字不敢

郵書誤入筒

五十漫云強仕時不堪千里隔慈幃劬勞欲報何能報刻刻傷心是別離

眉峰愁鎖粹難開倏又三年歇舞萊余前鐸長子十年戊寅復補其地計今庚辰冬又三年矣遊子豈真戀雞助青雲壯

志久成灰

茱萸飲後憶重陽枉自悲思數雁行首宿啖殘滋味少何如菽水侍萱堂  
淒風四壁苦難堪貧病交攻強自寬檢點底囊空若洗但憑一緘報平安  
瑤篇讀罷感情深除却毛離孰我親莊誦幾週雙淚下從來孝子是仁人  
牢騷滿腹懶餐餐豈是官寒不耐寒一自先君捐棄後人問何事更相干

康熙庚辰冬潞郡送試回甫二日坤兒同阿倩來視得知家母安好感賦八絕仍用

于宗師原韻

皓髮蒼顏不似前支離病骨復經年冷窗更有何人至日日音書盼北邊  
並轡連驪渡曉風省將消息問征鴻欲知近日官衙况濁一瓢詩一筒  
莫道來逢試畢時門生尙隔絳紗幃關情幸有吾身在好把清罇叙別離  
悶填胸臆撥難開冷淡生涯似草萊豈是青毡故戀戀羞將門祚冷成灰  
病餘茫不辨陰陽獨有思親淚幾行汝輩遠來因慰我我今何以慰萱堂  
抱膝呻吟苦不堪 病瘦損覺衣寬夜來說盡家常話但得親安子亦安

半生兒女繫情深携手同來倍覺親其若旅囊羞澁甚滿船明月待歸人  
日來病起勉加餐可奈毡寒歲又寒苜蓿不堪分贈汝空勞車馬到漳干

五言古

水圍寺懷古次張孝廉韻

霍之瑄

蟾光映碧波煙籠梵宮瓦瑩瑩冰壺裏虛空法雨洒偶來證禪心野蔓纏足踝遙望水  
中央竚立長足下蒼蒼白露寒浮沈任牛馬色相本來空迷津問真假剩有心月心銀  
河天際灑望洋增浩嘆千古推大雅

讀蘭陵徐翔念先生晉陽紀事詩有懷陳曾起進士為次其韻

霍燾

焚香誦佳製珠璣於此萃娓娓數百言文章兼道義其情渾以深其辭婉而至自非個  
中人安識作者意如何井底蛙輕量凌雲勢祇今多富豪軒昂據高位豈知大塊中同  
一蜉蝣寄空谷少足音吾黨容魑魅慘恣雌黃口寧解金蘭契小子實不才繩尺欽大  
吏從公聞政餘教言謹書記邂逅陳先生希聲追太始傾蓋便成懽肝膈可勿諱憐我  
雪窗吟不以盲人視別去神愴然良晤何時繼

晉陽紀事翔念先生與珂里諸公為艾圃陶刺中賦也刺史制藝房刻為今上所  
賞識癸未 駕幸晉陽面加獎許再用前韵賦之今古稱儒者何人拔乎萃要從六籍  
中辨白得精義名可千秋賞功非一蹴至鏡花而水月一一有真意何必長江形何必  
短兵勢妙在怯合間布置若故位紫陽不我欺衣鉢早傳寄牛鬼與蛇神青天遭蠱魅  
徒爾駭聽聞寧知遠書契士淫出盲師民疲思循吏但得頂門針勝讀諸傳記祇今聖  
天子經義崇正始名手朕知之大夫爾勿諱艾圃有藏藁莫作等閒視五祖六祖後傳  
燈此其繼

讀霍氏三世崇祀月旦錄賦贈

賈璠升 副榜貢  
長子人

盱衡職方圖雲中稱名隲桑乾隄其南恒嶽峙其北孕毓有高賢霍氏尤聞族家傳書  
軸香鴻文如綺縠鳳翮起翩翩繼世乘華轂豈直霖霖區而且周比屋偉業與深仁未  
易數更僕見者為塗歌思者為巷哭崇祀聖賢林伐石鐫芳躅君不見子孟勛名封博  
陸開國承家貽謀淑祖武孫繩數百年惠風常拂天池涿雲山何蒼蒼流水何復復我  
懷三先生山水連雲曲



五言排

毒某邑侯

霍燾

下里求仙令雲霓慰遠陬精明兼渾厚儒雅更風流業以千秋著胸將六合收江南魯  
 放鶴塞北偶潛虬棠樹虎丘岸留見雁岫頭下車問疾苦先務急田疇惟此彈丸地痛  
 罹水旱憂逼真剜肉痛復奈羽書稠調劑勞仁者係和藉令謀煩苛政悉蠲盤錯刃徐  
 遊欲起溝中瘠不教水面浮經營多慘淡顧復苦綢繆早祈天心順矧親民疾廖至如  
 弟子輦以及縉紳儔期許行誼網過從禮數優鴻砲隆覆載大化侔薪醮堂厦生光彩  
 衣冠供獻酬媿余蒙睇睇鮮克益諮諏此日逢申誕臨風導野謳祇將修爵牟詎敢側  
 珠琳但願昇平會長溪海屋籌

渡陘嶺詩

唐武元衡飛

又過雁門北不勝南客悲三邊巖上見雙淚望鄉垂暮角風中戍殘陽天際旗更看晉  
 自羽胡馬在封陘

五言律

與雨山李君白登回承鹿坪

郭君召約觀金龍池

申維岱太僕卿

道出龍池近還約鵷序睨金龍化已久池水尙堪憐縱是沙爲岸不爲風所孽隆冬涵  
 暖氣朝日散清煙  
 潤藉桑乾遠澍徹霄漢連濯纓慙我鬢把釣奈塵緣携取橘中意悠懷泌什篇徘徊歸  
 次晚候炬滿前川

水圍寺

潘榛 主事

移蓋池亭下悠然興自生水清方照物山遠不知名蒲柳羣相向魚鳶各有情留連迷  
 去諸誰謂是邊城

遊金龍池

汪承爵

莽莽萬山秋靈池景物幽氣蒸林薄潭泉迸翠光流水闊天浮寺沙明月印舟龍媒嗟  
 已去陳迹到今留

謁鄂祠禱雨

郭顯忠

聞過龍池久褰裳此日行荒邊陳迹少古廟一僧清水遶斜通寺山遙曲向城願公降  
龍羊霖雨濟蒼生

遊沙家曠僧舍

霍鏞

雲房依古廟岑寂證禪心杲日當階麗清風入座深墻低聯蔓草野闊散疎林坐久渾  
忘世紅塵不許侵

盧靖親家過訪別墅

前人

病久常疎客春來見友生敲棋酣小酌剪燭話深更蝶夢空中幻鶯鳴分外清還期軒  
冕日記取訂鷗盟

春日園林獨酌

前人

東風吹樂意散作滿園春飛躍還高下住來盡主賓紅藏桃葉媚綠上柳條新剩有尋  
芳地停盃憶故人

和任明府北上道中

前人

歲暮時芳臘匆匆馬首東寒颼吹雪霽曉日襯霞紅仗策心猶壯連茹事已空憂時渾

如醉孤劍付長風

前人

讀賈浮戈道長疏

國事人臣責藩籬未可分丰標千仞峻議論百年芬有意扶元氣還期渙小群名賢歸  
啟事我亦慶風雲

蔚州魏象樞邢部尚書

謁鄂祠

有到金龍上池深不見龍青山回曲岸怪樹啟高墉水隔漁村夢花延佛巷供鄂公遺  
迹且誰遺白雲封

霍之瑄

青塚

當年爲國死今日草猶生不謂別離苦何憐兒女情邊風鼓氣節塞月映忠精絕代徒  
誇色却麟閣榮

廣武懷古

驛道視風作

霍煜廩生邑人

臨邊吊古蹟惆悵幽懷中荒服仍周甸深山尙禹功烽埃迤逞立巖穴蜿蜒通國士何  
寥寥徒然仰大風

讀霍太老師崇祀錄有贈

鮑 穰 長子人明經

閱閱雲西重名門世澤長南宮欣接武北闕榮封黃忠孝傳家國慈仁溢梓桑千秋崇祀典俎豆藉生光

前題

賈珏升 長子人座生

從祀高賢有如公二世無傳家惟琬琰樹德在粉榆類壁蒸嘗永鄉評月旦孚一編重國史千載仰訃謨

五言絕

霍 鏜

林居漫詠十首

觸景隨成句詩成旋已忘非關情緒懶吾意在羲皇

其二

冬夜樓居寂霜空飛鳥鳴呼童人所自道是天鵝聲

其三

一自林居下樓遲合自自然人皆苦寂寞我獨愛清閒

其四

出門何所適信步到前溪魚鳥皆同調何妨識者希

其五

撥悶書爲伴消愁酒是鋤邇來愁悶化餘却酒和書

其六

逸樂萬緣生憂危百感淨病雖苦我身我亦全於病

其七

紅杏惹遊蜂紛紛開停午胡床時徙倚獨坐懷千古

其八

泉飛落曲岸映月作金波觸處皆成趣塵囂奈若何

其九

百派爭流急橋成一水收長虹貫白日靈氣繞滄州

其十

古木寒煙鎖流波漾日明渡頭人競涉疑在畫圖行

秋日卽事有序

霍之瑄邑人

龍池水圍寺神頭古蹟昔吾邑選勝行樂地也宦海沉幾三十年久不識寒山面目丁卯秋八月偶携同人再訂鷗盟山水依稀風景頓別爲之徘徊水際駐馬山頭秋色撩人輒不禁滿目蕭瑟之感乘興而往興盡而返豈其星移物換老而興悲抑亦生齒消耗物力斯細滄桑之變能無慨然漫成口號數絕聊以彷彿當年之勝云

鄂公祠

廟貌渾如昨英風自萬古姓名標史冊遺像於茲覩  
鞭掃煙氛淨拳揮鐵鉞耳昔時唐社稷今日此龍潭  
擇主知天命糟糠豈自忘丈夫感義氣冰節凜秋霜  
功成身已退一曲清商老臺館依池畔皎皎明月好

龍馬

百戰勛名名盛奔馳汗馬邊風吹雁塞池水躍龍濤  
海底毓靈久飛騰逐電光千年神變化駿骨死猶香

水圍寺

藻蘋縈水面野鳥浴波明四望澄清色如同瀛海行  
百泓週四際一寺獨巍然月湧金波動乘槎欲問天

黃道泉

雪浪排空際翻從山底過倦依岩石立風送濤聲多  
泉源渾不竭滔滔萬古秋海鷗時上下洗耳固滄洲

聖水堂

按此堂朔州刺史辛公良器所建仕水涯山足之間時康熙丁未年也今亦廢止存石基

水澌石有聲石激水成波萬斛珠璣湧荆山韞玉多  
一潭千頃碧百畝稻稅香灌溉資神力因名聖水堂

神婆古蹟

百泉轟地軸萬壑響松風驚起神婆睡携兒奔石蹊  
倒瀉銀河浪恕將頑石鎔至今小憩處手足尙留縱

洪濤山

翠律聳乾象崔嵬兩埠開清流挹左右俯觀盡塵埃

馬邑縣志  
洪水何年息千山列翠屏川原盡一望足下起雷霆

三大王廟

封號加元代儲精自魏宮磨薛讀古碣千載仰雄風  
雲瑣千峰暗雷轟百里驚神工侔造化澍雨滋群生

司馬泊崔丞相宅石獅

躍潛池裏馬興廢門前獅龍馬歸何處石獅蹄未移  
司馬聲名重崑山雙壁輝遺址豐草沒故里尙依稀

閒居

味淡神徐定心閒體日和杞憂早已釋誰復問絃歌

寒松

勁質千霄漢風霜老瘦枝歲寒仍舊態落落少人知

日鴻

鴻飛何所適飲喙且隨宜莫作樊籠鳥自驚而自疑

前人

前人

前人

步月

浩浩天中月光披萬里雲塵埃空碧落佳氣淨氤氳

前人

詞

賀新郎

已卯科試得以便假  
歸省家慈有作

霍璽

文是槐黃矣見多少車如行雲馬若流水三年鐵硯磨穿盡入穀英雄有幾聽天外秋  
雁長啼試問先生可甚事也策蹇踉蹌來到此櫛淒風冰苦雨 爲因有母在堂耳日  
凝眸青山一帶白雲千里那管黑貂裘敝否忙呼二三奴子擔琴書半肩行李打點入  
門去獻壽家慈壽辰在  
七月廿六日 舊來衣檢出殘篋裏率兒孫齊舞起

江月晃重山前題

前人

黃土坡前道路雁門關上欄杆問君何事促歸鞍倦飛鳥那日不思還 老母倚門盼  
望妻兒兩下悲酸桑乾總煖苴蓿寒歸來看是否舊容顏

帝臺春感遇漫賦

前人

生長塞北鬚眉空如戟無翼冲風浪逐時流苟求雞肋憶昔英年慷慨侶那肯戀半甌



微職到今來白髮如銀傷心胸隙 呼將伯誰藉力喬相識漫相覓並無甚相干枉勞  
人目斷雁雲秋碧老則而今已老了休則怎生便休得又還聽黃鸝別尋春消息

沁園春

壬午秋聞阻雨兼植鹽梟李奎  
俊之亂久不得行感而有作

前人

屈指旬餘不住屢囊亂灑如篩把書欵悶倒鶉衣濕透閒官愁損雞骨難支是若釀災  
伊誰作孽惹得先生撚斷髭這公案合先征風伯後討雨師 窮追問彼何辭怎仁愛  
天心弗體之况萬民仰命一朝肆虐九秋待熟百畝俄萎思扣重闈奈羞綿力搔首徒  
傷曼倩饑何暇及又憂心草竊蒿日瘡痍

其二

海怪山精覆雨翻雲粧點秋聲恨連宵不斷敲殘客夢經旬無歇攪碎離情滿腔幽思  
百端窮狀種種催人上愁城更難處是一肩行李千里途程 有誰賜顧先生問脂爾  
東兮何日行贈黃鸝十乘揚鞭疾走青蛛萬貫扶翼遄征

周黨嚴光論

明湯賓戶

漢光武應赤苻起春陵不數載而噓炎劉之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  
光詣關親屈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裘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閭未談  
金版赤韜之略未見斬將搴旗之勞未樹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  
華殿陞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也抑以什巾襲燕都者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  
首觸大計而藉此兩人磨礪一世之氣節而培植千百年之命脈也蓋上表也下影也  
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爽錙銖也故人心何常聽上甄陶耳風俗何  
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薊擅豪傑故士旨驚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  
主以保寵榮甚且僞符命誦功德羽翼梟鏡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  
之安所底止光武懼焉謂國家隆替其窳繁屬世風而世風汙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  
好尙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僅僅爭成  
功見能以効知遇而欲砥礪名節蟬翼富貴者道何由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岩穴之老  
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廊扉且椅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

而抗志豈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哉將使都人士之待下風者懼然艷心蹶然企踵瞿然不式而顧化將恬退之操而鳧趨蠅逐者捫心退矣顯修姱之行而蒲伏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易轍以向上意旨矣竽先而衆樂和表直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罔不希光驚影龍其香儀其羽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迨其季世雖幼主握鬯巨奸縮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談者謂一絲垂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中肩王良應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其恥聲士率競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風文綱以讓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其始未嘗不匡世正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商俗靡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晋室清談而卞壺之忠自樹詎卑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輾然思奮哉至若身際熙朝又不足拘守局曲避地獨竄彼無軌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邊民丁銀煩重疏

田喜霖

爲敬陳邊民丁銀煩重之苦懇賜除豁以救殘黎事臣惟天下大勢邊方與腹裏不同蓋以土地有肥瘠戶口有多寡故也臣晋人也卽以晉之邊方言之大同一府勢處極邊砂磧瀰漫土薄民稀順治六年間姜壤變亂百姓殺戮死傷者十之七八後於康熙二三年連值水旱或凍餓溝壑或鬻賣他鄉者又復不可勝數所有見存遺黎悉我皇上特發帑金遣官救活之貧民也其不可與腹裏地方並論明矣乃有邊方更苦於復裏者如丁銀煩重一事是也臣查各直省丁銀定例少者五分八分多者亦不過一錢二錢而止而大同一府有一丁每歲徵銀有一兩者有徵銀二兩者甚有三兩四兩者其故蓋由於兵荒之後殺戮逃亡者衆地方諸臣皆從國計起見不敢缺損原額其以一丁而包賠數丁之銀者累年於茲矣臣愚以爲長此不變不但不能代人賠納竊恐代人賠納之民勢必逃亡不盡不止臣係本府屬縣之人聞見最真敢祈皇上勅下督撫卽確查大同一府州縣衛所見在人丁若干俱照各直省則例按丁徵銀其有殺傷逃亡之丁令見在人包賠者立賜除豁勿得因循原額以增民困並祈行查各府州

馬邑縣志  
縣有本丁逃亡而令見丁賠納者奏請除豁庶皇上發帑遣官救活之窮民得以安生樂業矣伏祈睿鑒施行

修聖廟小引

邑人霍百齡

文廟之崇祀吾 夫子也整齊殿廡輪奐宮牆豈徒肅廟貌壯觀瞻已哉列以尼山日月爲萬年起化之宗泮水藻芹實百代修文之地故搢紳皆子弟之列得入其門爵祿悉

先師之遺均霑其澤飲德教而思本原忍令風雨漂搖鞠爲茂草乎寔邑 聖人廟

經同治十年大雨後正殿既已參漏圍牆亦復傾頽不第五代祠大成門之剝落名宦祠鄉賢祠之摧殘已也道旁見百官之富景仰無數仞之高豈聖朝褒德佑文之意士子尊師重道之心哉而且有關文教尤莫如魁星神其樓閣摧殘神像不整不緣此革故鼎新亦無以限靈爽式憑也都人士日擊心悲因於甲申之春稟命於賢宰妖天捐貲於國邑士庶糾工卜吉揀匠庀材凡牆垣剝蝕者悉易以磚而質取其堅是棟宇欵料者即更其木而像歸於正瓦防其墮大殿之前後貫

以釘壁慮其危花牆之東西舖以石惜彫零多歷年所事不易於重新且饑饉適值薦臻錢更難於猝辦因之募化不上兩千金延緩已經五六載丹楹不果殊難免因陋就簡之譏紛壁全更差少慰啟後承先之願風光暫改異前日一味荒涼歲月頻遷望後人勤加補綴如常此欽崇學校自爾僻壤生才若猶是藐視斯文安望瀛洲可步芳徽欲繼令緒常留願後之思木鐸而興懷聆金聲而有志者亦將有感於斯云

文昌帝君籤詩序

清乾隆年

田天祚允錫

從來得失本有定數禍福由人自招苟能循理守分則物來順應明若觀火又何疑之未決自世人不安義命每每臨事妄爲一心自無主宰故聖人著爲卜筮之法以示趨避之路籤詞者卽卜筮之遺意而假神道以設教者也攷之關帝觀音諸神廟俱有刊本籤詩行世惟文帝前向無傳本因於間窗薰沫敬集成句百首衍以釋語聊以廣帝君牖民覺世之盛心夫帝君孝友神也其所著陰騭文一篇及化書所紀無非誠人敦倫飭行作善修身之法世之人果能身體力行於平日而臨事不決以誠意叩之無不

應如桴鼓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於理幸毋以卜筮求之也

重修櫓台廟碑記明正德年

邑人陸宗

馬邑城兌地有古蹟名曰櫓台稽之邑志故老咸曰是台乃唐時李衛公靖爲觀星所築也然其形勢崔嵬凡往過來續之客靡不登臨眺望駐意吟賞其奇異秀麗誠爲八景之一然創於秦仍於歷代以至我朝世之相去迨千有餘年居址尙未奔懷台上素有立天上帝廟廟東西向福善禍淫一邑敬奉先建正殿三間山門三間然而營造規模何其卑且陋也元至正年間本城鎮守使谷公琳又重建之弘治年間鎮撫袁公增建兩廊各三間內繪武當山修行功德右之新創今樓一座與左之舊鍾樓相接應巍然煥然耿耿在人耳目其規模卑陋者若徑庭矣但其歲久險隘難行有善士劉某化歛四方貲財鳩工聚石以砌其路經始於正德己卯季秋落成于庚辰之仲夏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將見仰宮墻而棟宇飛翬觀神像而威儀正肅昔之未修者今其修向之不備者今其備事成而弗刻稽一石何以彰衆人敬神祈福好善樂施之美意哉若夫台之詳因事之始末又余所未識也姑一書此以狀衆人之情是爲記

重修櫓臺碑記

田天祚

天下事固藉前人之經始尤賴後人之觀成故創守兼重而作述同功邑之有櫓台其來已久莫稽創建之年或傳爲唐李衛公觀星台雖荒言無徵然衛公以王佑之才輔唐開國其學究天文觀星有台或不盡誣况台居雉城之西高逾女牆城中閭閻境內山川悠然在目文人騷客往往選勝登臨爲色巨觀且廟祀玄武樓居文帝撥文奮武實關邑人振興之地緣年久傾圯棟宇不完歲邑人士咸商所以維新之奈工費巨而民力絀經營于年月落成于年月閱歲兩載需金二百萬頽垣補蹊道新神儀飾廟貌以奎斗之宜近文峯也移其像于城東小樓而奉梓潼於紫極之閣以財神之宜就西方金位也改二聖祠而爲增福之堂建朱衣之閣以佑科名理住僧之寮以永香火入其境而規制宏廠煥然改觀庶前人之勝跡不泯邑中之名地常存後人不可謂無功也司其事者爲副榜田埏里民等不避風雨不辭勞怨又安可不勒諸貞珉以誌勸

新城隍廟記



馬邑古寔遺址舊有城隍廟建于洪武八年亘八十尺計其修則十有三丈也初爲正殿者三繼爲寢廟者一廊廡者六門楣者三一六三皆間之數序其所作雖先後異時畢竟成一大盛事蓋神之正者非淫祀也第歲久垣頽礎爛僅蔽風雨在神固無損益而識者瞻之抑孰堪其破壞若此哉歲甲申夏邑之耆官各捐已儲召工匠繚以垣闕者補之靡者創之舊者新之整頽易爛煥若始事工將竣無虛子乃與衆謀曰茲可紀諸石矣遂伐石而以記屬余余謂城隍廟古莫詳事始說者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冰陽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李白作章鄂州碑謂大小滅郭抗詞正色言於城隍厥應如響杜牧爲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如韓文公之于潮黜信陵之于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咎并鴈翔危堞神護之語不獨吳越爲然蕪湖城隍祠建于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爲合於祀之八蠟祭防與水庸者以正義考之事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國初詔祀亦遍之各有文載諸石可稽或賜廟額成攷封爵郡異而縣不同雖有唐虞三代之舊要亦故典蓋神之正者非淫祀也嗣是而後或爲國祝釐或爲民

祈福又安知嚮應不如李白所言哉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罔也正如此余學孔子者不敢以崛奇荒怪之語詒諸話言 以其正而可記者言之爲記

創建霍家莊河神廟碑銘并序

崇禎年

巡按御史霍 鏗本邑人

縣西七里許爲霍家莊莊無霍姓者或上世徙居他所或徙城中卽余姓氏然皆不可考矣莊北可一里爲豐臺崖崖下有金水河河水一自西北來其源爲三泉爲金龍池爲七星海一自西南來其源爲細蘆灣或曰戲龍彎於今建神廟之西轉折而北又折而東則有水復自西北來其源爲臘河口一爲玉泉或曰黃道泉與河水匯於今築別墅之北兼總衆流而南則所謂桑乾河也歲壬戌余考選監察御史請假歸里暇日遊水圍寺道經於此縱日流覽雷山當面衆流潏迴塞上滄洲於茲爲勝於是始卜築焉東偏一區三面倚崗一面臨水有樹扶疏有泉湧出乃建別業園周圍畝五十有庭有齋有樓高五丈因水爲亭因樹爲榭循崖而北居中一區下爲河波流湍激乃建水碾水磨覆以瓦其楹七用水不及半強半從開口北注澆騰淬泝蒲柳魚鳥菁葱游泳其間上爲原平垣高曠乃建油房貯梁十二倚崖面水建樓楹凡三建門樓周有圍廊中



繪聖像建民居聚處家數十布置乃定乃合輿人之情謂茲靈秀河實發祥且始安流順軌底奠一隅微神力不及此崇德報功事烏可無廟於是西偏一區厥土剛燥隆隆高起西望諸水發源之處歷可數也登眺稱快曰神其歆是乎遂鳩工庀才建廟三楹簷廊稱是肖像其內金碧輝煌旁建雲房三間居黃冠以奉香火鑄鐘一以司晨昏歲時祭享人煙雜沓鼓樂喧闐居盡寰州以西一大聚落矣落成之日適余自巡按甘肅歸休沐二年復得徙客葺補其未備戊辰之夏道士郝大海謂廟無記曷以示來茲請爲嗣後豎不朽余爲河之有神此從來矣方輿有四瀆河居一焉記稱五神河伯與四帝並不纂重乎或謂發崑崙導積石九曲放乎海塞上盈盈水恐未足以當之余曰唯唯否否天一生水同此氣化一勺不測不作殊觀分之川流合之敦化是一而已安在盈盈水不與稱四瀆並五神者共此河伯也與哉因是而有感於斯倏而郊圻倏而廟貌倏而獸蹄鳥跡倏而犬吠雞鳴滄海桑田良非虛語古人勒碣高深以候遷變有以也繼此日禦災捍患盼蠻明禋神非人不依人非神莫茈且爲靈境且爲樂土相與垂千百世勿替將使後之人謂霍氏實創建自今日始無若前者之不可考也乃命工鐫

諸石而銘之曰 靄山奕奕洪濤列峙靄水洋洋桑乾委迤鍾靈孕秀萃於西鄙衆派環流抱此礪礪巍巍神廟負崗面水天津是令地肺斯通底奠黎庶樂利靡窮聖皇御極德格蒼窮天人效順澤被昆蟲雲山縹緲野水空濛千秋百世永賴神功

重修三大王廟碑金天會十三年

知縣程舜卿

神之祀立乎山之下自古有泉不絕水滂不爲盈溢旱暵不爲竭涸名桑乾河源舊石刻云神名拓跋廟號桑乾所書不叙本末詢之縣民有曰故老相傳有三王謂之兄弟三人母卽拓跋公主或曰飲是泉而誕三王次者能伏桑乾之龍而舊廟像尙有龍俯伏之狀存焉又於廟四壁繪畫母子儀像所傳數百年不絕神之本末大畧可知山西河之大者莫如桑乾朔郡之地百里有天池其清流無底有人乘車池側忽遇大風飄墮後獲車輪於桑乾泉魏文帝以金珠穿七魚放之池濱復於桑乾泉夕得所穿之魚又以金縷箭射池之巨鱗亦于桑乾河得所射之箭大池廟碑具載其事開皇間有碑曰密與桑乾河潛通竊維河之靈迹廣大深渺宜乎神詞自古以來重修由唐之遼民咸祈禱焉保大間兵火作廟貌毀廢郡有故事春秋禱祀桑乾居其上州遣官僚與

縣令佐同詣故基邑民咸與薦享金天會十三年縣令程舜卿與邑佐趙鉉祈禱歎其基址荒榛廟儀未立方勸諭鄉民致力復建時則節度使耶律金吾下車之初知此靈迹銳意興崇聞者咸悅于是縣境百姓欣然迪從殫力獻工金幣足而用度不匱材木備而梁棟完整至瓦石丹雘無不充好其所塑神像亦皆依古法而基構布列稍加于舊攷之石刻乃大遼應曆五祀觀其崇修年月乃肇于甲寅成于乙卯以甲子推之應曆乙卯至今乙卯一百八十餘年當時重建既以甲寅乙卯今之重建復以甲寅乙卯應曆乙卯閏季秋天會乙卯閏孟冬豈非廢興有數成壞有時人之所爲特係乎時數耳然則神隱顯豈復有累於歲月姑志於石使人知神之靈而當致其欽崇也廟貌既復立烏可不紀其歲月

元封三大王廟碑記銘

大德二年封桑乾河神顯應茂濟王廟碑文未鈔銘曰銘曰桑乾之水雄朔方七輪派出雷山陽東會衆流挾太行襟帶燕薊達海洋命書天詔誰將米章公或師葆光師今羽化仙云已宜配廟食如庚桑玉京盤鑑壯金湯聖元寶祚垂無疆

拓跋三大王辨

邑人霍殿鰲

馬邑三大王廟有遼金元明四代碑遼碑云神名拓跋廟號桑乾雖不叙其始末而大義已明金碑云詢之故老有三王謂之兄弟三人母即拓跋公主又云或曰公主飲是泉而生三王次者能伏桑乾之龍又曰宜乎自古以來祠廟重修由唐之遼凡有水旱民咸祈禱焉元明碑直云公主飲池水而生三神能興雲致雨遼封爲神愈天愈遠自金天會神被其誣者百餘年是烏可以不辨魏自中葉以後更姓元不稱拓跋神名拓跋必魏有功之始祖尊而爲神即三王非公主也果公主生三王則三王非魏子孫矣以異姓而王必先有功于魏何以北魏史冊無異姓封王是拓跋氏三王非公主子三王明矣北魏當東晉時文中子稱爲文教之邦文教之邦斷無母子同姓之理是魏已封王不自元始封王曰公主飲池水而生神猶猶狄生契姜嫄生棄之美談無足怪也所怪者三神生而得公主遺體三神亦人耳何無幼名冠字三神生而果飛在天也潛于淵也何今之遺像有面赤面白面黑之分三神稟性靈爽何無分之以職授之以事如棄爲后稷契爲司徒且公主係可汗女天潢貴胄有子聖神史何難揚厲鋪張紀其

時代如周有八士殷有三仁以彰興朝之盛而反令公主寂漠無聞乎不然誰氏之女能稱公主乎至飲水生神之說不敢謂世無其事但憑或曰以爲信直無稽之談當付之齊東野語而已然則三王之稱果何以徵信于後世哉案通鑑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自可汗毛統國三十六十三世可汗鄰生詰汾詰汾與天女遇而生力微北史云有詰微無舅翁之謠公主生神之附會必始于此晉惠帝元康元年索頭部名祿官者分其部爲三與兄子猗迤音陀猗盧分統之懷帝封猗盧爲代公與以陘北之地雁門關山馬邑在其中愍帝進封猗盧爵爲王此封王之始合三部面爲三曰三王猗迤猗盧兄弟二人合祿官叔侄三爲聖武人誤以爲兄弟三人也至拓跋珪改國號魏卽皇帝位都平城謚詰汾帝謚祿官爲桓帝謚猗迤爲昭帝謚猗盧爲穆帝三王肇基王迹必郊祀以配天馬邑爲發祥之地又平城近畿宜必立廟廟必在桑乾者猗盧嘗築城于桑乾之陽常爽又設館于溫水之右生平所理神所戀也金曰伏桑乾之龍元曰爲桑乾河神蓋有功于生前者必顯靈于身後曰由唐之遼民咸祈禱是必能捍大災禦大患順雨調風謂爲桑乾之龍也可謂爲桑乾河神也可是唐以爲神神不至遼封而元明人以爲遼封

者東魏傳高齊西魏傳宇文周二氏皆由篡弒得國勝國典型翦除淨盡其人其事不在人口傳耳熟間者由後周以迄遼四百餘年矣遼與魏同出鮮卑平城亦遼之西京人地相親見元魏功業之不可泯也於是勒石於廟中而紀之曰神名拓跋廟號桑乾使前王姓氏常在人間是修廟非封神也元封大王大其功也知神爲拓跋氏不知神爲祿官爲猗迤爲猗盧先謚帝號矣使知神已封帝必於帝之上更加徽號焉何必加封廣濟普濟洪濟之號哉元碑又云洪濟未封之先有龍震帝闕討封之說極寫神之靈應而不覺其詞之荒唐矣明初山西巡撫張某以爲淫祀革官祭早疫三年詔復其舊前清因之至於民國未替三大王之說附會失實已久故余爲之辨

重修鹿峯山白雲寺碑記

朔州進士姚師錫

恒嶽之南雁關以北有數峯綿互其間峯峯接連俱占勝概而鹿峯尤據諸峯之勝中有古寺號曰白雲向北面 佛殿三間 十王殿間三東 關帝 觀音 龍母殿三間口中鐘樓禪室俱備寺外兼圖 山神土地曆康熙乾隆兩次重修建造未詳憶創修之始或以地僻人稀之境不可無梵宇以爲往來之應與抑以雲山縹渺等於間曠

必有神祠以肅觀使人無往不生其敬畏與特歷年已久漸就傾圮爲可惜耳夫事之肇造在數百以前者卽一邱一壑片屋數椽苟有所關皆不可廢况茲山與雁關相表裏而寺以白雲名又於煙霞浩邈之地爲諸 神靈爽所式憑顧可任其頽而不爲之所也爰是峯之環列左右者於道光辛丑年公議重修鳩工庀材始於三月初六落成於五月十三殿宇 神像俱較美備莊嚴外又新設龍王四位斯誠可以繼創修之志而足生後人之慕效於無己矣抑人更有取焉山各有主主各有屬或謂是山隸於代郡修之者宜惟代人乃合朔州馬邑代郡之人而共襄厥事斯固山之名勝足繫人思抑非托諸神呵護之靈不足感人敬畏之心亦安能使遠近居民羣焉竭貲而成功於勿替哉至於喬木參天清泉濬地凡與寺迴合映帶者每足供人清口而修之者之意不在此卽余所取而記之者亦不贅及也是爲記

### 重修明倫堂

訓導推陞猗氏縣教諭吳觀亨戊子舉人

教諭吳觀亨戊子舉人謹將修明堂捐資姓名並前署訓導馬振海壬午舉人重修敬一亭院宅捐貲姓名開列榜示以彰樂施至捐簿已登捐貲未付本學已經如數佃出

未敢並列其名者以昭核實開工在癸未之秋其落成在甲申之春而其勒書碑記乃在戊子之秋者非敢緩也俟收捐也其不能再緩者本學行將有日不可有始而無終也其紀修堂而並及前任馬事者帳簿既存不忍徒終一己之事而不終前任未終之事者其先紀修堂人名而後及前事者明倫堂乃學校所最重也事終一堂大門兩闔雖就甃石灰雖存若干而東西齋房工未修者鶴俸甚微無力再佃後之緩緩有力而司鐸於茲者其好善之心雖不如我安在不能終我之未終也是爲記

重修文筆峰小引光緒十五年

邑訓導楊

鵬奇嵐人

天下事有似可緩而實宜急者文風是也文風之聚散地方之盛衰因焉馬邑桑乾河發源於境內由西北包城蜿蜒而東所謂玉帶環抱者非歟惟水性就下去處缺少關欄前明大令宋公子質素精堪輿乃於巽方水口因土堆高處作文明塔銳其頂爲筆形指河爲硯池以鎮之其後人物豐繁士氣亦蒸蒸日上者殆百餘年如田霍二氏尤其照彰較著者邑侯秦公擴補葺之迄今歲久年湮筆形頽剝鄉耆老議復新之霍生殿驚以告余余不敏暫權斯鐸雖未能振起膠庠然冀幸之私常介介焉夫地理之有



風水猶人身之有血脈血脈過洩形容爲之枯槁然則文明塔之重修其當今之急務乎特鄉城寥寂籌款無從孤掌難鳴衆擎易舉所願凡我同學及紳耆舊家工賈農商有志科名者概出囊貲助成功於不日俾山川靈秀之氣應筆而來明秋瞬屬鄉場賢書報捷不特首事者之幸亦樂善好施者之光也區區之心竊有厚望焉

修關帝馬王廟記

邑人霍百齡

敬神莫先乎修祠宇也寰邑東甕城建關帝廟三楹東西廊各二間鐘樓一座創始莫考何昉而想其立廟之意訪諸故老遺言蓋以桑乾自城之北而西而南環抱巽方此廟巍然坐鎮所以壓波濤之洶涌使水勢不爲東門患也惜乾隆十七年重修後鳥鼠之竄伏者多風雨之剝蝕者久正殿雖存而彫敝金身雖在而蒼涼東西廊房概置之無何有之鄉非有以修葺而補苴之不惟無以安神靈亦且無以肅觀瞻也由甕城中門而入不數武有馬王廟三間坐北向南與中門屹然相對鐘樓在其東大門列其前居民每逢聖誕之日設供獻牲祈神默佑蓋亦養牲者所賴以蕃昌之一助也自重修於乾隆三十後頻經大雨淋漓墻垣傾頽鐘樓摧折金碧不顯其輝煌輪奐悉歸

於寥落與中門外 帝君廟同一荒涼景象不堪回首矣都人士目擊心愴思兩廟仍循舊制重新古蹟奈工程浩大不得不爲將伯之呼願四鄉積善君子共勉襄盛事共署芳名以成美備於不朽云爾

懇留縣治

邑人田 霽

爲再灑輿情祈恩垂憫始終曲從民便事竊維馬邑一縣名爲下邑實係嚴疆並非冗設其形勢之攸關卽民情之所向久要鑒察屢荷經全前縣行查之文各屬詳覆之義凜然在案無事贅呈屆茲未逾五年情形並無今昔之殊地方復有裁併之舉君國大事原非草野所敢干與惟是王道本乎人情民生關乎國計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馬邑雖小積久相安糧賦從無逋欠訟獄不致繁興惟以邊鄙窮塞缺分清官司土者每有去此適彼之思不知瘠土荒區各省皆有豈能一一而革之且官猶母也民猶子也子不嫌母之醜母豈棄子之貧而乃使數千年之封疆淪爲廢地百餘里之庶士永作鄉人遷其社稷神失憑依毀其壇壝鬼將安妥而揆之守土之義子民之心似亦有不妥者從前裁併清源民不樂從釀成巨案大人如傷念切豈肯使無告窮民獲



非上之愆乎今我國家聖聖相承光華復旦實爲千古吉祥盛事薄海內外莫不歡欣鼓舞共慶生成而乃使寰邑群黎獨抱向隅之想大人懷一夫不獲之憂從所惡勿施之念必忍不出此也况改例近於更張裁汰亦非嘉事朝廷之版圖日闢日廣邊鄙之防範愈密愈嚴大人偉績鴻猷久膺簡在秉鈞調鼎 伏乞破格施恩乘時布化延邊境於一線緩程驛於片時倘得經理無虧還望振興有日功同再造敢戴二天惟有父誠其子兄告其弟急公向義勉爲守分良民勤業安居勿致疑憂命吏戶祝鴻祉於不朽身受樾蔭於無窮矣田稷等桑梓情急豐腴念切葡萄原非得已呼號實撫所求尙冀哀憐勿嫌瑣瀆闔邑士民老幼男婦曷勝急切待命之至謹呈

招商入籍

邑人陸 岱

賓州地廣人稀土瘠民貧耕耨難遍錢糧易逋雍正十三年前任張父母招種忻崞詳明上憲批詞云必實來安插開本處原籍許本身及子孫應試其及弟侄概不准考憲批煌煌誰敢隕越不料忻崞之人無心安置任意作奸每值試期輻輳而至長鎗冒濫無從稽查試畢仍面兩處影射以致錢糧無比較之戶學校滋頂替之階在再十年弊

竇百出恭逢我公滇南庚子舉人李大老爺甲子仲秋來涖茲土甫下車問民間疾苦闔邑士民以忻崞考試沓雜紛冗請革弊端陳情蒙我公可其請已口碑道今歲考試忻崞絡繹如前齟齬照舊我公冰心甄別雅意澄清矢慎矢公不絀不競宜考者錄取被黜者不收使扣盤捫燭之徒飄爾遠奔雖提槩懷鉛之輩嗒焉偃蹇邑士民歎呼謹頌者合口同詞願著石章永垂來茲不特戴我公革弊之恩于不衰且以關忻崞之心勿蹈前轍也釀金襄事邑中踴躍爭光不數日而事舉僉屬文于岱自愧駑鈍不材邯鄲學步謹謝不敏屬愈力不得辭焉因刻原詳批詞並解囊花名于後以諭來者第患學問無成不慮功名未就則賢父母革弊之政篆于碣不啻銘于心悅之無窮曷如傳于不朽云

子午谷

文林郎馬邑知縣西京曾玉珂陸海

諸葛武侯之復中原也將出漢中魏延獻策願假精卒五千從子午谷直達長安攻其不備十日可以成功武侯以爲險計不用延見出師祁山末克奏膚每語人曰丞相若用吾言早得長安矣後之論者亦以不用延計爲武侯之失算此皆不明地利之言也

流寇闖賊者東用延是策從蜀中出子午一入山中鳥道蜿蜒登如升天下如墜井砂石峻嶒銛逾劍戟馬蹄皆穿露骨噴膏斃者擁路且曠日彌久人無火食中道自悔險不可退矣山中有胡姓者從間道密報于孫公大司馬止以麾下弱卒數千人候于峪口寇雖萬衆突然而出人不勝挺馬不勝鞍官兵殲之殆盡遂擒闖王獻俘闕下寇氛從此少衰其副將殿後聞巨魁被獲未敢出峪止率數十人扳藤附葛從他道逸去夜襲商南因而蔓延入楚不可復制識者曰使孫公得數千兵伏山防其他縱則殿者同無噍類矣後知闖將入商亦如曾至泰山欲自殊者數數苟有人扼險豈能烏度耶此雖天數亦人謀之未周始知武侯不用延計誠有灼見後人妄憶多見其無識也

案賢宰曹明府之作甚多錄一以爲續史者進一解

贈通明上人序

田天祚

寰邑地貧而人不喜施故蘭若邱墟僧寮冷落有通明大師者本儒家子依佛北遊雁門遂卓錫於邑之武廟初駐跡邑人咸爲師憂以爲此區區者安能作袈裟一襲地耶師爲杜門焚香不苟發言笑人皆以俗聞黎目之閱一載隣於師者謂師賢已而闔邑

亦道師賢久而窮鄉僻宇無不稱師賢且謀所以安師居而裹師腹不數月而助金助材者不煩齒頰力始而廊宇成既而禪廬就輪焉煥焉竟爲吾邑別開生面前後費幾二百金夫吾邑貧瘠金錢不易若非師之神化淪於肌髓又安能得之易易若此耶而師初無異行不過杜門焚香而已昔韓昌黎首闢佛老而獨爲僧人作序蓋闢佛者恐人誤入於歧途而序僧者以僧有功於人世也今邑中官紳士庶欲頌師之賢余故不揣固陋而樂爲之序云

遊小湖天記

即霍家庄

田天祚

戊子季夏之六日霍子繡園招飲於城西水村同遊者十一人緩步西郊沿流北上是日也小雲初霽風光如洗輕風拂面微塵不起過小泊墅渡桑乾水乃登彼西鳥開筵於小湖天之隈山翠當窗泉聲聒耳席地爲茵依亭作几水陸紛陳簪豐酒美同人俱欣笑鼓舞縱橫椅徙俯溪山之勝概談黃農之古語客有善歌者緩板輕簫響徹汀芷於是游魚起躍林鳥低止樵童牧豎相聚而嬉致足樂也夫吾邑地處窮邊而山水廻環縈繞極瀟灑之致獨恨無栽培點綴之功少名人高士之跡以致淪沒於荒煙蔓草

間殊爲山靈減色假令生居吳越安知不興杭之西湖蘇之虎塢並駕齊驅日醉飽於畫舫簫鼓之側乎憶余少時雖足跡偶一過此然不過假遊觀以縱其佚健之憶耳而山之情水之韵未能領略其奧妙今倦遊回復尋舊勝如獲故人而綢繆憊倦之意倍勝於前故於此遊也既歌之咏之而復記之與恐山水有知反笑余鬚眉之非昔也

力農說

田天祚

農爲國本衣食所自出故禮重三推天子必親然胼手胝終歲動動紈袴之子遊惰之徒畏而不屑道焉詎知重華著歷山之蹟阿衡起莘野之踪南陽布衣躬親耒耜汾水文人身戀敝廬從古英雄豪士之寄情畎畝者可勝道哉况農之爲事也勞久勞則思善農之爲利也微利微則思儉善能保身儉可興家且婦子聚於一室無江海奔馳之險親族日相親近有守望相助之益歲時雞黍伏臘羔羊又有渾穆太古之風焉每當禾黍如雲稻粱成島左顧右盼何暇南面百城時而輕歌四野膏雨一犁短衣斗笠倚徙於涼風蔭柳之下真不啻羲皇上人矣若夫餘一餘三千倉萬箱家擁豐盈惠及里黨者是又得農之聖而造其極者焉

明誥贈通奉大夫陝西左布司使商賢田公墓誌銘

進士趙鸞

正德甲戌春二月十三日通奉大夫陝西左布政司使田公以疾終於正寢仲子九霄泣血持狀請誌於予予與公側鄉戚之雅且受德殊深義有不容辭者謹按狀公諱彭字商賢世爲馬邑系祖諱整妣王氏創業克勤父諱鳳母杜氏俱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宜人咸有令德公自幼奇邁充邑庠弟子員以明經中成化庚子鄉試越辛丑登甲辰進士觀工部政歲乙巳間祖母王氏喪公以適孫承重依禮守制還鄉卜葬事始終無踰禮三年間杜門痛坐朝夕四時惟恪恭祭奠而已此外無他爲歲丁未秋服闋遂擢戶部江西司主事六年餘政績超著復陞雲南司員外郎迨丙辰歲十二月初六日母太安人杜氏以病終於都下公悲號懇切躄踰情哀歛後歸故里扶柩葬於祖塋終三年咸如祖母制故事服闋遂擢廣西司員外郎不踰月擢貴州司郎中己夫冬北虜犯遼東境皇上軫念邊患命公領協嚴督糧草事畢復命庚申適漕運稽延京倉告急復領勅於儀真通漕等處立法誓衆宿弊一革運事果大通復命後越辛未又值北虜跳梁於陝西延綏等處領勅整糧草前後柱車間威德振衆公廉肅令譽孔彰癸亥冬

遂膺簡命授河南省衆議時巡按楊公以公才望兼署省省事之繁暨總督京倉及歲儲及請仍戎重務不二載陞貴州省左參政撫字苗民聲稱愈峻未幾復陞陝西右布政移檄漢中等有兵之孽公往治之用周三軍之急不久左布政司缺員朝廷擢公銓補學階一年餘殄絕貪酷之途崇廉介之行雖一錢之罰必接之以道不妄周也以故政化洋溢合著德之方興未艾病篤一朝久醫弗愈乃聞其事於上秉君鈞營軸者復以大藩難治不忍公謝事至再至三乃議公以致仕調養俟用大任於後正德癸酉春書錦鄉邦惟以詩書訓子孫素履未嘗輕動不期疾轉沉重奄忽長逝古之人有言曰事君能致其身又曰琴鶴自清圖書載篋可以對人言可以告天知公其以之遡公生於景泰四年癸酉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二歲配王氏北京光祿寺署丞王公之四女贈宜人德與公等先卒繼配王氏涿鹿衛指揮王公之妹亦先卒繼配適先配者之妹壺儀嚴肅相夫子以道者甚悉誥封宜人昆玉四人公居長次曰彰曰彧曰形各配名家長子九臯尹氏俱先卒次九霄配金氏先卒繼配李氏有賢德女一適本縣隱士自臯姪男七人田九疇九功九叙九思九隆九惠九德孫男二長曰如山聘馬邑所

千戶陳公之女次曰如崗在齠齡孫女三長許字於本縣金公之仲子次俱在室是年四月四日爰葬公於縣城之南沙龍灣從祖兆也嗚呼公之生也事業赫於當時公之歿也聲華揚於後世國家少柱石之資鄉邦起哲人之念是宜爲之銘曰 山川英氣 公實鍾先 遡公階秩 大藩終年 聖世魏科 公早克全 絢然誥勅 光焰 九泉 始終節操 仕宦恬然 清白一德 終守心田 勒諸方石 後裔永傳

清誥贈中憲大夫阜海田公墓誌銘

漂陽狀元高世俊

余年伯阜海田公以疾終于家其嗣君子湄聞親之喪哭答使者以身爲侍從之臣非命下不可不行乃設奠位于京邸余往唁子湄子湄哭失聲哽咽不能語越三日乃泣而告曰哀哉先子事親以孝事兄以弟而待鄉黨嫻戚以誠信也先子懷才慕道而未尺寸展其同也哀哉教子勤苦而未得一日之養也兒官于京而不得親聞其易簣之言也是皆可痛鉅而創深者子湄方在苦塊余時不敢詢公平生之詳已而覽公行狀則子湄手錄也錄其一二大節而瑣細不載以不足爲公重云諱大稔字阜海馬邑之望族也豪武雄迅之地而田氏獨以科名起家曾祖彭由甲辰進士爲陝西大方伯以



直著父世芳克世守前業教授于平陽之降郡河東人士翕然宗之以德望著父嘉種號養實為諸生于二十人中以文行著母張氏養實公三子長大豐為鄉祭酒李逆犯境罵賊不屈死以節著次大成國子生弱冠早逝公為季子生而穎異讀書十數行下十三歲補博士弟子員少失怙以家務拮据不能端治舉子業事母張氏晨昏無間甘旨滌滌柔色以進三十年如一日也年伯中年無子公割愛子為兄嗣及兄殉難嫂獨守煢然公為經營門戶教侄成立為邑諸生蓋公居家之大節如此至于質實寬厚直追古人不喜奢靡炫俗亦不刻意驕飾而人踈踈赴赴尤孰族誼凡婚嫁喪祭不能自舉者籌畫悉如己事其有瑕疵隙嫌一言解之皆厭服去蓋公睦族之大節如此子湄之舉於鄉也公諭之曰自方伯公以清白貽汝而汝祖以詩書訓族當時族人貧不能讀書汝祖身為之師多所造就汝勉哉士服高曾古人之格言蓋其訓子孫之大節如此子湄既成進士新天子特重中秋之選較他科為嚴正拔庶常十人而子湄為之率欲迎公入都朝夕奉侍而公以母年已八十餘不忍就子養以貽母憂千里貽書于子湄曰汝盡臣職于國我盡子職于家足矣嗚呼孰知此即公之遺命也歟公生于萬曆

庚寅春正月二十七日戌時卒于康熙壬寅年夏四月初三日酉時年五十三歲配梁氏山陰貢生任山東夏津縣梁公美器女子四長即子湄也諱喜馨辛丑進士現任內宏文院庶吉士娶符氏以辛亥十月初四日葬公縣南二里許上原銘曰惟德惟義公也無愆惟詩惟書公也可傳惟子惟孫為公大年有石之屹立而常堅嗚呼是為百世之阡 康熙元年

清例授修職佐郎霍公教思碑記銘

馬邑 介休  
訓導 吳觀亨 舉人

公諱百齡字壽山號嶽淵馬邑歲貢生也少明敏讀書警晤遊庠後歲科試恒列前茅其為文濡筆伸紙數百言立就歷任學博咸器重之舉優行咸以天性孝友為考語赴秋闈者僅四次以高古未獲售年三十七貢成均就教職朱提學以品學兼優賜匾額且賜聯云好事竟從難處得高情自與俗人殊蓋美其修學有功而聞州守練江姚公以不愛錢者許之也霍之先自元末由豐州遷馬邑歷明紀及國朝科名焜耀印纍纍綬若若名儒顯宦載在通誌及邑乘族譜中尤詳十三傳高叔祖諱儀泰以進士任粵東縣令性侃直忤上憲致仕歸高祖諱位喬以選拔任州判江南歷署知縣印事宜遊



幾三十年清風兩袖卒於官篋有藏書囊無私積曾伯祖諱雖以江南典使陞主簿自此家世中落曾祖諱襄祖諱裕豫皆以廩膳終而書香似續不失爲儒素家風父諱鳳德以歲貢候選學博不果而卒公失怙弱不好弄事霜母田孺人先意承志與弟富齡公相友愛年十七應童子試輒冠軍本府崔太守甚加矜賞遂採芹旋食餼太孺人喜曰幸哉有子庶堪繼武前人矣所惜者書城日擁食指浩繁終歲舌耕與弟躬耕所獲猶未足供高堂甘旨奉太孺人旋終堂公哀毀踰禮恨不以科名慰母氏志越數歲季弟歿抱痛脊令殯葬罔不竭情以經營且視侄猶子婚娶一切不致失時久曠至邑中公務莫不推公爲首倡而最關心者尤莫如學校先是文廟傾頽宮牆幾鞠爲茂草公慨然曰馬邑旣縣爲鄉矣所有一綫遺留者獨此學校耳文廟若廢學校何賴以存乎乃協同姚公璣等重修歷六年而功始告竣厥後修學署修明倫及敬一亭諸工務公等與有勞焉而稟性尤慷慨且勇於爲人光緒三年史公紀司鐸茲邑歲大稔貧乏幾不能自存公首發慈悲與姚公璣率遠近村莊弟子員簞食壺漿以饋遺之俾史公得稍自安而告歸乃至年與者何莫非公之力也夫以公之才情之英敏學問之殷勤而

更濟以德性之敦厚倫得優遊歲月簡練揣摩不至艱屯棘闈之戰將擢巍科登顯仕文章經濟不難與前世名焜耀於無窮乃一困於家計之瑣屑再困於世務之應求三困於童蒙之啟迪硯田作苦戶外之屨常盈館穀雖豐囊中之積無幾卒令公不克繼續前代科名爲遺憾而人亦以此代爲公憾也惜哉然公之學日進口誦手錄者幾等身也其誨人也循循善誘不憚舌敝唇焦每至夜分不輟故經公指授者莫不各有所成就倘所謂大匠之門無棄材者非耶公之卒也病泄痢屬續前一日猶手撫方書筆錄之且以留心醫學囑其子所謂好學不倦一息不容少懈者其在斯人乎公生於道光六年二月十七日卒於光緒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享壽六十有四歲德配田孺人子一今告窆有期羣弟子感公之教思樹碑表誌以示不忘丐辭於余余誼不容以不文辭爰錄其梗概而紀畧銘曰英年樹職誰與角鬢宮翔步羈駿足貢入蘭臺難斗斛桃李春風化兩沐旣耕已種書還讀巫陽下招悲何速九原一事至公祝子孫青雲堪似續

月課士子榜文

馬邑訓導 李春榮 太原舉人

馬邑星分畢野地屬寰州漾龍池之錦浪黃道疏泉循馬跡以環城紫金列岫漫云塞  
近龍堆夙稱用武競羨林多鸚集久著能文周伯况龜池匿迹不事王侯李文穆儒籍  
成名同知制誥經童學裕精微著易簡之篇史冊垂名忠肅重文卿之諡况我國家化  
冷薪薰俊升蘭芷霍舍人范縣梯雲克繩祖武田學士經筵捧日疊沛皇恩雷山不改  
先民之懿範猶存灑水長流繼起之人文未艾或探異書於石室或攻時藝于芸窗或  
循其正規不愆步伐之齊或勝以偏師獨擅新奇之訣意年來秀拔文壇羣擬及鋒而  
試乘此日弘開學舍正堪磨礪以須本學隴西舊族汾石庸才幸秋桂之先登八枝已  
折奈春園之屢困六薦皆虛錢遇選青謬獲廣文之職心期布赤敢云振鐸之司愧無  
仙術焉能點石成金綽有癡情竊願拋磚引玉爲此仰門斗徧示題單望諸生各交課  
卷惟願芹宮妙手羣舒修鳳之才更茅屋奇莫秘雕龍之技雖披羅之網空憐滄海珠  
胎而光彩騰霄猶識豐城劍氣慙窺全豹之斑敢矜管見快觀漸鴻之羽預賀梯升幸  
爾肯來勿予遺棄

慈母石歌

見江蘇府誌乾隆三十年霍嵩宦江蘇時錄之歸而付梓

岩石江頭峻如壁舟人指爲慈母石慈母名來不可聞岩崖屹壓秋江碧我聞慈母名  
起我父母思人有父母誰不思我思父母偏傷悲憶昔生我童穉時家貧日逐圖生資  
父母依我兮寧日寒父母食我兮寧自飢爨薪與我代燈燭鬻衣與我買詩書朝夕撫  
我俾勤學戒我勿作庸常兒天生我命苦多疾父母提携延歲月一旦我病忽呻吟父  
母啞啞面如漆有時與我祝神祇要見我着藍肥衣是時我心常感發願如孔子言無  
違嗟哉命運亦何蹇少年不第第亦晚使我父母老死時食不飽兮衣不煖我今方爲  
一命士薄祿猶堪供旨甘二親已去掩荒邱俸祿反將飽妻子幾回舉筋食鮮新哽咽  
不覺淚雙垂拭淚常將酒杯奠酒杯不到英靈前慈母石世罕有汝在江頭天地久我  
思父母不能養此恨常同汝不朽嗚呼罔極恩難報于今賴有移忠孝便當竭力事吾  
君庶可揚名酬二親

飲馬長城窟行

唐太宗

塞外悲風切交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山陰千里雪迴戍危烽火曾鬪引高節悠悠卷

旌旗飲馬出長城寒沙迷騎迹朔吹斷邊聲胡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鎮絕漢干戈戢車徒振原隰都尉反龍堆將軍旋馬邑揚麾氛霧靜紀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靈臺凱歌入

悼亡弟

同治十一年諱富齡字文山

邑人霍百齡

嗟予偃蹇命不如孔懷之樂長已矣予弟少我齒三齡同胞何不同生死萱堂恩養德如天謝却慈幃二十年花萼相輝皆故事壘篋欲奏染黃泉當年母愛珍於寶暗禱吾兒得壽考此心盡在不言中天將瑣事催人老可惜從前轉念差教書不算美生涯文武兩衙偕辦事人亡財散毀吾家思昔盧氏深景仰房師欲得見聞廣我在雲時力阻攔在大同送考旁人但說平如掌軍興旁牛苦傷神軍冊煩多不靠人共苦分甘輕小利闔營武弁友其仁入營之年戶科易交相推遜兼其役銖兩毫厘不許差予心私歎為蹙額分餉由來到山陰山陰去去自沈吟牛官派取真君子步履何來載驟駸一心兩用已貽戚學書代理尤兢惕忙來竟夜不成眼為取錢糧救飢溺壬申歲試忽匆匆告假州城送小童病得牙疼二日夜州城僵臥又忡忡侄兒應試心偏喜引見榮師愛子侄

侄兒場事未及完交銀歸見徐外委歸家此夜不安康府憲催文莫敢違並無水漿曾入口何來安枕夢高堂試罷携兒返故里苦無車脚倦行止入門聞道叔傷寒明晨診視已不起奄奄氣息受心勞盼請名醫藥煎熬剛令侄兒毛道去嗚呼已了棄兒曹福善從來有天道胡為予季終潦倒歿年四十有五齡鵲鴿哀斷烏啼早年來搔首問青天官債已賙負郭田從今誰覓負心子但向墳頭化紙錢生前無分文拖欠賣地神官錢三十餘千集杜少陵詩

甲寅秋日窮愁特甚集杜詩十五首輿道筆隨工拙不計也

羈旅知交態連年絕尺書荆扉深蔓草鄰舍與園蔬詞賦工無益兵戈久索居萬方頻送喜高枕乃吾廬

二

用拙存吾道乾坤一腐儒幽棲誠簡略意緒日荒蕪王室乃多故香醪懶再沽不才其朽質管葛本時須

三

甲子西南異迴風吹早秋飄零爲客久浩蕩及關愁水  
社稷回首得無憂

城高絕塞樓向來論

四

江漢山重阻邊隅今若何唐堯眞自聖漢將仍橫戈絕域歸舟遠悲風日暮多願聞哀  
痛詔收取舊山河

五

北庭送壯士妙畧總兵機戰伐何由定雷霆可震威瞿塘夜水黑灌口米船稀故老思  
飛將哀調嘆短衣

六

將帥蒙恩澤孤城白帝邊收帆下急水輸粟上青天一徑野花落空林暮景懸深懷諭  
蜀意無處覓張騫

七

洞房環佩冷迢遞起層陰却寄雙愁眼况經長別心秋窗獨曙色雲嶠憶春臨故老仍

流涕沙邊待至今

八

吳楚東南坼誰知百戰場草深迷市井沙岸繞微茫何日通燕塞無勞問越裳惜哉形  
勝地百里獨蒼蒼

九

戎馬交馳際孤城早閉門路衢惟見哭商旅自星奔已墮峴山淚難招楚客魂何時一  
茅屋耕稼學山村

十

王室北多難扶持在數公君臣當共濟邊徼尙灣弓感激張天步蹉跎効小忠從來謝  
太博憂國願年豐

十一

閣 乘時各有人九重思諫諍萬役但平巧哀痛絲綸切瘠瘵府庫貧向來憂  
國淚鏤骨抱酸辛

十二

至尊方旰食凡百慎交綏邦以民爲本兵殘將自疑雖尤終戮辱百姓日支離借問懸車守恐貽識者嗤

十三

盜賊還奔突幾時懷抱寬至今勞聖主每日報平安洛下舟車入巴西道路難願聞鋒鏑鑄豈敢惜彫殘

十四

授鉞親賢往長防萬里秋蠶崖鐵馬瘦歸路晚山稠慎爾參籌畫從容仰廟謨夷陵春色起心折此淹留

十五

元帥歸龍種高風卷旆旌亂離還奏樂取次莫論兵且喜河南定何曾劍外清尙思訶吹入走馬向承明

內閣學士馬邑田喜霖臺

咏桑乾

祝 顯明以前人

金龍池畔水演作桑乾河東馳入滄海浩蕩成洪波誰知稽天流發源始盈科覽物感人事防微當若何

金龍池五言

龍池傳往古汎湧繞邊城雲散煙波靜晴開水月明樹搖波影動烏宿浪頭平龍馬傳池出虎臣自有名

寰州八景詩 乾隆庚辰

田天錫

洪濤雨霽

洪濤藩北郭雨後矚高岑爽氣開林表風雲失塞陰紫蘗紅日 玉笋碧天森試問清晨望嵐光盪遠襟

桑乾冬煖

靈鍾桑乾水方冬好問津百川皆涸結一派獨清淪愛日時遊鯉嚴霜不掩蘋汪洋橫朔野 助寒天春



櫓台遠眺

衛公臨眺處壯畧有遺台昔占星文燦今當曙色開盪胸連朔漠入眼小桑恢爲想龍  
山會高秋載酒來

龍池夜月

池水淨無塵月來清可匠魄凝素碧呈波蕩驪珠出俯仰共冰鑒乾坤歸練正我將學  
泛槎從此通蟾窟

文峯聳秀

孤峯如豎筆拔地勢凌雲雨藉揮毫潤苔添染翰紋迎空題雁字向日抹霞文好照此  
邦盛人文奕葉芬

玉泉秋聲

靈泉渾漱玉攬盛趁秋晴潦盡潭方潔山空賴輾清冷冷依雁響瑟瑟和蟬鳴不遇鐘  
期賞誰知流水情

神婆古蹟

何年駕紫雲會向層巒駐烟鎖飛鳥踪石留響屐數巫山但說雲台嶽終忘 何似此  
山中千尋秋故步

西隱晚照

古剎踞形勝遺趾野趨侵天空新雨過地廠夕陽臨草色連雲闊煙光隔樹深落霞回  
映處彷彿見鋪金

讀鄂國公傳

白居易

高臥深山不見人功名抖擻似灰塵只留一部清商曲月下風前伴老身

謁鄂國公祠

萬代新

龍去池空 訴模徘徊遺像憶當初千金日月心難晦百戰山河體 圖赤手扶天還  
奪梢白頭分鎮更威胡碣村春盡年年草間繪凌烟肯再無

雁門關外

元好問

四海于今止一家生民何處不桑麻重關獨據千尋嶺深夏猶飛六出花雲暗白楊連  
馬邑天圍青塚渺龍沙憑高吊古情無盡空對西風數去鴉

白楊門青塚龍沙皆馬邑古蹟

詠煤炭

明于謙

鑿開混沌得烏金，藏蓄陽和意最深。燭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賴生成力，鐵石猶存死後心。但願蒼生俱飽煖，不辭辛苦出山林。

櫓臺遠眺 乾隆年

陝西綏城

邑知縣

季由中閩樵

莽平沙突起懸台，堪詫嘆羈孤。許多愁塊直須眺遠瞻，遐理臘屐階除歷亂拋。節杖徑路欹斜屋角，蛛絲牆頭蝶粉還兼瓦縫宿寒鴉。憑凌處並無疆界目力，何奢真空曠幾堆野樹一抹晴霞。

更興嗟藥師遺跡，此時從何處尋耶。走問關書非小草，盼星斗眼不虛花。馬邑城頭桑乾水畔，誰將舊事上新牙。祇好望風懷想慷慨，把醪賒猛思量窮微絕塞茅屋人家。

過周令公祠 乾隆年

邑人田天錫

公諱德威，余邑人也。為後唐名將，陣亡於魯村坡。今沁州斷柳坡也有墓，歸然鄉人祠而祀之。祠前雙槐蔽日，蓋數百年物。余過謁階前題此以志景行之慕云。

古廟巍臨沁水東，相傳此地淚英雄。雙槐天建當年節，斷碣人旗身後功。諸葛遺師未

捷范增飲恨至，主多蒙風塵。若遇襲裘子，王魏何望獨隆。

櫓臺遠眺

毀菴李明府櫓台遠眺之作寄央高曠琢韻清新雪窗即景試一為之非敢言詞聊以學邯鄲之步耳

疊山川一夜瓊瑤鋪，遍曾記得扇蒲衣。葛臨流爭濯清漣，朱明幾日纔辭令。玄氛經宿盡乘權，柳絮因風犁花帶雨都將玉階砌。窮塵隔岸處茶煙漫遞，高人自往還添了些野橋酒興，驢皆詩箋。

有多少數奇命，悟際此能不潛然擁牛衣。京兆薦草逐羊牧子，卿嚙旃官閣梅舒繡幃。人嬾誰把悲涼減，笑嗎正好垂簾掃經結伴共開筵。一任地孟浮蟻面，鑪熱龍涎。

乾隆丙子大江以南荒疫相連

宦江南時霍位喬嵩南作邑人

處處啼飢不忍聽，况兼瘟癘更傷情。千家僅有百家健，今日難保明日生。漫說慈悲憑上帝，可憐飲慟滿江城。救荒已是無良策，驅疫仙方何處并。

乾隆甲戌重赴江陰

不到澄江十二年，依稀風景豈如前。蛾眉石咽江聲闌，鐵佛塵封蛛網牽。歷練艱難成白首，世路崎嶇見青天。遺愁不解懷中物，撫景徬徨懶欲眠。

又

自別延陵轉瞬間黑頭人換白頭纏情知日仄無多景堪信人生有可憐閱盡艱難憑骨力行吾本等絕塵緣一身來往輕如鷗欲訴衷腸影在前

櫓臺夜月懷古七言

康熙 年邑人田邵芭

宵靜風清意爽然登高仰見斗星懸雁塞雲關山影地桑乾月映水光天景物依然傷往蹟興亡幾變慨殘編臺存人去磨今古佇望徘徊少夜眠

過雁門

高望關樓似插天兩峯中割雁飛還屏藩要害雄三晉鎮鑰關防重九邊屈經盤崖妨草棘層巒疊翠罩雲煙遊人漫登巔上一望統山河指顧間

過桑乾

江南宣城人順治年進士字尙白 施閏章

幾歲桑乾夜渡河金門持節又經過煙寒碣石鴻飛少霜早燕山木落多北望長安時駐馬南征荒徼正橫戈可憐輦轂平蕪地細雨秋原散曇駝

儒學銘

萬曆三十五年宣大巡按御史直隸井陘人霍 鵬

聖帝垂旒御九重偃武修文萬國同朔郡蟠紆紗漠中諸君鳩匠構學宮誰談聖道開羣蒙或爲繡虎復雕龍他年髦士得登庸好持儒術代天工

秋日登櫓台

邑人稟生中武舉田圻

登眺高台俯雉城川原歷落舊知名流雲不斷橫山白曲水依然繞郭青况是林開新霽後却當風過晚涼輕徘徊極目南飛雁嘹唳晴空三兩聲

新生填親供畫卷價光緒五年

我齋吳觀亨介休舉人

偶聞懸榜有餘歡把酒香生苜蓿盤但願花開皆富貴如同竹報盡平安方當夏暑腸誰熱考試在六月未擲秋風十已寒此夕臣門喧若市低昂評價蠟頻殘

白首頻搔問蔚藍低徊往迹不勝堪警鯨何功生聖子勳華至德賢男管蔡周康氣各含輪迴果報終歸幻千古同仁苦共甘

留別馬邑諸生光緒年

訓導張鵬舉絳縣舉人

三抑宮牆信有緣三權馬邑學篆韻光荏苒度華年前後已二十載相期勿負他山石鑒于明堂後有四字敢謂曾居讓水泉風月桑乾新話別星雲蒲坂各分天推陞蒲州府教授火車指顧通南北觀面重來詎偶

然

留別鄴陽諸生

小住鄴陽十七年鐸聲徇路愧前賢信無模範型多士差有愚誠懷上天樽酒論文何日再尺箋話別客懷牽風雲有志諸君奮願趁良時快着鞭

塞下曲

乾隆年邑人田霽

行行古戰場春盡水不波沙中飛白雀磧裏走明駝黑運臺長城窟馬上健兒輕似鶻捲蘆爲笛向天吹一聲吹落關山月

朔平府署館中

一 塞外荒涼別有天鄉城南望隔雲煙我來兩月愁如許蘇武何堪十九年

二

當年曾過永豐坊萬緒千條惹恨長誰道玉關春不渡邊城新柳正鵝黃

三

東風吹起滿城沙二月郊原未放花惟有綠楊春意早已隨小草發新芽

馬邑竹枝詞

咸豐年 邑訓導李春榮太原舉人

一

櫓台百尺聳雲霄乘興登來破寂寥猶是衛公觀虜處而今人聽水瀟瀟

二

桑乾冬日不生冰夜氣渾如釜上蒸每到清晨霏白雪瓊花滿樹綴層層

三

已過清明未見春黃瓜六月始嘗新纔逾溽暑無多日肅肅飛霜又逼人

四

書生也解務農功耕種由來世世同祇有一班間趣好夕陽影裏話幽風

五

農家婦女亦登場不織也能賦七襄餘粟賣來還易布淡敷藍色剪衣裳

六

腸腹難充面似灰傭工日日荷鋤來偶然談起文章事知是鄰封一秀才

七 飛沙粒粒打窗頭夏日嚴寒且勝秋豈是子陵風味在等閒五月尙披裘

八 每逢秋賽鬧喧嘩女樂登場舞態斜好劇不須優孟演彼妹會唱後庭花

九 征途絕少樹陰涼一望黃沙路苦長遙指前村難計里行行不住到斜陽

十 自古農人恨少田誰知田廣遇荒年欲逃積欠官家稅聊向隣封受一廛

馬跑泉

在蕩廣武西山頂俗言馬跑石上出泉形徑尺其水不流亦不涸是亦奇觀俗傳昔有李三娘担水于此然時代無稽

邑人張顏卓立如

懸崖峭壁勢倉倉石上小泉歲月長不識誰來勤汲水鄉人猶說李三娘  
絮舞花飛春日暮閒遊直入深山路携伴同行兩三人聚足登高喜聯步甫臨半腹仰

息肩聞說上有馬跑泉不覺感懷逸興發攀崖定欲到層巔一步果然經九折絕頂石  
盤平且潔清泉有水靜不流蕞爾勢如馬蹄穴小坐忽逢人牧羊笑言担水李三娘幸  
賞奇迹聞奇語奇到回車歎王陽靈運當時著屐齒荆襄峴山羊叔子我輦却莫苦時  
嘔枕流漱石美不美歡笑無已繼歌聲薄言旋歸故道行把臂下山俱行日午復回  
廣武城

登舊廣武城歌

時教讀城中與同邑張君懋登而作

張顏卓

君不聞太白喜登鳳凰台吳宮晉代騁詩才仲宣獨登江陵樓懷歸作賦日悠悠嗟予  
有志生苦晚未與古人偕往返小約同儕徒望遠女牆斷續不能遮昂頭縱日到天涯  
南望形勝雁門關紫金筆架相廻環北眺家鄉近古窳村邊似壓靈頭山

冬夜夢父覺而傷懷

張顏卓

自別音容五六年思聞笑語淚潸然今霄入夢來魂魄似覺痴兒實可憐



馬邑縣志  
自幼提携入學堂夜同衾枕晝同牀憐兒久作他鄉客嚴父權兼慈母當

三

夢中情狀想非非久客他鄉今似歸笑貌若離還若卽歡言相契莫相違趨庭猶記當年訓就榻何期此夕依早識酣眠能面父遽願化蝶長飛

一陽月望前三日思母悲懷

張顏卓

一

白髮垂垂兩鬢挖愁容淚眼日蹉跎艱難都爲痴兒受教養子孫不孝多

二

衣單衾薄且粗餐日守篷窗難更難况是暮年筋骨瘦不知怎耐一冬寒

三

他鄉教讀是生涯遙憶慈顏別恨奢依得門閭終日望計過冬至可還家

[民国]马邑縣志 四卷  
陈廷章修 霍殿鳌纂  
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  
二册

原件收藏

湖北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地 513

原件状况

原件完好

本部书共摄制 1 卷 卷首~卷4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 本部书完

本片卷含： 卷首～卷4